

七彩明珍劍(俠義奇情倫理故事) 馬騰·著

「寶劍贈英雄」自古傳爲佳話。一把代表了一位 武林大美人終身的寶劍——七彩明珠劍,贈給一位武 林年輕俊彥,自然成爲一段武林佳話,更引起不少人 的覬覦搶奪,豈料伊人忽然失踪,追查之下,發現… …結果令你匪夷所思,難以置信。



期的巨型小說し七色明珠劍门,是一 腑,講述一把代表了一位武林人美人終身的寶劍, 贈送給一位武林年輕俊彥,成爲一段武林佳話,自 然更引起不少人的覬覦,羣起搶奪,豈料,伊人忽 然失踪,追查之下,發現……?故事結果令你匪夷 所思,難以置信。這是馬騰先生近期最新之作,保 証滿意,敬請萬勿錯過。

西門丁先生小休之後,已於18期開始,再爲本 刊執筆撰寫|雙鷹]故事後傳——【奪屍],該故 事在數期來情節發展緊凑, 眞兇是誰? 已漸露端倪 ,高潮迭起。下期他又替本刋撰著一部巨型故事一 一 L 最後一劍] 。該故事是繼 L 蝙蝠・烏鴉・鷹] 後又一篇殺手故事,風格秉承上篇,描寫一個殺手 盡力完成任務之後,他即將最後一個目標解決時, 其僱主突然出現,殺手却將最後一劍送進自己的心 窩,到底爲何?……過程懸疑曲折,耐人尋味,欲

七色明珠劍(巨型俠義奇情故事) 一把代表了一位武林大美人終身的寶劍 贈送給一個武林年輕俊彥,自然成爲一段 武林佳話,更會引起了不少人覬覦,豈料

大 蕩 (就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十) ◀下▶ 徐 玉 珊 劍(武俠掌篇)…………青天樓主 53

牽涉面廣 分析供詞………….西門丁 44 蝶飛蘿蘭花滿樓 (俠情中篇故事)

少年英雄傳(俠情中篇故事)

遇上天魔女 身世被揭開………………」歐陽雲飛 73 花 (俠情中篇故事)

陷迷陣得救 遇虎倀阻攔 …………… 陣 彈 劍 狂 歌 (俠情中篇故事)

骨肉兩情仇(俠情中篇故事)

急於救人 誤中劇毒………金

墳(奇俠司馬洛故事)

殺手被擒 吐出眞相………馮 嘉 109

魔踪俠影(新派武俠長篇)

龍潭有佳境 浮生半日閒………司馬龍 119

督 印 人:羅 威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系印者:環 球 印刷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 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侠世界 第28年 第24期

> (總號1416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 H四六六七九九

・毎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與人一種落索凄然的感覺。 楊柳落葉紛飛,更恍似酣醉於舞的美人, 秋風一陣急過一陣,不但吹得江畔的

色 相接處,臉上滿是落寞、孤凄、思想之神 急風撲面刺眼,凝目江流滾滾逝去的水天 的秋風吹得似欲脫體飛揚而去,他却不管 賀南樓獨立江岸邊,衣袂髮絲被急疾

他腰畔有劍。

秀雅,劍把上鑲嵌了七顆七色彩珠的寶 那是一把只有二尺六寸長,劍鞘輕靈

因爲一般男子漢用的劍,不會這樣短 一看就知道 那是女子用的劍 只要是擅於用劍的人,或是

感覺。 靈,若施展起來,會給人一種不倫不類的 -起碼也在三尺長以上,也不會如此輕

度身訂造」的一樣。 却一點也不顯得不相稱 就像是爲他 但這把劍掛在身形挺拔的賀南樓腰畔

江水滔滔,波浪翻湧,天色一片暗晦

更增薦索之意。

路,何處覓芳踪。」 良久,賀南樓喟然吟道:「漫漫天涯

清越的激鳴聲。 劍出鞘 山鞘 扣指在劍身上一彈 發出一聲 腰畔 「長

「劍在腰畔 人在何方?」又一聲唱

眼中盡是思念與痛苦之色。

從賀南樓身後側約丈外的一棵楊樹下,响「唉,賀兄,何苦自傷若此?」突然 起一把帶着同情的語層

輕人來。

剛陽之氣。 安再世,只是,脂粉味重了些,稍欠英挺 眉清目朗,風流倜儻,驟眼看去,恍似潘

樓邊記邊慢慢地擰轉身,兩道略帶凄愁的

其來的語聲的刹那,雖然身形微微震了 「閣下是誰?」賀南樓在驟聞那突如

這位自稱燕三郎的人生得臉如傅粉,

「人稱玉臉粉金剛的燕三郎?」賀南

楊樹後轉出一個年紀與賀南樓年紀相若 連處。然回轉身,依舊凄傷地凝望着下游水天相 下,但語聲却很平靜,人也沒有因之而霍 約二十七八歲,身穿寶藍錦緞長衫的年 「區區燕三郎。」聲隨人現,從那棵

的身上。 目光,一下子變得明銳起來,射在燕三郎 「哈哈,」燕三郞自詡地笑了兩聲

剛』這個雅號之外,還有什麼人配稱此雅「賀兄,天下間除了區區博得『玉臉粉金

毫無交情,你忽然找上我,有何指教?」 露出一絲卑厭之色,哈哈說道:「我與你 賀南樓那端正而又稜角分明的臉上

鄙視 罪無可赦的採花淫賊,得而誅之,但也被 交往,因此,他雖然不及被武林中人視作 爲武林中的正人君子所不齒,也恥於與他 從不用强一 清白,武林中那些淫娃蕩婦,更是趨之若 歡喜的容貌,不知糟塌了多少無知女子的 鶩,他也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雖然他 這燕三郎憑着天賦的那副討女子 對付女子,但他那種德行

鄙視討厭,一點好感也沒有。 但却已久聞其「大名」,自然對其人也賀南樓還是第一次與燕三郎「照面」

千里,這椿買賣若是談得成,可說是皆大 歡喜,賀兄你此不用再愁苦思念,悵然若 燕三郎當然不會看不出賀南樓對他的鄙視 ,當下笑容滿臉地說道:「賀兄若不拒人 ,但他這個人臉皮夠厚,一點也不以爲意 「賀兄, 區區想與你談一椿買賣。

郎的說話。 來,好麼?」賀南樓不耐煩地截斷了燕三

「別轉彎抹角,請你直截了當地說出

樓毫不容氣地截斷了他的設話而顯露出惱 「區區邊命。」燕三郎沒有因爲賀南

那柄七色明珠劍!」 怒之色。「區區願買下賀兄你掛在腰畔的 七色明珠劍一

原來賀南樓腰畔掛着的那把劍,就是

「名動」江湖武林的七色明珠劍! 只是,江湖上,武林中的人都知道,

於獨女李盈袖,此劍也因此而名噪江湖武 林。却怎會落在賀南樓的手上? 七色明珠劍乃重陽山莊李重陽之物,傳之

比不上李盈袖的「美名」,因此,可以設比較起來,七色明珠劍的「名氣」,自然 林江湖的。 爲天人。名劍配美人 爲武林中第一美女,見過她的人,莫不驚談到李盈袖,江湖武林中人一致公認 七色明珠劍是用了李盈袖之名,才名傳武 ,更加相得益彰, 人,莫不驚 但

七色明珠劍就代表了李盈袖!明珠劍視作李盈袖的獨有標記,换言之, - 那是因爲江湖武林中人都將七色

其女兒的手上得到此劍,也就等於是他的 李盈袖更加「名動」江湖武林 女婿。也因了李重陽這句話,七色明珠劍 離身畔。並且,李重陽曾說過:誰若是從 ,李盈袖自得到七色明珠劍後,便一直不 「身價」,更加「名重一時」,甚至比 無它,只因爲得到七色明珠劍,就等 而七色明珠劍乃是李家歷代相傳之物

佔鰲頭,「奪」得美人歸, 有意思的,可敦石如過江之鲫, 而李盈袖說是武林中第一美人, 成為武林中人 對她 思獨

於得到了李盈袖的人!

人艷美的幸運兒?

F 4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馬騰

可飛・圖

得美人歸了 這豈不是歌,他上獨佔鰲頭,「奪」 七色明珠劍竟然落在賀南樓的手上

F 5

旁? 只是,怎麼劍在腰畔,伊人却不在身

他又是怎樣得到七色明珠劍的

之拱手賣給別人。天下間,相信不會有那旣然得到了七色明珠劍,他又焉會將 樣的傻子吧!

應將七色明珠劍賣給燕三郎 不出奇的事情 奇人「傻瓜」,因此 7人「傻瓜」,因此,賀南樓若是一口答確是与很多會幹出不可思議的事情來的不過,天下間,特別是在江湖武林中 ,那是一點也

給燕三郎呢: 那麼,賀南樓會不會將七色明珠劍賣

-色 劍劍 」,臉上沒有一絲開玩笑或是嘲謔的神 3 一你真的想買我掛在腰畔的七色明珠 賀南樓拍拍已回劍入鞘的腰畔「長

怎會在聽到 顏色。 兄你的下落,總算不負區區的一片苦心, 上的神色變化看出他是認真的,不禁喜動 然安然無損地掛在兄台的腰畔。 在這裏找到賀兄你。並且,七色明珠劍仍 燕三郎的兩道目光一直注視賀南樓臉 「賀兄,當然是真的,不然,區區 ……消息後,便急急地找尋賀

色明珠劍脫手, 嗯。」賀南樓似乎急於將腰畔的七 直截地設道:「你出什麼

「黄金十萬両!」 燕三郎一口勃出來

> 叠銀票來, 朝賀南樓幌了幌。 你總信得過吧?」邊數,邊從身上掏出一 金,緊接說道:「是廣昌隆錢莊的銀票 ,還生怕賀南樓不相信他有那麼一大筆鉅

樓只是瞥了一眼燕三郎手上的銀票,臉上,只怕沒有再可以相信的錢莊了。」賀南「廣昌隆開的銀票若信不過,天下間 的神色沒有什麼變化

「賀兄這麼款,是答應……

易! ,我可沒有說過答應你以那固質養足下, 我可沒有說過答應你以那固質養足下 可沒有說過答應你以那個價錢與你交 [慢着! 小的說話。「你別喜香了頭」 」賀南樓一招手,截斷了滿

你要多少錢才肯將……賣給區區?」 盆冷水,但仍然希冀地敦道:「賀兄,那 「這 燕三郎恍似被兜頭淋了一

冷冷地說道。 「你到底出得起什麼價錢?」賀南樓

着將手上的那叠銀票向賀南樓一 區全給了你,這總該夠了吧」?燕三郎說 三千両銀子,區區身上就只有這些錢,區 「這叠銀票一共是十萬両金子及八萬 遞

,足可以讓一個人自在快活地也八輩子也,這可是一筆非常鉅大的數目,簡直可以,這可是一筆非常鉅大的數目,簡直可以 郎對於自己可能買到賀南樓的七色明珠劍 花不完。身懷這項鉅額的銀票,難怪燕三 ,充滿了信心 那時候,一両金子大概可以兌二十両

的自信心與希望一下子砸得粉碎 短的一個字,有如一把鐵錘般,將燕三郎 「不!」賀南樓微微搖了搖頭,這簡

「我不要錢,只要你一樣東西。」賀區區?」燕三郎設話的語聲,透着猶豫。

此劍交給你。 南樓淡淡地說道: 「你若是答應,我便將只要你一樣東西。」賀

精神大振。「只要是區區所有的 出來與你交換。」 「是什麼東西?」燕三郎一聽 9 一定拿 ,馬上

得冷銳起來。 我便將此劍交給你!」 「你一定肯!」賀南樓的語聲忽然變 「你若肯將你的生命交給我

笑,尋開心。」 急怒得脹紅了一張臉。「你簡直是在開玩 一你 「你別誤會。 i 燕三郎呆愕了一 」 賀南樓沉聲說道: 下,繼之

劍 上得到七色明珠劍,除非他以生命交換,對天發誓,無論是什麼人,若想從我的手 自這把劍掛在我腰畔的一刻起,我便已經 又或是殺死我, 否則,別想得到七色明珠

括 賀南樓那番誓言,可以用八個字來概 人在劍在,人亡劍失!

倒吸了一口氣,有點失神地瞧着臉上滿是燕三郎聽了賀南樓的「誓言」,不禁 堅毅之色的賀南樓。

,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走旣不珠劍,他目然不曾那麼笨、但捨此一途,那不但會白掉一命,也別想得到七色明,那不但會白掉一命,也別想得到七色明 甘,不走,又不知如何是好 那把七色明珠劍,非要以生命相摶不可 ,一時之間,他不知如何是好 既然以那麼巨額的金錢不能買到

> 射着燕三郎。「你若捨不得以一條命來交「怎樣:」賀南樓兩道明銳的目光直 换 ,那就講吧!

燈蛾撲火,自取滅亡!區區才不會那麼笨 手,區區有自知之明,論身手,差你一截 中的後起之秀!有奪魄刀之稱的第一快刀 ,自尋死路!」 ,若是動手搶奪那把七色明珠劍,無異是 誰不知道你是武林中年輕一輩

裏 換取『七色明珠劍 喜歡你這個人,你既然不肯以生命相摶來 「聽着!」賀南樓沉聲說道: 」,那請你立刻離開這 「我不

「若區區不離開呢、」燕三郎撒起賴

來

閃過一 「隨便。」燕三郎大耍無賴,挺挺胸 「那我就不客氣了。」 抹煞芒。 賀南樓雙眼中

方啊! 夠吧。」身形半轉,往通向鎮上的路上走 了口氣,無奈地說道:「那你在這裏站個 「區區絕不會離開。這裏可不是你的地 「你 」賀南樓身形乍動即止

去。 跟在賀南樓的身後走去。 燕三郎乾笑一聲,急急離開了江邊

「你跟着我幹麼? 賀南樓霍然止步回身, 怒視着燕三郎

的剪徑賊吧!」。 才走得的啊。」燕三郎做作地慌忙縮了縮 「哎唷,這條路可不是只有你一個

「住口!」賀南樓怒喝一層 ,揚掌便

往燕三郎的身上砸去,但倏然又窒住了

忍住了 然無賴,但也有點道理,所以,他硬生生 以强凌弱,不講直理的蠻人,而燕三郎雖 他雖然極之憤怒,但却不是一個

退步不迭,一副可憐相 燕三郎却故意裝出慌怕的樣子 ,縮頭

他還有蓋恥之心,被這句話羞辱得夾着尾 直拿他沒辦法,只好拿話來羞辱他,希望 這也是賀南樓下不了手的原因之一。 簡直是一條狗!」賀南樓簡

羞恥心,不但不惱怒,反而嘻笑一聲: 巴鼠竄而去,不再跟着他 那知道燕三郎臉皮有尺厚,根本沒有

下不了手。 恨不得將燕三郎一掌砸成一堆肉 是狗也好,是貓也好,總之,你若不將七 ·珠劍賣給區區,區區是跟定了你!」 「無賴! 賀南樓忿怒得睜眼豎眉 但就是

賴了,多你一個,有什麼關係!」 嘻皮笑臉的 「嘻嘻, 你也不是第一個說區區是無 燕三郞

跺跺脚,車轉身,大步往前走。 賀南樓碰上 這種無賴, 拿他沒辦法

道 走了一會 燕三郎得意地笑笑,跟着往前走。 ,你是怎樣得到七色明珠劍的 ,燕三郎蹩不住了, 開口說

走 賀南樓却充耳不聞,頭也不回往前急

大美人——李盈柚,真箇銷魂去也!」一後,早日用油碧香車,載着那位武林第 「唉, **一曲碧香車,載着那位武林第一要是換了區區,在得到那把劍**

F 6

然轉過身子,臉上那種忿怒的神態,嚇得三郎見賀南樓不答理他,越加放肆起來。 燕三郎幾乎跳了起來

若聽不進耳,大可以將雙耳塞起來,吼喝話實說,心裏怎麼想,口裏便怎麼說,你 甚麼?」 正人君子,不會以强凌弱一 ,乾笑一聲,說道:「賀兄,區區可是寶 定定神,他似乎覷準了像賀南樓這種 向他動手的

抑着心中的怒氣,怒視了燕三郎好一會, 終於轉回身,大步往前走。 賀南樓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似乎在强

,扮了個鬼臉又往前跟着走 燕三郎看着賀南樓的後背,吐吐舌頭

手心 操他,及至賀南樓轉身往前走,一顆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恐怕賀南樓眞的會動一一剛才,他是强裝鎮定的,實則,

色明珠劍,她的人也應該在你身邊才對啊 「賀兄,你旣然腰畔掛着李盈袖的七

,怎麼劍在腰畔,人却渺然?」 「你很想知道麼?」賀南樓忽然停下

去 來,擰轉頭看着燕三郎 燕三郎却狐疑地停下來,不敢走近前

0

前走 「那算了 」賀南樓轉回頭 ,繼續往

股强烈的好奇心 燕三郎遲疑了一下,實在忍受不了那 ,急走兩步,說道 : 「賀

你知 兄,區區確是想知道……芳踪何處。」 賀南樓放慢了脚步,喟嘆一聲道:「 道了她的芳踪又怎樣,你也應該聽聞

過,她是一個很難接近的人吧?」

笑意來 心滿意足。」燕三郎臉上露出一抹暧昧的「嘻嘻,但求能夠一睹芳容,區區便

三郎 急掠 告訴 ,有如一支離弦的箭矢般,標射向燕你吧!」賀南樓的身形陡地一個疾轉「好吧,聽你說得那麽眞切的,我就

分,格向賀南樓飛遞過來的兩隻手掌。 迅疾,大吃一驚,欲避以來不及,忙亂間 驚叫一聲:「你……幹甚麼?」雙掌一 燕三郎料不到賀南樓的動作如此靈捷

上,不能動彈。 整個人登時有如一根木頭般,「豎」 覺有如雨打芭蕉般,接連被戳了五六指 勢變化,只覺格出的雙掌落空,肩胸處驟 覺眼前掌影一幻,根本看不清楚對方的掌 鬼般跟着我!」雙掌招式一變,燕三郎只 賀南樓一聲:「我只想你不要像吊靴 在地

,自燕三郎的身邊掠過。 身形一個風車轉,落在燕三郎的背後 賀南樓連點燕三郎肩胸處五六處穴直 」身形一閃

叫 想怎樣?」 燕三郎驚慌地急

便已在燕三郎的眼內消失了。話說完,人已急掠出十數丈外 這裏喝兩個時辰的秋風吧!」賀南樓這句 「放心吧,我不會難怠你的 ,眨眨眼 ,你站在

燕三郎只有乾瞪眼

不應該稱之爲鎭,但他却又確是一座鎭集

鄉村的戶數,也比它多很多 ,雖然鎭內只有百多戶人家,甚至一些大

無不時難得有外來客到鎮上來,生意怎會 是經常有一半客房空着的,無它,因 還是經常有一半客房空着的,無它,因 以上連一家像樣的酒樓也沒有,只有一家 以上連一家像樣的酒樓也沒有,只有一家 好得了 鎮上只有一條唯一的大街,由於不是

這自然引起了鎭上人的好奇。 但今日却來了兩位外地來的客人

個年紀大約七十左右,鬚髮俱白,臉上滿 這兩個人的年紀相差懸殊。老的那

挺不凡 年輕的那一個年紀大約二十出頭左右是鬆垂的皺紋,但一雙眼却烱烱懾人。 ,生得丰神俊朗,腰畔有劍 ,更是顯得英

王人的驚奇了。 建偏僻的小鎭集上出現,那自然引起了鎭 現,自然不會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在這 這麼樣的兩個人,若是在通都大邑出

的酒舖內 條大街上走了一遍,才走入一家還算乾淨這一老一少兩個人先在鎭上唯一的那

枱後搶出來,親自招呼那兩個人。「兩位 那家酒舖的老闆見來了 貴客

貴客,要吃喝些甚麼?請吩咐。」 原來,這家酒舖 ,還兼營着飯菜生意

的

三幾個小菜。」說話的是那個老者 「先拿兩壺貴店最好的佳釀來,再來

高興了, 「是,是。」老闆选聲應着,心裏可 這可是難得一遇的濶客人,我不

去吩咐厨下的大師傅炒幾樣精緻的小菜給殷勤。「兩位貴客稍待一下,小老兒這就定,還會打賞幾両銀子,因此,顯得更加 又殷勤地替兩位客人將杯筷擺放好 給這兩位貴客。」聽到那伙計應了一醫 呼叫道:「阿壽頭,快拿兩壺陳年桂花露 兩位貴客享用 朝兩人哈哈腰,急急往後面走去。 。」接扭轉頭,朝那個伙計 這才

後 那老的替少的先斟了酒,才替自己斟,然 ,兩人便喝起來。 老一少兩人待那伙計將酒拿來,

好酒!」年輕人頷首讚嘆一聲。「大叔,「嗯-想不到這種小地方,也有如此與洛陽狀元樓的陳年女兒紅不遑多讓。」 你好 一口,咂咂咀唇,開口讚起來。「簡直 酒!」年輕人頷首讚嘆一聲。 「少爺,這果然是好酒。」那老的喝

會還要辦正經事的啊。」 可以喝個暢快的了。」 老者擺擺手。「少爺,老奴怎敢,等

得在這裏喝到這麼好的酒,你只管喝個夠 也是囫圇吞下肚,而且喝的都是劣酒,難 壺,還喝不醉你,這兩日只顧趕路,喝酒 「大叔,你的酒量我是知道的 ,三五

乾,馬上拿起酒壺,先替年輕人添滿了酒 「旣然少爺這麼說,老奴就喝個暢快 老者咂咂咀唇,一口將杯中的酒喝

口氣 杯中的酒,又急不及待地拿起酒壺來斟 連盡五杯之後,他才頗爲舒暢地透了 接着,他便端起杯子 -[便喝乾了

人神態悠閒地慢慢品嚐着

尊敬的 一抹笑意,對於這位老人家,他一向都很着那老者那種「鯨吞」的飮法,唇邊泛起

了少爺,絕對錯不了!」老者吞下 墜,」年輕人忽然開口對那老者說。 「大叔,打聽到的那個消息確實無誤

口酒 **穀道:「我那麽說,只是由於太心急吧了** 唯老奴是問。 ,滿是信心地說, 「大叔,別這麼說 「若是有甚麼差錯 年輕人溫和地

德。」老者激動得咀唇微哆看,要不是在 奴縱使粉身碎骨,也難報少爺對老奴的恩 。若連大叔也不相信,我還相信誰,」 大庭廣衆之下,而那年輕人又曾三叮五囑 吩咐他不可太過多禮,不然,他眞會跪 少一老,應該是主僕關係 聽那老者對年輕人的稱呼及自稱,這 「少爺,難得你對老奴這般信任,老

闆親自捧來兩碟熱騰騰、香氣四溢的炒菜年輕人正想開口說話 一眼瞥到那老 走過來,忙咽住了。

只顧招呼我們,怠慢了別的客人。」倒沒有蓋墜,年輕人却感到有點吃不消。的菜餚。」那老闆殷勤得過了份,那老者 的菜餚。」那老闆殷勤得過了份,那老者是不合口味,小老兒馬上吩咐厨下改炒別「兩位貴客,請嚐一下這兩個菜,若

只顧招呼我們 ,是小老兒的榮幸,應該的, ……」那老闆选聲道:「能够侍候兩位貴客

聲。 「 但當他接觸到那老者烱烱的目光。霎 「請兩位貴客慢用 面的話咽住了, 「啊啊」地乾笑兩 小老兒太絮聒了

> 聒個不休 老奴眞要將酒杯塞入他的 那老者低哼一磬。「他若再不識趣,請兩位貴客別見怪。」急急走開了。 口裏,以免他絮

也是一番好意啊。」 年輕人淡笑一聲。 「大叔,算了!

虧的。」 者喟然地說道。「在江湖上行走,那會吃

年輕人淡笑道:「有大叔你跟在我身

,終有一日不能跟在你身邊的… 老人感動地說道: 「少爺 ,老奴老了

的!!! 「少爺 老者感動得說不下去

,只是激動地看着年輕人 年輕人不想再在這方面說下去,扭頭 「小二哥,再來內壺桂

鬥 。「等一會找到那地方 「少爺, 別叫了 7, ,說不定有一番惡 老者阻止年輕人

的的 話 。」年輕人示意那個伙計不要理會老者 ,只管去取酒來。

辰左右才離去

那個老闆歡喜得差一點沒有向那年輕那年輕人多付了三両銀子,作爲打賞。

了少爺,你爲人實在妳寬厚了。 -老

邊,我怎會吃虧了」

截口打斷了老者的說話:「你會長命百歲「大叔,快別那麼說!」年輕人連忙

「大叔,喝吧,再來兩壺,你不會醉

主僕兩人足足在酒舖內吃喝了半個時

損的

店門外 人跪拜下去,親自將老少兩人「恭送」出

,對那個打躬揖送的老闆道: 老少兩人走了兩步,年少的忽然擰轉 那老闆选聲道 一處叫槐莊的地方? 「有,有,就在鎭東 「老闆

頭外約半里左右的槐樹林後。 便轉個身, 那老闆怔怔地看着老少兩人走遠的身種的身,與老者向鎭子的東面走去。 「謝謝。」年輕人朝老闆抱拳一拱約半里左右的材材材料

個抖嗦,急急轉身走回店內,恍惚生怕在年的鬼莊去幹麼?捉鬼不成?」猛地打了影,自語地說道:「他們到那座荒廢了多 辰左右、距天黑還有一段頗長的時間,光 店外站多一會,就會被鬼捉去一樣。 其實,這時候離黃昏入約還有一個時

樹林後的莊院前。 天白日的,若是鬧鬼,那就太邪異了 一老一少兩個人很快便口來到那麼槐

住了 的情形時,不禁倒抽 當兩人一眼看清楚那座莊院 了一口氣, 立即怔愕 槐莊

是有狐鬼出沒 若說住着人,那質在教人難以相信,若說 野草足有半人高,只能夠說是一處廢墟 因爲那座莊院太荒無丁,牆倒屋塌 ,倒令 人相

「大叔,就是這地方麼?」年輕人眼

整座莊院根本沒有一處是完好無

中透 出疑訝的目光來 「若是那個老闆沒有騙我們,應該就

「那位老闆沒理由騙我們的。」年輕

是了

莊院 人兩道目光不住地掃視着眼前這座荒廢的

那伙人的一份子…… 「人心難測,說不定,那個老闆就是 「少爺,那可說不定的啊!」老者說

裏確是槐莊 那個老闆沒有騙我們 「大叔,你看一下。」年輕人忽然伸

裏確是槐莊,那個老闆沒有騙我們!」手一指莊門前倒折下來的一塊橫匾。「這 老者順着年輕人的手指處瞧去,看到

下,還是可以辨認出那是「槐莊」兩個大兩個墨漆剝落。字跡模糊的大字。細辨之那塊倒折垂下來。經出寫朽的橫匾上,有 字

小子吃了熊心豹胆 目中條地暴射出中縷寒芒來。「莫非那 旋即又搖搖頭。一不會的 「這裏果然是槐莊!」老者嘟喃一句 作弄我不成?

亂扯的 胆子比水甕還大,他也不敢在我面前胡指旋即又搖搖頭。「不會的,就算他的 ,除非他不想活了!

道。 方,好歹也要進去查看一下。」年輕人說 「大叔的然來了 ,不管是不是這地

老者勸阻那年輕人進去。 ,你還是留在這裏一讓老奴進去吧。」 裏面一定窩藏了狐鼠蛇蟲之

也好照應! 年輕人說道。 大叔,你這麼說,我更加要進去 「萬一有什麼意外 ·彼此

去。 」說着,以當先向面對的一處圍牆缺口走 輕人擺手阻截了。「大叔 」老者話才出口 我們進去吧! ,便被年

F 8

老者咀唇噏動了一下 ,沒有說出話來

> 面 急急邁開朏步 越過那年輕人, 走在

了這麼大的一座莊院,任令它荒廢。 一定是有錢的大戶人家,只不知爲何放棄個小偏院,從這種佈置看來,以前的主人 也有後園,房舍分爲兩進,左右還有 這座荒廢了的槐莊頗大,不但有前院

加上狐鼠的尖叫驚,倒也令人心寒胆顫。動那些野草,發出「悉悉」的曳動聲,再 兩人先從前院一直往裏搜查,頭進搜 ,只驚走了幾頭狐鼠·連鬼影也看不 **左在大白天** ,但一陣陣的秋風吹

不復辨認,長滿了雜草,兩人需要用手撥那條原本是方磚鋪砌的小徑破碎得幾 兩人已來到中院內

叢中「悉嗦」亂响,兩人也不以爲意 ,才能向前走動。 「吱胡」的鼠叫狐鳴聲中 爲意沿

着那條荒徑向後進走去。 其實,他們看不看也是一個樣的了

從外面一眼就可以看到屋內的情形。 後進與前進的情形相差無幾,也是墻塌門 不過,兩人既然走來了 · 簷瓦零落,根本上不能遮蔽風雨 ,正如年輕人

所說,好歹也要看一下 對於那些被驚走的狐鼠之類的異類

眼内 在乍入前院時、倒是被牠們嚇了一驚,那 是在乍然之下,之後,兩人便不將之放在

虧 爲這樣,兩人都吃了一個不少的

> 悉嗦 左右兩邊的草叢中,突然又响起一陣 一聲。 就在兩人快要走到後進那坍塌的階 一前

芒 ,目光急瞥,身形急動,掌袖翻飛疾舞! 明宠空激射聲,兩人才覺驚到有異 不在意, 兩人以爲是被驚動的狐鼠驚竄聲,也 暗器來。 直到那陣急促的「悉嗦」變成「

空聲驟响,一片暗器向兩人急襲過去。 **陡地,後進那一列破敗的房屋內人雖然反應夠快,不免有點手忙脚亂** 。,兩 ,破

三頭六骨 中 面的暗器又全,無論兩人身手再高,並有面的暗器又全,無論兩人身手再高,並有兩人已忙於應付兩邊襲來的暗器,正 ,兩人往地上栽倒下去。 兩人已忙於應付兩邊襲來的暗器, ,也無法應付得了,只聽悶哼聲

年輕人。 一個魚躍,掌袖捲拍,同時間,那地,那老者發出一臀震人心魄的暴

那年輕人的雙腿掃跌歪仆於地。 衣人發出一陣痛叫驚呼聲,餘下的的掌袖拍擊捲纏得歪飛橫射出去, 年輕人也貼地一個盤掃 人發出一陣痛叫驚呼聲,餘下的 ,發出一陣痛叫驚呼聲,餘下的,也給,袖拍擊捲纏得歪飛橫射出去,那些靑錚鏗聲中,最少有五六柄鋼刀被老者

是傷在要害處,兩人之所以栽跌落地上,枚暗器,而年輕人只中了兩枚、幸好都不 那老者捨命護住少主,身上起碼中了五六 枚暗器,而年輕人只中了兩枚 擊中,幸吁那些暗器是沒有毒的,而且 剛才,那老者與年輕人都被暗器 ,

> 那是爲了躲避餘下的暗器射擊, 人中的暗器更多。 不然

都給我滾出來!」 老者鬚眉

年輕人腰畔的長劍經出出鞘。

攢射過去 蝗般,激射出一片暗器來,往兩人的身上喝聲未遏,後進那列破屋內,有如飛

片展佈開來的劍光上,有如蹬蛾撲火,發劍化千鋒,那如蝗激射而至的暗器射在那年輕人身形急展,搶在老者的身前, 出一連串叮叮噹噹的激响聲,

千鋒劍之稱!」 「好劍法! 「果然名不虛傳,不愧

掉的漢子,亦已乘隙將鋼刀檢回。圍困起來,那幾個手中刀被拍捲得脫手飛 這時,那些青衣漢子乘這間隙將內

嚴「陣」以待 老者與年輕人互相斜靠着,目光逡巡

烱的目光直射着那間屋子 子王八蛋?」老者怒喝一磬,兩道精光烱 朝朝相,讓我老人家瞧瞧你們是何方龜孫 「鼠輩,有種的給我老人家滾出來

脚下,冒起一條人影來。 ?」隨着一聲怒罵,從那面破寫子的塌墙 「老王八 ,你死到臨頭,還胡言亂語

的身上 老者與年輕人立刻將目光射在那個人

尖耳朶,翘唇,頷下留了一撮臉皮青青黑黑的,顴骨高聳, 那是一個年約四十不到的漢子 ,頷下留了一撮疏疏落落的的,顴骨高聳,雙眼狹長,

鬍鬚,好怪異的一副相貌。

廖對那老者說。 「大叔,你認得這人麼,」年輕人悄

是豫西道上有名人物一 「認得!」老者也悄聲說: 「原來是他。」年輕人口中設話,兩 靑鳩孫大越。 靑鳩 人就

孫大越的身上。 對於孫大越這個人 ,他還是從老

什麼,」老者怒視着孫大越。 「孫大越,你不在豫西道上 一幹你的沒

口中知道的

吧?」孫大越毫不相讓,反唇相譏。東找西尋的,不是想獵幾隻狐鼠回去裹腹 麼?怎麼不在家中享福,却跑到這裏來 「嘿嘿,楊老兒,你不是已歸 隱多年

這老者就是有霹靂手之稱的楊

闖蕩江湖,闖出了霹靂手的外號,飲譽江年前,他已經憑着三十六招霹靂震天掌,識或是聽聞其人的,沒有多少個,四十多 湖武林,成名垂四十年。 提起此老 相信武林中 江湖上不認

種猜測才平息下去。 上消失了踪跡,引起了頗多的猜疑,後來 可是 個他已退隱的消息,江湖上的各 ,他却在十二年前,忽然在江湖

並且在十二年後,重現江湖 至於那位年輕人,論家勢,在武林中 他却成了那位年輕人的僕人

也是赫赫有名的 剛才,後進那列屋子內不是有人稱他

為千鋒劍麼,那是他的外號,而從千鋒劍度,那正是從千鋒一劍這上面行人,都知道,那正是從千鋒一劍這上面行人,都知道,那正是從千鋒一劍這上面行生出來的,而千鋒一劍正是武林大豪,也是一代劍術宗師秦非吾的外號,據設,他是一代劍術宗師秦非吾的外號,據設,他子鋒一劍的外號。 而那年輕人正是秦非吾的幼子秦乘龍

生變化出千百劍來,因此,博得了一個千得更上層樓,往往在一劍へ一招)中,衍外,居然靑出於藍,將乃父的歸一劍法練外,由於他悟性奇高,除了得到乃父親傳之 鋒劍的外號

有秦非吾及楊林兩人才知道其中因由 連秦乘龍也不甚了了 至於楊林怎會成了秦家的奴僕 由,那只

他作下人看待,秦非吾的妻子更稱他一聲秦家上自主人秦非吾,下至婢婦,都不將秦家自稱爲「奴」,但 下人則稱他爲秦老 二叔,而秦非吾也嚴命兒女稱他爲大叔

奴 但他對秦非吾妻兒等人,却自稱爲老

也就不以不 這在外人時 以爲怪。

以爲怪。

以爲怪。

林對孫大越一點也不客氣。 「孫龜蛋,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楊

稱他爲「龜蛋」感到惱怒,但他却强捺着 你是什麼意思才對!」孫大越雖然對楊林 「楊老兒,你闖進我的地方,是我問

再大胆他也不敢惹上楊林。

, 臀 變成了這座廢莊院的主人。」 方嗜嗜他的絕學一 前的情形不宜逞强,他早上撲過去,讓對 他將孫大越恨之入骨,若不是他看出 ,由於剛才吃了對方這伙人的虧,所以 「好說了。」孫大越挺挺胸。「這裏嚐他的絕學--霹靂震天掌的威力。 這裏可不是豫西 什麼時候 楊林怒哼一 眼

得我們無禮!」 旣是無主之地,那當然是先來是主了 ,便闖進來,這可怪不 ,你

我老人家沒功夫與你們瞎糾纏,說吧,你 們到底想怎樣? 「不怎麼樣」 一番歪理!」楊林怒笑一聲。 」孫大越乾笑一聲。

我的廢莊院,互不相干!」我的廢莊院,互不相干!」 ,我窩

,我老人家與少主人二話不說,馬上摶身們退出去也成,只要你們將一個人交出來們是出去也成,只要你們將一個人交出來 就 走出這莊院

其妙! 你怎麼忽然要我交一個人給你,真是莫名過面,但自此之後,便沒有再與你朝面, 越詫異地說道:「我與你根本沒有任何瓜 ,我雖然在十數年前在關洛道上與你朝 「楊老兒,你在說什麼瘋話 ~」孫大

吸一口氣,目中精芒暴射。「光棍一點好「孫龜蛋,別裝痴扮優的!」楊林深

你要找的人,你只管指出來,我一定將他在這兒了,你看一下吧,若是我的人中有 交給你! 兒了,你看一下吧,若是我的人中有孫大越攤攤手:「楊老兒,我的人都

節一陣暴响,兩隻手掌彷彿粗大了很多。你麼,」楊林猛吸一口氣,手臂骨節及指 這是他運起天罡陰陽功的特有徵象。 「孫龜蛋,你以爲我老人家奈何不了

無傷, 雷的掌聲,才敗在他的掌下的 强勁無儔的掌勁,與及撼人心魄的隱挾風 敗在他掌下的高手,大都是抵擋不了他那 天罡九陽功配合霹靂震天掌法,威力 醫勢驚人,據說,自他出 「道以來,

麼 弱 不退讓地說道: ,還是以大欺小啊,不怕損了你的 2讓地說道:「楊老兒,你這是以强凌孫大越臉色微微變了一下,但仍然毫

猛撲向孫大越。 「我老人家不在乎!」楊林怒吼一磬

楊林阻攔住。 。」一直沒有開聲設話的秦乘龍伸手將

是 ,少爺。」 楊林馬上將身形刹住,恭順地道:

出面應付。 比他豐富,所以,他一直旁觀着,讓楊林 秦乘龍之所以一直不開口 設話,那是

設。 廢莊院的 「孫大越, ,」秦乘龍心平氣和地對孫大越 你是什麼時候霸佔了 這座

口欽道,但馬上便警惕地瞧着秦乘龍 「大概也有十日左右了 孫大越隨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

「但與你却大有關係。」 「與我沒有關係。」秦乘龍淡笑說

一我們要找的人,絕對肯定在你們的手不等孫大越開口設話,接下去又彰道

扯什麼了」 孫大越翻翻眼。 「我根本不知你在胡

來,這豈不是說,那個人是在你們的手上要找的人,在五日前,被帶到這裏囚禁起越那句話。「而我們得到的消息是,我們 前便佔據了這裏麽,」秦乘龍不理會孫入 「孫大越,你不是設你們約在十日之

結舌的 ,設不出話來。 」孫大越聽得呆了一呆,張

樣,抵賴不了吧?還不將人交出來,不然着孫太越,沉聲道:「姓孫的龜蛋,怎麼楊林讚佩地看了少主人一眼,隨即瞪 楊林讚佩地看了少主人一

這麼機靈厲害,一下子便用話將自己套住 我老人家可不客氣了!! 孫大越想不到秦乘龍年紀輕輕的,便 不由重新打量了秦乘龍兩眼 對他

有『武林第一大美人』之稱的李盈袖李姑清朗地設道。「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就是「好,我就明白地告訴你!」秦乘龍 什麼人了」他繼續抵賴下去。 更不知道你們說的那個『人』, 相看。「我根本不知你們說的是什麼 到底是

叫起來; 越的神情明顯地震動了一下 「你們要找的人就是李盈袖人 「你們這個玩笑開得好 ,但隨即便嚷

> **封不復的境地?」** 不去,你們爲什麼要誣陷我,欲置我於萬 來少俠,我孫某人自問與你們沒有什麼過 的千金一根汗毛,甘冒與武林中年青一輩孫某人就算胆大包天,也不敢動李大莊主 啊!」一頓,又嚷叫着說道:「楊老兒, ,追逐在李大小姐裙下的俊彦爲敵的風險

「孫龜蛋,你少呼冤喊枉的 ,在我老

向裏逼近一步。 ,仍然悍然將包圍的圈子收攏了些許一那十多名青衣漢子雖然吃過兩人的苦

進一步,虎視着那些青衣漢子 秦乘龍寺中劍一橫,隨着楊林向前邁

嚷叫 ,要命倒有一條!」孫大越色厲內荏地「楊老兒,你這是强橫無理,要人沒

形有 楊林陡地發出一磬厲嘯,雙掌一錯,身 孫犬越厲叫一聲, 如一頭怒豹般, 撲向孫大越 「看來 **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了** 身形横閃 ,手上的

掌寺勢式陡變 掌 位! 楊林怒喝 翻,以掌背拍向來勢兇猛的鋸齒變,砸擊向孫大越的天靈蓋,左怒喝一層,疾撲的身形橫擰,右

鋸齒大刀颯地一聲,斜斬向楊林的脅腰部

光閃爍,往秦乘龍的身上招呼 那刹那,那些青衣刀手吆喝一 就算武功再高 聲

若是換上別的高手,

名青衣漢子的圍攻。 也不可能在那刹間· ,同時應付得了那十多

秦乘龍却能夠。

成千百道劍光,有如穿雲透霧閃耀出來的只見一道劍光條閃的剎那,陡地變幻 只見一道劍光條閃的刹那 因為他外號千鋒劍!

萬千道陽光那樣,閃耀了一匝。

飛的 起碼有一半 漢子撲得猛,翻跌得也快,刀光飛射中 · 一那都是被秦乘龍的一劍千鋒所擊 有一半 〈手上的刀都脱手飛了起來。 一陣急驟的鏗鏘之聲暴响,那些青衣

烈的閃光,射在楊林的身上! ,只見碎木激飛中,一條人影挾着一道激心頭震動,慌忙閃眼往後進破屋那邊瞥望心頭震動,慌忙閃眼往後進破屋那邊瞥望

虹 ,飛射過去,搶救楊林! 他不由驚怒得發出一聲怒嘯, 人劍如

X

X

右掌也拍了 楊林一掌拍歪孫大越那柄鋸齒大刀 個空。

自然砸不中他 身子一縮,向後暴退, **聲勢凌厲,嚇得他不敢攖其「鋒銳」** 原米,孫大越眼見楊林條然擰身變招 因此,楊林那一掌

身形疾旋,有 「龜孫子 ,有如一股旋風般,旋撲向,往那裏跑~」楊林怒喝一

根歪靠在牆邊的斷柱砸飛撞向楊林 楊林旋撲的身子陡地飛騰起來, 掌將 那根

斷柱 「呼」地從他的腿脚旁掠過

而驟變也就在那霎間發生!

那知道,却上了大當,吃了大虧!他逃了,基於這兩個原因,他才不發掌,他逃了,基於這兩個原因,他才不發掌,不,而他對孫大越恨之入骨,况且,要找 去的 本來,他可以一掌將那根柱子砸飛開 ,但這一來,他的撲勢便會被阻滯下

着一道閃光,彈射向楊林的腰腹部位! ,碎木四散激射中,現出一條身形來,挾 原來斷柱中藏了一個人! 那根斷柱就在那霎間,驀地爆裂開來

迅在 捷,也來不及應變!這種情形下,楊林無論反應及動 這可是楊林萬萬想不到的一個意外 也來不及應變! 作如何

那一掌砸在那人的肩背上,將那人砸飛開林的腰腹上,楊林厲吼一聲,掌帶風雷,「柱中人」挾着的那道劍光先刺入楊仙只來得及做一件事。

吭也不吭一聲。 撞在牆上,一堆爛泥般摔墜在地上那人有如一隻斷綫的風筝般,斜飛

震碎,被擊飛出去時 原來,楊林那一掌上將他的心臟內腑 經 日氣絕身亡!

幾乎從他的另一邊腰背後透突出來。那把利劍只刺入他腰腹內有四五寸 上仍然挿着那把刺入他體內的私劍! 楊林也傷得很重, 翻墜落地時,腰腹

身子搖晃了一下 穩住身形 ,但他的 ,鬚眉 也

簸簸地顫動着。 脸面因急那巨大的創痛而扭歪了

上露出獰惡的笑意,正想撲上去撿個便宜退到窗下的孫大越看到伏擊得手,臉

別理老奴 楊林奮赴餘威 那種聲勢倒也嚇人! 快走!」 大吼一聲 「少爺

督掩蓋了 吼叫及倒塌的牆瓦 不顧一切地劍撥掌「大叔———」秦乘龍却不理會楊林 他的吼聲却幾乎被那牆倒瓦塌的暴响

擊的 蓬弩箭有如飛蝗般,自四面攢射向破屋子 也就在那一刹那 雌 機括聲崩响,一蓬

响聲 只見千百追劍光乍然暴展開來 那得七七八八),不至掩蓋-機簧發動的崩 內 些激射的弩箭射擊在那片閃爍的劍光上 幸好牆瓦樑柱的倒塌聲已漸過へ倒塌

有如飛蛾撲火般、紛紛折墮歪彈開去。 但秦乘龍與楊林,仍然發出兩聲悶叫

射在要害上 點點 身上都中了一兩支弩箭 所幸不是 原來·秦乘龍驚覺得仍然慢了那麼一 「少爺 ,一時之間,沒有什麼大碍!

身上的衣服破了幾處。「老奴不行的了 扶住他的秦乘龍 性他的秦乘龍 兩人都是灰頭土面的 阻角邊口有血絲溢出來 掙扎着推 要是…… 口有血絲溢出來 掙扎着推開 老奴怎對得起老爺?

> 楊林挾起來。「大叔、要走一起走、我是秦乘龍却不肯獨自離開,反而一把將 中 死也不會掉下你一個人在這裏的!」說話 他已往上騰拔起來。

的身形攢射過去。 機簧崩响聲中,又是幾簇弩箭追着他

個人 雖然將大部份弩箭撥擊擋落,但他的腿上 仍然 秦乘龍手中長劍急展 身法及招式皆不及以前那麼靈捷 中了兩支弩箭 但由於挾着一

簷木上 身形 緊接射來的幾簇弩箭,都追不上他的 下上 咬牙忍受着身上的創痛 只下但他却已挾着楊林騰掠上殘留的一口 而楊林經已因爲傷重而昏死過去。 斜掠向左邊的屋簷 也幸好他動作夠 ·射了個空! 一根

掠射出莊院外,孫大越咀裏發出一串陰笑飛般在瓦面上幾個魔掠一接一長身,凌空 下面,仰着頭 瞧着秦乘龍挾着楊林,如 都沒有掠上瓦面追截秦乘龍,只是站在 下面的人一 一孫大越及那些青衣漢子

仍然挿着那柄利劍 臉憂急地蹲在他的身旁,而他的腰腹上 「少爺 上身斜靠在樹脚上,秦乘龍滿 老奴不行了… 沒有拔出來 楊林躺在

,楊林活不到現在 要是一早拔了出來,只怕血流不

氣了 而楊林這時候亦已奄奄一息,只剩一

你會長命百歲,無論如何, 一大叔, 你別這樣說 何, 我也會讓你

停地按撫着楊林的胸口

爺你……無奈……老奴……大限已到…… 大智險……找那龜孫……那……很危險… 大智險……找那龜孫……那……很危險… 大智險……找那龜孫……那……不個人再… 大智險……找那龜孫……那……不個人再… 大智險……找那龜孫……不要……一個人再… 大智險……找那龜孫……不要……一個人再… 氣。 _ 來話 後召集……人手,再去找那龜……孫…… …馬上趕回范堡中……稟明老……爺,然 艱澀地牽牽唇笑道: 條地噏動的咀唇一凝·頭一歪,便咽了 人誰無死……生死是不能……由人 ,老……奴也不捨得……少 「少爺……,別說傻

要死,你不會死的!」忽然滴下淚來。 來,咽聲叫道:「大叔……大叔……你不

在秦乘龍的眼內他感到彷彿老人在對他部 「替我報仇,你一定要替我報仇!」 秦乘龍不由握緊雙拳,悲憤地叫道

其來的說話聲。
「這位兄台,人死不能復生,請你節其來的說話聲。 血仇的:」

秦乘龍在毫無所覺的情形下 被那句 活下去的。」秦乘龍惶急地說着,反手不

楊林眼中的神彩上失, 但仍强撑着,

楊林那雙黯淡無光的老眼大睜着一看 秦乘龍看着楊林咽氣,一張臉搐動起

「大叔,你放心去吧,我一定會替你報這

一抬,**護住了全身上**。 名女其來的說話嚇了一跳,脚下一旋,也

但爲防萬一,他沒有將劍收起來 但他馬上便發覺到自己太過緊張了

」那白衣人懇切地說。

幼便習武修文。當下不管那人是何許人 忘了禮儀,畢竟,他是武林世家之後,自 台高姓大名?」 道:「兄台好意,在下感激得很,請問兄 來,將劍插在地上,抱拳朝對方一拱,說 衝着對方那句話,也要表示一下,挺起身 秦乘龍雖然悲痛楊林之死,但他沒有

是李盈袖姑娘的七色明珠劍~」的劍,脫口疾聲道:「兄台腰畔掛着的 是李盈袖姑娘的七色明珠劍了 陡地, 他雙眼定定地瞧着白衣

,正是七色明珠劍!」 那白衣人原本湛亮的雙眼頓時一點

眼條睜 「那兄台就是賀南樓了 。」秦乘龍雙

「嗯,正是賀某人

_

白衣人原來正

是賀南樓。 「請問兄台怎樣稱呼?」 賀南樓亦朝

秦乘龍抱拳一禮

「在下秦乘龍。」

亮 「人稱千鋒劍的秦兄?」賀南樓目光

幸得遇賀兄 遇賀兄,正吇有一焇息相告……」「正是在下。」秦乘龍道:「在下 「在下有

關切地說:「秦兄 不會介意吧? 我先替你敷治好傷口,再說話。」賀南樓 「秦兄 你身上的傷仍在流血,且讓

點支撑不住 當下感激地說道:「賀兄 那就煩勞支撑不住 而且 身上的劍傷也劇痛難 秦乘龍被賀南樓這麼一說 也感到有

二支弩箭 處 賀南樓吐口氣 什麼埋伏襲擊 才會被暗器弩箭傷 多 替秦乘龍起出身上所中的兩枚暗器及 用金創物將傷口敷治包扎好, 說道:「秦兄一定是遭遇

一座荒廢的莊門內 遭到伏擊……楊大在下與楊大叔就在十數里外的登峯鎭外

兄 雙手,不由心中一動 試探地說道:「秦。當他看到老人那雙比常人的手掌還大的 前輩?」 這位老人家可是有霹靂手之稱的楊林 賀南樓打量。業已咽了氣的楊林一眼

地一把抓住賀南樓的手臂,疾擊道:「賀 賀南樓冷不防被秦乘龍抓住手臂 你可是到一處地方去找尋李姑娘?」 秦乘龍沉重地點點頭 忽然 ,他急切

聲很好 驚詫地瞧着秦乘龍 身上的明珠劍!不過 知迫他出身名門正派 他真以爲他出手襲擊他 你怎會知道我 他也暗吃了一驚。 在江湖上的名 ……」賀南樓

「賀兄,不瞒你說,在下與楊大叔正

F12

有所聽聞 到伏擊的 身邊 猜測你可能是來找尋李姑娘的。 而你又在這裏出現 爲到那座廢莊院找尋李姑娘, 「秦兄,你見到她麼,」這一次輪到 ,劍在腰畔,李姑娘却不在你的 。你與李姑娘……的事, 因此, 在下才 才會遭

灼之色 賀南樓情急地一把抓住秦乘龍的手臂,焦 「沒有。」秦乘龍行點喪氣地搖搖頭 表露無遺。

,接將在槐莊內的遭遇 雙眉皺攤起來。「莫非;是一個陷 . 瓮了一遍。

愧是個聰穎過人的人,馬上便猜想到賀南你,目的就是你身上的七色明珠劍,而最終的目的,乃是……李姑娘?」秦乘龍不然,目的就是你身上的七色明珠劍,而最終的目的,乃是……李姑娘?」秦乘龍不 樓那句話中的眞正意思。

怎會得到消息的?」 目的!」賀南樓凝重地說道:「秦兄,你 「除」這樣,我想不出他們還有什麼

他那伙人都是些什麼人,他却矢口說不知下好奇心大動之下,便答應了他,而他則於出 李姑娘落在一伙人的手上,被囚禁就出 李姑娘落在一伙人的手上,被囚禁 王洪却哀求在下饒他一命 願以一個江湖性,一掌殺」王洪 也算是除了一害,但 龍才接說一去。 過這個人吧。」看到賀南樓點點頭 秦乘 抓到一個飛賊 --「在下與楊大叔是在五日前,無意中 「本來 一王洪 依了楊六叔的脾 相信賀兄也聽聞

> 道 ,說這 楊大叔訓誡了他一番,才放了他。說這個消息他也是無意中偷聽到的 「秦兄,你爲什麼要救……她? -賀一,

那個男人肯定有點不正常 己心愛的女人,都會着急緊張的 愛杓女人,都會着急緊張的,要不,相信天下間稍爲正常的男人,對於自由語源。

南樓的語氣中·透出些許的

醋意

救李姑娘!否則,將來有何顏面再見李伯 竟交情仍在,聽說李姑娘落在一伙人的手 有隨家父到李家走動一但說起來 由於家父腿疾復發一行動有點不便一才沒 到過李家,與李姑娘見過幾次面,這幾年 李姑娘家乃是世交,小時候,也曾隨家父 ,在下在情在理,義不容辭,也要去解 秦乘龍却聽不出來。「賀兄 ,我家與 兩家畢

敬佩 他頓時釋然。「秦兄俠心義胆,實在令深切的正常表現,如今聽秦乘龍那樣惡 以對秦乘龍微露醋意,那是對李盈袖愛之福的信物——七色明珠劍交給他;他之所 賀南樓不是一個心胸狹,醋味重的人 ,李盈袖也不會將代表自己終身幸

却… :」秦乘龍神色黯然。 不但救不出李姑娘 ,楊大叔

認爲怎樣? 「秦兄 · 還是先辦了楊老輩後事 這附近沒有……」秦乘龍露

出猶豫之色, 賀南樓馬上明白他的意思。「秦兄 雙眼四下掃視着

吧。」 等東西回來 待我到鎭上去買一具棺木,順便買些香燭 ,你在這裏看着楊前輩的屍首

> **擰轉身,朝登峯鎭那個方向奔去** 秦乘龍想說什麼,賀南樓却擺擺手

槐莊 險遭炸死

邊的賀南樓 叔遇到伏擊的廢莊院 這就是槐莊 。」秦乘龍悄聲對身 在下與楊大

這時候,已經是頭更將盡時分

面約三丈外的一株樹後。 兩人就匿伏在那座廢莊院 槐莊側

那是找尋失踪了的李盈袖唯一的綫索,好 歹也要來走一遭,才甘心。 希望,要到這座廢莊院來探看一下。因爲 匿到別的地方,但賀南樓仍然抱着萬一的 雖然兩人都猜料孫大越等人可能口遁

處,那麼,肯定會在秦乘龍挾看受了重傷探槐莊,三來,若是孫大越等人竄遁到別探槐莊,三來,若是孫大越等人竄遁到別 遲一些去,他們仍會在的 相反,要是孫大越那伙人仍在槐莊內 他們早些或是遲些趕去槐莊,也是一樣 的楊林逃逸出槐莊後,馬上離開那裏, 黑夜中,便於掩藏行動;二來,他們不是 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才來,一來是在 那

地跟着來了 賀南樓要來·秦乘龍自然亦義不容辭

從孫大越的身上,追尋出李盈袖的下落 因此,他已將楊林臨咽氣前對他說的那番 想擒到孫大越替楊林報仇,何况 對於楊林的死,他一直耿耿於懷,極 一還可以

語忘記了。

莊院的那邊吹掠向這一邊,發出蕭瑟的怪 幽怖,若是胆小一點的人,聽到那種異 ,只怕被嚇得心驚脚軟 秋夜的風已帶着寒意,風很急,自廢 ,襯着那殘破頹敗的景象, 更顯凄

龍悄聲說:「除非裏面另有乾坤,不然,在注意着那座莊院的動靜。思疑地對秦乘在注意着那座莊院的動靜。思疑地對秦乘 怎可能在裏面藏匿?」 「賀兄,這一點,在下在脫困而出後 「秦兄,追莊子如此荒頹破敗,那些

道: 中可能有地下室之類的地方,不然,絕不的想法,「那裏面根本就不能住宿的,其 實是一個陷阱,目的就是要讓我到這裏來 可能呆下去,更別說是用來囚禁人了。」 也曾想到這一點。」秦乘龍同意賀南樓 「秦兄,有可能那個消息是假的,其「嗯……」賀南樓忽然語氣一轉,說

那伙人對付的若是你,那麼,他們應該不 ,搶奪我身上這把七色明珠劍!」 但隨即又思疑地說道: 『消息』走漏出去,讓在下也知道的 「很有可能!」」秦乘龍重重地點點頭 「不過,孫大越

他們是無意中洩漏出去的,又或者, 這麼做是另有意思,只是我們一時間猜不 「也是道理。」賀南樓道: 「或者 他們

目的是將所有對李姑娘有意思的人逐個鐮 意思是,他們是擇人而洩漏這個消息, 『施』?」秦乘龍加以解釋道:「在下 「賀兄,他們這麼做 ,會不會是因人

「然則,那個主謀之人,一定也是傾慕:

這個滑 意讓在下與楊大叔擒住的 秦乘龍道:「在下懷疑 一頓,馬上又接說道:「可笑他們不滑 息讓在下與楊大叔知道!」 「若這個猜測是對的話,那 ,用的就是要將 定是!

龍的肩頭上輕拍了一下 賀南樓沒有說什麼,只是伸手在奏乘

作。 那一拍是一種對秦乘龍表示信任的動

,更加眞摯與强烈! 有時候,不說話比說話所表達的意思

手臂一下 秦乘龍也默然地伸手握了握賀南樓的

獲得李姑娘的鍾情, 」秦乘龍忽然坦率地說。 「賀兄,說句真心話,在下對你能夠 打從心裏羨慕不已

!」賀南樓眞誠地說。「秦兄,像你這種人材,必定能夠獲 「賀兄,你是怎樣得到消息的?」秦

乘龍忽然問道。

個人吧?」 「秦兄,你應該聽聞過白靈鳥百里曉追 「我是用銀子買來的 。」賀南接記道

「聽聞過。」秦乘龍設道: 「據設

> 不知道的 聚了鉅大的財富。 爲生,由於生意不差,這些年來, 武林中江湖上,無論是什麼事情, ,而他就憑着這一點 ,出賣消息 他沒有

喜之下,自然急不及待地答應與他成交, 非買不可的消息要賣給我,並透露那是有 青牛鎭上,他忽然找上我,說是有一個珍記道:「幾日前,在離此約二百多里外的 消息對我說出來。」 結果,他敲了我一千五百両銀子,將那個 袖,而他的口碑一向很好,信譽卓著,驚 關盈袖的行踪下落的。我正在四處找尋盈 「就是他將消息賣給我的。」賀南樓

意』從來都是別人找上門,從未試過他將「賀兄,據在下所知,百里曉做『生 及反常麼?」秦乘龍目光閃閃的 『生意』送上門的,你不覺得這有點突兀 兩人雖然在設着話,却沒有一刻不注

,說不定會有所獲,何况,他們有的是時匿伏着,那何不暗中窺察一下才採取行動 是賀南樓的主意,旣然莊院裏面可能有人 視着那座廢莊的重靜 說不定會有所獲, 而兩人之所以一直沒有採取行動,那

盈袖! 是故意將消息賣給我的,只是當時我在乍 所以將那個消息主動『送上門』有可能也 想到其它,一心只想盡快趕到這裏 聞盈袖的下落後,情急心切之下,那裏還 意讓你擒住的……便已猛省到, ,我剛才聽你說王洪可能是故 百里曉之 救出

巴,定定地瞧着莊院前面那邊 驀地,兩人的眼睛同時修睜 ,閉上咀

下來,窺視打量了一下,便直向賀、秦兩院,在距莊院大門約三丈外的地方略爲停 人藏匿的這一邊掠過來。

那邊,有兩條人影閃閃縮縮地掠向莊

双,同時盡量將身子靠貼在樹身上 那兩條人影直掠過來,被他們發現 兩人都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身上的兵 0 ,恐防

往內窺察 處大約還有六七丈左右時,便倏地一折 在缺口兩邊的圍牆上,其中左邊那個探頭 直往一處缺口掠去,接身形一分,左右貼 那兩條人影在掠到距秦、賀兩 人藏匿

入去。 親察了一下,接着一閃,從那個缺口竄掠 同伴打了幾個手勢,右邊那人亦探頭往內 一會,那人將頭縮回來,與右邊那個

左邊那人立刻緊跟着閃掠入去。

是得到消息,趕到這裏欲救盈袖的。」 ,不會是孫大越那伙人的同伙,有可能也 南樓低聲說道:「秦兄,瞧那兩人的情形 沒於莊院內,都不禁同時吁出一口氣, 樹後的賀、秦兩人看着那兩條人影竄 「極有可能。」秦乘龍頷首道:「不 賀

他們眞是痴心妄想!」 送給了賀兄,那表示對賀兄已情有獨鍾 道他們都不知道,李姑娘已將七色明珠劍 過,那兩個人眞是顯蝦蟆想吃天鵝肉,難

袖還被那些好事之徒稱爲武林第一大美人,君子好逑,這乃是人之常情,何况,盈賀南樓語氣中不帶一絲妒意。『窈窕淑女』「秦兄,也難怪他們痴心妄想的。」 存妄想了……秦兄,能夠得到盈袖的垂青 ,那自然更令那些自命風流不凡的人,心

総使是爲了她而死還是自尋煩惱,不過

莊院的大門那邊一指 示意奏乘龍往那邊福 也是最幸運的一個人。說句心裏話,在下對你是羡慕得要死。」

望去。

柱子上,一個金鷄獨立之勢、踞高臨下,飛掠上破敗半塌的大門上一根還算完好的的手指處望過去。恰好看到一條人影縱身 往莊院內親望。 秦乘龍立刻緊閉起咀巴 順着賀南樓

飛掠入莊院內。 接着 雙臂陡揚 有如一隻蝙蝠般

「叉一個!」秦乘龍低叫一聲。

人好俊的輕功。

應該不是寂寂無名之輩。」賀南樓說道。 「從這人身具上乘輕功這一點」此人 後來者。」秦乘龍設道:「由此看來 我

似乎有動靜。」 傾聽邊記道:「秦兄 「嗯。」賀南樓忽然偏側 腦袋 邊 你聽到沒有c裏面

的猜測不會錯了。」

睜知追那三個進入莊子內的人有危險而袖 兵双撞擊之聲,不由疾聲道:「賀兄‧裏 的人似乎動手幹起來了 賀南樓側耳傾聽了一下 我們不能眼睁 果然聽到有

手不理 **已從樹後疾掠出去,直撲向莊院那缺崩倒** 「我正有此意。」賀南樓話出口 我們進去看一下好麼了」

塌的圍牆

門樂 磚飛土濺,塵烟飛騰,連那堵頹廢聲中,那座本已廢荒頹敗不堪的莊院烟火擊中,那座本已廢荒頹敗不堪的莊院烟火水。 秦乘龍身形急晃 也自樹後掠出去。 的圍牆也紛紛倒塌。

臀震得硬生生窒住 一顆心幾乎從口腔內兩人急掠的身形被那一磬巨大的爆炸 出來跳氣血翻湧不己。

我已經被炸成肉碎。」 好惡毒的安排 一定是在裏面暗埋」火藥 驚悸地疾聲道:「裏面的人一定遭」殃, ·幸好我們沒有趕着進去·不然·只怕你 一眼 俱禁不住倒吸了口氣 賀南樓語帶 待到雙耳的嗡鳴聲消失,兩人互望了

」捏了一手的冷汗。 秦乘龍禁不住打了個抖顫。 「好險!

該沒有什麼危險的了。」 「秦兄,我們進去看一下。」 一賀南樓

好 秦乘龍道: 身形急展、緊跟着掠去。 「賀兄 還是小心一點的

斷瓦飛散得到處皆是。 加 是一人成樣子 後進的那列破屋完全倒塌得這座荒敗頹廢的莊院 經這一炸,更 塌糊塗,當中有一個大土坑 不成樣子

,連鬼影也沒有, 一如賀南樓所料,裏面不見一個活人 也就是說,不會有危險

殘缺不全的屍首,以及零碎的斷肢殘肉,在那附近察聲了一遍 結果 發現了幾具 在火擂子的火光映照下 秦、賀兩人

與及觸目心悸的點點血濟。

發覺其中一具赫然是那位靑鳩孫大越! 那是秦乘龍辨認出來的 兩人拿着火摺子逐個辨認那幾具殘屍

他被炸成**内截**,右手也不知去向,死

堡主玉麒麟向玉麟。 胸肩連腦袋的殘屍 (連腦袋的殘屍·乃是江北向家堡的少跟着,他們又辨認出一具被炸到只剩

輕雲 一具被炸去大半個腦袋的殘屍可能就是卞 秀書與乃弟拈花聖手卞輕雲乃是焦不離孟 認出那是有武林秀才之稱的卞秀書,而卞 炸得開膛破肚,賀南樓辨認之下,馬上便 孟不離焦的活寶貝,由是賀南樓猜測另 還有一具尚稱完好的屍體一 只是被

那兩個最先從圍牆缺口入莊院內的人

伶打了個冷顫

來。 時候不是也與這些殘缺不全的屍體一樣麼人不禁想到 要是他們也在這莊院內,這 這怎不教他們兩人心底裏生出 孫八越等幾個人死得眞是慘酷 一股寒氣 令兩

道 段,連自己人也不惜炸死!」秦乘龍憤然 ,那伙人的主謀者好惡毒的手

牙說: 「不但惡毒,也夠絕!」賀南樓咬着 「這是殺人滅口!」略頓,緊接又

> 如今連孫大越也被炸死了·也就等於連唯 設道:「孫大越是唯一可供追查的綫索, 一的綫索也斷了, 無從追查下去。」

會找上你的。」 色明珠劍,那麼,就算你不去找他,他也乘龍道:「若那個主謀者志在奪得……七 「賀兄,這一點你倒不用担心,」 秦

心則亂所至。」 「我之所以沒有想到這一點,實在是關「嗯,秦兄所設有理。」賀南樓設道

情形,引起誤會,那時,只怕我百口莫辯 裏吧,免得被什麼人忽然撞上,看到這種 出一口長氣來。「秦兄,我們還是離開這 ,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一頓,仰望一下星沉月黯的夜空,吁

毒的手段,殘殺「情敵」——對李盈袖有 南樓確是水洗不清 意思的人,那可是言之成理的,那時,賀 上別有用心的人,一口咬定他利用這種惡 篇——賀南樓說的未嘗沒有道理,若是遇 秦乘龍聽賀南樓那麼說,心中悚然

這是非之地吧。 「賀兄所慮極是,我們還是馬上離開

秦乘龍說走便走,向莊外掠去

易? :「莫非紅顏禍水這一句話,眞的千古也跟着掠去,而心中却同時閃過一個念理兩樓摸了一下腰畔的七色明珠劍 ,真的千古不 個念頭

的房舍時 下來 賀、秦兩人在望到前面那一片黑壓壓 ,才吐了 一口大氣,將身形放慢

前面那片屋舍 ,就是登峯鎮

這時候才不過三更左右

寒意,賀南樓不由想道:「不知盈袖如今 身在何方,可有吃苦頭,秋夜風寒,不知 急勁的夜風吹來,令到兩人不禁有點 對於李盈袖這位紅顏知己 ,他可是打

一生一世永不渝。
本枯石爛,千刀萬剮,對她的那份摯愛,
珠劍送贈給他時,曾暗中對天發誓,縱使 ,速度仍然很快的,只不過眨眼間,便已 雖然說他們兩人將身形放緩了 ,其實

計距鎭上還有三五十丈左右。隱約可以分辨出那些屋舍的形狀來 陡地,前面約七八丈遠的路邊,發出 估

交換了一瞥會意的眼色,隨即往發出聲响 一聲撲簸簸的宿鳥驚飛聲。 兩人不由心頭一緊,互相看了一眼

的那處路邊凝看。 那路邊有幾棵大樹,宿鳥驚飛聲正是 一棵樹上發出的

,可能會有什麼兇險隱藏着,這就要提高,只要是稍有江湖經驗的人,都會警覺到忽然驚動了樹上的宿鳥,才會驚飛起來的 警覺了

應變,速度又放慢了一些。 經驗,還是有的 ,並還暗自摸着身上的兵刄,準備隨時驗,還是有的,所以,兩人馬上提高警 兩人雖然說不上是老江湖,但這一點

,賀南樓驚叫一聲道:「秦兄,快往上縱那知道脚下忽然一絆,兩人不禁大吃一驚 兩人只顧着注視那發出聲响的路邊

跳

着,動彈不 欲掙扎,一 · 挣扎,一却使不出力來,全身皆被兜束那知道脚下一虛,整個人被兜了起來,他自己在驚叫聲中,已彈足向上縱跳 秦乘龍也一樣,而且,兩人於緊逼在

而兩人也馬上警覺到 ,兜束着他們的

是一張網子! 安排這個陷阱的 人 也可謂夠心思

將網子「收束」起來,一下子將兩人兜束 利用那一陣宿鳥驚飛之聲,吸引了賀、秦 網罩在半空,令到兩人連掙扎的機會也沒 網子,待兩人不知覺間踏上去後,便猝然 人的注意力,却在路面上,暗佈了一張

兩

一人嘿嘿悶笑兩聲,啞悶地說道:「主人六條人影來,一下子竄掠到路面上,其中 有 擒了 會走其中的一條路,嘿嘿!這不就一網成眞是神機妙算,果然料到你這兩個小子必一人嘿嘿悶笑兩聲,啞悶地說道:「主人 嗖嗖聲中 ,從兩邊的 路旁,竄跳出五

開了兩個眼洞,故此,說話的聲音有點怪於整個頭臉被一個布套罩着,只有雙眼處說話的是一個身穿黑色長衫的幪面人,由發話的是一個身穿黑色長衫的幪面人,由 怪的 開了兩個眼洞,

黑杉人就是這個幪面人的頭兒。 布套單頭,身穿黑色勁裝的人 罩頭,身穿黑色勁裝的人,很可能那在那黑衫人的身後,站着兩個也是以

伸手欲抓向賀南樓身上那把有一截從網眼杉人又悶笑一聲,脚步一動,走上前去, 「哈,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那黑

> 劍 中伸下來的七色明珠劍。

手 ,故此,他情急地大吼了一聲道: 故此,他情急地大吼了一膋道:「住賀南樓寧願死,也不要失去七色明珠

那黑衫人果然被他那一聲怒吼嚇得窒

麼窮威,就算是一條老狗,你也奈何不了 你以爲老子會怕你麼?」 你已經是網中魚,任我屠宰, 但随即他便怒罵一聲: 「姓賀的 你還發什 小子

了那個黑衫幪面人。 有一身本領,却無法施展,自然也奈何不 要爆炸開來,但被那張網子網兜着,他空 面 人刺個透明窟窿,也忿急得整個人恍似賀南樓雖然恨不得一劍將那個黑衫幪 設着, 伸手又抓向那把劍

得了?· 他的心上人——李盈袖,這叫他如何忍受明珠劍被人奪去,那等於自他的懷中奪去 在他來說,他寧願死,也不要讓七色

現起來 幪面人 民人,由於急怒的關係,頭上青筋也暴是以,他怒睜雙眼,瞪視着那個黑衫 ,由於急怒的關係,

憤,從那個眼洞中透出兩道嘲笑的目光 一把抓向那劍翰 但那個黑衫幪面人却無視賀南樓的怒

就在這霎那,站在他身後的兩個勁裝

幪面漢子條地悶哼一磬,雙雙栽向地上。 味,同時,又聽到對面那三名手下中, 轉頭督望,一眼看到那兩名手下 人思哼一聲,跟着是驚叫聲,這 ,跟着,鼻端嗅到一股淡淡的辛辣怪異之 那黑衫幪面人聞聲悚然大吃 栽跌落地 一驚,急 驚眞是

> 七色明珠劍,身形急縱,往路邊的野地掠閉着呼吸,也顧不了再去抓奪賀南樓那把 是鬧着玩的,當下驚喝一聲:「速避!」 去,與此同時,左手朝那兩個倒地的手下 非同小可,他以爲嗅到的那一陣怪異之味 ,乃是毒烟之類的歹毒「暗器」,這可不

電掠而去。 沒有得救,也慌忙地掉頭便往那邊的路旁看一下那個栽倒在地的同伴是生是死,有 一邊那兩個勁裝幪面 人也顧不了瞧

不太强烈但却辛辣的異味, 都不敢往好處想一 點昏眩,兩人雖然不知道這種怪異的氣味 慄不已,跟着,便感到胸中翳悶,腦袋有 的人,是來救他倆的 ,是否可以置人死地的毒烟還是毒氣,但 - 那暗中施放這種毒氣 兩人不禁也驚 也 嗅吸到那種

人物,才會身懷這種下三溫的「暗器」,心懷俠義的正道中人,只有黑道中的邪惡門左道的歹毒「暗器」的人,根本不會是 心存奢望? 心存奢望? 因爲凡是身懷這種被正道中人視爲旁

無能爲力 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賀南樓閉着氣,盡量不吸氣 ,但仍想看一下,那施放「暗器 , 他雖然

一起。 一但他仍然充滿歉意地對秦乘龍輕說 「秦兄,這一次可連累了 ,眞對不

再說,生死有命……」 ,那是在下甘願與賀兄你一同涉險的 秦乘龍急忙設道:「賀兄千萬別 這麼

随人現,從一棵樹上,斜掠下一條人影來那麼,燕某人殺你,也不算罪過了。」聲輕輕的,這麼看得開,倒是豁達得很啊,輕輕的,這麼看得開,倒是豁達得很啊, ,落在網子前

會怕你的!」來人果然是玉臉粉金剛燕三 音,便已猜到那是誰,忍不住怒喝一聲。 「燕三郎,是你! 「賀兄,你已經是網中之魚,燕某不 」賀南樓一聽那聲

湖武林中的有名人物,沒有那一個是不知 但由於出身於武林世家,故此,對於江 秦乘龍雖然在江湖上走動的時日很短 ,像玉臉金剛這種人,他自然聽聞過

他 其大名。 對於燕三郎這個人,他打從心中鄙視」秦乘龍設話的語氣一點也不客氣。 「燕三郎,你就是捕螳螂的那隻黃雀

怎會檢個現成的便宜!」 」燕三郎打了個哈哈

歹毒 他猜測剛才嗅到的異味不會是毒烟之類的 壓東西?」 「暗器」。 「燕三郎,你剛才施放的,到底是什 賀南樓這時已沒有頭暈心翳,

,看來,以後區區倒要帶備一些追種粉末得那幾個見不得人的傢伙慌惶地嚴實而去 椒粉混了石灰粉的混合粉末,想不到却嚇 才张道: 麼的物品,不怕對你兩人說,那不過是胡 人歡心的丹丸藥散之外,從不携帶毒藥什 氣,區區的身上,除了携帶那些能夠討女 「那當然不會是置人於死地的毒 」燕三郎得意地嘻笑兩聲

而 面 【人,不是因爲吸入了你那種粉末……因「那地上那三個忽然栽倒在地上的幪以備不時之需。」

伙呢。」 時暗中將那三個倒霉的傢伙各發射了一枚那是區區在施放那種『毒粉』的時候,同 倒地的樣子,又怎能够嚇走其他那幾個像 暗器,若不弄成像是那三個傢伙『中毒』 「那當然不是了 」燕三郎說道

色明珠劍,但他沒有明白地問出來。 隻「黃雀」,一定是想奪取他身上那把七 秦兄的了。」賀南樓早已想到 「燕三郎,你當然不會是來打救我與 ,燕三郎這

麼人也不會做的好事的! 區區這個人除了對女人會做好事外,對什 「那是當然了!」燕三郎直認不諱

「連狗也不如!」 「你不是人!」秦乘龍鄙視地罵道

狗, 區的了 不知怎樣形容……」 那種眞個銷魂的滋味, ,嘻嘻,那時候……管他是人還是 ,罵吧。」燕三郎恬不 噴噴 知恥地 也

現在就要你永遠也住口,說不出話來! 力掙扎着,但人在網中,那裏掙扎得了? 燕三郎獰聲道:「你叫區區住口 「住口!」賀南樓聽得血脈賁張,奮 死到臨頭,還發什麼威風! ,區區

的 去 一把尖刀 話聲未落,手一翻,亮出藏在袖子內 ,疾往賀南樓的背心要害刺過

> 獰惡之色的燕三 掙動,只是怒睜着雙眼,瞪望着臉上滿是 若是目光也可以殺人的話,賀南樓早 賀南樓知道躲避不了,所以,他沒有 郞

情,自然也看不到燕三郎已向賀南樓下毒網內的,所以,他看不到賀南樓此刻的神 網內的 秦乘龍由於是背貼着背與賀南樓困

已將燕三郎殺死了

到那種令 但他却從賀南樓急促的呼吸聲 人心悸的危機! ,感受

三郎的身上 驀地 ,一道匹練也似的光芒閃射向燕

電芒 了刺殺賀南樓, 燕三郎立刻發覺,悶哼一聲,也顧不 迴臂擋向那道閃射過來的

不會幹。 零中,這種「兩敗俱傷」的傻事 他無疑可以刺殺賀南樓,但他也勢必被 因爲他若不理會那道陡襲而來的電芒 聲激响 燕三郎那把尖刀 他自然

激濺中,綠芒四射! 這一下驟變,燕三郎 ,火星

發出一聲慘厲的痛叫,身子往地上一栽, 居然乃是子母梭那樣的暗器般, ,一擊之下,四濺亂射 ,他是發夢也想不到,那 饒是他反應有多快,在這種猝然的情 ,仍然着了道兒,身形疾速閃挪中

却借勢一個鯉魚穿波,貼地竄掠出去 網中的賀、秦兩人都看得很真切

> 去 刀 双,大概可能是一把子母梭,不過,却有 道飛襲向燕三郎的閃芒,乃是一種梭形兵 條很幼細的鍊繫着的,那被燕三郎的尖 歪射開去的刹那, 便倒飛回

網而出 望,乘這間隙,兩人奮力掙扎着,企圖穿 以免任人宰割 「前車」可鑒,故此, 對那

出力,也無從着力,掙扎之下,只令到兩兩人凌空懸網起來,故此,兩人不但發不張網子的兩頭各縛在路兩旁的樹幹上,將張網子的兩頭各縛在路兩旁的樹幹上,將 人在網中晃盪不已。

掠出去後,便頭也不回,落荒遁掠。 而燕三郎所受的傷大概頗重,貼地寶

畢竟,生命比什麼也寶貴!

故 臨生死關頭時,往往會「貪生怕死」的緣 能會有千百次,這也是爲什麼有些人在面 因爲人的生命只有一條,而機會却可

的 便只有眼睜睜地瞧着,那隻要捕 「老鷹」 兩人旣然無法可以挣脫出那面網子 ,到底是什麼人。 「黃雀

面 前。 的路邊竄掠出來,瞬間便已掠到兩人的一條人影從來路那個方向約丈許兩丈兩人馬上便瞧到了。

但兩人却瞧不到那 人的面貌

來的 看到那雙閃靈靈的眼睛 因爲那人是以布巾將大半截臉面幪起因爲那人是以布巾將大半截臉面幪起

但兩人都有一種感覺,來人是一個女

不免心 這是從那人的體態看出來的 人由於不知道來者的來意如何 頭忐忑地瞧着那人。

人,不過却在秦乘龍的臉上溜得較久二 那人一雙閃靈靈的目光,也在溜視着

色明珠劍的吧?」賀南樓由於不能確定那 ·· 」那人的彀話磬沙沙沉沉的,「我是來 那把七色明珠劍,對李盈袖傾倒痴慕的麼 人是女子,所以,只好那麼稱呼。 「閣下大概也是來奪取我身上那把七 :你以爲天下間的人,都覬覦

,他也不在意那人所設的上 尤其是賀南樓,簡直驚喜若狂 兩人一聽,不禁大喜過望。 只要能夠保住七色明珠劍 縱死不懼 句話。 ,也因

自由,怎不敬他驚喜欲狂 」秦乘龍急不及待地說。 ,那請你快些將我們解開吧

何况,旣可保住那把劍不失,又可恢復

被網束着的那種滋味, 可不好受。

「別急。」那人道:

「在放了你倆之

前,我要你倆答應我一個要求。」 被那人拿話套住,所以搶着說。 我答應你。」賀南樓恐防秦乘龍經驗淺 「只要是力所能及,又不是違道義的

「你別着慌。」那人說道:「我是要

勝造七級浮屠,你們不會拒絕吧? 頓,續設道:「佛曰:救人一命

些脱身,因此急急道:「人是有很多種的 ,若你要我們去救一個十惡不赦的人,我 子說話的 是寧死也不: 賀南樓經巳聽出,那人是故意改變嗓 ,他却無暇去理會這些,只求快

不過 人,都是武林中年青一輩中的一時俊彦 ,不說下去。 「你放心吧。」那人截道: 」說到這裏,她故意拖長了聲音 「那幾個

沒有那樣的心胸氣量,容忍得了 !」那人語出驚人。 那樣的心胸氣量,容忍得了,去救那那人語出驚人。「賀南樓,不知你有「那幾個人都可以說得上是你的情敵 「不過什麼?」賀南樓接口問道

罪過, 又得說回來,任何人喜歡一個人,都不是什麼人豁達到有「容人」之量,不過,話 「設實話 然生出妒意,但只要他們都不是該死的人 些人因此而憎恨你一樣,所以,我心中雖 人,更不能因此而憎恨那些人,就正如那 ,我答應你,一定全力去救他們!」 賀南樓默然了片刻, 別人也不能制止任何人去喜歡那個 ,對於男女情愛之事,相信沒有 才决然地說道:

那 芸芸衆『生』中,獨獨對你情有獨鍾!」 둄 忘記了改變嗓音,說話的語聲嬌脆悅耳 人禁不住讚一聲,但却露出馬脚來 那只有女子才會有如此嬌脆悅耳的嗓 「夠坦白,有見識,怪不得李盈袖在

也 「他們都是誰?」賀南樓已無暇理會 就是說,她是一個女子 「請設出來,以便我去救

> ,將一個紙團擲在兩人身前的地上 「姑娘,是什麼人要殺他們?」秦乘 将一個紙團擲在兩人身前的地上。「名字都在這張紙上。」那女子手一

龍忽然說道,並且一口道破對方的「身份 「他們遭到什麼麻煩呢?」

都喜歡上李盈袖,所以,便要殺死他們!臉上溜了一轉,才說道:「因爲那幾個人臉上溜了一轉,才說道:「因爲那幾個人 你喜不喜歡她?」

什麼的情愛,你明白麼?」 麼美麗,若說不喜歡她,那是違心之言。 秦乘龍坦然說道:「不過,在下喜歡她 却不涉兒女之情,那只是一種沒有夾雜 「在下與李姑娘是世交

,才柔聲道:「我明白!」

乘龍被那女子瞧得臉上有點發熱。

那女子說道。

救他們 的人!」一頓,又說道:「其實,那幾個李盈袖的芳心,你是他們必欲殺之而後快 特別小心,因爲你已經獨佔鰲頭 人可以說是因爲喜歡李盈袖, ,因此,在情在理,你也好應該去 才惹上殺身 一獲得

芒暴現,「颯颯」兩聲,分別將蒙在兩邊 不會答你的!」話聲未落,身形條閃,寒 「你省口氣吧,」那女子說道:「我 ,掠入路邊的野地

,而李姑娘那

那女子定定地注視了秦乘龍,好一會

尋

「姑娘,你還未答在下第一問 奉

「我不答你,就是說,我不會說的!

接着又轉對賀南樓說道:「你以後要

疑問,「妳怎會知道那麼多內情的?」 「妳是誰?」賀南樓心中閃過一連串

的網索削斷,身形一縱

兩人不禁鬆了口大氣。脚地,好不容易從那面網子內掙脫出來 網索一斷,兩人墜跌落地上 ,揮手掙

子的身影 方向瞧過去,夜色沉沉中、巴鵬不到那女 道目光隨即往那個神秘女子掠去的

「她似乎知道很多的內情 「她到底是什麼人? 賀南樓哪喃 0

底都是些什麼人吧!」秦乘龍說着已低頭還是撿起地上那個紙團,看一下要救的到 往地上瞧看 「賀兄,別想那想不出答案的問題

賀南樓給他一言提醒,忙亦往地上找

賀南樓。「賀兄,還是你看吧 身將之檢起來,却沒有打開來,將之遞給 賀南樓接過,正想將之展開,忽然停 秦乘龍馬上便瞧到那個紙團,彎腰俯 0

開逼裏,找個地方歇一下,才看不遲。」 手說道:「先兄,此地不宜久留,還是離 「那就到鎭上去吧。」秦乘龍微微仰

「嗯。」賀南樓點點頭。忽然說道:起頭,吁了口氣。「天已快亮了。」 人,說不定可以看出這伙人的來歷。」 「秦兄,去看一下地上那三個傢伙是什麼

手將其頭套扯脫,定眼打量那人的面目。 鼻息,氣息全無 地上的傢伙身前,蹲下來,伸手先探一下 「對!」秦乘龍說着便走到一個躺在 ,才將那人翻轉過來,一

那是一張陌生的臉孔,根本就不認識

的血洞 發現·此人的背心要害上 因此而喪命。 大概就是被燕三郎發出的暗器擊 有一個指頭大

標誌來 麼人,亦同樣搜不到什麼可辨認出兩人的 賀南樓同樣不認識另外兩具屍首是什

由於賀南樓早已猜到這一點,沒有抱

太大的希望,所以,他不怎麼失望 人好精細 秦乘龍却頗爲失望 憤然道:「那伙 居然連一點可以辨識身份的物

目的當然是不留活口!」 同伴還未死 ,在逃竄時 :「溜竄而去的那幾個人 恐怕這兩個 「他們的手段也很毒絕! 賞」這兩個傢伙幾顆暗器 只是受」傷 因而留下活口 」賀南樓說

「賀兄,看來那伙人的來歷 又是一

個謎!

衫幪面人在現身時所說的第一句話麼?」 大越那些人,是一伙的 「據我猜測,那伙人極有可能與槐莊的孫 「記得。」秦乘龍說道:「經賀兄這 「終會揭開的 !」賀南樓目光閃閃 ,你還記得那個黑

吧 一說,在下也深有同感。 「這三具屍體 於讓天亮後發現的人埋葬 「秦兄,我們走吧。」賀南樓說道

亮間 着那張那個神秘女子交給他們的紙箋! 但兩人却一點睡意也沒有,凑在燈下 在鎭上那家唯一的泰安客棧的一個房 雖然這時候天際已一片灰白,天快 而賀、秦兩人又奔馳歷險了一夜, 看

紙箋上一共寫了五個人名。

金槍快馬潘展 中州白馬堂五堂主小霸王項吞雲 江南雙龍堡少堡主銀龍楚南圖 翻雲手方少雄。

紫電劍金中玉

五里許 是一 人在兩日後都會齊集於此鎮,然後到鎮外火速趕往蓮花鎮,此鎮在漢水之濱,五個 個陷阱! 在五個人名的下面 下面沒有署名。 的一座莊院中搭救李盈袖,那其實 ,還有三行字

摺迭好, 收藏在身上 反復看了兩遍, 賀南樓才將那張紙箋

中的俊彦,在江湖上武林中,聲名响亮。 過他們的大名,那五個人亦確是年輕一輩 對於紙箋上那五個人名 「賀兄,那位姑娘說得不錯、翻雲手 ,兩人都聽聞

神秘女子揮動長劍,把網劃破,救 出秦、賀兩人。

陷阱,被殺死!」秦乘龍顯得很心急。 万少雄,紫電劍金中玉五人確是一時俊彦 我們决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跌落那個

在理, 道了 想再有人因此而死!」 人喜歡盈袖,已知的已死了三個人,我 名頭的人物 賀南樓頷首道:「姑勿論他們是大有 這個陰謀,正如那位姑娘所設,在情 我也要盡力拯救他們,就爲 ,還是普通的人,我們既然知 **」那** 不些

「賀兄,兩天的時間可以趕到蓮花鎭

想再連累你。」賀南樓懇切地說。 秦兄,這是我的事,還是由我去吧,我不 「可以。」賀南樓肯定地點點頭。

在下爲友,否則,在下萬死不辭!」 豈能不顧而去,有虧道義,除非兄台不以 結識,難得有機會與你患難與共,在下又 第一次相遇,但在下對你心儀已久,久欲 秦乘龍却搖頭道:「賀兄,你我雖是

便是說,根本看不起對方,這是萬萬不能 ,因此,他只好說道:「難得秦兄看得 賀南樓聽他如此說,若是再堅持,那 我 是交定你這個朋友的了。

樓的手,搖了幾下 秦乘龍立時激動地伸出手緊握住賀南 「賀兄,在下很是高

了銀話。 賀南樓含笑用力反握住他的手,代替

們什麼時候起程?」 好一會,秦乘龍才說道:「賀兄,我

吃了早飯才起程,大約明日黃昏前,便可 這裏趕到蓮花鎭,若是趕得快一點,我們 「我們都不是鐵打的,據我估計,從

打了個呵欠。 吃點東西才起程吧。」賀南樓說着不自禁 以趕到去,我們且小睡片刻,然後到外面

在牆邊靠着桌子的椅上,歇息一會 議,於是,兩人便一個躺在床上,一個倚 秦乘龍聽他這麼說,自然沒有什麼異

以 毒攻毒 找到 綫

掛。 以望到那條大街兩旁,店鋪林列,招牌高此,鎭上市面頗爲熱鬧繁盛,在鎭口便可 着官道,稱得上是位處水陸交通之地,故 南樓所料,距黃昏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 這蓮花鎭由於在漢水之濱,鎭口又傍 賀秦兩人兼程趕到蓮花鎮時,一 如賀

多了 然也比登峯鎮恢宏氣派多了 而蓮花鎭比那僻處一 幾乎有三個登峯鎭那麼大,氣象自 隅的登峯鎮也大

牌,便一逕走了進去。 兩人一眼看到鎭口那家高陞客棧的招

到鎮上的最便捷的方法。 有到來投棧,這是打聽那五個人是否已來 坐櫃的打聽那張紙箋上的五個人,看有沒 他們可不是急着投棧,而是向客棧的

未趕到鎮上,可能,他們在鎮上的別家客 一個是曾在這家客棧投棧。 但這並不表示翻雲手方少雄等五人還 結果,他們要找尋的那五個人,沒有

不在客房內。」

那家客棧的 因爲這座鎭子這麼大,不會只有高陞 兩人雖然又渴又累,但爲了救人一

棧投棧也說不定。

它的客棧去打聽。 是以,兩人連茶也不喝一口 及時阻止方少雄五人趕往那個莊院送死 1,便往鎮上其

家打聽快得多,因此,秦乘龍自然沒有異 頭到其它的客棧打聽 賀南樓更是想出一個好主意 题,這比兩個人同去逐 B一個好主意,兩人分

棧後,便在鎮口頭的那家萬寶樓相會雄等五人的消息,许各自查問過那一 劃分成兩爿 7成兩爿,各自負責去一爿鎭內的客棧,兩人是根據鎭上那條大街爲分界綫, ;五人的消息,还各自查問過那一些客於是,兩人相約不論是否打聽到方少

落。 方少雄等五個人的踪跡,但終於在一家叫 集賢老棧的客棧內 賀南樓約問了七八家客棧,都查不到 ,查問出其中一個的下

點頭,跟着那伙計走

他就是投宿行這家客棧的東字三號上 那個人是金槍快馬潘展

據那個坐櫃的說 潘展是在今日一大

早到來投棧的 振作一下精神,朝那個留了一絡疏落鬚髯 的中年人說道:「老闆,請問那位客官在 能夠打聽到一個,賀南樓高興得很

人出入,不可能將進出的客人全都留意到客官,這點我們不大在意,敝棧整日都有歪着腦袋想了一下,遲疑地說道:「這位 那中年人正是這家客棧的老闆,聞言

賀南樓說道。 「那我到他住的房間去看一下吧 0

? 老闆露出爲難的神色

同時將一塊約一両重的碎銀往老闆的面「我是他的朋友,」賀南樓隨口胡鵬

貴客是潘公子的朋友,那自然可以到客房一手蓋律那塊銀子上,連聲說道:「旣然 貴客到東字三號上房找潘公子。」 去找他。」接扭頭叫道:「阿貴,帶這位

答應一聲,快步走過來,朝賀南樓說道:

「這位貴客,請隨小的來。」

個叫阿貴的伙計在一個房門口 就是姓潘的公子住宿的。」 轉對賀南樓說道: 轉過一個圓洞門 「這位貴客,這個房間 ,走上一條廊道,那 前停下來

動

頭 着「東三上」三個字,便對那伙計點了點

伙計 阿貴殷勤地說道

賀南樓點點頭。

道: 伙計看一眼賀南樓又一舉手拍門 「潘公子,你在麼了」

「這……請問貴客是潘公子的什麼人

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在另一邊

說着便往裏走去,賀南樓朝那老闆點

賀南樓看一下閉着的房門上 ,果然寫

勤地說道。 ,要不要小的替你拍門?

你叫道 那伙計阿貴便在房門上輕敲了兩下 :「潘公子,你在麽?有 一位貴客找

房內却沒有人應

賀南樓說道:「潘公子大概是出外去了 房內仍然沒有動靜,那伙計阿貴轉對

貴客……

。」說着,拿出一塊碎銀來,聲:有位朋友來找他,請他在 他吧,勞煩你若是潘公子回來,對他說一,煩勞你了,他旣然不在,我待會再來找 賀南樓沉吟了一下,說道: 請他在房內等一 塞在阿貴的 「小二哥

說 請放心,潘公子若是回棧,小的 0 賀南樓點點頭,離開了客棧 阿貴大喜,迭聲說道 「多謝貴客 記着對他

個人撞了個滿懷,幸好兩個人的反應及 作皆很快,互相將身子一個偏閃,錯身 賀南樓一脚才跨入安順棧內,幾乎與 那家客棧名叫安順棧 經過這一輪查探 吐口氣,他繼續向另一家客棧走去 ,已是黃昏時份了

瞥了 很自然的,兩人在錯身而過時,互相 一眼。 ,沒有撞在一起。

却掛着一柄劍。 ・大約只有二十五六年紀,相貌英俊,穿 賀南樓一眼便看清楚那人起個年輕人

頭說道:「老先生,請問貴店……」為意,往櫃枱走去,對那個坐在櫃後的 由於對方很臉生,所以,賀南樓也 老

賀南樓賀兄?」 驀地身後有人說道:「請問這位可是

設話的人,原來就是那個在店門前幾乎與 他撞上的貴家公子 賀南樓聞聲扭頭回望,發覺那個突然

「閣下,我就是賀某。」賀南樓狐疑

離開過賀南樓腰畔的七色明珠劍! 金中玉的兩道目光,自始至終,沒有 「這些,金某人暫時沒有興趣追究

過面 若說見過,那就是剛才在店門口的他的,而他想遍了,也想不出會與對方見地上下打量着對方,不明白對方怎會認出

是 賀南樓眉梢一剔。 「金某不怕坦白對你說, 「哦?金兄的意思 金某對李姑

鐵吸磁般·被吸引着

目光落在他腰間的七色明珠劍上,便像

那人兩道目光上下

打量一賀南樓一遍

的 那把七色明珠劍 总算是泥人也會生氣:已洞賓,不識好人心 居然要與自己爭奪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居然要與自己爭奪為的是救金中玉等人 免至他們踏落陷阱 才將這把代表了她終身幸福的劍邊給我。「金中玉,你聽着 盈袖是因爲喜歡我, 該應不是一個糊塗入 便可以的 你應該知道 別的人手上 你就算得到這把劍又如何?她根本不喜歡 秦乘龍由百多二百里外的登峯鎭來這裏, 得到盈袖?」 誰便可以得到那把七色明珠劍! 她曾對我說過 這把劍若是落在任何 「你以爲得到了七色明珠劍・便可以 那要兩情相悅 那要兩情相悅 才會幸福 你男女之情,可不是一廂情願 她是寧願死 也不嫁給他! 賀南樓不禁有點氣愁,他與 不曾不明白這一點

道

賀南櫻思疑地看着對方。

「閣下爲什麼要

「請問閣下是誰?大名怎樣稱呼?」

到在這裏遇上了你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因而認出自己的。

想不

真是天意!」那人說

七色明珠劍

之所以認出他,大概是認出自己腰間柄那

賀南樓頭腦精靈 馬上便猜到

,對方

娘痴心傾戀,

我要與你公平决鬥

誰勝

女孩,你又何必如此執着呢? 之外,還有很多模樣比盈袖還要美麗的好 一頓 又說道 「天下間,除了盈袖

戒,<u>濫殺無辜!</u>」 但還不至於爲了深愛一個人·而 的人』的說話,是不是你編造出來的?」某怎知你說的那句『寧願死,也不嫁給別,沉吟道:「你……果然證得有理,但金 金中玉似乎被賀南樓這一番話打動了 「你……果然說得有理

看來我是說什麼,你也不會

過,我可以用行動來證明,我對你是沒有無法叫她當着你的面前親口加以證實。不 不在身邊,就連我也不知她現在的下落, 相信那句話是盈袖親口說的了,可惜盈袖 一絲惡意,而且,也沒有騙你!」

是得到一個消息——盈袖被一伙人囚禁在 消息 你與翻雲手方少雄方兄等五人,乃一次從百多里外趕來這裏,乃是得到一個 來這裏,是要救她,是不是?」 離這裏約三四里外的一座莊院中,你們趕 舒口氣,賀南樓說道:「金兄,我這 金中玉沒有說話、只是瞧着他。

手方兄等人,也得到消息,趕來搶救李姑道金某來這裏的目的?金某却不知道翻雲瞪大雙眼,詫聲說道:「賀兄,你怎會知瞪大雙眼,詫聲說道:「賀兄,你怎會知 「那是一個女子告訴我的 ,」賀南樓

阻止你們去那莊院救人。」 說道:「她並要我與秦兄趕來這裏,盡力 「爲什麼?」金中玉不由自主地脫口

是你

我正要找你!」

其中一個、登時驚喜地道:「金兄

·原來

賀南樓一聽他就是要找的五個八中的

人找你,正是為:--你身上那把劍。」

「兄弟金中玉。」那人說道:「金某

原來此

人乃是紫電劍金中玉!

是一個陷阱,目的就是讓你與方兄等人踩 盈袖根本沒有被關押在那間莊院內 道 「因爲據那女子說,那是一 個陷阱 那只

下去,殺掉你們五個人!」 「他爲什麼要殺我們?」金中玉半信

鋭 然沒有說出來,但却含蓄地說道: 「那當然是有所居心了 0 L., 賀南樓雖 「我不

「告訴你這些的女子,是什麼人?」「金某明白了。」金中玉眼色微變說,你也應該想到的。」

兜在網內. 隱衷 又是幪着臉・所以,我與秦兄皆看不到那 簡略地說道:「那女子救了我與秦兄,要 我會問過她是誰,她却不肯說,似乎她有 女子的樣貌,自然亦不知道她是何許人 便一逕走了。當時是在半夜,加上那女子 求我趕來這裏,阻止你們踩落那個陷阱, 那伙神秘人殺死並搶去這把劍。」賀南樓 在網內……幸得那女子相救,才沒有被,我與秦兄遭到暗算……被一伙幪面人 「我也不知道。」賀南樓歌道:

千鋒劍秦乘龍秦兄?」 信了。「賀兄,你所說的那位秦兄,是否 金中玉聽完他的說話後,似乎有點相

兄若是不相信我所說的,可以隨我到萬寶有收獲,均在鎭口頭那家萬寶樓相會,金有收獲,均在鎭口頭那家萬寶樓相會,金便馬上與他分頭到鎭上的客棧查問兄台與及說道:「我與秦兄在黃昏前趕到鎭上, 樓、當面向秦兄相詢。」 賀南樓頷首說道:「正是他。 一頓

氣已和緩下來,右手也自劍把上移開 其餘四人中那一個的下落?」金中玉的口 「賀兄,除了金某之外,你還查問到

來,但他這種表示,比說話還有力、起碼 ,他不至於那麼尴尬。 他雖然沒有說出業已相信賀南樓的話

聽到其他三個人的下落也說不定回來了,然後一起到萬寶樓,秦 金兄 不到他,他出外去了。」賀南樓設道 到金槍快馬潘兄就投宿在內,只是,却找 來了,然後一起到萬寶樓,秦兄或許打兄,我們一起到集賢棧問一下潘兄是否 ,我們一起到集賢棧問 「我還在離此不遠的集賢樓內 ,查問

F20

愛盈袖

盈袖姑娘,

都視作仇人,殺之而後甘心!」

「這是那裏話?」賀南樓吃了一驚。

驚詫地歌道。

「哼 江湖上誰人不知

聲言凡是對李姑娘傾慕的人,江湖上誰人不知 賀兄為了李

「金兄

你怎會這麼說的?」賀南樓

玉問道:「是不是想殺金某っこ」

「請問賀兄找金某有什麼事?」金中

金某很慚愧剛才對賀兄你的無禮!」

擺說道:「金兄 請。」 道:「請不要放在心上。」略頓,手一 「只要金兄明白了就好。 」賀南樓笑

去。 賀南樓也不再客氣,當先向客棧外走 金中玉忙亦說聲:「賀兄請。」

金中玉跟在他身後

最後和氣地相偕離開客楼 兩人從劍拔弩張的情勢中 客機內的伙計及那個坐櫃的老頭看到 不禁也鬆了口 緩和了下來,

東字三號上房那位潘公子的?」,那個坐在櫃枱後的老闆不等賀南樓設話,那個坐在櫃枱後的老闆不等賀南樓設話

是否有什麼急事、貴客可以留下書信 老闆搖搖頭道:「瀔未回來 貴客找賀南樓頷首追:「回來了麼?」

告他?」 · 待他一回楼 我便交給他。」 · 賀南樓聽他那麽說 靈機一動 說道 「老闆,我留下一個口訊,可否替我轉

。」賀南樓對那老闆說出口訊。 口頭的萬寶樓等着他一有極緊要之事相告 請他得到口訊後 「請你轉告潘公子,有一位朋友在鎭 「可以 當然可以。」 立刻趕往萬寶樓一晤 老闆选整記

潘公子回 子回楼·我一定代爲轉告 老闆用心地記在心中。 T 」賀南樓武着,便與一直 「貴客 只要

沒有吭聲的金中玉走出客棧,往鎭口頭走

兩人來到萬寶樓的時候,天色日開始

萬寶樓內經已燈火明亮

樓在店堂內游目掃視了一匝看不到秦乘 脚步一移,往樓上**走去**。 偌大的店堂內,幾乎座無虛席 賀南 這時候,也正是吃晚飯的時候

着賀南樓走 對面相遇 金中玉與秦乘龍素未謀面,就算雙方 也不認識 因此·他默默地跟

向他們直招手 便瞥到牆角那邊臨窻的一副座頭上,有人 賀南樓與金中玉相繼走上樓上 ,立刻

看到了 人正是秦乘龍 三是秦乘龍· 忙舉起手揮一下 賀南樓放眼望去,一眼便認 出 表示已 ,那個

麼?

過去。 扭頭朝金中玉說話 「金兄・那位就是秦兄 一邊向秦乘龍那邊走 0 賀南樓邊

與秦乘龍在說話 目光却向他瞧過來。 個人,年紀與秦乘龍相若,一臉英氣 隨即,他便發現那副座頭上還坐了一 「秦兄,這位是一 <u>_</u> 賀南樓眼看着 Œ

坐在秦乘龍對面的年輕人 忙向秦乘龍詢

是那紙箋上的五個名字中的一個。 秦乘龍已站起身來 說道:「賀兄 他雖然不知那人是誰 但却猜到 ,必

這位就是雙龍堡少堡主銀龍楚南圖楚少堡

那年輕人忙站起身,朝賀南樓抱拳說

幸與賀兄相見,實乃一大快事。」

電劍的金中玉金兄。」 來,我寫兩位介紹一下,這位就是人稱紫 賀南樓忙還禮道:「楚兄, 別客氣

金中玉忙抱拳與秦、楚兩人互道一聲 然後便坐下來。

钬: 先要些酒菜・邊吃邊談好麽~」 賀南樓目光在三人的臉上溜了一轉, 「三位想必已肚餓了 ,這樣吧 ,我們

於是 三人同時點點頭 賀南樓便吩咐那位前來招呼的

秦乘龍歌道:「秦兄,你只找到楚兄一個互相敬了一杯酒之後,賀南樓開口對 伙計,先送兩壺酒來,再要了幾個菜。

楚兄相信·在下便帶心來這裏 在下已對楚兄說出我們找他的原因,難得 你找到幾個。」 一爿的所有客楼,結果只找到楚兄秦乘龍點頭道:「是呀,在下已找! 「是呀,在下巳找遍 ,看看賀兄

下口訊,請他一見到潘兄回棧,便對潘兄 未歸,見不到他。我已對那個客棧老闆留 能一聲,立刻到萬寶樓與我們一晤。」 了金兄、還有金槍白馬潘兄,但他却外出 「我找到兩個。」賀南樓款道: 「除

他們還未趕到來,又或是沒有投棧,而是霸王項兄未找到。」 秦乘龍說道:「或許兩個人——翻雲手方兄與白馬堂五堂主小 「這麼說來,名單上的五個人,還有

,只怕很難找到他們。」賀南樓皺着眉道「這座鎭那麼大,若是往別的地方找寄居在別的什麼地方也說不定。」

洛去的呀?」

歡心 通知我們那是一個陷阱,令我們免遭毒 不但不介意我們的痴妄 還不辭勞苦趕米 得緊,也令金某慚愧得無地自容。」金中 裹,目的是要拯救李姑娘,希望得到她的 玉激動地說:「賀兄明知金某與楚兄等五 。賀兄,金某對你的恩德,永銘於心!」 ,都對李姑娘傾慕得很 楚南圖也接口說道:「賀兄,小弟聽 ,也就等於是賀兄你的情敵,而賀兄 ,這一次來到這 心胸氣度,佩服 手

不能阻止別人去喜歡一個人,只要他不是何人喜歡一個人,那不是罪過,任何人也「楚兄言重了。」賀南樓說道:「任 想, 便暗中發誓:若是還對李姑娘心存非份之便暗中發誓:若是還對李姑娘心存非份之質兄你的大量,打從心裏折服。小弟當時了秦兄的一番話後,也感到慚愧得很,對 那小弟便不是人!」

手段對付我,我很高興與你們交朋友!」 一點也不憎恨你們,只要你們不用卑鄙的 理·也就是設,那是人之常情·故此,我 我沒有好意,那是騙人的,不過,我知道 心愛的人有那麼多人傾慕追逐裙下,若款 用卑鄙的手段,不怕對兩位款、看到自己 『君子好逑』這句話,乃是千古不易的至 「賀兄,蒙你看得起,金某是交定了

兩人相握的手。 住賀南樓伸出的手。 你這個朋友!」金中玉說着伸出手來,握 ,伸出手有力地握住

秦乘龍也伸手握上去

能夠結識到三位朋友,賀某高興極了

起面前的酒杯 ,來,我們乾了這一杯。」賀南樓說着歷

快地吃喝起來。 這時候,酒菜已陸續送上來, 三人呼應一聲,齊齊舉杯,四個杯子 一下,四人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 四人暢

留給我與秦兄的 這張紙箋,是那個女子救了段與秦兄後 「金兄,楚兄,我差點忘了給你們看一下取出那張紙箋,遞給坐在身旁的金中玉。 吃了一會,賀南樓放下筷子,從身上

某己完全相信,你所說的是真的!」 金中玉說道: 「賀兄,不用看了,金

設道: 從中認出紙上的筆跡,從而猜出那個女子 是誰。」 與秦兄來此的目的,我想你與金兄看一下 ,是否可從中發現一些什麼,說不定兩位 「金兄,看一下吧。」賀南樓誠懇地 「我不是懷疑你與楚兄還不相信我

去,打開來,仔細地看了一遍。 金中玉聽他那麼說,才肯將紙箋接過

寫的 她要不是那幫人當中的一份子,我想不出 上的筆跡是什麼人寫的,不過,從紙上所 他的賀南樓說道: 然後,他將之遞給楚南圖,却對望着 ,可以想到,那個女子知道得很多 「賀兄,金某認不出紙

裏之前,經旦想到這一點,但我們却想不「金兄,這一點在下與賀兄在趕來這她怎能知道得到那麼多。」 **廖要救我們** ,她若是那伙人中的一份子,她爲了什 。」秦乘龍接口說道。

「賀兄,小弟也認不出那筆跡是誰人 楚南圖看完後,將紙箋遞回給

F22

一樣。」 「不過 ,小弟的想法也與金兄的

道: 落入陷阱,遭到毒手!」 阻止他們到那個莊院去救人,以免兩人 「目前,最要緊的是找到方兄與項兄 「猜不到,且不去想它。」賀南樓說

殺盡那些對李姑娘傾慕的人。」「據那個姑娘說,那伙人不但要殺死賀兄 看找不找到其餘的三人。」秦乘龍說道: 「那只有到鎮上各處去再找一遍,看

子那雙閃靈靈的眼睛。 不知怎的,秦乘龍一直忘不了那個女

段!」 假人,金某倒要看一下,他們還有什麼手 伙人到底是何方神聖,金某可不是紙糊的 「豈有此理!」金中玉憤然道:

中。 個莊院去救人,跌落那些人所佈下的陷阱 窗之下,還不是像盲頭蒼蠅一樣, 們,對我們說出眞相,只怕我們在色迷心不是賀兄與秦兄這一次及時趕來,找到我 ,對我們說出眞相,只怕我們在色迷心 「金兄,不是小弟說句洩氣的話,若 跑到那

林秀才之稱的卞氏昆仲,就是被那伙人誘所遭受的惨酷下塲,心頭仍有餘悸。「在下差點忘了告訴兩位,在一處叫槐莊院內下差點忘了告訴兩位,在一處叫槐莊院內下差點忘了告訴兩位,在一處叫槐莊院內下差點忘了告訴兩位,在一處叫槐莊被炸得 到那裏,然後引爆炸藥,不但將他們炸得 肢體殘碎,甚至爲了滅口,不惜連自己人 孫大越以及幾名手下炸死!兩位 「金兄 ,他們那些人的手段確

想這種手段夠不夠惡毒?」

人找到,只怕潛入那莊院內救入時,也會說話,想到目己若不是命大,被賀、秦兩說話,想到目己若不是命大,被賀、秦兩 遭到同樣的下場,一股寒氣不由打從心底 直冒起水,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讓小弟與金兄聽聽。 「秦兄,那是怎麼回事,可否說一遍

入莊內,却目睹白玉麟三人先後潛入莊內「捲入這個漩渦」的起因及他與老僕楊林縣遭暗算而死……一直到途莊,以及楊林縣遭暗算而死……一直到途莊,以及楊林縣遭暗算而死……一直到途 說出來。 ,慘被炸死的經過 向金、楚兩人詳細地

誰! 命,也要揭開那一伙人的主謀者,到底是然連金某也算上一個,金某就是拚掉這條 着拳頭說道:「果然手段惡毒,哼,他旣 金、楚兩人聽得驚忿不已,金中玉捏

的 楚南圖也道: 」賀南樓看了金、楚兩人一眼 「金兄、楚兄,你們是怎樣得到消息 「小弟也誓不罷休!」

未入睡,忽然聽到隔壁有瓷話聲,無聊之約是二更左右,金某雖然躺在床上,却還中聽到隔壁房間的兩個人說的‧那時候大中聽到隔壁房間的兩個人說的‧那時候大 「小弟的情形與你差不多。」楚南圖兩個人可能是故意說給金某聽的。」 下,便好奇地傾聽起來……現在想 来 那

一家酒樓中。當時,小弟正一個人在喝悶接口說道:「不過我不是在客棧中,是在

姑娘不知怎的失了踪,正在找尋她,聽到到他們提及李盈袖姑娘,小弟早已聽說李的一張枱子,起初小弟也不在意,忽然聽酒,忽然來了三個漢子,說坐在小弟隔隣 心聽起來, 那三個漢子提及李姑娘,馬上豎起耳朶留 才聽到李姑娘被一伙人關禁在

這附近的一座莊子上,那三個傢伙似乎發賣到小弟在偷聽,馬上住了口,跟着匆匆看到小弟在偷聽,那是故意讓楚兄你聽到的。」秦乘龍設道:「我們不妨想一下,那伙人將李姑娘囚禁起來,那當然是越隱那伙人將李姑娘囚禁起來,那當然是越隱觀然有詐,只是,我們都關心李姑娘一下,顧然有許,只是,我們都關心李姑娘一下, 先後踩下去,遂其惡毒的目的。」對李姑娘的關心弱點,佈下陷阱,讓我們 些救出李姑娘,那伙人正是利用我們 追種

樣才能找到方兄項兄兩人吧。」 我們且先不說這些,意是先商量一下,

「秦兄所設有理。」賀南樓設道:

到他們。」楚南圖說道。 「若照秦兄的辦法去找方兄項兄

「那麼,楚兄有甚麼什辦法麼~」

位參詳一下。」 「辦法倒是有一 小弟姑且說出來讓三

他說下去。 賀南樓三人都沒有說話,看着他

明眞相之下,必會到那莊院去救李姑娘的「小弟的辦法是:方兄項兄兩位在不

個辦法好 我們只要守候在那莊院的四面龍首先說道:「楚兄這個辦法確比在下那三人聽完他的話 都點了點頭 秦乘院附近守候 是不是比到處亂找好些?」,那我們與其到處去找他們,何不在那莊

所述: 「整兄這個辦法確比在下那館首先說道:「楚兄這個辦法確比在下那的,那麼 無論方兄項兄從那一面進入莊院,那麼 無論方兄項兄從那一面進入莊院,那麼 無論方兄項兄從那一面進入莊院,我們其中一人都會發現 加以阻止。」

我們就這麼辦吧。」

「金某本來準備在今晚去救人的,」

,三位以爲是麼?」賀南樓掃了楚、秦、 精想方、項兩位極可能也會在夜晚去救人 所成都選擇夜晚去救人 那麼,我 「兩位都選擇夜晚去救人 那麼,我 上白天易掩藏 而救人不是像去討人那樣 此白天易掩藏 而救人不是像去討人那樣

三人沒有設話,只是點點頭。金三人一眼。

「賀兄,你不是留了話要那位老闆轉「吃飽了。」三人同聲說道。

意未來,只怕心意未回棧!」告潘兄的麼?」金 玉瓷道:「潘兄現在

人了。」秦乘龍說道。

秦、楚、金三人也站起身來。

性見西婁 火川長登逸×

公子還未回來。」

公子還未回來。」

公子還未回來。」

秦乘龍三人都緊張起來,齊脅道:「

那座莊院。 四人不再多說 立刻走出鎭外,趕往

的啊!」

的啊!」

他走出鎮外 四人却停下來,秦乘龍 四走出鎮外 四人却停下來,秦乘龍 那路斯

人如救火啊。」 寫了。現在怎辦?總不能四處去找的,救還想不起,六概那少女在匆忙留字中·漏還想不起,六概那少女在匆忙留字中·漏

某記得那兩個人曾經說過,那座莊院是在金中玉却說道:「賀兄、別發急,金

写。」 写。」 写。」 和一个人。 一条 , 上级的西北方五里左右,我們先往那裏找

乘龍吁出一口氣來。

子後、找到一座莊院。四人循着西北方奔掠下去,默算着路

那麼說就是他們要找的那座莊院了那裏頗爲偏僻。

座莊院就是他們要找的地方。 底,結果,發現不到,從而更加肯定,那 玉分頭到附近察看一下,是否還有別的莊 兩人,在莊子前暗中看着,自己則與金中 兩人,在莊子前暗中看着,自己則與金中

視一面。

在那一爿樹林邊的樹後,監視着莊院的前在那一爿樹林邊的樹後,監視着莊院的前面。他就躱

楚南圖負責右邊。

因此,他要繞到莊後的崗脚-賀南樓負責莊院的後面。

下來,監視那一面的動靜。因此,他要繞到莊後的崗脚上,隱伏

上斜掠上去。

用樹木土石來掩藏自己的身形,萬一那人莊院內的人。因此,他不敢暴露身形,利莊院內的人。因此,他不敢暴露身形,利莊院內的人。但又不能確定那人是否方動了莊內的人。但又不能確定那人是否方由於不能發聲朝那人示意——以免驚上斜掠上去。

登出訊號。通知莊院內的人,因此,他盡 登出訊號。通知莊院內的人,因此,他盡 量掩蔽身形。

前。他很快便竄掠到可以截住那人的地方

或是驟然出手,先制住對方,才弄清楚他大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就算能夠看清楚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就算能夠看清楚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就算能夠看清楚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就算能夠看清楚法看清楚那人的樣貌。但就算能夠看清楚

他選擇了後一個辦法。

的身份。

為後一個辦法比較妥當。

了不至弄出聲音,驚動莊院內的人,他認
那雖然有點冒昧,得罪了對方,但爲

南樓匿伏的樹叢前,一閃而過。那人的身法頗快,眨眼間,已掠到賀

點向其腰背上的穴道。點向其腰背上的穴道。

左手一抓只是虛招,目的是吸引那人的註意力,右手才是實招,希望一出手便的注意力,右手才是實招,希望一出手便的注意力,當然,若是那人警覺得太遲的訊落對方的肩井穴上!

」地掃斬向賀南樓的胸腹要害!的刹那,一個怪蟒翻身,刀芒閃爍,「颯掠上去,他便已發覺,身形霍地向前搶伏掠上去,他便已發覺,身形霍地向前搶伏

賀南樓不由大吃一驚,此人不但反應

往那人的脚下勾撥過去。

一班人冷不防之下,被勾個正着、身形

一聲低促的悶叫聲。 及時點封了他的啞穴,只能夠在喉頭發出 那人似乎想發出呼叫,但却被賀南樓

心大穴上.那魪不虞有意外發生了。 賀南樓還不放心,一掌按在那人的背一聲低促的悶叫聲。

頭!」「聽着」你是不是白馬堂的五堂主小」「聽着」你是不是白馬堂的五堂主小

本不是項吞雲!但不等那人有所表示,他已知道那根

出此人不是項吞雲!

他雖然不認識項吞雲,却認識眼前此人!

他脫口低叫

聲

出了名的飛賊交過手,但却被他狡脫了,二年之前,他曾在河北道上(與這位蜈蚣毛百足!」

因此,對他印像深刻。

眨了眨眼,臉上露出驚懼之色。那人果然是飛天蜈蚣毛百足,只見他

毛百足。

「……」毛百足這一次緊緊地閉上咀

「主謀人是誰°」賀南樓狠厲地盯着

莫非逼是天意。 漢南樓之所以要捉拿毛百足,那是因 質南樓之所以要捉拿毛百足,那是因

刻張口吐舌的,直翻眼!

捏在他喉頭上的手指微一用力,毛百足立

「你說不說?」賀南樓逼視着對方

他的喉嚨,以防他大聲呼叫。 的同時,解開了他的啞穴,但左手却捏着 莊院中?」賀南樓伸手朝崗下一指,設話

毛百足却只是眨眨眼,沒有答他。

答應放過他這一次。

答應放過他這一次。」賀南樓急於想知道那座放過你這一次。」賀南樓急於想知道那座放過你這一次。」賀南樓急於想知道那座

毛百足點點頭。

「是……」毛百足啞悶地吐出一個字

話。 可以說出話來,故此,但不能够大聲地說 可以說出話來,故此,但不能够大聲地說

6問。 「你是那伙人中的一份子?」賀南樓

跌落在對方下的陷阱中。

,賀南樓在情急之下,忽然想到了一块不能再有第二個人再遭「滅頂」之

黝的莊院,又沉寂有如一座墳墓。

這極有可能是潛入莊院內的人,已經

事實,他也想不到毛百足會自盡的

下面的吆喝聲突然沉寂了,那座黑黝

「是。」

個比眼下這個辦法更好的辦法。

明其在此「守株待兔」,不若釜底抽

来的吆喝聲麼?」
他匆匆地在毛百足開始冷硬的身上搜載地設道:「金兄,你聽到從莊院內傳出面的紫電劍金中玉:也不多試什麼話,直面的紫電劍金中玉:也不多試什麼話,直

視,潛入莊院中……」「隱約聽到。」金中玉說道:「賀兄」

四人的監視,潛入了莊內,却被莊內的人方、項、潘三人中,其中一個已避過他們

他不由心頭悚動了一下

極有可能

發現,因而發出呼喝聲。

「賀兄想到了辦法?」

是個再好不適的辦法,就這麼辦!」一陣,金中玉邊聽邊點頭。「賀兄,這確智南樓點點頭,附在他的耳邊,說了

悔地鬆開捏在毛百足喉頭上的手。中滿是鮮血,從咀角淌流下來,他不禁懊

毛百足那樣子,稍有經驗的人都看出

只見他一張臉扭歪着,雙眼凝定不動,口

他心中大急,扭回頭看一眼毛百足,

面前。「既然金兄也贊成,那我去告知秦兄」

× ×

感到懊惱?
秘密,但已經不可能了,這怎不敬賀南樓來可以從他的口中,問出很多他想知道的來可以從他的口中,問出很多他想知道的

,他是嚼舌自盡了

着了一將細扎好的三扎乾草點燃,待其燒的辦法告知金、秦,楚三人,他們都沒有人大概已準備好,便將火摺子掏出來,是以就够竄到崗脚下的莊牆前,左右窺察了一下,然後歐到崗脚下的莊牆前,左右窺察了一下,然後歐到崗脚下的莊牆前,左右窺察了一下,然後歐到崗脚下的莊牆前,在計奏乘龍三一下,然後默算一下時間,估計奏乘龍三一下,然後默算一下時間,位門都沒有

的人發現撲救,也會弄得手忙脚亂。莊院內不同的地方,這樣,就算被莊院內 得猛了,便半挺起身,揮臂將之先後擲入

與此同時,他撮唇發出一聲号嘯。 --這正是通知秦乘龍三人發動的訊

聽不到莊院內有聲响傳出來,若是有人 ?,莊院內的人似乎還未發覺——賀南那三扎燃燒的乾草擲入莊院內,不知 那必然會有聲响的

地方烟火騰騰,他知道秦乘龍三人在聽到着,他又發現莊院的左右及前面,有幾處 了莊院内! 他發出的嘯聲後,已分別將「火種」擲入 乾草擲入去的地方,有火光閃騰起來, 片刻之間 ,他便看到莊院內被着火的 接

揍向起火的地万,欲將火救熄 莊院內的人終於驚覺到起了火,慌急地奔呼聲以及脚步聲,不用看,賀南樓也知道 這時,莊院內終於响起一陣急亂的驚

的人手再多,也會顧此失彼的 房屋的地方),而且四面皆是,就算莊內 樓四人都是將「火種」擲入莊院內那些有 但起火的地方起碼有十處以上(賀南

法。 燒毀,那就不會再進莊內救人,也等於阻 想來救人,眼見莊子已起火燃燒或是經已 不論是方、項、潘三人中任何一人若是 而賀南樓的目的就是要將這莊院燒毀

潘三人。 莊院內那些人在自顧不下的情形下

> 其餘幾處的火勢却越來越猛烈,莊內的人 幣也更急促。 轉眼之間,有兩三處火頭被撲熄, 但

刹時, 陡地 ,莊內响起二聲急促厲烈的短嘯 雜亂聲响逐漸平息。

身掠上牆頭,放眼往莊內掃視 賀南樓心知有異,也顧不了危險、長

莊內可能會爆炸!」 爆炸,不禁心頭大震了一下,猛吸一口氣 不住想進去看一下,倏地,他想到槐莊的 屋子,賀南樓不知那些人爲何會忽然放棄 暗,有不少人影飛快地奔向當中的一座大只見莊內火光騰閃中,這裏明,那裏 了救火,奔入那間大屋,好奇心陡生,忍 振吭大吼一聲:「金兄秦兄楚兄快退!

喝聲中,他一個倒掠,飛掠出去。

勢更猛烈了,發出一陣「劈里啪勒」的火院內却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變化,倒是火 燒聲,烟火直衝夜空。 倒掠出十數丈,身形翻落地上,但莊

次猜錯了。 吐口氣 ,賀南樓暗道:「莫非我這一

心跳。 思念未定,便聽到「轟轟」兩下爆响

地間縣變了一霎。 只見莊院內衝騰起兩股塵烟,彷彿天

紅 跟着,火光衝天,莊院的上空一片通

邊飛掠過去。 吸了口長氣 賀南樓立刻向金中玉那

金中玉,楚南圖,秦乘龍三人由於及

損

成っ 個也不見逃出來,莫非他們與之共存亡不 沒有闖進去,不然……不過,莊内的人一 • ●原來莊院內埋了炸藥,幸好我們不禁有點怔怔的,半晌,金中玉吁口氣,

地設

的 1 相信他們會寧願被炸死,也不逃出這莊外 想那大屋子之內 牆頭上望到莊內的人在兩譽厲嘯聲响起後 ,便紛紛奔回莊內當中的 」賀南樓記道: ,可能有一條地道。我不 「我在爆炸之前,在 座大屋子,猜

會發現那些從地道逃出莊外的傢伙。」我們何不分頭到附近察看一下,說不定 「莊內極有可能有一條通到外面的地道

我們立刻分頭到附近去搜查!」 賀、金兩人都說一聲:「好!」於是

向搜查。 四人便按照原先的分派,各自向一個方

有發現地道的出口。

去,沒有被那兩下巨爆署所皮及一次發展時聽聞賀南樓那一聲驚叫,急不迭飛退開

望着那一片火海般的莊院 但三人都爲之咋舌不已 四 個人都

「好惡毒的佈置。」楚南圖颁有餘悸

「金兄,莊內的人 大概都由地道走

「秦兄所說極是。」楚南圖說道 「賀兄改得有道理 秦乘龍改道:

結果,四個人都沒有什麼發現,也沒

四人又聚在一起,却沒有離去,在莊

後進入莊院內查看一下,希望能夠找尋出 院前面的那片樹林內,等待火勢熄滅,然

些可以追查出那伙人的綫索來。 同時,也希望可以發現方、項、潘三

滅 雄三人中的其中一個。 ,而天色也濛濛亮時,仍沒有發現方少 但他們等到莊院內的火勢大部份已息 他們都不希望三人中,

然很猛烈,却沒有驚動什麼人 而由於附近沒有人家,因此,火勢雖

嬝的烟霧,直往天上飄飛。 只有餘燼乃在微弱地燒着,到處都是嬝 天色終於大亮,火勢也幾乎完全熄滅 不知怎的,昨晚竟然沒有什麼風。

人,才進入業已變成一片廢墟的莊院之 直待到烟霧也消散了六部份,賀南樓

等

的廢墟,沒有一處是完好的 **墜綫索。因爲看到的,全是一片焦土也似** 眼,便發覺到,根本不可能在此找尋到什 ,靴底也似乎有點炙熱,四人只掃視了一 才走進去,四人便感到 一陣熱氣逼來

夠找到什麼? 麼東西也被大火燒掉,化爲灰燼,那還能 所有的屋舍皆成廢墟 也就是說,什

中玉咬着牙說道。 「哼,他們不但夠毒,也夠絕!」

出那伙人的綫索了!」秦乘龍握着拳頭說 賀兄早日在那座槐莊內,找尋到可以追查 「他們的手段若不夠毒够絕,在下與

道 查的綫索,但至少我們可以找尋出方、項 、潘三人是否在此遇害!」賀南樓不免也 「金兄,雖然不可能發現什麼可供追

中玉三人。 ,甚至連一絲可供追査的綫索也沒有,怎然連對方那伙人是什麼來歷,也一無所知然連對方那伙人是什麼來歷,也一無所知 但他仍然强提精神 安慰金

不是他素米豁達堅毅,只怕單是憂急,便失了踪 至今仍然找尋不到她的下落 若失了踪 至今仍然找尋不到她的下落 若 已令到他崩潰了。 其實,他比金中玉三人還要心急焦躁

烟邊境的殘垣敗瓦上來回掃視着 認不出來。 生在這裏 一片焦土 只怕早已被燒成焦炭 根本辨 若是方兄等三人其中有一個喪 」楚南圖說道 兩道目光在餘 這裏什麼也燒光了 簡直是

賀南樓邊往前走 邊往地上掃視着。 但兵器却不會被燒溶毁掉 「楚兄 ,人雖會被燒成焦炭不能幹認 是不是?」

怎麼想,不到這一點。」 「對啊!」楚南圖揮揮手道:「小弟

賀南樓招呼其他三人。 「來一我們分頭在各處搜尋一下吧 四個人分散開來一在莊中四處

秦乘龍便有所發現 ,在下發現一兩根金槍。」很 0 「楚兄金兄・快

找尋。

過來看看。」 賀南樓三人循聲先後奔到站在一座已

根業已彎曲變了形的短槍,說道:「快看 看!這兩根金槍是不是金槍白馬潘兄的兵 **乘龍不等三人開口詢問,便已指着脚下兩** 燒成焦土一片门屋子前的秦乘龍身前 秦

> 了一下 短槍檢起來 三個人忙凑近去,賀南樓彎腰將一根 . 然後遞給金、楚兩人。 居然還有點燙手 仔細端詳

顯! 曲 肯定地說那是潘展的兵器,但意思却很明 四尺八寸長的金槍 、大概是這個長度。」賀南樓雖然沒有 「據我所知 潘兄使的正是兩根只有 這根短槍若是沒有彎

器 字的麼?」 箍」一塊金玉的地方 們來看一下,那塊玉上,不是刻了一個潘 「是的!絕對錯不了,這是潘兄的兵 楚南圖比較細心・指着槍尾一處嵌 對三人歌道: 一你

潘字!確是潘兄的兵器!」 金中玉首先看到、脫口叫道: 「是個

也看到 一時間 賀南樓與秦乘龍忙凑過去瞧看 立刻 • 同時點點頭。 四個人都默然不語,心頭有

雖然· 他們與潘展都不認識,但都是

害 中的俊彦,識英雄重英雄,他們這幾個人 彼此皆惺惺相惜,如今驟然知直播展已遇 武林同道 與金中玉等人同被譽爲武林中年輕一輩 ,怎不令他們黯然神傷! 而且潘展在武林中的名譽頗亮

他們四人皆不知道。 不過,潘展是什麼時候潛入莊內的

前 潘展已潛入了莊院內。 有可能他是在四人還未趕到這座莊院 一但願不再發現別的東西。」秦乘龍

哪喃一聲。 的神色,看出三人對秦乘龍那句話深有同 其餘三人雖然沒有說什麼 但從他們

感

發現了一根盤龍棒。 但在他們再展開搜查後,又由金中玉

以一套翻雲覆雨掌法馳譽江湖,但他用的 因為四人都知道,翻雲手方少雄雖然 他們的心頭馬上往下一沉。

條盤龍恰好盤繞棒身九匝,因而得名。 九轉蟠龍棒之名,乃是因爲棒身上那 兵器 却是九轉盤龍棒!

梅九匝! 金中玉已數清楚,棒上的盤龍果然繞 這也就是說,絕無疑問,那是方少雄

的獨門兵器! 武林中人有「劍在人在,劍毀人亡」

這句 的兵器失去或被人奪去。如今方少雄的獨般重要,不少武林人寧願死,也不讓自己 門兵器丢棄在地上, 是成名的武林人,都視兵双爲自己的生命 凶多吉少了。 「壯語」,而大多數的武林人。特別 人却不見 那目然是

現了 結果,他們在附近的一處灰燼旁邊發 一具頗似人形的「焦炭」。

龍忽然又嘟喃一句 重的神態,顯露出已確認方少雄已遇害。 四人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們黯然沉 「希望不會發現項兄的兵器。」秦乘

到甚麼綫索。 的兵器,也沒有發現別的屍體 天從人願,四人再沒有發現甚麼特別 但也找不

莊院 口氣,扭轉頭望一眼身後仍在冒着餘烟的走出那座莊院,四人不由同時吐出一

默然走了一大段路,金中玉忍不住開

與潘兄,更連一點收獲也沒有,眞教、口說道。「白忙了一夜,不但救不了去 氣,也不甘心! 「金兄,但我們起碼毀了那座莊院 「白忙了一夜,不但救不了方兄 人洩

秦乘龍接口道。 令到項兄不至受害,這也算是收獲啊!

兄可能還未趕到來,說不定,我們會在鎮 上遇到他。」 「秦兄說得對! 」楚南圖說道: 「項

位主人的。」 三位,你們可會想到,那座莊院一定有一 一直沒有出聲的賀南樓開口說道:

去脈? 莊子的主人,便有可能探查那伙人的來龍道:「賀兄,你的意思是……只要找到那 是什麼意思,但隨即三人便幾乎是同聲設 來,不由都怔了一下 三人聽賀南樓沒頭沒腦地說出這句 一時間弄不懂他

三人同時點點頭。 賀南樓點點頭: 「三位認爲是麼?」

圖佩服地設道:「但那座莊院附近皆沒有 人家,根本找不到人詢問啊?」 「賀兄・還是你的頭腦靈敏。」楚南

造 大的一座莊院,是不是要僱請很多人去建 「別急,」賀南樓記道:「建造那麼

了?! 「賀兄,你是說,只要找到建造那座莊院 人,便可以問出那座莊院的主人是誰來 「那當然了 ,」秦乘龍忽然眼一睜

院的。」

「有可能會被僱請建造那座莊鎮上的人,很有可能會被僱請建造那座莊鎮上的人,很有可能會被僱請建造那座莊鎮上的人,很有可能會被僱請建造那座莊

精神一振。 下。」金中玉也認爲這個辦法可行,不禁 「那我們立刻趕回鎭上,分頭查問一

順便打聽一下項兄是否在鎭上。」 回客棧睡一會,然後再向鎭上的人查問, 「我們忙碌了一晚都有點困倦了,先 「金兄 急也不在一時。」賀南樓追

廖說,不自禁地先後打了個呵欠。 三人也確是有點睏倦了,聽賀南樓那

麼,不約而同地加快速度 四人彷彿心意相通般,誰都沒再說什 向鎭上掠去

您妻成 狂 人玉殞

知道 那座莊院是在五年前建造的。 賀南樓四人在鎮上詢問「很多人,都 但不少人却

什麼人了 座莊院 那自然沒有可能知是建造的人是 是誰 那是因爲他們沒有人被僱去建造那而鎭上的人之所以不知追莊院的主人

這不免令到四人大失所望

賀南樓更甚。

踪有關連 盈袖的下落 一的希望也破滅了 有關連:他自然極想查出那伙人的來歷他認定了那伙人,必然與李盈袖的失 將她找救出來 最失望的自然就是他找救出來 如今連這唯

他們是在鎭口遇到項吞雲的 但他們却找到小霸王項吞雲 0

此認識項吞雲 原來金中玉與項吞雲有數面之交 故

> 風塵·胯下的健馬在奔入鎭口時,口中已 吐出白沫來 項吞雲大概是兼程趕來這裏的,一身

道 眼望到正翻身下馬的項吞雲,脫口高層叫 總算見到你了 金中玉

吞雲望過去。 人高叫「項兄」。都不由目光一亮 賀、秦、楚三人聽金中玉忽然將一個 往項

那自然就是他了。當然要看看他是一個怎不認識對方 如今聽金中玉叫他爲項兄, 樣的人物。 他們三人都與項吞雲未見過面,因此

人物。 虎額 環眼豹頸 勇之概·年紀約二十五六上下 項吞雲眞不愧有小霸王之稱,頗具豪 蜂腰熊背 的確是一位 ,生得燕頷

叫道:「老兄 是你! 眼看到向他招呼的是金中玉,不由驚喜地 中玉走去。 項吞雲跳落地上 間 勢 雙 眼 條 睁 , 一 」牽着馬急步向金

金中玉忙亦迎上去

與金中玉互相握手搖撼着。 「金兄 賀南樓三人隨在金中玉的身後。 怎麼你也在這裏?」項吞雲

朋友與你見面。」 樣?」金中玉笑說一接側轉身, 「金某與項兄你來此的目的,還不是 「項兄 ,來,金某先引介三位 一指賀

項吞雲早已瞥到賀、秦、楚三人,聞 閃眼向三人打量。

一瓮出來 金中玉將三人的 「大名」向項吞雲逐

三人連忙抱拳還禮。

那是因為他們都想不到,項吞雲外表 那是因為他們都想不到,項吞雲外表 那是因為他們都想不到,項吞雲外表 那是 這個外號,那一定 意料之外,對於那「人不可貌相」這句話 ,如 一定 一位粗豪的人物,那知說出來的話,却

中玉說道。

:「金兄怎會知道的?」 「是啊!」項吞雲詫異地看着金中玉

」項吞雲說時,閃了賀南樓一眼。

也是一樣!」伸手朝楚南圖指了

感訝異。

,巳找了你一個早上,終於在這裏遇上你「項兄,實對你說,金某與賀兄三人

地說道:「莫非金兄四位,欲與項某一起「金兄找項某幹嗎?」項吞雲奇怪地 去救人?」

兄,項某久仰三位大名,想不到今日能夠 拳向三人說道:「原來是賀兄,秦兄,楚 中的一時俊彦,與自己的名頭相若,忙抱 在這裏得睹三位風采,項某甚感榮幸。 項吞雲聽聞三人均是武林中年輕一輩

而三人對項吞雲也不由刮目相看。

「項兄此來是不是要救一個人? <u>__</u>

兄所要救的 。」金中玉說道: 「莫非你也是來救李盈袖姑娘的麼? 金中玉說道:「而且,金某猜測與項「因爲金某來到這裏,也是爲了救人 ·是同一個人。」

「正是,」金中玉說道:「這位楚兄

鎮附近的一座莊院的消息了 近的一座莊院的消息了。」項吞雲更「原來楚兄也得到李姑娘被囚禁在此

」金中玉說道。

項吞雲說道:

們找你,是要阻止你去救人。」 「項兄猜錯了,」金中玉說道:

露敵意。 地瞪着四人, 「爲什麼?」項吞雲微退一步,思疑 「四位不是想 :」眼中隱

「我們之所以阻止你去救人,乃是因爲 「項兄別亂想瞎猜,」金中玉忙說道

們亦已放火燒毀了它!」方少雄兄,已喪生在那個莊院之內,而我就道:「昨晚,金槍白馬潘展兄與翻雲手 那是個陷阱 「那是 一個殺人的陷阱!」楚南圖接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項吞雲驚疑地瞧着四人

裏的,一定又餓又渴了。」 」金中玉泉道:「項兄想必是快馬趕來這且到對面那家店子坐下來,邊喝邊設吧。 金中玉製道:「項兄想必是快馬趕來這 「項兄,此地不是說話的地方,我們

項吞雲舔舔咀唇。「四位請。」 原來這時候已經靠近晌午了 五人相偕走向對面那家萬寶樓。

蠡的人,也明白了這件事情的眞相。 的前因後果詳細地說完後,他就算是個再 項吞雲聽完賀南樓四人先後將這件事 「賀兄・金兄,楚兄,秦兄。」項吞

的好意、項某衷心感激! 雲站起來,朝二人抱拳環揖。「對於四位

去没死呢?」賀南樓說道。 實情後,還任由那伙人胡作非爲,讓你們 「項兄,彼此份屬同道,怎能在知道

一賀兄心胸豁達,項某佩服得緊! 「本來,項某對於賀兄你獨

合。 你能夠獲得李姑娘的垂青,實在是天作之 賀兄一席話,教項某妒意全消,並且認爲 獲李姑娘鍾情,不免有點妒意,但如今與

句:非常羡慕你獨佔鰲頭!」 一頓又道: 「賀兄,小弟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你 「賀兄,項某還是要說一

」楚南圖說道。

「楚南圖欽道:「若賀兄不方便談」「賀兄,請問你,李姑娘是如何失 「賀兄,請問你,李姑娘是如何失踪「楚兄只管問。」賀南樓說道。

就當小弟沒有說過。」 的目光,可以看得出,他們都極想知道原 賀南樓的臉上,雖然沒有說話,但從他們 秦、金、項三人都一齊將目光集中在

由 記着恩師對我說過的一句話:君子坦蕩蕩 ,又不是甚麼不可告人的隱秘,我這就對 「有盐麼不方便的,不瞞四位,我一直謹 事無不可對人言。何况 賀南樓看了四人一眼,坦蕩地敦道: ,盈袖失踪的事

,等他說下去 秦乘龍四人皆沒有說話,只是看着他

捧給我·當時,我幾乎以爲是在夢中,張 把臂同遊,就在那美人石下,盈袖她…… 在濮水之濱一處叫美人石的地方,我與她 顯得有點迷離。」我清楚地記得那一日, 接,直至她含嗔說道: 口結舌的,只是呆怔地瞧着她,不曉得去 將腰畔的七色明珠劍解下來,含羞帶怯地 。」賀南樓的語聲有點低沉。目光也 「盈袖失踪的 時間,大約是在二十多

> ,讓世上的人都知道,我是這世上最幸福世上最幸運的人。我幾乎忍不住放聲六叫世上最幸運的人。我幾乎忍不住放聲六叫那眞是實在的,我已顧得她的芳心,我是優樣子,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我才知道 的 個勁地緊緊握着它,直到盈袖看着找那個 將之接過,生恐它會從我的手中飛走, 股狂喜,簡直是無法形容,急不迭地伸手 」我才像個傻子般, 如夢初醒,心中那

樓,而是自己。 之濱的美人石上共對的幸運兒,不是賀南出欣羨的神色,彷彿那個與李盈袖在濮水 秦乘龍四人聽着賀南樓的述款,都露

床後,便去找盈袖,那知道她却不知道那 尖刀,戳在我的心上! 像晴天响了個霹靂,我不但呆了,也瘋了 裏去了,當我弄清楚她巳失了踪,那簡直 」賀南樓深沉地說道,神色黯然。「我起 ,看着她遺下的一隻髮簪,就彷彿是一把 「但在翌日,我的美夢便被戳破了

我說, 選後, 找到那根髮簪後,便知道她出了意外,失不會讓那根髮簪離開她身上的。因此,我 道她不會將之胡亂丢失,我還記得她會對 當時她喜歡得 「那支髮簪是我在那天晚上,千挑萬 買了回去,親手揷在她的髮髻上的 除非她遇到甚麼意外,否則,她決 - 甚麼也似的 ?……我知

百里曉找上我……」 但却連她的一點消息也打聽不到,直到 「此後,我像瘋了一樣,到處找尋她

點可供追查的綫索麼?」金中玉忙接口問 「在李姑娘失踪的地方,沒有發現一

> 了四人一眼。「四位又有甚麼打算了? 」賀南樓溜

了!」四人幾乎是異口同聲說「那當然與賀兄你共同行動,

對付那

不配……」 打斷了。「賀兄, 賀南樓才說了一個字,話頭被項吞雲 「但……」 你不是嫌棄我們四人

有這種意思。我…… 「項兄,請千萬別這麼款,我根本沒 ·不過是不想連累了你

們……」 「賀兄, 你這麼設就不將我們四人當

說道。 作朋友了!」秦乘龍與項吞雲幾乎是同聲 而楚南圖與金中玉皆點頭表示附和秦

項兩人那句話。

我一生一世也會不安的。」 但我若是爲了自己的事而牽累了四位 我對於能夠結識到四位 · 感到非常榮幸 也是四位看得起我,才交我這個朋友。 賀南樓急忙設道 「四位千萬別誤會 那

聞?爲朋友可以兩脅挿刀這句話?」 **歌連累這兩個字!」金中玉說道:「豈不** 「賀兄,正因爲我們是朋友,才不能

算得上是我們的事了。正如你所說,那伙 是也要殺死我們四人麼?因此,這件事也 已不單是賀兄你一個人的事了,那伙人不 肯罷手,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們四人,賀兄 詭計來對付我們的。也就是說,就算我們 人這一次殺不到我們,必然還會想出陰謀 心水落石出爲止,所以,我們與賀兄你一這件事我們一定要追査下去,一直到査 楚南圖也接口說道:「何况,這件事

事!」
「除了那一根髮簪之外,那個房間內「除了那一根髮簪之外,那個房間內

伙人了

人太過惡毒卑鄙!」項吞雲說道:「賀兄定也是一個對李姑娘傾慕的人,只是,此 壓,據此猜測,那伙人之中的主謀者,必 一個,你一定要小心提防!」 ,目的就是要鏟除對李姑娘傾慕的人,那 ,你肯定是那個人必欲除去而後快的主要 「據四位所說,那以人大要陰謀手段

那個人一定也會再想辦法殺你們的! 人旣然將四位列在鏟除的名單上,那麼, 樓款道:「四位今後也要小心一點,那個 「項兄・多謝你對我的關顧。」賀南

道: 「賀兄,你準備如何着手追查下去!四人皆點頭稱是。 「總之,我們今後都要小心提防!」「項兄與賀兄都說得對!」秦乘龍說

都斷了 人是何許人!」相信這附近的人,會沒有人知道那莊院主 條綫索追查下去,」賀南樓說道:「我不 「我仍然想在追查那座莊院的主人這

」楚南圖看着賀南樓。

「所有的綫索似乎

只要查出其中一個的身份,那就可以從此 莊院,總應該有人會見過莊院內的人的 追查下去!」 口說道:「就算沒有人被僱請去建造那座 一一在下贊同賀兄的推斷。」秦乘龍接

「對!」楚、項、金三人同聲說道

齊行動,其實也是爲了我們自己!」

有那麼容易 强大得多 我們聯合在一起,不但實力比分散開來要 各自行動 絕無疑問 力量是削弱」 人對付起來 加重語氣毀追:「總之一句話:合則 就是我們給對方以可乘之機!但若是 「沒有。」項吞雲說道:「我們若是 分則自危!」 就是那伙人要對付我們 彼此也可以照應!」略頓一 源有 若是遇到什麼怎外或 也沒 那

賀南棲也深以爲然,不由自主地點頭。 秦、金、楚三人聽得連連點頭 就連 你……」

「秦兄 秦乘龍話才出口 我也不再反對四位與我一起行動 你不用發下去了,你們四位都 便被賀南樓截斷了

謀者揪出來而乾一杯! 快救出李姑娘 朝賀南樓設道:「賀兄,爲我們能夠 四人一聽 頓時高與得紛紛學起酒杯 並將那個惡毒卑鄙的陰

,好麼? 麼?事不宜遲, 你不是說欲在此鎭的附近再查問一下的放下酒杯 楚南圖開口說道:一賀兄 賀南樓忙學起酒杯。「四位‧乾!」 趁着吃飽喝足,這就去查

意下如何? 賀南樓早就想去了· 「奸,奸!不知秦兄與金兄項兄三位 聞言之下,选聲

起來,學手招呼一位伙計過來算賬 「那我們追於結賬走吧。」賀南樓站 「好啊!」秦乘龍三人齊聲說道

人家是知道那座莊院的一些情形的 的莊院左邊一帶找尋 金、項三人則負責右邊一帶地方 賀南樓與秦乘龍在那附近一帶找了差 賀南樓與秦乘龍一撥 在那座已燒毀 希望能夠找到一戶 . 而楚

遠處找到 兩人都不禁有點氣餒。 不多有半個時辰 因爲若是在附近找不到人家 就算在 仍然沒有發現有人家

什麼了。 更別說認識那座莊院內的人或是知道一些 · 也未必知追有那麼一座莊院

項三人那一邊有所收獲了 在洩氣之餘,兩人只有希冀金、楚

的地方 林時 一定有人家!」 來·不禁帶點驚喜地叫道:「賀兄,那裏 的一片松林深處,有一縷淡烟嬝嬝升騰起 正當他倆想轉回去與金中玉三人會合 驀地 那座已被燒毀的莊院前面的樹 秦乘龍發現在一處山崗脚下

吧! 精神一振。「秦兄・我們到那裏去看一下 賀南樓循着他手指處望過去,也不禁

戶人家 那片松林深處的一塊空地上,果然有

面的烟囱冒出來的 淡烟正是從那戶人家的一間小屋子上

拿着一把鋒利的刀子,在剝兔皮。 約六十出頭左右,但看來仍很健壯、正在 一眼便看到屋內坐着一個老漢,年紀大 兩人懷着希望走到那戶人家的正屋前

賀南樓輕咳一聲,待那老漢警覺,抬 不用說、那老漢一定是個老獵人。

> 上時,他馬上抱拳朝那老漢說道:「老伯 頭往屋外瞧去,目光落在他與秦乘龍的身 ,可否打擾你一會!」

着那把利刀,慢慢地站起來,設道: 位是什麼人? 剝了一半,血淋淋的兔子,但手上仍然握

是我的朋友,秦乘龍。」 賀南樓忙設道: 「我叫賀南樓, 這位

秦乘龍朝那老漢和善地笑了

伯你知道麼?」 許那座被燒毀的莊院,主人是誰,不知老 想向你老人家問一下,可知道離此約二里

位莊主,無意中發現老伯住在這裏,不揣下來,重新建造一座莊院,但又找不到那下來,重新建造一座莊院,但又找不到那地方,故此,我仍然想代敵親將那塊地買但那裏確是頗爲幽靜,是一處理想的隱居 老遠鄉,想在附近找一處幽靜的地方安渡讓,恰好我有一位遠房親戚最近從京中告 聽鎭上的人說,那位莊主想將那座莊院出 的,却不料那座莊院已被燒成廢墟,我與這位朋友是來找那位莊主傾談 「是這樣的。」賀南樓說道: 一我們

那老漢思疑地打 ,放下那隻

「有什麼事情?」老漢的眼中仍然閃

着警戒之光。 「是這樣的。」賀南樓說道: 「我們

是誰?」老漢是問多答少。 「兩位爲什麼要知道那座莊院的主人

冒昧,前來詢問一聲。」

那老漢大概看到賀南樓與秦乘龍皆一

「兩位原來想找那莊院的主人商談買 不類惡人,加上賀南樓設話又有

還是在昨晚忽然起火燒毀了的。在起火時 地之事。」老漢透口氣說道: ,還响起兩下巨爆聲、很嚇人的。」 「那座莊院

「沒有燒死人吧? 「原來那莊院是在昨晚才燒毀的,眞 賀南樓不得不裝出驚詫的樣子

了一趟,發覺不到有屍首,大概莊內的人心完全消散了。「天亮後,我曾到那裏走 在起火時,已及時走避出莊外。」 「大概沒有。 」老漢對兩 人的戒備之

大的好感,那麼,他打探起來,也容易得着老漢的語氣設道,希望能夠博得老漢更 與自己的老伴在設話,不由好奇地打量了 多了。「那位莊主相信也無恙。」 一個老婆婆來,看到賀、秦兩人站在門前 忽然,從那間冒烟的小屋子內,走出 「沒有人被燒死就好了。」賀南樓順

笑。 賀、秦兩人忙扭頭朝那老婆婆點頭笑

煮好茶了

兩人幾眼,朝屋內的老漢叫道:

解渴吧 想必也口渴了,請進來坐下喝碗粗茶, 碗來吧。 老漢探頭出門外朝老件叫道:「倒三 」接對賀 、秦兩人說道: 「兩位

句 ,便走入屋內,在櫈子上 兩人也確是有點口渴了 坐下來 ,當下客氣兩

騰的茶出來。 不久,那個老婆婆便已捧了三碗熟騰

但隨即便感到滿口甘潤,不禁讚了一聲: 「好茶。」 兩人喝了一口 ,入口雖然有點苦澀

那老漢登時笑起來。 「這種茶雖然有

點粗,但却解渴生津消滯,每日喝幾碗

道 **躭擱太多**的時間,馬上「言歸正傳」,鈴 兩人連連點着頭。賀南樓不想在這裏 「老伯,你認識那位莊主麼?

結交 錢的財主,我却是個窮獵戶,怎可能與之 「不認識。」老漢搖搖頭。「他是有

乘龍抱着萬一的希望問道:「那麼,你見 賀、秦兩人一聽,不禁大爲失望。秦

過他麼?」 「那倒見過一次。」那老漢說道

樣貌描述一下?」 賀南樓說道:「老伯,可否將那位莊主的 那位莊主的樣貌,那便有可能找到此人, 兩人一聽,登時精神一振,只要知道

左眉梢上有一顆約尾指大小的肉痣,長了 頗高大,黃臉龐,鬍髯也是黃黃黑黑的, 道:「那位莊主大約五十上下年紀,身材 蛇形般的劍, 撮白毛。那一次,那位莊主似乎是去打 ,手上不但執着弓, 老漢喝了一口茶,微微想了一下 聽莊內的一位老厨子鈴,那 腰間也掛了一把像

看了一眼,眼中都露出一抹驚喜之色。 賀、秦兩人在老漢說出那人的樣貌特 心頭同時劇跳了一下,禁不住互相

因爲他們已從那老漢所描述的那人的 ,猜到了那人是誰。

徵與那老漢描述的一模一樣,而且,那人 林中大有名頭的人物 使用的兵器也是蛇形劍,那個人就是在武 只有一個人的相貌特

> 那裏,不大在江湖上走動了。 形劍法成名於江湖武林,十多年前在三指 此人在二十多年前,便以七十二式蛇

> > 兩

他又怎麼會又在這裏建造了一座莊院

誰,也就等於查出了那伙人中的一個重要 又柳暗花明,終於査出那座莊院的主人是 人物,設不定,他就是主謀者,縱使不是 也可以從他的身上查出那個主謀者! 兩人那份驚喜,幾乎無法壓抑下去。 人料不到在「山窮水盡」時,居然

辭。」賀南樓急於想將這個好消息告知金 中玉三人,戲着巳站起身來。 秦乘龍也站起來。 「老伯,謝謝你,不再打擾你了,告

走 那老漢也站了起來,說道: 「兩位好

急急往來路走去。 賀、秦兩人抱拳朝老漢一拱,走出屋

邊往外張望着。 莊院前的疏林前,一眼便看到項吞雲在林 賀、秦兩人急急奔掠回那座燒毁了的

道。

「賀兄,秦兄!」 他也瞧到兩人了,朝兩人揮手叫道

到近前,便急不及待地叫道。 賀、秦兩人也朝他揮揮手 「兩位有收獲麼?」項吞雲待兩人奔

不住搶先叫道:「你們呢?」 「有一個意外的大收獲!」 秦乘龍忍

野獸!」項吞雲苦笑着攤攤手 「一戶人家也找不到,却驚走了幾頭

> 位有什麼意外的收獲?」 「在林內。」項吞雲心急地說道: 「金兄與楚兄呢?」賀南樓問道

神態顯得頗輕鬆。 「項兄,別急, 待見到金兄與楚兄

說後,都露出一片喜意來。 項、秦、楚三人聽了賀、秦兩人的述

鄙的事,真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林中的聲名素來不惡,却做出這種毒惡卑 劉廣漢的!」金中玉揭拳說道:「他在武 「哼,想不到那座莊院竟然是蛇形劍 「賀兄,他會不會就是主謀者?」楚

南圖瓮道。

那個主謀者, 「現在還很難斷定 「不過,依我猜測,他不大可能是 有可能是受人指使的 。」賀南樓微蹙着

宜遲,我們立刻趕去他那裏,當面向他查 來頗爲急躁。「兵貴神速,遲恐有變! ,看他有什麼話說!」項吞雲的性子原 「項兄,旣然找到了這條綫索,事不 「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金中玉問

莊內,裝出沒事人一樣,掩飾自己暗中幹 因此,依在下猜測,他必定在他的千石山 下的壞事。 莊院是他的,而他又沒有留下什麼綫索, 了廟!何况 」秦乘龍 哉道: 「當然是到他那座千石山莊去找他! ,他以爲我們不可能查出那座 「正所謂走得了和尚跑不

「我也是這樣認爲!」賀南樓設道

地說道:「那就快動身吧,處站在這裏幹 不等賀南樓再設下去 ,項吞雲巴心急

道: 以爲如何?」 一夜,明天早上起程趕去千石山莊,四位 「日頭巳落山了 「項兄,急也不在一時。」楚南圖欽

决定。 金、項、秦三人都望着賀南樓,讓他

千石山莊中,不知會遭遇到什麼事情,因 說得對,我們這兩日 此,我們必需好好地歇息一下,有足夠的 精神體力去應付任何的意外。 ,我們都不是鐵打的,再說,在路上或是 賀南樓看了四人一眼,說道: 都沒有好好地歇息過 「楚兄

道 在鎭上歇息吧 「旣然賀兄這麽說,那麽我們今晚就 金、項,楚三人同聲說

山莊 賀南樓三人在第三日午後,趕到千石

中 果然不出秦乘龍所料 ,劉廣漢正在莊

在廳堂前的增上,迎候他們 一座廳堂前,一眼便看到蛇形劍劉廣漢站 五人在一名莊漢的引導下 ,來到莊內

將姓名報上 五人連忙朝劉廣漢抱拳行禮,並各自 劉廣漢抱拳還禮。 「難得五位年輕有

少俠快請到廳內坐下說話。」 爲的英雄光臨敝莊、劉某何幸如之。 五位

齊應一聲 在未撕破臉皮之前 ,走入廳內 ,五人都忍耐着

開聲說道:「五位少俠光臨敝莊,未知有喝過一口茶後,劉廣漢掃視了五人一眼,分賓主坐下後,待莊客捧上茶,五人 何事幹?

欠欠身子,開口說道。 有一件事要請教劉莊主的 五人在進入千石山莊之前,已經商議 ,在下五人造訪 0 」賀南樓微微 貴莊 ,乃是

由賀南樓瓷話,其餘四人則從旁「掠

陣 泰然自若。 劉廣漢自看到五人那一刻開始,神色一直 「賀少俠,未知是何事幹,請說。

賀南樓瞬也不瞬地瞧着劉廣漢。 崗脚前的那座莊院,是否劉莊主所有? 西北方約四五里外座落於一片樹林子後 「劉莊主,在下請問你 ,在蓮花鎭外

座莊子在二年之前 下,接着便坦然地點點頭。「不過,那 「是啊!」劉廣漢的神色微微錯愕了 ,我已經將它賣給別人

賀少俠忽然提起那座莊院 級然提起那座莊院,到底是什麼意頓,目注着賀南樓,詫然問道:「

」賀南樓不理會他後面那句話,心裏冷笑 聲:「好一隻老狐狸,一口便將嫌疑卸 「劉莊主將那座莊院賣給了什麼人」

的總管劉榮與那位富商交易的 不是我經手的,所以我不大清楚。是敝莊 一個商人。」劉廣漢邊想邊說: 「那人叫……好像叫陳達富,是…… 「這件事

「那麼,可否請劉總管來……

起程去了山西辦一件事。 「賀少俠,對不起,劉榮在兩日前 賀南樓還未設完 ,劉廣漢日歉笑說道 , e

院聲, 賀南樓不禁愕了一下,但隨即哼了一 道:「劉莊主,你爲何要賣了那座莊

以建造來作避靜的居所的去。「那座莊院我本來喜 銀子濟友之急,所以,我才忍痛將它賣掉 那裏居住一段日子,不瞒五位說,我本來 不想賣掉它的,但那時候正好要籌措一筆 一那座莊院我本來喜歡那裏幽靜,所 「啊……」劉廣漢呆了一 一年中 ,才說下 ,只到

便將一切嫌疑推却得乾乾淨淨。都不禁露 出忿然之色,但幸好四人仍能夠按奈得住 ,沒有發作。 秦、金、楚、項四人聽他幾句說話

賀南樓問道。 「你那位急需周濟的朋友是誰了?

之事,我是决不會做的。」說出來,那我便有虧友道, 「賀少俠,我若是將那位朋友的姓名 。」劉廣漢勃然說 對於有損友譽

來。 是在下不是,有欠思量,才問出那 當下朝劉廣漢抱拳欠身說道: 賀南樓想一下 - 也認爲自己不該問 「劉莊主, 一句話

件事隨便向人『炫耀』吧?」 相信你帮忙了一位朋友,也不會將那 劉廣漢的臉色這才緩和下來。 「賀少

,是在那裏做買賣的~」秦乘龍忍不住挿 「劉莊主,將你那座莊院買下的商人

劉莊主,旣然你也對那件事不甚了了,我 旁的賀南樓暗中碰了碰他,接着說道:

你還未答我先前的那一問—— 劉廣漢却笑着擺擺手道:

四人,他們也想來拜會一下劉莊主,所以 想買下那間莊院,打聽到原是你的,所以被賀南樓暗中阻止了。「劉莊主,因爲我 ,我便來相詢一下,恰好在路上遇上項兄 便一道來了。」 項吞雲口齒噏動,又想設話 ,但却又

我稍盡地主之誼,與五位暢飲一番!」

「劉莊主,」情心領了,在下五 秦、金、楚、項四人也一齊站了起來 入告辭

「五位幾時有空, 請再到敝莊盤桓 我

是無任歡迎。」

劉廣漢說道:「或者劉榮會知道,可惜 「這一點我不清楚,恕我無法奉告。

項吞雲正想開口說話 ,却被坐在他身

打聽那莊院的事情?」 你們爲何要 「賀少俠,

「五位旣然來了 央五位暢飲一番!」劉 了,何不多坐一會,讓

賀南樓站起身來,對劉廣漢抱拳說道

朝着劉廣漢抱拳說道: 「劉莊主 ,告辭

「五位實在客氣。」劉廣漢也站起來

經忍不住,說道:「賀兄,就算是瞎子 也看出他是在睜着眼睛說假話 一套謊話來,只有傻子,才會相信他的鬼 五人走出千石山莊,走着,項吞雲已 ,編造出那

淨 話來,一下子將所有的嫌疑推却得乾乾淨 虧他在那麼毫無準備的情况下,想出那番 ,令我們奈何他不得!」 「老奸巨滑!」秦乘龍也說道:「眞

們五人之力 金中玉衝動地大叫道。「金某不相信我 「爲什麼我們不當面揭破他的謊言? ,奈何不了他!」

「見きれば、是不能指證他就是那伙人的 咬定是將莊院賣了給別人。我們在毫無別 主謀者,或是受人指使的!」 不得一」賀南樓嘆口氣道:「他只要一口 「金兄, 就算將他殺了,仍然奈何他

」楚南圖有點不忿地道 「賀兄,那我們豈不是奈何不了他?

「那又不是這樣說……」

你是否想到了什麼好主意? 項吞雲立刻截斷賀南樓的說話。 「設不上是什麼好主意。」賀南樓謙

遜說道:「我說出來讓四位聽聽,若是認

另想辦法。」 爲可行,便照計而行,若是認爲不妥,再 「賀兄,快說吧!」金中玉似乎比項

吞雲還要性急

第不上是好辦法 的四人一眼,又說下去。「這個辦法絶對 暗中採取行動,將千石山莊暗中監視起 在說假話,但又奈何他不得。 ,心定有所發現。」賀南樓掃了靜心傾聽 ,他總會有所行動的,我們只要盯緊了 劉廣漢若眞是那伙人中的一份子 「四位 也不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四位 ,我們旣然都看出 那我們只好 劉廣漢是 ,那麼 他 來

認爲如何ソ

法 點點頭道:「賀兄,這是眼下唯一的好辦 ,我們依計而行。」 四人想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同時

項吞雲性急地道。 「是不是立刻將千石山莊監視起來?

話的 去 巨滑的人,不會看不出我們不相信他說的行動的!」賀南樓說道:「像他那麼老奸 因此,他若是有所行動 晚才行動,黑暗中, ,可能會暗中在莊子附近監視着他的,的,他肯定也會想到我們必不會就此離 「大白天,他大概不會這麼快便有所 畢竟比白天容易掩蔽 · 極有可能會在夜

「因此,我們大可以到

是是非非構成多少個

故

事

内。」 黑之後,才展開行動,必要時,我們也可附近的鎭集上,吃些東西,歇一下,待天 以潛入莊子內,說不定,盈袖被關在莊子

奔去。 得有理 秦、楚、項 ,於是,五人便向最近的一座鎮集 、金四人都認爲賀南樓說

約六七里路左右,日頭還未下山 他們在一處鄉集的小飯舖內吃完飯時 。這處鄉集距千石山莊大

石山莊。 上 趕 到 在他們來說,六七里路,不消一刻便 ,所以, 他們也不急於動身趕往千

五人樂得多歇一會 ,因此,在慢慢地

急,便走到店後的茅順, 去解决,以免因爲蹩着肚子而喝不下去。 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但一定會蹩不住,要 秦乘龍就是因爲喝多了 酒量大的人 ,等閒喝三五斤酒 ,根本

中一凛,霍地扭頭往後瞥了一眼, 有一顆石子掉落在他身後的地上,他心 ,已握在腰間利劍的把上 不禁自覺好笑,陡地「噗」地一聲 整個人感到輕鬆 ,感到有點尿 而他的

, 有一個以布巾蒙面的 向他直招手。 他立刻便瞥到,約三丈外的一棵樹後 人,探出半個身子

他遲疑了一下,便往那邊掠去

出來,往前掠去。 那女子看到她掠過來,馬上從樹後閃

又加快了速度掠去。 秦乘龍却忽然身形煞停下來,但隨即

被網兜起來,後得一個幪面女子解救,那頗爲熟悉,隨即便想到,那晚他與賀南樓 個女子的身形,與「眼前」 住身形,但當他一眼瞧到那幪面人的身形 開,落了單,然後對付他,所以,他忙煞 自不免心中生疑一 他才放胆追下去。 他在那幪面人從樹後閃出來往前掠時 --恐防有詐,將他引

身前約二丈外的樹下停下來 停下來,旋過身子,擺手示意秦乘龍在他 掠出大約里許外, 前面那幪面人忽然

每本港幣三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龍乘風最新著作

煞星與殺手……5.00

勾魂金燕……5.00

黃金戰袍……5.00

殿狂龍……6.00

雙閃靈靈的眼睛,不正是與那晚的那個女 光相觸,他的心頭不由劇跳了一下——那兩道目光恰好與那幪面人那雙閃靈靈的眼 當秦乘龍在那棵樹下停下來的刹那

子一般無異麼?

命的女子,是同一個人!這個幪面人,與那個曾救了他與賀南樓 直深嵌入他的心中,他絶對確定,眼前 那雙眼眸,曾令他時刻回想起來, 的

「姑娘, 原來是妳り 他忍不住衝口

要亂闖千石山莊內,莊內已佈下羅網,等 你們撞進去,我說的是真的。」 一個女子 忽然開聲說道:「你與你的朋友千萬不 那女子 -- 沒有說話,只是朝他點點頭 從她的體態可以確定她是

檬貌。「姑娘,妳到底是什麼人♀ 兩番暗助我們?」 那女子幪在臉上的布巾扯下來,看看她的 「姑娘,在下相信。」秦乘龍很想將 爲何要

我不會告訴你的 垂,隨即又往上一揚,搖頭道: 那女子的眼睫毛顫動了一下 「別問 ,眼瞼輕

」秦乘龍忽然失了自制。 「姑娘,妳怎會知道那麼隱秘的事情 人,你還知道些什麼? 「妳是不是

啊!」但隨即又疾聲道:「劉大莊主不是子微自後退了一步。急急發道:「你別問那女子眼中閃透了一抹痛苦之色,身 們不要去找他,去找那個主謀者吧! 令到李姑娘失踪的主謀者,主謀另有其人 ,他不過是被那主謀者脅逼那麼做的

恐地 設道: 「我……不能告訴你的。」那女子惶 「我不能害……」

「那你告訴在下,那個主謀者是誰?

「姑娘,在下求你說出來。」秦乘龍

看着李姑娘遭人關禁,受苦受難麼?」 懇切地設道: 「妳也是女子,難道妳忍心

進去便永出不來。」「來」字出口,人已 退,忽然一個旋身,斜掠向左側的一片樹 「我不會說的!」那女子邊說邊往後 「記着,你們千萬不要偷進莊內, ,有如投林鳥般,飛投入林

形欲動又止 「姑娘!」 秦乘龍脫口叫了一聲,身

掠去。 閃不見,秦乘龍仍然呆怔怔地瞧了一 最後,才若有所失地,轉過身,往回 望着那女子苗條優美的身形投入林內

結賬,準備離開 當他回到那家小飯店時 賀南樓四

們正想去找你。」 「秦兄,你去了那裏…」 「不是喝醉,而是肚子有點不舒服 「不是喝醉了吧?去了那麽久,我 項吞雲劈頭

地問道。 「秦兄,沒什麼了吧?」賀南樓關切 子的事,以免被店內的其他人聽到,只好

秦乘龍不想在飯店內設出他見到那個女

南樓打個眼色。 「沒什麼了。」秦乘龍說話時,向賀

離開飯店。 賀南樓立刻會意,五人付了飯錢,便

樓四人設出來 被警告不要偷進千石山莊的事,向賀南走在路上,秦乘龍才將他遇上那女子

> 到那座莊院去救人,只怕楚、項、金三人人趕到蓮花鎭告知並阻止楚南圖三人不要 佈置了陷阱的事告知賀、秦兩人 也會喪生在那莊院內一 的救命恩人,因爲若不是她將那座莊院內 秦兩人說過,說起來,那個女子還是他們 、項、金三人雖然沒有見過,却聽賀四人之中,只有賀南樓見過那女子 (,並要兩

他也算陰毒了。」金中玉憤然說道因此他佈下天羅地網,讓我們自投 信他所說的,可能會潛入千石莊內搜查 看來,劉廣漢那老狐狸已猜到我們不相 他佈下天羅地網,讓我們自投羅網 「賀兄,旣然千石莊佈下了天羅地網

怕白費精神。」 」楚南圖說道。「我們監視他的行動,只「看來,他暫時不會有所行動的了。

吧。」 們不必再趕到千石莊附近去監視了 「楚兄說得對! 」賀南樓說道: ·還是

「賀兄, 難道……」項吞雲急叫。

石莊 兄 幹一場!」 話說,他若是還矢口否認,那只好與他大 我不會就此罷手的,我想明天再到千 但却被賀南樓擺擺手,截說道:「項 ,當面揭穿他的謊話,看他還有什麼

嚷道 「好!這才是夠痛快!」項吞雲口中

了一時,還是忍不下去 翌日,吃過早飯後,五人便往千石山 畢竟都是年輕人,血氣方剛,忍耐得

莊趕去。

來到千石山莊的大門前,五人沒有走

貴莊主到大門前一晤,賀某等有進去,對守在門前的一名莊僕說 當面向貴莊主弄個清楚明白!」

去。 ,只是請五人稍待一會,便匆匆往莊內走,自然認得賀南樓五人,他沒有說什麼話 不久,劉廣漢便與那莊漢走出來,隔

遠看到五人,便高聲歌道: 「五位少俠何

劉莊主,不必了 事再光臨敝莊,快請到裏面坐!」 賀南樓待他走到大門前 我們只是來弄清楚一件 ,才武道:

人一

話! 」賀南樓直截地說出來。 「我們都知道 ,你昨日說的 ,都是謊

不相信,到底你們攪什麼鬼子」廣漢一張臉沉了下來。「怎麼今 「五位昨日不是都相信了的麼?」 來。「怎麼今日又來說

座莊院賣給什麼人,那是你的一派胡言! 花鎭西北五里外的那座莊院內佈下陷阱 」項吞雲怒說。 袖姑娘的下落,我們已知道,你就是在蓮 意圖誘殺我們的主事者,你根本沒有將那

段! 會潛入莊內打探,在莊內佈下了天羅地網 **홠道:「我們還探查到,你爲了提防我們** 金中玉一眼看到劉廣漢張口欲說,搶截着 ,意欲將我們五人一網打盡,好惡毒的手

一名莊僕說道: 1一件事要 日你若是不將李姑娘放出來,我們决不罷 來找上你的麼?」秦乘龍接口說道:

一个

「是什麼事…」劉廣漢疑訝地掃了五

「劉莊主,我們找你,是要找出李盈

「你這隻老狐狸!不用抵賴狡辮!」

「劉莊主,我們若不是找到證據,會

那莊漢正是昨日領五人進莊的那一個

道! 說道: 編造出什麼謊話來, ,看看你在一衆武林同道之前,還能夠道:「我們還會將這件事向武林同道公 「你抵賴不了的!」 騙得倒天下的武林同 楚南圖馬上接口

演,他們就可以「乘虛而入」,將 策,目的是令到劉廣漢招架不住, 攻擊」 的途中 五人所說的話,只是在趕來千石 ,乃是秦乘龍想出來的「攻心」-,想出來的,而他們五人這一輪 一,將他這座 不住,甚而崩 不住,甚而崩

這一招似乎奏效

這一 很激動 又如何:你們奈何得了我麼?」神志顯得 說完,他終於瞪目大叫道:「你們知道了 輪「攻撃」之下,神色速變, 輪「攻撃」之下,神色速變,待五、只見劉廣漢原本鎭定的神態,在五、

候, 是天下無敵?」賀南樓沉聲說道:「我不 相信憑我們五 可由不得你! 「你以爲你是什麼人?皇帝老子, 人,奈何不了你!哼,那時 環

將劉廣漢圍攏了起來,就在千石山莊的 落聲才落,五人身形疾閃,一下子就可由不得似!」

又怎樣,大不了一死!」 ,也承認那連串的事情,都是我幹的!那,狂笑起來。「我承認李盈袖是我擄走的 「哈哈哈……」劉廣漢自然夷然不懼

上一直握着一柄短刀,只是被袖子覆垂着 **話磬未落,陡地手一拾,原來他的手**

害插入去! 五人都看不到,翻腕猛往自己的心胸要

刀刺入自己的 來不及出手阻止,眼睜睜看到劉廣漢將短 都脫口驚叫出聲,但在猝然之下,五人皆 五人料不到劉廣漢居然會自刎,不禁 心胸上

乎扭曲成一堆,鮮血自刀身的邊沿淌流出 臀說道。 人做……事一人……當……」 來·瞬即染紅了一大片衣衫。 劉廣漢的臉龐劇烈地搐動着,五官幾 他艱難地啞 「我……

樓衝前去、 發急地大叫。「快說啊?」」 盈袖被關在什麼地方以一質南

口中噴出一口鮮血來 「我∷ 「你們……有本領,你自己……只管 …不會說的。」劉廣漢說着, 幾乎噴了賀南樓一

「老狐狸、快說,是不是有人指使你 項吞雲叫道。

「沒有……什麼…… 也是我……幹…

來 人也搖搖欲墜! · 快說啊!」賀南樓心急如焚,抓住「你到底將盈袖關在什麼地方!! 我求 :」劉廣漢忽然一連吐出幾大口血

劉廣漢的身子搖晃幾下 但劉廣漢頭一歪 身子一軟 往地上

但由於賀南樓抓住他的雙臂 所以

他栽跌不下去。

南樓潭在一個勁地搖晃着劉廣漢。 一說啊 我求求你,說出來啊!」賀

乘龍走上前去。按住他的手臂。「賀兄,一賀兄 冷靜點 他已經死了。」秦

我們 賀南樓頹然雙手一點,劉廣漢便像一 一定可以將李盈袖找出來的 0

堆爛泥一樣,軟軟地摔跌落地上

李姑娘的地方 玉怒罵了一聲,幾乎想在劉廣漢的屍首上 「追老狐狸臨咽氣,也不肯說出關禁 嘿!他眞不是人!」 金中

輕率地自殺而死;那不像是一個處心積慮 什麼企圖,你會不會在未達目的之前,便 機手脚·將李姑娘囚禁起來,其中心定有 死得太容易了,换轉是你,花了那麼多心 能是這件事情的主謀者,你們不覺得,他 只是代人受過!」 『蠢事』來的!他這麼做,依在下看,他 ,幹出這一連串惡毒事情的人會幹出這種 「賀兄,據在下 看 來,劉廣漢不大可

下去、令到那個眞正的主謀人,永遠也不 會被我們找出來!」 道理,他不可能是主謀人,他是想以一死 ,他這麼做 弄斷所有的綫索,令到我們無法再追查 ,也不會那麼輕易就以一死來代人受過,也不會那麼輕易就以一死來代人受過 「秦兄,聽:你這麼說.項某也認爲有 項吞雲說道: 「只是

知 查問的啊! ·莊內的人會對他所幹的事,一無所查問的啊!」楚南圖說道:「小弟不「但是我們可以將莊內的所有人捉起

笨 大發於悲 殺而死麼?那他豈不是白死?既然他這麼笨 大發終悲 會留下知道內情的人而自 !」賀南樓說道:「你想一下,以劉廣漢 「楚兄善莊內的人可能眞的 手段惡毒的人。他會那麼 一無所知

> 死前,將所有知道內情的人殺死!做,是要弄斷所有的綫索,那他一 ,是要弄斷所有的綫索,那他一定會在

賀南樓心亂如麻, 頹然道 ,那我們現在怎辦了」秦乘龍 一我也不

怔

都看着他

「原來是妳?

賀南樓正想設話

,秦乘龍忽然疾聲直

賀南樓四人被秦乘龍那句話弄得怔了

知道怎辦才好

下紙團,要我倆趕到蓮花鎭阻止金兄、

楚

,她就是那位救了

我倆,並留

、項兄五人前往那座莊院救人

不出辦法,可以追查下 楚、項、金三人你眼望我眼的 去。 ,也想

個字來! 「眞絕!」項吞雲從齒縫中迸出那兩 「他到底是爲了什麼? _

姑娘!」

秦乘龍之所以認出那少女就是那位神

正是從那雙閃靈靈的眼眸

日 兄

警告過我們

不可潛入千石山莊的那位

傷的一聲哭叫聲。 沒有人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爹」 一」驀地 ,從莊門內 傳來悲

> 認出來的 秘的幪面女子

這少女一

劉廣漢的女兒也有一雙與

内望去 五人驟然之下 ,齊皆霍然扭頭往莊門

見也不要麼?」 什麼要拋下女兒,難道爲了報恩,便連女 撲倒在劉廣漢的屍身上。「爹啊,你爲 一個少女滿臉淚水 ,哭叫着奔撲出來

不住開聲慰解她。 不住開聲慰解她。 賀南樓雖然爲了李盈袖而心內如焚 「劉姑娘,人死不能復生,請節哀 9 但 忍

了。

身上吧?」 事一人當,我們可不是那種不講理談道:「令尊在臨死前,曾說:『 道: 那少女淚眼迷濛地抬起頭來,凄聲說 「劉姑娘,那怎會呢!」賀南樓溫聲 「五位不會因爲 一一一个尊在臨死前,曾說:『一人做 ,……而遷怒到…… …家父幹下 我的對

無辜的人!」 「你們也不會恨我麼?」 少女說時 · 濫殺

特別閃瞥了秦乘龍一眼

量着那少女。 賀南樓四人一聽,都不由睜大眼 那個神秘幪面女子一模一樣,令他深印在

心中的閃靈靈的眼睛!

,那她可設是他們的救命恩人,而且 若劉廣漢的這位女兒是那個神秘女郎 ,她爲何會知道那麼多內情的疑問 也

我爹。 們。我不想我爹雙手染上更多的血腥背着我爹,偷偷將我知道的事情,告 報恩, 至罪孽深重, 女抹去眼淚 「不錯,我確是那個幪面女子。」少 而幹出傷天害理的事來,所以 終至…… 站起身,「我不忍我爹寫了 …想不到仍然救不了 告知

自殺而死,我們也感到很對不起你!」 感激你!」賀南樓設道:「對於令到你爹 「劉姑娘,我們不但不會恨你,還很

了一半的話,另有一半她是不好意思說出 這少女叫劉鸞鳳,其實,她剛才只說

來。

惜破壞自己父親的計劃,去搭救他們幾人 她是因爲**喜歡上秦乘龍,才促使她不** 的

前 話 」說出來了,何况,是在這麼多人的面 而一個女孩子家,當然羞於將「心裏

爹的!」少女說道: 人,逼死我爹的!」 ,其實也說不上是你們逼死我 「是那個挾恩圖報的

主地,射在她的身上 」秦乘龍挿口說道,兩道目光不由自 「劉姑娘,莫非你說的那個人,就是 「就是那個罪魁禍首的主謀人! 一劉

中玉比項吞雲還性急! 目光相觸, 「那人是誰?妳知道麼?」這一次金 急忙將目光移開。

灣鳳也不由自主地閃眼瞧向秦乘龍,兩人

沒有想到,是那人逼死他的!」她顯得有 出來,那只是出於對那人的報恩,但他却 什麼地方!」劉鸞鳳說道:「我爹不肯說 「知道,而且,也知道李姑娘被關在

賀南樓心急地 「劉姑娘,請你說出那人是誰…… 道

點奇怪起來。 會相信我的,特別是你!」拿眼望着賀 「別急。」劉鸞鳳的神志忽然變得有 「我說了出來,只怕你們 都

「信與不信,都請劉姑娘你先說出來 楚南圖钦道

「那人就是李姑娘的父親 「好。」劉鸞鳳咬咬牙,一字字說道 重陽山莊

的李重陽!」

震得呆怔住了 五人一聽,都被到鸞鳳那句驚人之語

所思,令人難以置信! 並要殺盡喜歡他女兒的人,這簡直匪夷 居然會是做父親的,將女兒關禁起來

他這麼做,到底爲了什麼?

?除非那人是国家: 一个一个一個如意郎君的吧 不望自己的女兒,覓得一個如意郎君的吧 ?除非那人是個瘋子,又或是 「劉姑娘,真的是李前輩?」賀南樓

道 不相信地問 「絕對是他!」劉鸞鳳一字一錘般說

」賀南樓激動地大叫。 「劉姑娘,妳不會弄錯吧?」楚南圖 「不會的 ,怎會是他,他是盈袖的爹

話, 的語聲也流露出不相信。 情 但他們的神情都像露出不大相信的表 秦乘龍與金中玉、項吞雲雖然沒有

飛鴿傳書寫給我爹的一封信!正是這封信 」劉鸞鳳說道:「這是李莊主昨天晚上以 , 令到我爹自殺而死的 「我早已說過你們不會相信我的了

龍 她從身上取出了一封信來, 遞給秦乘

賀南樓。 最後, 兩人邊看,臉上的神色接連起了變化 站在他身旁的金中玉將頭凑過去看。 秦乘龍接過, 吸一口氣,沉重地將那信箋遞給 展開來仔細地看着

賀南樓接過,目光落在那張信箋上

動起來。 隨即,他不但臉色變化不定,連雙手也抖

看完後,他幾乎站不穩,身子搖晃着

關禁起來的 深深地吸了口氣,他將信箋遞給楚南

着那張信箋。 項吞雲忙凑到楚南圖的身邊 同瞧

那張信箋上只有幾行字

到萬全之策,請以飛鴿將書信傳來 概不會忍心看愚兄身敗名裂吧?若你已想 身敗名裂,成爲武林中一大話柄,賢弟大弟你速想出一萬全之策,不然,愚兄勢將

策吧。而你們因爲得到我的警告 這封信,一夜無眠,大概是想不出萬全之 鳳掃了五人一眼,發道: 以爲他一死,便等於所有的綫索都弄斷了 入莊內,因此令到我爹佈下的羅網沒有用 個不孝女兒,一直暗中看着,因而知道所 ,我爹正是在百思無計之下 也算報了李莊主之恩, 「賀兄,現在你們相信了吧?」劉慧 却想不到, 「我爹正是接到 ,出此下策 1,没有潛 我這

對他感恩戴德,時常對我提說,並思報答 **爹一筆銀子,建造了這座千石山莊。我爹** 得他延醫救治,終於檢回一 湖,不慎染上風寒之症,又沒有及時醫治 ,至今病勢轉劇,病倒在一 **却苦無機會,直到旬月之前,他忽然來** 頓,又說道: 「當年,我爹闆盪江 命,並贈了我 家客棧中, 後

,楚南圖忙伸手扶住他

咀裹喃喃道:「是他……是他將盈袖

廣漢賢弟大鑒:事出迫在眉睫,希望 「愚兄重陽手草」六個字

撓。」競不定爲了報恩,連我也可以殺死滅口, 找我爹… 到我爹必是不會聽,而且, 事來。本來,我想勸阻我爹的 我爹便幹出那連串惡毒兇殘的 報恩,連我也可以殺死滅口 以他的脾氣 ^但是 ,想

南樓仰天長嘆。 「爲什麼,他爲什麼要這樣做?」質

據我爹對我說,李莊主對他的妻子深愛得 是因爲戀妻成狂所至。 視作死去的妻子,不想她離開,因此,幹 近乎有點痴。而李姑娘長得極像她的娘親 出這種有乖倫常的事來! ,我想李莊主就是因爲戀妻成痴,將女兒 劉鸞鳳却說道: 秦、楚、金、項四人皆答不出來。 「賀兄,我猜李莊主 」一頓又設道:

麼地方 ~ 」 秦乘龍問道 「劉姑娘,李莊主將李姑娘關禁在什

躲在那座莊院內,看守着他女兒! 他對人說外出,找尋女兒,實則, 劉鸞鳳說道:「自從李姑娘失踪後 「就在離此約七八里外 的一座莊院內 他一直

,唇破出血也不覺痛。 秦乘龍看到他那樣子,也感到十分難 賀南樓的神色變得很難看,咬着咀唇

吧。」 不會有什麼事的,我們馬上去將她救出來 過,忙鈴道:「賀兄,你別追樣,李姑娘

「有我在,李莊主抵賴不了的。」 金、楚、項三人也慰解賀南樓 「五位,我帶你們去。」劉鸞鳳道

乘龍瞧着劉鸞鳳,發覺她臉上忽然紅了 「有劉姑娘同去,那最好不過。」秦

有的異樣感覺。 他的心頭也狂跳了 下 ,生出一種前所未

的帶領)下 符劉鸞鳳吩咐莊漢將劉廣漢的屍體抬 停放在六廳上後,五個人便在她 趕往她所設的那座莊院

而淪入魔道一

-犯下更多的殺孽

要殺

去的娘親,把她視作禁實,雖然並沒有幹

經辦員

戳郵局辦經

查存心中撥割由聯本

出有虧倫常的事情。她更不想父親爲了她

結果, 他們不但找到李重陽 他們趕到那座莊院前·直屬 直闖進去。 也找到

李盈袖。 只是 父女兩人已經變成死人。

但也有可能李盈袖是被乃父逼着自殺 父女兩人皆是自殺而死的。

別的女子的

,妳忘了麼?我不是對你說過

上,咀裏喃喃說道:

「盈袖、我不會喜歡

小心細意地插在李盈袖那有點散亂的髮髻

只是默默地將那支髮簪從身上拿出來

看完那封遺書,

賀南樓什麼也沒有說

一代武林大美人,便這

是死,我喜歡的,只是你一個人……」

今生今世,只喜歡你一個,無論你是生

手輕輕地們着她的臉,就像她只不過睡熟

請注意:

梯香消玉殞! 而李盈袖乃是死在一間石室內的 李重陽是死在廳堂內的

了一樣。

賀南樓五人先前仍有懷疑,這時也深信不 在這座莊院內找到李重陽父女,令到

禁起來 重陽果然就是將自己女兒携走並關 並唆使劉廣漢使出各種惡毒手段

要殺盡喜歡他的女兒的主謀人-作嘔的感覺。 六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而且,有

來

弄醒般,極之小心地將李盈袖的屍體抱起

永遠陪着你

」賀南樓就像生怕將李盈袖

地方,那裏,沒有人再可以傷害你,我會

却被秦乘龍以手勢阻止了

「盈袖

,我帶你到一處很靜很美麗的

楚、項兩人都想說話慰解賀南樓,

但

因爲李重陽這麼作,實在是太令人噁

也數他最難受。 賀南樓的臉色變得更加難看,六人中

封遺書。 五人在那間室內、找到李盈袖

> 項吞雲想開聲歌什麼,但被秦乘龍輕 一直走出石室,走出莊外 「別担心他,他只是太

單知通欸存金储撥劃政郵

外,走向遠處…… 直目送賀南樓抱着李盈袖的屍體,走出莊 傻事來的 傷心了,像他這麼豁達的人,是不會幹 秦乘龍暗中握住了她的手,五個人一 劉鸞鳳却感動得流下淚來、

98-04-43-04 局號:

址住名姓人数寄

戳 郵 局 心 中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臺光)

整字

期

收據號碼:

單數存金儲撥劃政郵

忘記她,天下間多的是比她更要好的女孩 來解救她的父親。希望賀南樓不要傷心 盡天下喜歡她的男子,因此,她只好以死

號帳紮收 新 0013165-3 臺 幣

名戶款收 查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 仟 雨 捌 武侠世界) 辰 佰元 書 報 整 社 -52

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欵人負担。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欵,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一、帳號、戶名及客欵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可請存象

雨 武俠世界 辰 書報 社 戳郵局辦經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講但寫塡必不聯此欵存人本戶帳、二

號帳欵收 址住名姓人欵寄 0013165-3 名戶欵收

捌 佰 元整へ 52 期

那是寫給賀南樓的。

F36

信中說,她忍受不了父親將當她作死

98-04-43-04

(全文完)

臺 幣 壹仟

新

→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

本單不作收據用★



92 傍午,兀朮果然帶領衆將殺了過來,費盡力氣, 只是衝不出這鐵桶樣的重圍。



89 兀术聽說是條死港,心裏愈發慌張,就和衆將官 商議好,修書向韓世忠講和。





90 下書人來到韓營求見,韓世忠看了來書哈哈大笑,立刻把下書的人申斥回去,叫他回復兀朮休要妄想





91 下書人去後,韓世忠料到兀朮必將拚死奪路,就 通令全軍用心把守,倘若金兵衝來,不許交戰,只用 大炮硬弩,打他回去。

説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

徐玉珊·編繪

黃 天 蕩

 (Ξ)

[說岳全傳] 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86 韓世忠對於妻子的忠告沒有理會,他認為"兀朮已入死地,萬無生理。"高興之下,連欽數大杯,拔 创起舞。



83 韓世忠吃了兩杯酒,又起身向金營眺望一番,只 見黃天蕩前茫茫一片,燈火全無,想到日間大獲全勝 ,不免得意。



87 舞罷再歌,歌罷再飲,直到盡興,方才下山回營



84 梁紅玉見韓世忠口出狂言,先還以為他是醉話。



88 話設兀朮大敗之後,剩下不到二萬人,戰船也都 殘破不堪,原以爲可從這條港逃生,却不知黃天蕩是 條死水。他找了兩個當地的漁夫來問路。



85 後來,聽出韓世忠並沒有醉,她沉思了一刻,終 於向丈夫婉言勸說。



104 秀才如願以償了,當他捧了黃金,剛上岸不遠, 就被金營兵將打死,千両黃金仍然落於金人之手。



101 秀才良心發現,自恨道: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怎能卑鄙到這樣,啐了一口,轉身就要走去。



105 兀术傳令掘土引水,兩萬金兵誰不想活命,一齊 飛快動起手來,只一夜功夫,就掘開了三十里,直通 老鸛河。



102 當他一轉身的時候,目光一瞥,恰又掃見榜上的 "千両黃金",秀才利令智昏,竟決定在晚上無人時 來揭榜。



106 兀术等逃出黃天蕩,到了平安地帶,大隊人馬棄船上岸回建康去了。



103 這夜,天空顯得特别陰沉,星月無光,秀才被領 到兀朮船上獻計。兀朮聞計大喜,不住口稱謝。



98 秀才擠進人羣,看了榜文上的賞格十分動心,暗喜自己頃刻就要變成了富翁了。





99 秀才久住水邊,頗懂治水,地理又熟,暗想只須如此如此獻上一計,千兩黃金穩穩拿來。



96 且說這黃天蕩港灣裏,住有一個秀才,滿腦子功名利祿,只是屢次投考不中,心裏滿懷牢騷。



100 秀才伸手就要揭榜,不料手碰了頭巾一下,耳邊 又聽見一個漁人講話,那隻手不由得假意去扶頭巾, 隨後也就縮了回來。



97 這天,秀才外出,看見一羣人正圍着榜文觀看, 心想:本朝官府已經撒離,又不知是什麼把戲。



116 岳飛怒責岳雲粗心大意,致使兀朮再次漏網,要把岳雲推出斬首。經衆將求情,才免死罪,綁在營門前示衆,以儆再犯。



113 岳雲自以為活捉了兀术,十分高興,連夜押解回 大營報功。



117 這日,韓世忠恰從漢陽趕來,要與岳飛商議班師 之事,看見岳雲被綁在門口不知何故。



114 岳飛聽到探報,韓元帥困金兵於黃天蕩,不意被 他掘通老鸛河逃去。營門官又報岳雲押解兀朮回營, 岳飛大喜,叫立刻推進來。



118 岳飛聞報韓元帥到,起身出迎,兩人携手入帳。



115 岳飛細看俘虜金將不是兀朮。



110 從建康到天長關的路上, 兀术因已到達平安地帶, 軍馬只是緩行養息。行至天長關時, 兀术看了地勢, 不禁暗笑宋朝大將用兵也只如此。



107 這邊韓世忠的士兵久守江口,看不到金兵的活動 ,就派哨兵前去暗探,探報却說金兵全數脫網走了。



111 正說時,猛聽一聲轟天炮响,樹林裏擁出一彪人馬,為首一員小將,手使兩柄鐵錘,飛馬來擒兀朮。 兀朮轉身便走,暗暗又和人換了裝束。



108 韓世忠大出意外之外,氣得暴跳如雷。



112 岳雲追上,假兀术急舉金雀斧迎敵,假兀术被岳雲把鍾往上一架,"當"一聲金雀斧落地,假兀术被岳雲從馬上提了過來。零散金兵見主將被擒四散飛逃



109 梁夫人聽了,不便火上澆油,只淡淡的說了句: "這番可要引以為鑒了。"韓世忠憤憤,無奈傳令大 軍還駐漢陽江口,上表自劾不提。





121 兩位元帥商議回朝。韓世忠走水路,岳飛走旱路 , 決定後, 韓世忠告辭



119 略叙寒暄後,韓世忠問營門綁的何人。岳飛實告 。韓世忠內心慚愧,暗中佩服岳飛軍令嚴明,自己不 如,又代岳雲說情,請岳飛放綁。



122 岳飛把人馬分成三路,由旱路進發。沿途老百姓 聽說岳韓二元帥擊敗金兵得勝回朝,扶老携幼夾道歡 (本段完) 呼,經久不止。



120 岳飛赦了岳雲。岳雲進帳謝過父親和韓元帥。

牽涉面廣

晚輩完全不知道!請沈大人明鑒分匆促,所以無暇攀談,有關他 :「朱澄介紹設他姓董,因爲 有關他的一切

城子,請英雄出來認一認應雄!」 夫整治他一下,不怕他不招供!」 連克昌則比較合作,不過此人進城只爲女 司馬城亦巳審訊完畢到廳裏。司馬城審的 是來凑興的,不是整件案子的主謀人!小 是沙遏,沙遏嘴巴緊得很,透露的極少, ,對藏寶圖一事,毫無所知。 沈鷹道:「不必了,看來這幾個人還 管一見道:「那叫沙遏的嘴硬,待老 沈鷹想了一下,開門出去,管一見與 司馬城進內,過了一陣回來道:

認得應雄便是在昇隆客模 「看來朱澄所知道的比應雄 假置英

雄看過,

沈鷹道:

人還多!可惜讓他溜掉了 沈鷹又問道:「烟兄和彭七回來了沒 「城門尚未撤防,料他們

房喚醒衆人,令他們去各城門處換班。

衆人剛出去,却在門外碰到席季良

分析供詞

手下一干人等,知會了廖守備按地區逐戶捜査,來到一戶民居,在承塵上將一個青年叫 蔡九洲是被人要脅行事,不敢造夾,只好將情况說出,將沈鷹放出,沈鷹會同管一見帶 佈成疑局,結果司馬城等人撲了個空。另方面沈鷹給知縣蔡九洲諸去,被困在水牢內

前文提要:

是他們忙趕去追尋那人踪影,但巷內竟有同黨埋伏,出來阻攔, 前文書至司馬城救了英雄,他說出有人冒他的名字作弊,於

領應雄的捉住,他供出從採花賊風浪口中提及藏寶圖,冒認英雄之名,串同朱澄、

,仍不斷審問……

連克昌等人一伙作案,沈鷹怕其中有詐

「你親自走一趟! **人吉利,上一任的沙逸志** 「還未到!」沈鷹眉頭一軒,忙 **今任的蔡九**

晚要借府上宴請廖守備, 疲勞盡失,沈鷹追: 說着崔一山也出來了 · 煩你派人備三席 「崔老弟,老夫今 了,他休息過一陣

崔一山道: 「這更加方便!多少錢回頭老夫算給 「家內人少,不如請酒樓

你付錢之理?」

管一見抬頭望天,巳將交申時,便進 崔一山哈哈笑道: 管一見也贊成沈鷹之見 "老夫說明要請,豈有 「崔某雖窮,三席



上雨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請問小城子在裏面麼?」 沈鷹聽見他的聲音,忙叫道: 雲飛烟道:「四弟好像出去了 「請席

抓到三個疑犯,晚輩特來道賀!」 席季良進來施禮道:「聞說兩位前輩

跟在其後。到了客房,沈鷹推開門,只見夫進來!」他在前引路,管一見和席季良 ?神捕,上月底他曾助咱們打退盜大鐵匠 應雄仍然原式不變地坐着,難掩驚恐之色 。沈鷹轉頭向席季良。「你認得他麼?」 席季良沉聲道:「他不是江南英雄麼 「客氣!」沈鷹道:「諸席捕頭隨老

西貝貨,姓應,應該的應,不是英!」席 應雄苦笑一聲,道:「席捕頭,我是 ,又蓋慚又憤怒。

屍體的幪面賊!」

沈鷹用眼色止住他 。「應雄,那位盜

在下外刀法好!一年之後,晚輩料巳非其 「他是使劍的,劍法精妙罕見,但閱屍的蒙面人武功比你如何?」 與他鬥個平手, 道:「無天晚輩憑一股勇氣和經驗 而且似乎不大純熟!」應雄沉吟了 但老實說,他的劍法比

他是那一派的?」 沈鷹再問:「以你之閱歷,可否看出

曾見過! 應雄話音剛落,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 「不但晚輩看不出來, 連朋友們也未

驟的叩門聲! 沈鷹道: 「也許是小城子回來了!」

三人離開客房,到廳裏,崔丁已開了門

果然是司馬城、雲飛烟、彭七帶着蔡九洲 李信和奚楷水了

一上廳,便向沈鷹跪下:「沈大人請恕 蔡九洲脸色青白,走路時,雙脚不穩

不是因爲發生了意外?」 轉頭向雲飛烟道:「爲何至今方回來? 沈鷹一把將他提了起來,示意他坐下

些,恰四弟來請,所以到如今方來!叔叔 診治過,吃了飯和喝了藥,精神才稍恢復 上驚悸憂煩過度,量厥了,還請了大夫來 雲飛烟道:「適才蔡大人因爲緊張加

,你那邊情况如何?」 沈鷹道:「等下再說,關於蔡大人的 ,你問明了沒有?

改變主意? ,因何你起初想殺害老夫,後來又因何沈鷹續問:「蔡入人,老夫有一事不 一姓女問清楚了。」

故此改變主意……」 害了沈大人,下官一家大小的生命難保 時糊塗……所以: 如此便可以放回下官的妻子,也是下官一 脅下官要困住你,然後再聽其命令行事, 蔡九洲埋怨地道:「那兩個蒙面人威 但後來下官覺得若果

有再上門找你麼?」 「在老夫被你困在水牢裏時 ,他們可

「沒有。」

沈鷹沉聲道: 「可是真的

的洲 ,也許因爲他們拿不到御賜金牌,臨時,使得蔡九洲身子一縮,忙道:「是眞他目光如一對鋒利的匕首,直刺蔡九

> 老夫的生命來迫守門官兵讓路!」 所以才妄圖取得老夫的御賜金牌,或者用 沈鷹抽着烟道:「他們是急看出城,

着急! 已經摸到重要地方的邊兒,所以他們方會 彭七興奮地道:「頭兒,這證明咱們

咱們封城這一着棋,走對了!」老夫跟老管的金漆招牌嚇壞了!

位 的,要想破案,還得花點工夫!」 ,顯然非咱們要找的人,他們只是凑興

量,但下官還想求兩位大人一件事,本來 你有悟悔之心,不與你計較就是!」 蔡九洲又跪下道:「多謝兩位大人宏

身份,你有話便爽爽快快地說,不要兜圈「蔡九洲,如今咱們兩位已是閑雲野鶴的

大恩大德不敢或忘!」 情之請,希望兩位大人救救內子及犬子

無須致謝! 落在老夫要調查的人的手中,順便行事,

了您,他們會遷怒於內子身上!」

無可奈何之事

L.

沈鷹搖頭道: ,也許他們是被 這亦證明

請您們兩位高抬貴手……」 蔡九洲飲泣道:「沈大人,管大人

個

人,尚未問到口供!」

沈鷹剛點點頭,席秀良接道:

管一見比沈鷹更不耐煩,不悅地道:

爲在老身上找到一封公文,知其身份,所因現塲凌亂,估計可能另有別情,後來因以非婦屍體被吊在樹上,似是自盡,但又

以特地派人來通知!」

管一見再問道:

「老穆身上有沒有傷

蔡九洲囁嚅地道: 「但下官恐怕因救

分幹練,涉縣派來的人謂,他們接到一位快五十歲了,在衙門已幹了二三十年,十

「段大人派去調查的人叫老穆,今年

如何,快仔細說來!」

三娘的人被人殺死了!」

管一見聳然動容,急道:

「詳細情况

涉縣縣令派人快馬通知,咱們派去調查章 神捕,晚輩幾乎忘記了,今早太行山南之

寶菜小販的通風,在果林裏找到一具屍體

沈鷹略一沉吟,道: 「令正及公子料

此愚蠢!他們會利用令正在緊急關頭時候 沈鷹道:「大人先回府吧,一 ,威脅咱們-「是的,老夫亦認爲暫時無問題!

言又止的神態。 夫當會派人通知,若有事發生,亦請蔡大 人派人通個信! 管一見道:「你放心 蔡九洲道:

「一定一定!」他一副欲

有消息,老

管一見道:「不錯,今日抓到的這幾

伏在你家附近!」蔡九洲這才放心回去

,咱們會派人埋

沈鷹轉頭對雲飛烟道:「裏面那兩個

女人,烟兒,你去問問她們!

彭七道:「頭兒,今早咱們抓到的那

沈鷹不耐地揮揮手,直:「老夫念在

「是是!」蔡九洲道: 「下官有個不

·奈何之事,不過老夫認爲他們不會如管一見接腔答道:「果真如此,亦是

痕? 管一見冷哼一聲 「若非自盡,豈非被人封穴而死的? 「據稱仵工驗過沒有!」 ,想不到這帮人勢力這

般大,又有這許多高手!」

孤苦 一向十分樂觀,平常又喜歡帮助同僚和 席季良說追: 他絕無自盡之理,必是章三娘有問 「神捕・老穆沒有家室

先去换件衣服,被彭七抓到的那人 沈鷹頷首贊成 管一見道: 「老沈你 ,便由

搜魂術」的刑法,日後還是乖乖地認命, 表示願意合作。 ,但他跟應雄一樣 挺不下「萬蟻噬心 今早無位被雲飛烟制服出漢子雖然咀

「先報上名來。」

「金文鴻。」

行的還有什麼人?一一替老夫招來!」 「咱們是爲了取得你們的御賜金牌 「你制服彭七的動機是什麼,與你同

與俺同行的是俺的結義八哥許彪。」

也不告訴我,只說事後必有好處!」請俺米的,他神秘兮兮連俺也隱瞒:什到這裏才兩天,是許大哥託人捎信到河的!」金文鴻恐怕再吃苦 忙解釋:一 到這裏才兩天,是許大哥託人捎信到河北的!」金文鴻恐怕再吃苦 忙解釋:「俺的!」金文鴻恐怕再吃苦 忙解釋:「俺只是聽許大哥「盜取金牌的作用何在?」

「好,老夫暫且相信你。」管一見沉 ,道:「那你總知追他在何人家中 ,他神秘兮兮連俺也隱瞒 . 什麼

吧? 「俺一個人住在泰安客棧,不信請神

捕去客棧調查。」 却要住客楼?你分明不說實話!」 管一見厲聲道:「爲何不住在許彪家 「神捕明察!許人哥也是河北人,俺

F46

会文鴻臉色一變·巴巴地道: 管一見眼珠子一轉,續問:「◆ 一切順利,但俺發覺咱們去蔡府於人,不便悄悄返回客棧,俺便依他你話辦,果然 一位蒙面的朋友刦了人,叫俺斷後,沒事大人家,俺只負責看風,後來許大哥和另 帶俺去辦一件事,却不許俺多問。到了蔡俺尚在睡夢中,許太哥便來喚醒我了,說 加入他們那一伙!」 相信我,要等俺替他辦了幾件事才可讓俺 着他,只說替一個人辦事,那人暫時還不 與他已經一年末**曾**見過面了,他不讓俺跟 :「今早夜 「今晨

「後來他又來找你?

止三個!」

並 客棧,就在蔡大人府邸附近,後窗看得到 蔡府大門 直留在客棧裏。」金文鴻道:「泰安 「是的,吃早飯時,許大哥來找我 · .

大哥便叫俺跟 心綴上,並在小巷裹攔住他跳上崔家附近的屋頂監視,見到彭七,許說了幾句話,許大哥便又帶我回去,咱們說了幾句話,許大哥便又帶我回去,咱們 ,後來的事,您都知道了

「後來他又爲何捨你而去?」

知道他後來爲何不來救我!」 行事。」金文鴻煥喪地直:「只是俺亦不 ,恐被人認出來,不大方便,只能暗中 「他事先說過,他在城內已有一段時

自知之明,所以把你出賣了!嘿嘿,他想 **在崔一山眼皮下救走你!做夢!」** 他答你!因爲你們所知無多,也因爲他有 管一見冷笑一聲:「這個老夫可以代 一頓又

> 問: 「許大哥武功比我高出許多,所以一 「許彪的武功比你如何?」

直混得不錯!」

院 ,到後來什麼都幹!」 「先是在鏢局裏辦事,後來又幹過護

楚?是不是要再試試老夫的手段? 「他去城內幹什麼事, 你一絲都不清

辦事都很咀緊,他不想說的事,他爹問他金文鴻急道:「神捕,許大哥他一向 ,他一個字也不說!」

然後出去。 管一見又問了許彪的年歲和外貌特徵

的夥計 會發抖,一問便都設了。原來她們的丈夫,這兩個女人自從被抓來之後,已嚇得只 由於連克昌武功高,點子也多,便做了他 拿錢回家,林氏兄弟在外面認識連克昌 意,只是兩兄弟在生時,倒還顧家,不時 學過幾年武,在外面胡混,却詐稱是做生 與此同時,雲飛烟亦問了甘氏和傅氏

前,三人已暗中相通,林氏兄弟死後,連不想姓連的,却看上她倆,林氏兄弟未死弟爲了討好他,曾邀他回家作過幾次客, 克昌到她們家養傷,就更加明目張胆了 雲飛烟怒道:「你們都有丈夫,難 連克昌是個孤兒,又沒成家,林氏兄 值

,簡直無恥!」 甘氏低聲道:「回……女俠,咱丈夫

不知廉恥,還要偷漢,而且三人大被同眠

是表面沒有說破而已!所謂出嫁從夫,咱知道的,因爲要巴結他,默許咱們……只

晚的事快招來!」 「無恥!」雲飛烟又罵了一句:

許多? 還不讓咱們聽,把咱們趕出房外! 到咱們躲藏一下,咱們女人還能管得了這 「昨晚,朱澄突然帶了兩個男人,說 一傅氏道: 「不但如此,他們說話

千刀的帶他回來的 做過買賣!」 連克昌與他好像有點交情,說以前 的帶他回來的,他只喝了碗茶便走了「見過一次,早幾天,是連克昌那殺「你們都認識朱澄?」 一齊

雲飛烟道:「今早他就離開了?」 「不錯。今早天亮之後,他說要去探

風聲,早點也不吃便離開了 「這個朱澄平日住在何處幹的是什麼

營生?」

對他說了。管一見喜道:「好,咱們一齊 問連克昌,出房恰好遇着管一見,將情况 雲飛烟看看問不出什麼,便决定再去 「這個咱便不知道了 0

去問他!」

夫,只看得連克昌,一顆心怦怦亂跳,目進門,便沉下臉來,足足望了他兩盞茶工 分邪氣,但望之依然頗爲俊朗。管一見一連克昌雖然已四十歲,臉上也帶着幾 管一見的相觸。 光漸見慌亂,終於把頭低垂下來,不敢與

昌,你好厲害呀,瞞了老夫許多事! 連克昌忙道: 這時候,管一見才冷笑一聲:「連克 「沒有呀!在下怎敢瞒

「你又說跟朱澄只泛泛之交,以前與

您?

面 的 三年來的事,當年朱澄與『斑面虎』李智 再見過他! 的紅鏢時,李智拉了朱澄,咱們才見了幾一夥,連某是跟李智接洽,去刦四海鏢局 他一齊做過買賣,又怎會是泛泛之交?」 ,分臟之後,大家便散了 連克昌忙追:「連某沒有騙您!那是 ,以後一直沒

「李智如今在何處?」

他們不熟,也沒打招呼!」 提過一在本城之內,曾見過李智,不過, 他一次 連某記起了!年多前,林氏兄弟曾對我 ,便分手了 一次,因大家都有**『**生意**』,聊**了幾 」 連克昌想了一下,道:

智一個人?」 管一見精神一振,又問:「當時只李

意』,不大方便!』 得林老大說過,他好像還有幾個朋友,所連克昌想了一陣,抬頭道:「連某記 「在什麼地方?」 —也許他們在談『生

道的只是這些,到鄭州之後,也沒有再見 他們剛要上去!」連克昌道: 們剛要上去!」連克昌道:「連某知「在本城的變喜酒樓!林氏昆仲下樓

流落在本城的消息?」 「你可會聽人說過,有一張藏寶圖

澄會在此出現! 管一見冷笑道:「昨晚沙遏和應雄沒 連克昌道:「乙智聴見!唔 難怪朱

「沒有。他們說被仇家追殺,所以到

告訴你麼?」

俺處躱一晚!」

福他們,不見沈鷹,不由訝然問:「老鷹 在午睡?」 ,與雲飛烟出房,到廳裏只見崔一山和崔 管一見見他不像說謊,便暫時放過他

說不定今晚有一場厮殺,少了精神可不 「蕭穆他們回來了,老朽着他們去休息 ,他再去問應雄!」崔一 山說道

『老夫問應雄的同伴,除了那個化名鷹自內出來,管一見道:『有新發現?』 權貴的應志龍是他堂叔之外,倘有一位叫 管一見也叫雲飛烟去休息,未幾,沈

染藏寶圖! 崔一山道:「若是小毛賊,亦不敢指

絕非一般小毛賊!」

些沒本錢的買賣!不過看這幾人的身手 韓冲的,他們四人是一夥,在河東一帶做

况之後,沈鷹道:「想不到那個朱澄還是 **個重要的人物!老管,你昨晚見過小鐵匠** ?情况如何? 當下沈鷹求管一見交換了盤問到的情

澄會否返回周盛家?·」 眞有其事!」管一見目光一亮 「他犯絞腸痧,沒有來,據小席說是 值

們分頭行事,一個去找小鐵匠 「這倒有可能!」沈鷹沉吟道 ,一個去找

灰頭灰脸?」 管一見道: 「慢!你今晨因何會鬧得

經過扼要地說了一下。 夫一時大意,方會陰溝裏翻船!」當下將 沈鷹嘆了一口氣,赧然道:「也是老

崔一山道:「蔡大人的住所,本是一

房子賣給孟子超,蔡大人到任之後,向孟了一年,又因賭輸六錢而敗了家,後來將 家賃的!」 名爲富不仁的暴發戶建的,那暴發戶只住

「哦,孟子超也賭錢麼?

戶買來的 不知所終! 來的,那暴發戶後來連妻妾也賣掉,「這倒不是,他是真金白銀向那暴發

盛家及小鐵匠家,若有緊急事變,請您派 人揹個信!」

有楊氏和其兩個兒子,沈鷹開門見山地問周盛已到舗頭裏做生意去了,家裏只 道:「你表弟朱澄有沒有來過? <u>_</u>

不與他客氣!」 再來過!他敢再踏進我家門一步,民婦也 「回大人,那死賊自部天之後,沒有

,你可知道誰是他朋友麼?」 沈鷹道:「他在城内似乎認識了不少

也不知道!」 \與民婦來往,連他在城內有朋友的事楊氏道:「民婦真的不知道,他一向

到各處看看!」 沈鷹沉吟一下 ,長身道: 「老夫隨便

沈鷹問了周盛記糧店的地址,便告辭了。 他引沈鷹到各處看過,不曾有何疑點, 周大公子忙道:「請便!小民陪您!

油?」 道:「這位小哥,你們爲何都來這裏買糧他先不進去,截住另一位離店的顧客,問 外,見裏面人頭湧湧,生意居然十分好, 周盛記糧店在大街入巷裏,沈鷹到店

裏就一直光顧周盛記了,因爲周盛老闆價 許多老主顧!」 錢公道,童叟無欺,又和藹可親,所以有 **朓小伙子道:「俺小孩子的時候,家**

善良,但也最怕事,又有同情心,沈鷹略 一看便知此人是位好好先生,這種人心地時由櫃台出來招呼顧客,料他便是周盛, 沈鷹在店外冷眼旁觀,見一位胖子不

井一角搭着一間護厝,估計是灶房。 兩旁各有一間廂房,料是夥計的居所,天 是舖面,後面是貨倉,中間一座小天井 身躍上屋頂。周盛記糧店,分兩座,前面 記後舖,後門緊閉着,沈鷹見沒處可進去 一沉吟,忽然快步離開。 ,唯有伸手去推門,門自內鎖着,沈鷹飛 他兜了一圈,穿進一條小巷,到周盛

樣子估計裏面裝的是大豆之類的東西 奇怪,以見周盛托着一小袋東西出去,看靜聽。只聽下面一陣沙沙聲响,沈鷹正在 居去了,沈鷹立即把耳朶貼在屋瓦上凝神 只見周胖匆匆自前居跑出來,跑進後

天然的床,他自然不會放過每寸地方。可躍而起,落在麻包袋上,平滑米袋,是張 惜,上面並沒有異狀。 ,裏面堆滿了麻包袋,他想了一下,一沈鷹立即跳了下去,下面果然是座貨

發覺, 門口推開,進來的又是周盛。他似乎有所 有脚步磬,忽忙再跳上去,剛伏下身子 沈鷹又由米袋上面跳落去,忽聞門外 你又偷偷跑來這裏睡覺?」 向四周望了一下,輕聲喚道:

一張機子,想攀上米袋頂探視,不料門外 沈鷹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周盛拿了

忽又傳來一個叫聲:「老闆,花生還有沒

「俺還以爲你又爬上去睡覺!」說着提了 口白布袋便出去了 「是你呀?小榮子!」周盛嘀咕道:

米袋睡覺?」 告訴你,說沒一袋米去金家麼?怎會爬上 外面小榮子道:「老闆,俺剛才不是

落地,再走出天井。 音已經去遠,沈鷹鬆了一口氣,趕緊又躍「俺剛才好像看見上面有人……」聲 「俺剛才好像看見上

内小夥計的居所 一望那些掛在牆上的衣衫,便知道此乃店 望,裏面張着兩張床,但房裏却無人, 外面沒有人,沈鷹立即竄到左首廂房

上内功,用力一震,「卜」的一磬,門閂推門,不料竟推之不動,他心頭詫異,運 上断,門便彈開,只見房內那個窗子打開 着,炕上有一張薄被,却不見有人! 沈鷹拉好門,再竄到右首廂房,伸手

到床前,伸手到被窩內一摸,裏面還有暖 氣,證明剛才有人在此睡覺! 沈鷹快步閃進去,再順手關上門,跳

他爲何要溜掉?顯然有問題一 人去了何處?當然是由窗口溜掉了-

了一圈,返回前面。 ,重新躍上屋頂,再跳落後巷,然後又兜思,縮頭回去,將窻關上,再由房門出去 沈鷹心念電閃 看不到有什麼可疑的東西 可疑的東西,他略一尋,伸頭出窓向外望了一

店走出來,邊走邊還跟店內的夥計揮手辭 恰有一個老頭揹着半袋米,由周盛糧

F48

話問你……」 沈鷹退後幾步,至街角時,將老頭截 「老哥哥,俺是官府裏的人,有幾句

懷疑你犯法,只是向你調查點事!你一向沈鷹忙道:「老哥不必緊張,咱不是 法! 追: 州老頭一聽官府兩個字 「老漢是個規矩的人,絕不會冒犯王 ,已搖搖掌

乎全知道!!」 顧他們了,他店裏有多少東西,老漢也幾 光顧周盛記? 二十年前周盛記開張之後,老漢便一直光老頭鬆了一口氣,道:「不錯,自從

雜的事兒,您問這個幹什麼?」位小夥計小榮子和石春漢,多數是做着帮 ,三名夥記老梁,老蔡和老孫,另外有兩 「除了周老闆之外,還有一位二掌櫃 「好極了,周盛記有多少個夥計?」

沒有家室,所以住在店內,其他的都是本「兩個小夥記之外,只有二掌櫃因爲 城人氏,關店之後便回家了!」 「這些人有幾個人是住在店內的?」

「二掌柜就是無位蓄着山羊鬍子的老

周老闆有良心……」老婆早死,兒子不孝,身子又不好 老頭嘆了一口氣道: 「他也可憐的 ,幸好

內可有生面人?比如周老闆的親戚?」 他還想嘮叨,沈鷹急又問: 「最近店

量,您爲什麼不問問他!」 老頭想了一下,道:「老漢三五天便

大哥都只有好處!」

去。 步,恕又停下,然後轉身,急急飛回崔家 龙鷹向他謝了一下,向周盛記走了兩

裹收錢 話要問你! 你便是小鐵匠?老夫是官府的人 管一見到小鐵匠家 ,小鐵匠在打鐵。管一見問道: 8。 管一見問道:「3,那女人正坐在店 ,有幾句

咱們還用不用吃飯?」 他今日剛能下床,你們又來煩着他,請問 管一見道:「他既然能打鐵,老夫問 **那女人大聲道:** 「官府是幹什麼的

幾句話又有何妨?」

面前,問道:「你貴姓?」 一戮,那女人的右臂登時不能動彈。那女去推管一見,管一見手腕一翻,在她臂彎 人仍然嚷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咱們幾天的活都還未幹,快走!」她伸手 要不你今生都好不了!」他走到小鐵匠 管一見道: 那女人跑了過來,道:「不行不行 「你不嚷,老夫便解了你

「叫什麼名?」 「城內的人,誰不知道俺姓鐵?」

「乳名豬兒,正名鵬。」小 人均叫俺小鐵匠說道

「乳名狗兒,名鷹。」

過管一見的利眼。「說實話,對你和對你也姓鐵?」小鐵匠臉色變了一變,却逃不 管一見雙目烱烱地望着他。「你大哥

小鐵匠臉上有痛苦之色 道: 「我娘

> 嫁給我爹,俺大哥肯定不是老鐵生的,至以前是有一位丈夫的,後來不知怎樣,又 於我自己到底親生父親是誰也不知道!」

管一見目光連閃,道:「咱們到裏面

慢慢談如何?」 「那我怎樣?」她舉起雙臂,臉上表情 小鐵匠放下手中的鐵錘,他女人叫道

似孝子般

到後居。 次,哼!可沒這般便宜!」言畢隨小城出名的潑婦,老夫今次只略施小戒 管一見替她解了穴道,道: ·」言畢隨小鐵匠 「你是全

人隨便……隨便坐!」 小鐵匠拘束地道: 「地方侷促,請

也坐吧,老鐵與你娘親如何認識的了」 管一見拉了一張板櫈坐下,道:「你

居,還說他也不姓鐵,不過却不許咱兄弟情娘親的遭遇,所以帶她逃跑,來這裏隱 鐵跟大哥的親生哥哥的生父是朋友,因同 恢復原姓,否則便會有殺身之禍!」 一次因喝醉了酒跟俺大哥說話,說什麼老 「這個俺就不太清楚了,俺只聽他有

原姓可是戴?」 管一見心頭一跳,脫口問道:「老鐵

而死的s--」 「不知道!」小鐵匠道:「俺爹隻字 亮,脫口道:「莫非俺大哥是因此不過,也許俺大哥知道!」他目光

平靜。「你娘親叫什麼名?」 「有此可能!」管一見盡量保持語氣

「難自連靈牌也沒刻上她的姓氏?」柱,連姓也不知道!」 「俺娘死時,俺才四歲,只知她叫阿

口不提這些事,而且他如今已經……比俺六八歲 也許他知道,但他一向 管一見再問道:「你令尊是幾時過世 「不錯,只刻了阿柱兩個字 也許他知道,但他一向都絕 惟哥哥

,當時俺才十四歲

「他懂得武功麼?」 他也只會交代俺大哥

藏寶圖有關,奈何小鐵匠所知太少,挖不 人說出身世!」 但他絕對不許咱兩兄弟學 管一見逐漸覺得大鐵匠之死 「俺小時候,見過他在天井裏打過拳 也嚴禁咱們 ,可能與

到有用的綫索。他沉吟了一下方再問道:

陣

很長的路程!」小鐵匠嘆了一口氣,說道 「你們一直住在城內?」 「這些事,如果大人不提起,俺亦忘記 俺記得是從別處搬來的 ,走了

「章三娘知不知道?

也不曾對老婆說過一個字:料她也不會知「大哥嘴很緊,他連我都不提,而俺

「你家可有什麼親戚,或者還有誰知 的身世的?」

無人來過咱家,也沒聽爹提過!」 小鐵匠搖搖頭,道: 「自俺記憶中

「你倆的打鐵技術是跟老鐵學的

他

很好,咱兄弟是跟他學的。」 可能是假的!」小鐵匠道:「他打鐵技術 到底叫什麼名?」 「鐵達!不過,姓旣然是假的,名亦

見說道:「咱們立即派人去監視小鐵匠 有點綫索,兩人都禁不住一陣興奮、管 管一見與沈鷹互相交換了調查的結果

匠完全不受干擾? 奇怪的是大鐵匠若是因此而死 沈鷹心頭忽然泛起一個念頭 ,爲何小鐵 道:

鐵匠完全不會知道秘密!」 可能出在章三娘身上,因爲她可能知道小 張椅子坐下來·沉思了一陣 管一見興奮的臉色, 一陣,道:「問題,立時飲去,在一

,小城子亦睡意惺忪地走出來, ,叫小城子出來一下。」 商衞應了一聲,連忙又進去,過了 沈鷹見商衞自內走出來,便道: 問道 「商

衞

兩人的外貌有何分別?」 「頭兒有何吩咐?」 「你見過人鐵匠和小鐵匠 ,覺得他們

頓反問 多,不過臉上輪廓,還有 的分別,尤其是身材,大鐵匠高大壯實得 屬下一時也醒不起來,他倆的外貌有頗大 司馬城睡意突消,道: 「頭兒,您有新發現? 幾分相似! 「頭兒不提

章三娘在你面前可有什麼透露?」 說了一下。「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分別? 沈鷹將管一見調查到的情况,扼要地

武 管一見接問道: 「看得出她是否習過

不出有其他問題。」 眉頭,邊回憶邊道: 「看來她似未習過武!」司馬城皺着 「除此之外,屬下看

入鐵匠之死可能與藏寶圖有關。」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如今看來

> 嫁與他 世 鐵看不過眼,同情他母子,帶着她們私奔個王侯的親信,大概對妻子不好,所以老 侯的親信找上門來,因此嚴禁兒子說出身 他母親臨死時帶了藏寶圖,老鐵恐怕王 ,但這秘密終於洩漏出去了,章三娘下 管一見接道:「他生身之父可能是那 ,絕對不簡單。」

鐵匠 沈鷹頷首道:「章三娘是不是殺死人 的兇手?」

不在 爲何不溜掉?」

匠的 章三娘,第二 而又到了鄭州城内的,便已知有三撥人了 應雄這干人!

傷的?:」 沈鷹想了一陣, 道: 「假如她屬於這

傷形,亦可能因爲他的出現,故而引起對於他受重傷,大概是被殺死大鐵匠的人所三撥人,那麽大概與章三娘是一夥的,至 方先下手爲强一

至今尚未有行動,老朽始終有疑問

的屍體和章三娘,之所以隱忍不發,只是 口,第二,他們有秘密的地方收藏大鐵匠 管一見道:「這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出

手!假如她已得到腳寶圖,斯時小鐵匠又管一見道:「不可能,除非她已得了 「旣然如此,如今已知道藏寶圖的

這個秘密, !」沈鷹繼續分析,「第一撥是殺死大鐵 ,也許與盗屍的是同一夥,第二麼是 他屬於這三撥人?又是被誰所 **尚**道:「風浪又怎會知道

,他們在城內有秘密通道,連接城外的

崔一山問道:「等候什麼機會?」 「等候咱們鬆懈!

脅蔡大人的,又屬於那一撥人 !! 司馬城又問:「今早襲擊彭七,和威

牌,不過也可能是屬於第四撥人的! 通道通到城外,所以方會希望搶到御賜金 第一撥人,則最少可以證明他們沒有秘密 管一見道:「老夫倒希望他們是屬於 「朱澄此人又屬那一撥人c·」

管說的第四撥人!」 如今該怎樣行動?」 直 崔一山又嘆息首 「也許跟許彪是同一撥人,也即是老 這個問題甚難解釋, 沈鷹想了一陣方 「眞是錯綜複雜

沈鷹想了一陣方

出錯!」

八世四年的限期只有十天, 同樣在等候,不過咱們的限期只有十天,沈鷹項:「他們在等候時機,咱們也

他逼方下手?」 他家的護院陸雙舟亦請假得太巧,可否由 在有問題,第一, ,第二,他離家訪友時間太凑巧,第三 管一見追: 「老夫覺得孟子超此人實 他以前的底細沒人知

來不及 沈鷹想了一下,才說道: ,若咱們走錯路者 ,再回頭限期已 「恐怕時間

圍調查起,比如派人去柴家莊暗查… 管一見 道: 「咱們雙管齊下 ,先由外

令彭七唤醒其他人,又令司馬城去請**廖守** 人又商量一陣,酒樓已將酒菜送來,沈鷹子、「這倒可以考慮!」當下兩

趁大家都在廳裏,而廖守備又未到時

各人的工作,低頃,司馬城便陪着廖守備 依禮不合 到了,管一見覺得不請蔡九洲和段縣令, ,沈鷹將適才的經過說了一遍,再安排了 ,又忙派人抬轎去請

的,沈鷹絕口不提今早的事,與管一見舉 未幾,賓主齊至,三張桌子坐得滿滿

新三人除了蔡九洲因妻小未回 杯向蔡九洲、廖守備和段縣令敬酒 担憂之外 餘兩人都因能成爲沈鷹和管一 ,心裏

見的席上嘉賓,而大感榮幸,臉上發着亮 一飲而盡

管一見道:「老夫與沈鷹在此「接生 ,還望三位大人照顧一二!」

乃吾等之幸,地方之幸! ,兩位大人肯降母紓貴,造福本城居民 蔡九洲乾咳一聲,道:「管大人言重

管一見道 「只恐日後有些閑言閑語

亦不能干涉,此與苦主懸紅緝兇 言閑語,何况苦主自顧請兩位調査,官府 帝不差餓兵,兩位大人不食皇祿,誰敢閑 蔡九洲臉上發熱, 追: 「俗語云:皇 ,又有何

便可放心了 衆 管一見不爲已甚, 人一飲而盡之後,沈鷹道:「菜心了,來,老夫再敬諸位一杯! 道: 「如此老夫等

凉了,請大家動箸!」 他親自替廖守備佈 「菜快

當得起這種大禮?」急忙長身推幹。

廖守備受寵若驚地道: 「末將怎生担

,這些天辛苦你和你的弟兄們,也許還得 沈鷹將他按下,道:「廖將軍請坐下

F50

,否則老夫心裏難安!」

事,兩位大人太客氣了!」 兄們也有責任保護百姓安全,此乃應爲之 備追才受了,又道:「地方發生問題, 蔡九洲和段縣令也在旁打邊鼓,廖守 弟

一番方才收下。 中。 見親自送他出門,還塞了一張銀票在位手 廖守備不敢多喝, 讓他給弟兄們添點菜!」廖守備又推辭 當下賓主齊歡 「廖將軍,一點意思,請你交與伙頭 匆匆欲去督軍,管一 吃了一個時辰方散席

後令風火輪和商衞去周盛記粮油店及客棧 沈鷹派人送蔡九洲和段縣令回府,然

周昭信之外,只有一位受傷的英雄。宅內除了沈鷹、管一見、崔一山、彭七平 鷹不贊成,改派蕭穆和虞庭玉漏夜出城去 管一見本欲派馮曉年去柴家莊, 、彭七和 但沈

一口茶,道:「今晚會不會有事發生?」壺茶,與沈鷹和崔一山品嘗,崔一山喝了 當衆 人離開之後,管一見親自沏了一

概不敢再回周盛記睡覺!」 朱澄日間已發覺自己身份暴露,今晚大 沈鷹笑道:「希望會有,只怕要失望

管一見放下茶盅問道:「他會否匿藏

職務! 始終還要露面,除非對方改派別人担任其 頭鳥,需要出面的,便由他出面,所以他 負着聯絡的任務,更可能是某一撥人的出 沈鷹慢慢裝着烟,道:「此人似乎肩

> 簡單!」 夫再去問問連克昌和應雄。 !」沈鷹噴了一口烟,長身道:「老「原來以爲此人是個莽夫,其實並不

管一見已急不及待地道:「毫無所得?」 茶喝乾,沈鷹坐下來,又裝起第二鍋烟 待沈鷹再次出來時,管一見已將那壺 「應雄是在河東認識他的 ,三年前,

提議選他!」 只是他乏衆望,武功又只一般,所以沒人 之,但據應雄觀察,朱澄此人,人面頗廣 過一位出類拔萃的英雄人物,所以不了了 相不服,加上近年來,綠林追上不曾出現 選兩河綠林總瓢把子的事宜,結果因爲互 朱澄隨河南綠林羣雄去那裏聚會,商量推 ,在會上頗爲活躍,看來頗有辦事能力

多人?」 不高,又不會開門立寨,因何會認識這許 管一見頗爲興趣,說道: 一此 人武功

一二,估計不會比他高! 做事有担當,有始有終,還頗肯賣交情 至於武功如何,他只是從別人口中知道 「老夫亦問過,應雄謂此人頗有義氣 Ċ

東一帶活動,連克昌亦謂他武功不太高,河南綠林道上的人比較熟悉,少到河北河 但有義氣,不畏危險,而且辦事手脚俐落 ,粗中有細, 沈鷹噴了一口烟,續道: 遇險時能沉得住氣! 「但朱澄對

倒是個人物!」 崔一山呵呵笑道: 「這樣說來,此人

黑豹』畢烈與他亦有來往,並時常替他們『斑面虎』李智有交情外,連克昌只知『 沈鷹敲掉烟灰,續追:「朱澄除了與

搭綫拉生意!

「畢烈也是名劇盜?」管一見轉頭問

是『斑面虎』李智,豹者便是『黑豹』 畢林 道上有『龍虎豹蛇』四名好漢,虎者便祥一山道:「老夫曾聽人提及河南綠 頭蛇』,亦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肯定,他是位神秘人物,而蛇之外號『三 烈,至於龍到底是誰,衆說紛紜,却不能 沈鷹亦問:「他們是一夥的,還是獨

一是獨行盗,且甚少露面,過一段時

物!」換而言之,這尾『蛇』也是個很獨特的人換而言之,這尾『蛇』也是個很獨特的人 三人聯絡穿綫的 很少聯手,而這『三頭蛇』似乎是替他們 間才出來幹一票,除非有大生意,否則

便是這尾三頭『蛇』? 話音剛落,管一見忽道: 「朱澄會否

「那一條龍,莫非便是『獨角龍』陸雙舟「有可能!」沈鷹目光大盛,接道: 管一見亦甚興奮。

小肉瘤,但行事不惡,雖稱不上『俠』,名號有點不雅,那是因爲他額上生了一個 但嚴格來說,還是個好人 催一山却道:「不會吧?·『獨角龍』 八,不似傳說中的四稱不上『俠』,

「你對龍所知有幾多!」

標誌,到底此人長得什麼模樣,恐怕只有事光明磊落,刦財之後,必留下一條龍的 『虎』,『豹』,『蛇』方知道! 「聽說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但行

「此人做票的次數多不多?」

「旣然如此 爲何無人見過此人之面 「比虎、豹却多!

「老夫帶他們出來,大家一

齊研究!」 沈鷹道: 未幾.應雄和連克昌被帶出來.沈鷹

人麼?」 只有虎豹兩人出現 應雄首先道 「你們見過 「那次河間綠林大會 『龍、虎、 所以俺只見過李智和 豹、蛇』 四

畢烈!」 連克昌道: 「連某亦只見過他們兩個

難追不曾見過龍、蛇?」 沈鷹沉聲道 「你一向在河南活動

只不過是傳言而已!」 聞與他們合作過,而蛇此人更没有見過 連克昌道: 但龍的活動範圍頗廣,而且吃的 虎豹較常合作 「虎豹」个錯足較常在河南 至於龍 見過,未 都

·又頻繁 因何無人見過他?」 管一見接問:「旣然龍的活動範圍廣

切都十分陌生!」 如尋常的夜行人一般,所以大家對龍的 「因爲他下手乾淨: 一二個活口,他們對龍的身材形容 面龍每次行動都幪着面, 事後幾無活口

沈鷹笑笑,問道。 「他總有失手的例

正的身份?」 才留下龍的標誌的 連克昌含笑道:「他是在事成之後, · 失手又有誰知道其眞

一見却對另一個問題感到興趣,道

「爲何見到龍的人,對其身材的描述有

脚功夫造詣亦不錯!」 基本上他是個中等身材的人,用劍!且拳 「分別不太大・只在肥痩方面而巳

疑龍其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羣體?」 沈鷹心頭一跳·問道·「有没有人懷 沈鷹與管一見交換了一個眼色續問 連克昌一怔、道:「没聽人說過!」

其他的全不知道!」 「關於『蛇』有所傳說?」 「咱們只聽聞『蛇』替龍虎豹辦事

應雄道:「不會是他吧?」 「爲何你們不懷疑朱澄?」

不弱 朱澄似乎没這個本領!」連克昌道:。「三頭蛇雖然無人識 「爲何不會?」 但

麽? 應雄道:「假如他是『三頭蛇』、在名頭不弱 朱澄似乎没這個本領!」 河間綠林大會上 沈鷹又問道: ,便不會受冷落!」 「你不是說他人面很廣

管一見又問:「在李智和畢烈身邊最 「人面廣和崇敬他是兩囘事!」

常出現的,除了朱澄之外,還有誰?」 人的關係較全面。」 「還有幾個人、不過好像朱澄與他兩

時?。」 應雄問道:「未知神捕要將咱們扣押到何 管一見點了點頭、又帶他們進內室。

够改過自新,憑你們兩個的武功,還怕不然會放你們離去!不過老夫却希望你們能處、没有壞處、待此事告一段落之後、自 管一見道。「你們留在此處、只有好

> 昌,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唯唯喏喏撞在老夫手中,决不輕饒!」 應雄與連克 能做一番事業麽?哼,如果怙惡不傻,再 · 一副受教之模樣

角龍』便是那一條龍,嘿嘿,事情便好辦 夫之見,朱澄必是『三頭蛇』,假如『獨

與陸雙舟可不盡相同: 崔一山道。「但關于他們對龍的描述

外面傳來商衞的叫聲:「頭兒,開門 盛記有情况

敢打草驚蛇,所以屬下先囘來通知您!」 道:「頭兒,有人進周盛記後居 沈鷹道。「好,快走!」 咱們不

去?二

老夫摸上他家!」他未符管一見答應 沈鷹道。「老管,你隨商衛去周盛記

周盛記糧店馳去。 便由你打點一切了!

外 · 上 商衛跑得氣喘吁吁的、管一見在手臂

問道:「情况如何?」

管一見再出廳 沈鷹大聲道:「依老

話音未落,大門「砰砰」地响起來

沈鷹立即飛下 庭院、將門打開、 。周

管一見急問道。 「老沈,要不要老夫

沈鷹問商衛:「周盛在不在店裏?」 「不在。」

便向周家方向飛去。

管一見帶上兵器,道:「老崔,這裏 」他拉着商衞・直向

速度快了許多。未幾,即至問盛記糧店略一運動,商衞登時覺得自己身輕似燕

風火輪自牆後閃了出來、管一見低聲

尚未出來!」 風火輪道:「那人跳進去之後,至今

點塵不驚。 在外面,他自己則輕輕躍上屋頂,當眞是 一見心中暗暗冷笑,遂令風火輪和商衞守 一間房?」風火輪指一指一扇關閉着的愈 ·大熱天、居然把窻子閉得死死的 管一見想了一下 , 再問: 「他進入那

凝神靜聽! 走至右面那間廂房外面,將耳貼在門板上 輕輕躍下 ·輕躍下,落在庭院中,他蹋手躡脚,管一見小心翼翼,踏瓦而行,至屋緣 落在庭院中、他蹋手躡脚

明晃晃的鋼刀,已經迎頭劈落!,不由吃了一驚,說時遲,那時快, 這一刀快如閃電,幸而管一見歷過無晃的鋼刀,日紅河里 忽然木門倐地拉開 管 那時快,一柄一見虞不及此

跪,曲起的左腿,猛地向對方蹬出! 刀光一閃,改斬管一見的大腿、同時嚷道 數風浪,忙不迭閃開,脚尖點地 不料那人反應亦快,輕輕躍開一步

喊捉賊、老夫便先擒下你!! · 「捉賊,快來捉賊哪!」 管一見驚怒交迫,怒道:「你竟敢賊

賊?」 衝出兩個漢子來, 與此同時,對面廂房的門拉開、裏面 喊道。「那裏來的小毛

·但那漢子刀法甚是嚴謹,管一見攻勢雖 別嚷!」他嘴上設着,手上却絕不放鬆 管一見喝道:「是官府裏來捉犯人的

盛 此刻,風火輪亦撞破窻子,跳進房內,一時之間竟然沒法得手。

・問道:「頭兒・要不要屬下過去?」

不輸青年·沉聲道。「不必、給老夫點燈 處? 「你們二掌櫃叫什麽名字?如今在何

吧!

俄頃

房内之油燈被點亮,管一見眼

「曹大哥已來了三天了,這幾天都在這裏櫃,到他家裏睡覺!」另一個夥計接道:

熱症來歷?」 大熱天時,你爲何緊閉門懲,不怕熬出管一見仍不能釋疑,續問:「姓曹的

房,是下人的住所,後居方是周盛一家人,對裏面的情况頗爲熟悉。廳裏的兩個耳應略一猶疑,直走進大廳,他已來過周家

偌大的

一座宅子·靜得落針可聞·沈

下便關起門窗,專等毛賊上當!」小心?剛才忽外又有兩個小毛賊,所以在 曹啓智道:「誰叫你們今早來探道不

歇宿的地方。

的話

小榮子嚇得牙關「格格」直响。 ,俺會站在這裏不動手麽?」

「那

等身手的人?必是刦賊!」

風火輪道。「胡說,要是咱們是刦賊

「小榮子,你還不叫人來,官府那有這那漢子被管一見追至倉庫一旁,叫道

落

紀約莫三十多歲、目光烱烱前一亮、只見那使刀的人,

炯炯・身子甚是俐八・身材痩削・年

還敢口口聲聲毛賊?」 管一見續問:「你因何事來此!」」

風火輪怒道:「你如今明知是咱們

趨後院。

爲周家兩位公子的寢室和書房。周盛夫

後院又有一座小廳、兩旁各有兩間房

,花香撲鼻,但沈鷹則無心觀賞夜色,直側由一道迴廊將兩座屋字連成。夜風輕拂

沈鷹穿過大廳,後面是座小花園,

見的大名、你們聽過没有?」

「昔日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

你們·你們到底是什麽人?」

那漢子一怔,脫口道,「你真的是管

過?」 吧?」 管一見冷哼一聲道: 「是來探望堂叔曹善! 「你以前可曾來 這可没有犯法

!」曹啓智道: 「來過三趟 · 大概三年左右便來一趟

窺 o

「你原籍何處以向在那裏活動?」

當然亦在河北!」 三把刀之一・當然在河北一帶活動! 祖籍曹啓智微微一笑,道。「在下是河北 管一見沉吟道。「可否請你隨老夫到

崔一山家走一趟?」

得出來,奈何自己魯莽在先。只好忍住氣 心拜訪,神捕肯引見、在下感激之至!」 帶他返回崔家。 他語氣充滿譏謂之意、管一見自然聽 「崔大俠之名在下如雷貫耳、早就有

!」當下雙掌微微用力・輕輕震開窻子

心頭不由怦怦亂跳一暗道。「果然有蹊蹺

左掌在窗台上一按、已翻進房内!

牆,躍落周家庭完裏。 如電向四周看了一下,倐地拔身,越過圍如電向四周看了一下,倐地拔身,越過圍水。只聞遠處官兵巡弋的脚步聲,他雙眼水。 那麽另一間房床上睡着的是什麽人? 床上那兩個人仍然熟睡未醒,沈鷹悄

床上的人、恰好醒來 出去。再兜了一圈。 指一落,已封住了其啞穴! 人、恰好醒來、沈鷹眼明手快 返囘對面那間臥室,輕捷如貍貓般,躍了

二掌櫃 ,沈鷹甚感失望,原來此人竟是周盛記的腕脈,提着他走到窻前,月光照在其臉上 那人在床上掙扎着,沈鷹五指搭住其

我! 沈鷹心念電閃,止不住一陣興奮,略一沉此人一向住在店內,今日爲何來此? 吟,將他啞穴解開,手掌按在他天靈蓋上 ・問道:「你是周盛記的二掌櫃?低聲答

「你爲何不在店內睡?跑來這裏做甚 「老朽:: 正是曹善 請饒命……」

悄悄退囘内廳,然後先到大公子的房外偷。周盛夫婦正在敦倫,沈鷹略一沉吟後,來一粗一細的喘息聲、他來得真不是時候 闆好意, 「因爲俺堂侄來探我 請老朽來此睡覺了 睡在店內

「你認識朱澄麽?」

准你聲張, ·又間道:「老夫是官府裏的密探· 老頭神色惘然地搖搖頭,沈鷹想了 快上床睡覺,老夫去後不許叫為。「老夫是官府裏的密探,不料色惘然地搖搖頭,沈鷹想了一

兜了一圈,走到過道裏,以食指戮破紗

清楚是什麽人,沈鷹也不驚動他,再找另

床上躺着一個人,只因面向內,看不

一邊過道。偷窺另一間房間的情况

當他凑首懲洞

,見床上有兩個人時

聽了一囘,裏面有個呼吸聲,

他仍不放心

房門緊閉

,沈鷹將耳朶貼在門板上

別嚷!老夫是官府裏的人。 應這才開門出房·剛出房忽然撞着一個人 邊說邊晃亮了火熠子 只聞一個男人發出驚呼。沈鷹喝道。「 那老頭一味點頭 · 乖乖上床去了 · 沈 你是誰?」 他

(未完・七)

哥!

真的、他是咱二掌櫃的堂侄曹啓智、

·他是咱二掌櫃的堂侄曹啓智·曹大小榮子在背後忙說道:「大人!這是

說道::「老夫不會輕易相信人‧先報上名管一見目光如電,緊瞪着他‧冷冷地

何鼎鼎大名的管一見會找上在下り

大名的管一見會找上在下!原來是下寂寂無名,又一向奉公守法,爲

你便是朱澄?こ

那漢子微微一怔,隨即笑了起來

抛刀受縛?」

「難得你也聽見老夫的名

· 還不速速

那漢子没有抛刀

迫他只能倚腦而立,道。



說着磕了三個頭,俯視地面,不敢抬頭。 良久,沉靜無聲;燕雲翔慢慢抬起頭

個大字,靠邊另有「天龍道人」四個較小的 知道人已坐化多日。那道人右前方放置 個精緻的石匣,上書:「天龍金剛秘笈」六 燕雲翔慢慢走了 接近去看

寫下了多少行俠仗義之事;但數年前不知 一金剛神功」 「天龍道人」武功高强, 正是聞名江湖上的「天龍道人」老前輩。 翔逼落懸崖的楚霸天就是一個實例 燕雲翔猛然醒悟,原來石床上坐化的 般宵小敗類,又復出橫行, 突然銷聲匿跡,不再露面,於是江 ,神出鬼沒,飄忽江湖,不知 一柄天龍劍再配上 將燕雲

薄的秘笈, 封面寫着兩行字跡: 燕雲翔好奇的打開石匣,立現一册薄

從今之後,永爲吾徒。 遇險獲救,前世因由;

正途;於是他跪在地上,行過大禮,恭恭 凡事冥冥中自有定數,處世順天應人乃是 何解釋,此番奇遇,自然亦屬蒼天安排, 翔跌落萬丈懸崖絲毫未傷,不是天意又如 這位大難不死的青年暗忖道:我燕雲

法」與「金剛神功」,務必行善除惡, 功」的練法;最後一頁指出:練成「天龍劍 天龍圖形 ,並附詳細說明;另有「金剛神 後謹遵師道,終生不渝,如有故違,願受 敬敬的說道:「恩師在上,徒兒燕雲翔今

F 54

寶劍贈愛徒, 賭劍如師在, 珍重!珍重! 要切忌置人於死;宅心仁厚, 後福無窮

日有進境 依照秘笈上的圖形和說明,反覆演練, 於是燕雲翔安心留在洞中,潛心武學

,定睛望去,那道人盤坐如初,紋風未

性的修爲也臻化境,磊落大方,超然不俗 「天龍劍法」與「金剛神功」的精髓, ,眞是脫胎換骨,儼然武林奇葩! 山中無甲子 一千多個日子裏, ,歲月如流,忽忽已三易 燕雲翔不但已得 而且心

熱鬧! 小兒手臂粗細的紫銅門環,反射出耀眼的勢萬千;兩扇高大厚重的黑漆城門,一副 光輝;南來北往的人羣,熙熙攘攘,好不 城墙,在陽光照射下更顯得巍峨雄偉, 且說這天艷陽高張,成都高聳文餘的 氣

都投以不屑的眼神;但年輕漢子心平氣和 走來。不少人瞧他那副落魄窮酸的模樣 毫不在意,我行我素的向前走去。 整年輕漢子,背上一柄長劍,一個小包 ,也夾雜在人羣中, 一個長髮披肩,滿臉鬚髭, 東張西望, 衣衫破舊 朝城中

遢的漢子, 蹄響;人羣很快的向兩邊分開;那年輕邋 忽傳來開道的鑼聲,夾雜着嗒嗒清脆的馬 懼,沒有向邊站。 奇;再者是本身修爲高超,自然是毫無所 當衣衫不整的年輕漢子走近城門時, 一則是多日未見世面,滿懷好

着打去。 揮起皮鞭,「快給我滾開!」耀武揚威的喊 「你個叫化子找死!」騎在馬上的官爺

汗,這一皮鞭若是着身,怕不皮肉開花 兩旁的人都爲衣衫不整的漢子捏把冷

立即掛彩

地而不甘心 揮起皮鞭, 可惹惱了騎在馬上盛氣凌人的官爺,接連 飄忽的一閃,立即躲過那狠狠的一鞭。 的一閃,立即躲過那狠狠的一鞭。這誰知衣衫不整的年輕漢子,如輕燕般 啪、啪、啪……真要置他於死

年靑漢子大聲嚷着, ·打死人了 但皮鞭始終沒能着 」衣衫不整的

中想着好小子 道:「住手 ,正待又要擧鞭揮打,忽聽身後高聲喊 騎在馬上的官爺,臉色氣得發紫, ·看大爺我今天非宰掉你不官爺,臉色氣得發紫,心

敬敬的說道:「小姐有何吩咐?」 皮鞭下馬,急趨後面的一抬大轎前,恭恭 騎在馬上的官爺唯命是從,立即收起 「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又沒犯甚麼大

面却是極為恭順,當他跨上馬鞍,從那衣「是!」那位官爺一肚子不高興,但表

何必苦苦相逼呢?」轎中傳出柔聲細

好看。 天要是再落到大爺我的手中, 衫不整的年輕漢子身旁走過,狠狠的瞪了 (要是再落到大爺我的手中,我一定要你眼,心中如斯想到:算你小子走運,改 衣衫不整的年青漢子眞是走運了

望去, 的面孔立即映入眼簾,他像觸電似的,混 突然打開,伸出一隻玉手,將五両紋銀投當那抬大轎也從他身邊經過時,轎簾 入他的懷中;年青漢子抬頭看, 口中喃喃的說道:「好美的姑娘一股暖流,心神盪漾,雙眼直盯着 一張姣媚

迷濛蒼鬱,峯巒綺麗,氣勢獨特。 在一塊空曠的草坪上,劍來刀往,

夕陽西斜,晚霞餘暉,益顯得靑城山

,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7,但見溪水之睛一看,哇

看樣子不分個高下, 個人殺得難解難分,額角上都是汗珠兒 使刀的漢子,粗眉鷹鼻, 不可能善罷干休 滿臉橫肉

> 知有多高。這時他覺得饑腸轆 白色絲帶;向上望,一片藍天

看上去不過二十上下 約莫四十來歲年紀。 用劍的後生,氣字軒昂,儀態超俗

氣呵成,只逼得那後生只有招架之功,無 還手餘地;第二輪搶攻,那後生已逼近懸 大漢使出看家本領,虎頭刀法十二招, 論功夫,大漢高於後生;一番輪攻 大漢舞起一片刀影,大喊道:「小 你就認命吧!」

了口口水,喃喃的說道:「活該!誰叫 插手管大爺我的事呢!」一陣獰笑後, 漢往下看了看,緩緩的收刀入鞘;呸! 刷、刷……,後生被逼落到崖下;

不平,因之惹起一場生死鬭。 掉落在斷崖下的後生叫燕雲翔,因見 - 楚霸天欺凌一位妙齡村姑,路見

> 莫過了半個時辰,眼前豁然開朗,別有洞 站立;燕雲翔心中大喜,摸索着走去;約 擠了進去,越向裏擠越寬敞,終於可挺身

保佑,我燕雲翔命不該絕!」 間。燕雲翔定神後,嘆了口氣說:「托天 岩縫中生長的一株蒼松掛住,卡在樹叉 燕雲翔命不該絕,在跌落懸崖的途中,爲 常言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 燕雲翔抬頭向下望,此時暮色蒼茫

天空已星光閃爍;向下望去,谷深不見底

黑烏烏地,甚是可怕;此刻他筋疲力盡 心神交瘁;下定主意先養養神再說吧;

爾曼,細雨霏霏。燕雲翔緊縮着身軀,向還沒拿定主意,天空整個暗了下來,雲霧路的問題,向上爬呢?還是向下滑去?他,十數枚下肚,精神大振。接着便想到出来呈第名了 有如一塊小桌面,並有一棵桃樹生長在那 轆,口乾舌燥。燕雲翔本能的向四處打量 飄落在那塊岩石上 高興極了, 塊岩石旁, 身後崖間的一條窄縫擠去,這一擠竟讓他 能施展輕功,一躍而起,不偏不倚, 發現右邊不遠處有塊突出的岩石,平坦 燕雲翔從來沒有吃過如此美味的桃子 一覺醒來,天色大亮;定睛一看,

當即抖擻精神,發揮最大的潛 綠葉間有不少紅紅的桃子,

恰好

「金剛神功」, 天,原來他已置身於一處精緻的石洞。 那「天龍洞」三字蒼勁有力,鳳舞龍飛 餘,莫非這就是「金剛神功」寫下的字體, 以手指代筆,在堅石上留下字跡,深及寸 有「天龍洞」三個大字。他聽說武功中有 頂射入。燕雲翔抬頭望去,但見石壁上刻 雨過天晴,月色皎潔,一片光輝由洞 乃內功修爲已至化境;可以

修煉聖地,打擾淸靜,尚請寬恕是幸!]跪下叩首道:「晚生燕雲翔無意誤闖前輩 一副道裝,背負長劍。燕雲翔立即 見一閉目老人盤坐在一張石

聲音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另一個女人的

·說話不可傷人。」

裏走 街旁看到一家氣派不凡的客棧,便邁步往 衣衫不整的年青漢子走進城來,在大

突然,像堵墙擋在他的面前

道。 討飯到別處去!」店小二粗聲粗氣的 窮小子闖甚麼, 趕快走開,

在櫃枱上 懷裏一摸,摸出一隻金元寶,啪的一聲放 倒退了四、五步,他順勢走進店內,往 那年輕漢子一揮手,店小二跟踉蹌蹌

「怎麼?開店的不歡迎客人上門?」

你需要些甚麼?我馬上準備 涵!」前倨後恭, 誤會;大人不記小人過,多包涵, 張面孔,滿臉諂笑道:「大爺!完全是 原先的那個店小二變得眞快,立即換 一副小人的模樣,「大爺 多包

那年輕漢子吩咐道,「記清楚了嗎? 並且請衣帽店的老闆來,好了,快去!」 上最好的酒菜,還有請個剃頭修面師傅, 「一間上好的客房,準備洗澡水、送

隨我到樓上客房休息,然後小的就為大爺 小的辦事你放心,現在就請

要多少両銀子 ,毛色要赤紅的, 「我差點忘了 ,大爺! 一起算好了。」 ,你爲我選匹上等駿馬 」年輕漢子說:「一共需

年輕漢子洗過澡, 理好髮、 修過面

容光煥發,神采飛揚,風度翩翩,超俗脫登秀才鞋,腰掛長劍一把。飽食一餐後,穿上一套天藍錦緞長衫,頭戴儒士巾,足 凡。當他走下樓來,衆客倌無不注目迎視 也有幾分欽羨。 暗暗稱讚:好一位美男子!有幾分嫉妒

「唉!兩個時辰前你不是還攆我出門 「大爺,你是……」店小二瞪大眼結結

呢!怎麼忘了?」 「罪過!懇求你高抬貴手

眼無珠的奴才下 副恭順反悔的模樣 人!」店小二彎腰低頭小高抬貴手,饒了我這

!馬備好沒有?

「就拴在店門外。」

店小二扳起手指,一五一十的算過答「一共幾両銀子!」 一共是紋銀五十両。」

「我那個金元寶少說也可換得紋銀六 ,剩下的十両就賞給你吧!!」

爺!」店小二說着便深深一揖。 「恭敬不如從命,小的這廂謝過大

態昂揚,氣度高潔;街上來往行人都爲他,頂天立地的人物。他騎上那匹駿馬,儀 胎換骨;如今又改頭換面,眞是表裏如 而吸引,暗道:那裏來的英俊小伙子 乃神仙中 英俊瀟灑的年輕漢子,修煉三年,脫 眞

出了城門,心中猛然醒悟,兩個時辰中少女的倩影,自忖:何時才能重相見? 順路看看。常說:有緣千里來相會, 前轎子不是朝城外北邊走去,我爲甚麼不 他騎在馬上一路走出 心中抹不掉轎 無緣

順路走走看。對面不相識。也許會再碰到的,管它的

溫馨甜蜜,臉上泛起笑意。 送他那錠銀子,輕輕的撫摸着,心中無限翔想着想着,不期然從懷中掏出轎中少女別,一是兩心相悅,一是巧奪豪取。燕雲 化險爲夷,更有一番奇遇;如今爲一位仁城山山巓上,差點送了命;幸蒼天佑我, 人總是爲了女人,但是獲得的途徑有所分心貌美的少女,失魂落魄;也覺可笑;男 搭救一位俏麗的村姑,與楚霸天決鬭於青 英俊的年輕漢子邊走邊想:三年前爲

墻,益陪襯出寺院的莊嚴肅穆。 大字金光耀眼,墨綠的琉璃瓦,黃色的圍峨的寺院就在眼前,金色的「慈雲寺」三個 寺廟鐘聲傳入耳中;他抬頭望去,一座巍 燕雲翔不知走了多少路,一陣悠揚的

想那少女不知默禱些什麼?讓我用秘宗傳寺內住持陪侍一旁;燕雲翔一時好奇,心神像前的蒲團上正跪着一位少女在默禱, 大的庭院,到達正殿前, 那少女柔美的聲音: 音法聽聽看,於是即運用功力聽去, 一棵樹幹上;漫步走入寺內,經過一處廣 燕雲翔一躍下馬,將韁繩繫在廟前的 殿內香烟繚繞, 聽到

安無事, 求保祐, 暢。二求保祐在城門口相遇的那位公子平 「.....觀音菩薩在上,信女楚秀紅祈 不久能夠相逢,與他……」 一求保祐父親身體康泰、前程順

;唉!不行,這樣不僅不合禮俗,而且太待我用秘宗傳音法告訴她,我就在她身後 不正是在城門口轎中贈金的那位小姐嗎! 燕雲翔一驚,這聲音好熟悉啲;啊

院,忽然自言自語道:「有了!」過冒昧。燕雲翔轉過身來,望著殿前的庭

捉到一隻,可是就無法如願。越捉不到越,正揮舞著絲巾,追來逐去,一心一意想 是用心專注,對其他事物渾然無知 在花叢裡;一個頭梳兩條小辮子 紛的花朶開滿園內,清香撲鼻,蝶兒飛舞 他匆匆走到庭院那處花圃前 的俏丫 媛

說:「小芬姑娘!你看這隻蝴蝶可好,送,然後飄然站在她的跟前,搖晃着那隻蝶空中一揮,一隻色澤鮮艷的蝴蝶便入手中燕雲翔揣摩到捕蝶丫嬛的心理,手向

字呢?」 快恢復了常態,嘟著嘴、手插腰,一副刁俊美飄逸的公子站立跟前;她很機靈,很 蠻的模樣說::「喂!你怎麼知道的我的名

道 叫我癩蝦蟆的 「姑娘眞是健忘,三個時辰以前妳還 ,如今倒忘了!」燕雲翔說

玉樹臨風的美公子了 位邋遢的漢子,如今一變而爲風度翩翩

小芬兩隻明媚的眸子直逼視著燕雲翔。在不是,你滿英俊的嘛!喔,有事嗎?」

燕雲翔不慌不忙從懷裡掏出一對翠翡

玉耳環:「這個送給你好嗎?小芬姑娘。」

翔笑著說

,五彩繽

· 嬛抬頭一楞,眼前一位玉面朱唇,

小芬還有點不相信, 想不到城門前那

我記起來了,癩蝦蟆, 不,現

「不希罕! 「這隻花蝴蝶送給你!」

小芬瞪著兩隻杏眼,「好美呀!」

「姑娘若是喜歡,它就是你的。」燕雲

存為不受有為不受有為不受有為不受有為不受有為不受有為不受有為有。有益<li 「姑娘收下

走吧! ;小芬忙說道:「賴同構來了 小芬有些遲疑, 」小芬對來人似有莫名的畏懼。 賴同構來了!你趕快突然遠處傳來呼喚之

已臻上乘,立刻又恢復了平靜,不露聲色 前用皮鞭抽打我的傢伙嗎?但燕雲翔修寫 睛一亮,一股怒火上升,他不正是在城門 原地未動。 就在這時節那人已到面前,燕雲翔眼

聲問道。 「小芬! 你在這裡做什麼?」賴同構厲

著絲巾 「沒做什麼呀!隨便玩玩。」小芬玩弄

雲翔道:「你在這裡幹什麼? 一股傲氣;目中無人,大模大樣指着燕賴同構上下打量了站在一旁的燕雲翔

着嗎? 大聲道:「在這裡,不管在那裡你管得 燕雲翔瞧也不瞧一眼,抬頭望着藍天

麼壳子! 這是什麼地方,竟敢在此撒野。看你人五 手指着燕雲翔:「看你一副繡花枕頭模樣 人六的,身背長劍,不中用的東西,充什 膽子倒不小 「好狂的小子呀!」賴同構怒火上升 ,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

你不會服氣的。」說着即拔下背後的大刀「小子還真夠狂的,不教訓教訓你, 劈頭一刀砍向燕雲翔 「話不要講得太滿,要不然很難看

玩個夠吧!」 又動起刀來了,今天我興趣很好,就陪你 的你的皮鞭早已領教過,不過爾爾;現在閃,躱過兇猛的一刀,並高聲道:「姓賴 燕雲翔不慌不忙 ,原地不動,輕輕一

道:「原來是你!」 賴同構一聽,心中一驚,不覺脫口 說

儘管施展出來,我空手接你三十招!」 「算你腦袋瓜靈光! 有什麼看家本領

般向燕雲翔殺來。刹那間十二招一氣呵 構雙眼圓瞪,舞起一片刀影,像排山倒海 「小子死在臨頭,還敢說大話!」賴同

死也傷, 嗎?他在思索間,賴同構更兇猛的施展出來了,這不是和三年前楚霸天的路子一樣起記憶,這刀法好熟呀!啊!他忽然想起 虎頭刀法,刷、刷……另一十二招更兇猛嗎?他在思索間,賴同構更兇猛的施展出 的快速連續攻出;要是三年前,燕雲翔不 神出鬼沒,輕易的避過;但腦海裏忽然揪 燕雲翔天龍神功,功力只施展五成, 如今,則就大不相同了。

同構只氣得面色發紫,七竅生烟,哇呀呀 迅如閃電,飄忽間,使對方招招落空。賴 大叫一聲:「好小子真有你的,你給我倒 燕雲翔優哉悠哉,只見他輕移雙足,

燕雲翔; 往非禮也! 只見賴同構左手揚起,兩道寒芒直逼 燕雲翔說道:「撒手鐧!來而不

,不知好歹,當下心中也有幾分惱怒,左勢,如今眼見賴同構施出狠招,咄咄逼人指來起兩枝飛鑣。原先燕雲翔一直採取守 他右手向空中一旋 食 無名三

> 不聲 嚇得面無人色,頹然再行倒地。 構正待要掙扎爬起來,只見燕雲翔右手一 手揮出六成力道,將賴同構拋出兩丈開外 偏不倚正穿透腦袋瓜上的髮結 「噗咚」一聲,摔了一個四脚朝天;賴同 ,兩道電光直奔賴同構而來;「噹」的一 一柄金刀被震落在地上 一枝飛鑣

你 後 燕雲翔輕燕般飄到跟前,兩手背於身 從容的說道:「想不到, 倒下 · 的 是

襲燕某。 院圍牆,轟然一聲,打了個大洞。燕雲翔股暗流乃一枚流星球所引起,强勁直衝寺 飄身站定後,高聲說道:「何方高人?暗 多高,躱過暗襲,然後飄然落下;原來那 他立即一招「平地青雲」,直衝空中兩丈 就在這時,一股强流直奔燕雲翔背後

何與我徒兒打鬭?」 :「老夫是西北猿胡嘯天,我要先問你爲,左掛一隻大葫蘆,身背一把金刀,說道面前,灰白長髮披肩,身上衣着不僧不道 前,灰白長髮披肩,身上衣着不僧不道忽見一怪模怪樣六旬上下的老人現身

言不虚,有其師必有其徒,師徒二人專門 因而也不正面答話,乃憤然道:「看來傳 嘯天,自然賴同構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了, 暗算:一聽面對者是惡跡昭彰的西北猿胡 燕雲翔生性光明磊落,最是氣惱偷襲 暗器傷人!」

「看不出小娃娃口齒倒滿犀利的。」 胡嘯天不覺臉色一紅,但隨即答道:

;燕雲翔忽然哈哈大笑着,用右手食指指你一言我一語,唇劍舌槍,各不相讓 「你的流星球更是威力無比呀!」

> 裝的是什麼?是水還是酒,可惜呀!可惜的大葫蘆怎麼破了個大洞;嘖、嘖,裏面向胡嘯天身掛的大葫蘆道:「西北猿,你 鬆自然,若無其事般。 呀!統統流光了!」燕雲翔言談之間, 輕

麗大方、艷光四射的俏佳人,正由小芬跟的流着。正待張口時,正殿中走出一位秀只見葫蘆中裝的美酒,像小孩尿尿般淅淅 相遇,他不期然心中一驚,暗暗道: 隨着,朝燕雲翔他們這邊走來。 俏佳人杏眼一轉,正與燕雲翔的視線 西北猿胡嘯天低頭一看, 火氣衝天

姐嗎? 「她不正是城門口坐在轎中的那位小

給小姐了,再番謝謝你的美意。 ,萬分感謝;今不期在此重逢,就順便還 仁心慈懷,慨贈在下絞銀五両,大恩大德 才城門口相遇,小姐憐我落泊窮困,觸發 行上前微微欠身,莊重大方的說道:「適 燕雲翔機智聰明,立即恢復鎭靜;即

目 走;小姐一臉驚訝神色,閃動着明媚的 燕雲翔將銀子交予丫 輕啓櫻唇道:「公子你是…… - 嬛小芬 媚的雙

你遇到的窮困骯髒年輕漢子! 燕雲翔回轉頭來:「我就是在城門口

小姐興奮極了,心裏像有隻小鹿似的 通卜通的跳着。

爲什麼駡人家「癩蝦蟆」。 小芬則低着頭,心裏十分懊惱,先前

給你家小姐吧!」出一物,也遞到小 翔將東西交到小芬手中,接着又從懷中掏 一物,也遞到小芬手中 「小芬!這對翠玉耳環送給妳。」燕雲 ,「這隻玉珮送

> 木雞,站在原地。 ,該說聲謝謝呢?還是立即婉拒呢?像隻 平日玲巧的小丫嬛,此刻倒不知所措

燕雲翔轉向小姐,「恕小生斗膽,

請教小姐如何稱呼? 小姐臉蛋上泛起兩朶紅雲,輕啓櫻唇

道:「我叫楚秀紅。」 燕雲翔欠身道:「感謝小姐不棄,

生當永遠銘記。」

他轉向廟外走去,躍上自己的坐騎

直奔大道。 賴同構在背後大叫道:「小子別神

「表哥!技不如人,人家又沒惹你, 總有一天我要報仇的一

幹什麼逼人太甚。」楚秀紅冷冷的說道

感嘆的說 要詳加計議,不能妄動。」西北猿胡嘯天 的都讓人家耍了,你有什麼能耐,這件事 「徒兒!別逞能,自不量力,連爲師 「我看他不順眼!」是醋火、是嫉妒。

天談話間,她悄然飛奔而去,施展出 道的那頭,杳無蹤跡。 雖說她奔馳如電,但燕雲翔已消逝在大談話間,她悄然飛奔而去,施展出輕功尤其輕功有獨到之處,當他表哥與胡嘯 楚秀紅亦非等閒之輩, 一身上乘武功

趕到,賴同構餘怒未息,臉繃得緊緊的 賴同構帶着小芬同一般家人,也跟着 楚秀紅悵然若失,悻悻的站在那裏

道。 失踪了呢!快上轎吧!」小芬急急的嚷「小姐!你可把我急壞了,還以爲你

入第89頁

空孤島吸住,血戰怪獸,力抗太陽風 於發生悲劇,回到地球來,船在人亡一 船內只有太空三雄,沿途驚險百出,被太 美國太空總署在月球建造最新設計的 叫做「大白鯊」,向銀河航行, 終

大白鯊終於安然升空

管如此 亦有一部份飛行物體並非爲一作戰而設的 來,大部份的飛行物體屬於戰機那一類, 造出來。 ,它屬於純粹研究太空各種變化而設 儘 劃」,各種新型的飛行物體不斷的製造出 爲了配合列根總統說的「星球大戰計 它仍是配合列根總統的主張而製

用的東西 未必是今天,可能是在遙遠的可能到達的太空領域,故此它遲早變成有 體戰爭無涉,由於是新的知識一擴張人類 險得到的成就,都是驕人的 列根總統設過:「任何一種向太空探 即使它對整

器

F58

的一種,戰鬥力不算强,可是,它能夠抵 抗巨大的隕石。 太空,「大白鯊」就是那些飛行物體當中 去創造各種飛行物體的 太空總署的負責人就是依照他的意思 希望征服遙遠的

隕石如雨的神秘地區。 憑着這種奇異的裝備,它有勇氣闖入

易的。因爲隕石在太空飛行的速度十分厲太空當中穿過,並非跟它作戰,仍是不容 太空當中穿過 當然的、能夠閃避它,那就更好。 有時閃避不及 儘管一件飛行物體企圖在隕星如雨的 就會被它碰撞。

害

鉛加上了鎢混合製成的硬壳。。 資格進入外太空了,此外 有損害,有了那些優點 加上了精密的儀石 使它四分五裂 大白鯊本身却完全设 的撞擊 另外一個條件是它的尖端有如破備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自行閃避外來 冰船的船頭那麼堅實,可以擊破巨人的隕 ,另外加上可以呼吸十年的氧氣,那就有 以及供應三個人一年以上的食糧和水 因此之故,「大白鯊」最低限度要具 · 它還需要觸和

> 及効忠列根總統・曾經打過仗,對太空科的,他們必須身家清白、永遠効忠美國以 技有高深的知識 條件做「敢死隊」的志願軍當中挑選出來那三個人都是由許多自告奮勇願意無

多位置。 氣管,另外加上「水」,那些東西佔了許 艙內的罐頭堆積如山,還有一管管的氧氣 三個人駕駛它呢,有三個原因,第一點, ,它都是一百倍於潛水人員使用的那種氧 爲甚麼「大白鯊」長達九十呎 ,只容

任何一個星球登陸,只是想搜集「外太空鬼除了隕石,故此三名太空高手已經夠。第三點,他們此行並非準備在火星或泉一點,太空裏面根本沒有敵人,只 相當沉重,且又必須住了相當多的空隙,」遠方的隕石,帶回地球研究,由於隕石

白鯊機師,是極有榮譽的,可是,他們九從表面上看來,被選爲遠征太空的大 太空艙內。

實情如此,更加不能夠讓太多的機師留在 大白鯊要留下很大的空洞地方給它放置

> 仍是兩手空空,犯不着這樣做。 到那邊去的,即使他們安然無恙的回來, 對太空有認識却是懦夫那一類,仍是不宜死一生,對太空缺乏真正認識的人,或者

它發生猜測,至於三個機師,却一心一意許多個角度不同的觀點,引起各界人士對 的接受特殊訓練、視死如歸。 一句說話,這個史無前例的壯學,有

遠征之前,已經十分融洽,互相信任,絕 雲人物的後輩,他們沒有登上「大白鯊」溫伯格最寵愛的一名子侄,都是政壇上風 對不會被人利用・列根總統相當放心。 台長巴爾福的兒子,「溫樂」是國防部長 背景仍是很超卓的,「卡龍」是太空總署 副署長卡奇的侄兒,「巴力」是加州天文 他們雖然不是太空總署的人,本身的

發電機毀壞,不愁缺乏電力供應,總括一 很快就進入外太空,需要動力不大,除非 本身在旅途中可以不斷吸收陽光,化爲電「大白鯊」的建造費用不多,由於它 句,它是相當安全的,只有一件事情難以 力,推動它前進,根本上它從月球升空,



預料,那是隕石撞擊的密度

金屬體企圖擊破任何一種隕石 直闖過去會發生撞擊了,一次又一次的撞擊。它的抵抗力逐漸消失 便有可慮 必要時它可抵抗力逐漸消失 便有可慮 必要時它可不以盡快離開那一處 又可以用尖端最厚的 鯊」本身有自動調整方向和速度的機件 有一千碼 它也可以自動閃開,問題在這 隕石從任何角度向它飛射過來 ,故此艙內的人仍是很安全。 · 如果那一處太空的隕石密度真的密如 天文台長巴爾福早ビ計算過 距離它只 「大白

科學家「巴東博士」負責。 的太空總署報告 由月球上面資歷最老的 日球的空軍總部負責把第一手資料向地球 是它跟人類聯絡的第一個站 因此之故 不管怎樣, 「大白鯊」出動了,月球

我已經超過六十歲」,如果我未滿四十歲對銀河有極大的興趣。對別人說:「今年 進入白鯊的人就是我!」 ,一定参加遠征外太空的壯學·第一個走 「巴東博士」是很有名氣的外太空科 一生研究月球以外的太空,他本人

引起的情緒反應。 途之中發生的遭遇 駛入白鯊遠征之後的一個鐘頭開始 旣然他的興趣如此濃厚 坐在無綫電話旁邊 希望從談話中分享他們在旅 以及因爲那些遭遇的 三個機師駕 跟他們三 他就

見過一塊隕石 出乎意外的連續航行了六天,沒有看

「我們簡直是走進了一個噩夢!即使我不 溫樂」在無綫電話交談的 時候說

> 到處黑沉沉 我的感覺是沉入無法測量的說,你也可以想像得到,沒有陽光照射, 熊的火窟 奇怪的是我没有燒死!」 己有如變成消防員的身份,走進了火光熊 太過耀目一看來就像是一團火,我發覺自 深海一越沉越深、反之 我的感覺是沉入無法測量的 陽光滿眼,却又

巴東很興奮的說。 「眞是有趣!你還有甚麼感覺呢?

邊去。 快回答,隨即把交談的萬哩傳聲筒移到右 有別的感覺 「我沒有甚麼感覺了 你可以問問他們。」溫樂很 也許我的同伴

三個人每隔六小時就有一個人休息‧任由:「我是卡龍,就快輪到我休息了,我們 他吃肉喝酒睇書或睡覺,現時是巴力休息 ,你好嗎?巴東先生!」 接過傳聲筒的人是卡龍,第一句就設

石。

好才對!你可以告訴我在人白鯊裏面怎樣樣?你反而向我問好嗎?應該由我向你問 過活嗎?」 巴東設:「我還不是跟以前的巴東一

間 的值探小說都買回來,一年也看不完。」 值的時候 我照例閱讀值探小說,我把能夠買到 「爲甚麼你要看值採小說呢?是否打 「我的生活方式很是簡單, 我全神貫注 我休息的一段時

算看倦了一雙眼然後睡覺呢? 「這樣子固然是看書的一個原因・還

的書!」

或者想做愛、都沒有對象,逼於看這一類 艙裏太過沉悶了,需要找刺激,我要打架有更加多的理由我喜歡閱讀它,因爲太空

「你覺得書上描寫的警匪槍戰場面相

的沉悶感覺,是也不是呢?」當逼眞,使你投入,因此忘記了在大白鯊

卡龍很愉快的說。 「大概如此,多謝你的關心。」最後

位置那一個人是「巴力」,是天文台長巴 不久之後,卡龍休息,接替 化的機師

向你請教、希望你替我解答。我首先想知高興,我、「巴東博士・我有許多問題想 爾福的侄兒,對太空有相當深的研究 了?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看見一塊隕 道我們的大白鯊選擇這一條航線是否弄錯 他獲悉談話的對方是巴東博士,相當

有碰到。」 太空兜了一個圈子就回航,一塊隕石也沒 定有隕石,假如你們交運,可能此行在外 那個方向比較容易碰到隕石吧了,並非一 爆裂或分裂引起的 巴東博士想了想,設 ,你們所走的航綫只是 「隕石是星體

會希望空手而歸呢?」 我們此行正是想收集各種不同的隕石,怎 「甚麽?巴東博士,你不是說笑吧?

輪到我當

機會碰到隕石,等於交運,確是事實 是否有動物生存的樣本,爲甚麼你反而說 太空的隕石 「是的 「那就奇了,我們此行只是想檢取外 ,我說錯了, ,作爲研究地球之外任何星體 不過,你們沒有 0

此行沒有碰上了隕石是幸運的反映呢?」 「巴力」說時有點困惑

度很慢, 巴東博士說:「你可能忘記了一件事 隕石有大有細,撞擊的速度也是大有 ,如果一塊細小的隕石凌空而墜,速 對人類沒有多大影响, 反之,

> 撞崩地球的一角,假如你們碰上了六千六是巨型隕石,影响就大極了,甚至有可能 百萬年撞擊地球的一塊巨型隕石,豈非全 那種隕石而言。」 部變鬼?故此我認爲你們沒有碰着隕石指

的巨大隕石不止這一塊,地球有幾處撞崩穴,直徑二十哩,大概當時跟它一起跌落州叫做曼遜鎮附近的郊野地方出現巨型洞 有毒素,恐龍逐漸全部絕跡,你說吧,假不灰浮在空中久久不散,引起空氣含 萬磅的壓力壓扁,化爲烏有。」 深不可測的大洞,具有極强的吸力,如果 加可怕的還是黑洞,在星體之旁,有一個 有一點,隕石仍非最可怕的東西,比它更 如你們碰着這麼大的隕石,是否可怕?還 你們在太空飛行偶然被它吸去,就被幾千 「巴東博士,那隕石大到怎樣呢? 「它大到撞擊地球之際,使美國愛華

也相當安全,不自覺的臉露笑容 他知直那些太空人相當安全,「大白鯊」 「是的,我們確是幸運,沒碰上隕石。 雙方談到這裏告一段落了,最低限度 「巴力」說不過他,只好沉着氣設:

大白鯊碰上了太陽風

天之後,他們第二次通話

航行,接近火星的一段路,已經是銀河的太 空圖形上面顯示,越過月球,背着太陽 太空圖形上面顯示,越過月球,背着太陽我覺得眼前的沉悶局勢達於極點,雖然在我體不能在談話中突然說:「巴東博士, 星兩,並非有可能碰到太陽風,或者碰到開始,隨時碰到隕石,甚至有機會看見流

,它降落之後無法起飛,你們就完了,用理,或者你們懂得修理可惜缺乏配件安裝降落的時候損害了一部份,你們不懂得修 白我說的危機嗎?」

决不在任何一個星體降落。」 「我明白了,除非萬不得已 大白鯊

,祝你們好運。」

項問題,相當有趣,

我試把它逐項解答。

你提出來的各

「從你說的第一個問題对起,太空實

巴東博士說:

的指示。」問題呢?你博學多才,

希望你對此有明確

中

中,是否我們乘坐的飛行物體大白鯊出現都看不見,黑沉沉的時間太長了,如在夢

在銀河漂流的太空孤島,可是,我們甚麼

風,太陽表面的高度火焰往往是一伸一縮然分裂,化整爲零,啟會出現大量隕石,然分裂,化整爲零,啟會出現大量隕石,然分裂,化整爲零,啟會出現大量隕石, 不宜喝它呢? 它 發展爲一種難以解釋的太空病,爲了對抗 活的人,都有些渾渾噩噩,好像晝夜不分 又想到另外一些問題,說:「在大白鯊過 ,這種情况實在使我担心,懷疑它有可能 ,你認爲我需要喝它提神醒腦呢?抑或,每一次輪到我當値,我一定喝一杯咖 看來那一次交談即將結束了 卡龍忽

撞,四分五裂,化爲二百多個碎星,隨後

有一個頗爲巨大的星體,因爲它跟不星相 航行到木星那邊,本來該處在億萬年之前 在太大了,你們所走的航綫是在火星旁邊

繼續分裂,看來它只有八九十個較大的碎

輪流飲用,一會兒喝它,一會兒吃安眠藥而已,它不會損害健康的,除非亦使用它 使腦袋失去了自立的能力。」 「很難說,喝咖啡只是一種生活習慣

陽風,這種風相當奇怪,越是貼近風的核超過地球上面的颱風二百倍過外,稱做太的,收縮與擴張所形成的巨大氣流,時速風,太陽表面的高度火焰往往是一伸一縮

是否必須立刻停止使用各種刺激品呢?」 就算一個人病倒也會影响大局,你認爲他 沒有分別,睡時像醒,醒時像睡,他正是 我把它稱做太空病,病態就是醒覺跟做夢 還密密不斷的抽香烟,我們只有三個人 每天分幾次使用咖啡以及安眠藥,有時他 「糟了 ,以前我沒有看見過這種病,故此 ,巴力正是如此過活,他似乎

比較細,故此你們萬一碰上了太陽風是否心,壓力越大,如果它是風的邊緣,壓力

,他必須立即改變這種生活方

球有些動物,我至今仍是不大懂得隕石跟索各種隕石,原因是生物學家懷疑別的星中挑選出來的勇士,同赴外太空遠征,搜 「巴東博士,雖然我們是六百多人當

> 解釋幾句嗎? 動物存在的證據有任何一種關連,你可以

個地方曾經有動物生存,甚至你們發現隕 於動物的骨頭,或者牙齒,便即反映出那 石之際,那些動物仍然生存。 **网塊隕石含有化石在內,假如那些化石屬** 頭,可是、許多塊隕石當中,難保沒有 照一般情形說 雕呆沒有一

一個時期,才有原形蟲出現,牠逐漸演變有動物出現,不過,時機尚未成熟,再過 是觀察某一個星體是否有動物生存的證據 命所含有的東西,都可以反映出該處可能 含有一些有機體,它是地球上面開始有生 ,應該特別重視它。 ,從昆蟲或海產魚類變成動物。旣然隕石 「此外,若干隕石沒有化石在內 ,却

話嗎?」 多請教,你以爲我們能夠永遠靠無綫電通 你所指導的情况那麼明確,以後我還要多受訓的科目又多,反而不大清楚,比不上發訓的科目又多, 反而不大清楚,比不上殊的地方受訓,可惜時間太短了,此外, 殊的地方受訓,可惜時間太短了 「多謝你的指教,雖然我們在一個特

人,沒法應付。」 ,運用你們以前玩滾軸溜冰的技巧做各種點,你們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身手敏捷 如三個人都有病,那就完了, 閃避或出擊的動作,盡量保存大白鯊, 有可能影响到我們通訊,你必須注意這一 陽出現黑子或者空中的電磁大量增加 「那是不一定的 ,不要那麼樂觀,太 似病非病的 你們將會遭 ,便

巴東博士很認真的說

最後,他還對卡龍說知,在無綫電通

,不過,這一項緊密措施只能夠在真正需來,跟他們交談,多一個人策劃總是好的來,跟他們交談,多一個人策劃總是好的上面自然可以感應得到,到時他會盡快趕以應付,立刻對着通話器放聲入叫,月球 敵人 看來巴東博士整個投入「大白鯊」了要它的時候適用,不要胡亂的大叫。 假如他們在太空任何一處出現非常厲害的 話器那邊已經裝置了一 ,或者環境上有特殊古怪的變化,難 個特別的傳呼機

不已。 ,假如卡龍等三個人死在太空 ,他就傷 心

變化 **鯊在太空航行了二十一天之後,突然發生** 爲了緊急應變,未必用得着,想不到大白 當時巴東博士作出這一項措施,只是 ,巴東博士在夢中聽到大聲呼叫。

是否發生意外呢? 邊,抓起了聽筒,果然聽到一聲聲呼叫 他一躍而起,疾走到無綫電通話器那 「我來了,你必須鎭定一點,大白鯊

真的使我興奮!希望你聽得出我的語聲 知道我是卡龍! 「巴東博士,你及時趕到,指點迷津

到一些蓬蓬之聲,那是隕石偶然撞擊到它 付不來。即使我們交談,你仍然可以聽得 隕石,我們不必慌張,可是,大白鯊繼續 的外殼所發出的聲响,如果沒有超級巨型 毁的跡象,問題是外邊的變化太大,我應 大白鯊本身沒有任何惡劣變化,也沒有撞 ,因此我覺得不容易拿定主意,向你求 「現時我急於把外邊的情况告訴你 如果它沒有改變航綫,却又担心黑

巴東博士聽了,不假思索,立刻反問

可能在你們的航程當中出現,它不會傷害 被太陽風吹向它漂流到地球這邊來,仍有

,最要緊的足保存大白鯊

至在更遠的太空,如果有甚麼星體分裂, 不單是在火星與木星之間有這種東西,甚

「太空孤島其實是星球分裂的碎片

「太空孤島呢?它究竟是一些甚麼東

看情形而定。」

東西呢?」 ,不會那麼快就碰上了黑洞的,你是否你們航行了十多二十天,還沒有抵達火句:「卡龍,爲甚麼你提及黑洞呢?照 見前面或左右兩邊任何一邊有些黑色的

怪的物體在我們不遠的右邊。」 好像你說過的吸力,還有一點 黑色,沒有半點雜色,同時有一股狂風 「是的 ,我真的看見一塊圓形的東西 ,那件古

「你放心好了,它不是黑洞。 「爲甚麼你判斷得那麼快呢?

生 吸力厲害到難以想像,你完全沒有機會逃 樣航行好了,別理會黑色物體。」 太空有一顆大星爆炸所發生的碎片,你照 大白鯊上面,却又沒法損害它,只是遠處 太陽風的邊緣,至於隕石密如雨點,打在 空孤島, 射鏡看見附近出現黑洞,他已經被吸入洞 在任何一種飛行物體之內,只要他透過反 ,沒有機會多講一句半句 照我看,你所看見的黑色物體只是太 「因爲我有這種知識與經驗,任何人 你覺得有一股吸力發生,可能是 。此外 ,它的

麼它是黑色呢?我們背着太陽航行 它迎着陽光,它不應該出現黑色的。」 「黑色物體也許是太空孤島了 ,爲甚 ,等於

都有可能影响到它的光芒,暫時消失,也 你們碰上了這種情况 「我已經說過,太陽表面的火力沒法 出現黑色,或者太陽風突然狂暴,

發生的變化呢? 「現時我們最要緊注意一些甚麼可能

爲它的外殼有六呎厚,同時它由鋼鉛以及 小的隕石沒法損害大白鯊的,因

> 它,所須注意的是超級隕石,避無可避,鎢混合鑄造,更加堅固了,隕石沒法擊敗 它一定不是黑洞。」 須盡量避重就輕,從那塊隕石比較薄的 逼於穿過去,有如破冰船擊破堅冰,你必 邊穿過,能夠在它的邊沿滑過,那就更好 ,你這樣做的時候,不必理會黑色物體 ,隕石沒法擊敗

,假如那件黑色物體並非黑洞,我可以放的賜教,我現時稍爲恢復活下去的信心了 心向前航行。」 卡龍聽了,喜出望外 說: 「多謝你

收取一部份隕石 是可惜當時沒有打開大白鯊頂上的艙門 他聯絡,對他說知,難關已經渡過了 一個鐘頭之後, 卡龍再用 h 渡過了,只 用 無 綫 電 話 跟

興。 這個難關渡過了 ,巴東博士也覺得高

將深大白鯊的遭遇怎樣? 他想也不敢

想

士十分沉悶 之久,沒有聽到六白鯊的消息了,巴東博,最後一次雙方通話之後,連續有十一天 世事往往如此,不能夠完全倚賴運氣

7 這一 心上如感事歷,根本查無可查,他只好把了,是否如此呢?難以估計‧因此他感到 緣無故的失了踪,大概是無綫電對講機壞 ,只是在銀河遊蕩,照道理說,它不會無 宗心事拋開 大白鯊决不會這樣快就航行到火星去

失踪的,我没法判断它是写人是不久就它的確是失了踪,大概是進入銀河不久就問及大白鯊的行踪,他苦笑一下,說:「

銀河搜索,有沒有機會把它找出來呢?」 「如果我們派出另外一些飛行物體到 「有是有的 ,不過,機會很微 0

「大概是千份之一。」 「找到它的機會微弱到怎樣呢?」

的機師,免得它失敗之後,有損美國太空我沒有產太空總署抽調適當的人去充任它前,我已經覺得它不容易達到目的,因此 機騷擾它,故此我不單是沒有涉及太空總 總署的聲譽,此外,我還担心蘇聯派出戰 我已經覺得它不容易達到目的 「那麼,別再找它了,其實它啓程 因此

球建造。」 巴東記:「總統眞是神機妙算

署的名譽,還讓它任月球升空,並且在月

大白鯊被吸力

掛斷了無綫電話、忽然聽到另外一邊的通 話器有很强大的叫聲。 人的談話就結束了,說也奇怪,他剛剛 巴東跟列根總統交談了十分鐘之久,

是巴東博士,你是誰?」 他喜出望外,抓住它的聽筒設: 「我

些柔弱。 「我是卡龍!」聽來,對方的語聲有

地間 是否仍在大白鯊裏?」 「你是卡龍?好極了 巴東博士驚喜交集 快些告訴我

個人也是如此,我只能對你說知人和大白 那一個角落,我就不得而知了。」 鯊都是相當安全,至於大白鯊在銀河之內 「我當然留在大白鯊的肚裏, 「那不要緊 慢慢的可以把它的位置 另外兩

贊成這樣做,看來我們遲早要分裂的,將留了一個時期,然後起飛,我跟巴力都不 贊成這樣做,看來我們遲早要分裂的 來我們大概會同歸於盡! 島上面大量檢取岩石,把它代替隕石 ,停

他 巴東博士役法可想,只好盡量地安慰

出卡龍在大白鯊那邊大聲呼叫。 兩天後,通話器忽然响個不停,反映

樣子過活的,每天覺醒了就喝咖啡,睡前他沒有踏進大白鯊的太空艙之前已經是這

手不足的了,假如你們內鬨,只是剩下一型的大白鯊,只有你們三個人,已經是人萬萬不可,你們必須知道,根本上那座巨

巴東博士猛吃一驚,說:

「打架嗎?

短期內難以改善,只好聽其自然,原來

「巴力告訴我,已經養成的生活習慣

的毒質,對他是有利的,原有一個人,那 放在雪櫃裏面,多吃橙可以解除藥物帶來

是溫樂,看來他比你更加强壯,他大概沒

大白鯊有幾次十分接近一些太空孤島,他

「不,有些事情,必須發生爭執的

多吃水菓就算了

·幸而你們携帶大量的橙

就算了

,何必發生爭執呢 ?-

「旣然養成了習慣,

料無大碍,叫他

眠不食嗎?彼此同舟共濟,稍爲容忍一點個人把舵,難道這傢伙每天二十四小時不

必吃安眠藥。」

很好,你的同伴呢?巴力怎樣呢?他是否

情

知

「溫樂沒有病,只是脾氣猛烈些

誰

,我真是担心將來我們三個人會惡狠狠 他總是一意孤行的,誰也沒有權力干涉 道的,大白鯊根本沒有隊長,幹怎麼事

担心你們空手而歸,只是担心你們的健康

聽到你的語聲,你的健康可能是保持得

仍然喝咖啡以及吃安眠藥呢?」

?有麼急事呢! 他趕快抓起聽筒,說: 「你是卡龍嗎

些意想不到的災難。」 跟我們發生爭吵,而是大白鯊可能碰上一 打電點給你,却非甚麼急事, 對万說 「我是卡龍,不過,我現時 也不是溫樂

呢?」 「災難嗎?那到吐怎樣子的一種災難

跟織女星座十分接近,因此之故,在太空出現在銀河的邊緣,它大概在銀河深處,不是木星發出的,正如你所說,黑洞不會 湿遠,假如在太空出現强大的吸力,必然的地心吸力,比不上地球,我們距離木星的所有太空專家都設過火星只有微量 應付,請你指敎,是否太空孤島可能出現 吸力,更糟的是吸力越來越大,自覺難以 碰到吸力的,料不到我們碰着一股强大的 裏面依照駛向火星的航綫航行,照理不會 强大的吸力呢?」

電磁,吸力比較單純的磁强大幾千倍 能發生的 空孤島,面積有整個美國那麼大,它從某 一個星體分裂出來,本身會有很豐富的磁 在銀河漂流,不斷的吸引陽光,變成了 巴東博士想了想,說道 ,假如在銀河之內漂浮的一個太 「那是有可

> 盡快回答,我想知道爲甚麼經過十多天你找出來,我有許多問題想問問你,希望你 們沒法跟我通話呢? 「恐怕是太陽風的影响了

「因爲大白鯊在銀河之內繼續航行 「你怎樣知道它是太陽風的影响?

把它推向前面去,普通的風沒有顏色,它 方向不變,突然有一股巨大的狂風吹襲 知道它是太陽風。」却是灰黑色的,彷彿風裏夾着塵埃,故此

「後來怎樣?」

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損壞了,我修理了很久,然後使它復元 然後穩定下來,不過無綫電通話器就有點 「大白鯊被它吹到搖搖晃晃,很久

困難? 「卡龍,現時你們有沒有特別嚴重的

「沒有嚴重的困難,但是,却頗爲失

,令到大白鯊失去平衡,那就完結了,由開頂艙的門,太陽風突襲,頂艙塡滿了風滾們更加不敢把頂艙的艙門打開,萬一打 望 敢打開大白鯊的頂艙:讓隕石跌下來,到陽風,隕石太過繁密,恍如落雨,我們不 了隕石漸減的時期,太陽風就大量飄入, 「甚麼事情使你覺得如此失望呢? 令到我們覺得失望的是隕石以及太

,到時你們再檢取它,仍未爲遲,我絕不達火星的太空一段航程,必有更多的隕石 期的地點,何必担心呢?照我看,快要抵 ,無疑的我們覺得失望。」 「日子多着呢?你們還沒有航行到預

於這兩種顧慮,大白鯊沒有檢取一塊隕石

圍 想被它吸住,應該盡快地逃出它的吸力範 有 可能出現一股强大的吸力 ,如果你們

當中有一個人想大白鯊被它吸住。 卡龍說 「你說的是溫樂嗎?」 「問題在 追裏, 我們三個

「是的, 這個人正是溫樂!

手。 個,只好善言相勸, 你們的人數太少,絕對不能夠失去任 £___ 「你跟巴力聯合去對付他好了 ,盡可能不要大打出 配對不能夠失去任何 ,不過

不答應合作,一意孤行,還拔出手槍來,不答應合作,一意孤行,還拔出手槍來, 有點狂了,我們真的沒法對付他! 表示他隨時可以把我們二人殺死,看來他

執,大概有些 道理,他有沒有影過他爲甚 一卡龍,雖然他一意孤行,他這樣固 **廖執意要到太空孤島看看呢?**」

說此行的目的並非檢取隕石那麼簡單,還 有的是地心吸力,故此地球上面有人類, 只是有吸力的太空孤島例外,他認爲地球 物生存,故此他不肯放棄這個機會、巴東 想看看任何一處屬於太空的地方是否有動 一個地球,故此應該走到那邊看看,他還 體積相當大,吸力相當强,它可能是另外 也有別的動物,假如另外一個太空孤島, 「他並非執意到每一個太空孤島去 他的思想那麼固執,是否

的時候快些判斷它是否有動物 否有動物,很容易判斷,只要你們接近它 未嘗沒有理由 巴東博士說: ,其實一個太空孤島上面是 ,他所講的 然後决定 話



太空孤島出現巨型怪獸,頭如蚯蚓,有一條長長的頸 ,太空人溫樂逼於發射激光槍毀滅牠

我們的談話,不過,切勿開口,別讓他知跟溫樂談談,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聽筒聽聽 道有ノ竊聽 怎樣做,那就不會發生爭吵了,現時我想

卡龍很興奮的說。 「好的,我立刻依照你的吩去做、

巴東博士,我是溫樂,我們會經見過面 **/**破壞我的形象。」 希望你記憶起我的見面的情况,不要讓 過了一會,對方有人 開口了 說

知·在 時我只 大白絮緩緩的降落,到該處看看,那些條個太空孤島符合地球具備的條件,不妨把 ,大白鯊應該由你控制,閒話休提了,現了是別人發展了,你很强壯,意志大學界別人 有氧氣。 使之留在地面低陷之處,變成海洋或河流 要呢,原因是它可以把太空的雨水吸住, 件就是地心吸力,爲甚麼地心吸力那麼重 ,蒸發到空中,使空氣含有水份,亦即含 ,在太空的任何一處,如果你發覺某一我只是想把地球的一些重要特徵對你說

了死亡氣息的絕地,根據這個原理,你們吸力就有水,同時有氧氣、絕非一塊充滿吸力就有水,同時有氧氣、絕非一塊充滿質烏有,換句話說,那個地方如果有地心為自然,甚至沒有跌落地面已經化 落地面看看。」 有水或者有一層很濃厚的空氣,都可以降 發覺太空孤島有吸力,同時發覺它的表面 物呼吸,使動物呼出來的碳氣被植物吸 ,如是者循環不息,還可以在地球表面 「氧氣的用途很大,不單是供給所有

「是的,巴東博士,我也是這樣想

層有那麼高的氣溫,它是否可以突然穿過 溫穿過,倘若某一個太空孤島表面的大氣 別太過固執,意有一點,大白點經過多次 測驗,認爲它可以在攝氏五千度以上的高 倘若大白鯊裹面有些人不懂事,胆怯如鼠 ,不敢讓大白鯊降落,希望你勸告他們

下是的,它一定可以突然穿過,此外,你仍要注意這一點,一件物體在大氣層 穿過的時候,可能因爲磨擦生熟,出現更 强的高溫,大白鯊的外壳雖然經過特別處 理,能夠忍受高熱·仍要小心應付好些, 它有一個紅色木棒形狀的機鈕,那是戶了 反吸力而設的,假如你發覺某一處大氣層 的氣溫在磨擦生熟溫度高達攝氏五千度過 的氣溫在磨擦生熟溫度高達攝氏五千度過 外,可以扳動它,使大白鯊下降的速度減 外,可以扳動它,使大白鯊下降的速度減 外,可以扳動它,使大白鯊下降的速度減 外,可以扳動它,使大白鯊下降的速度減 然,那就更加安全了。我只是依照所知的 弱,那就更加安全了。我只是依照所知的 弱,如此例

」溫樂很快回答 ,我們一定依照你的意思去做

力,只好把這種憂慮拋開。 個人,假如那些人內鬨,簡直是無法壓制的,他留在月球上面,相距太遠,有心無的,他留在月球上面,相距太遠,有心無勢生態劣變化,大白鯊之內只有他們幾 這一次談話結束之後,巴東博士的

爲大白鯊相當穩定,它不會無緣無故自行「總統,恕我坦白點講述我的意見,我認 的前途有怎樣的一種看法,他沉住氣說: 把它向列根總統報告,總統問他對大白鯊 既然那些人有進一步的消息,他循例

因爲他們都患上了太空病。」毀滅的,太空艙裏面的人就難以保證了

說?」 士,你認爲他們有病嗎,爲甚麼你不早點 列根總統大吃一驚,說道:「巴東博

電通話多次才發覺的,那些病態只有在太空艙才發覺,此外,我還可以說它只是在空艙才發覺,此外,我還可以說它只是在公房上發生,你不必担心。」

應呢,」 文學者爲了研究太空的便利而設,其實它的一處,稱做外太空,這種分別,只是天然稱做內太空,從月球伸展到銀河或更遠 都是太空的一部份,根本沒有甚麼分別 「那就奇了,從地球伸展到月球,雖

了十多倍,不過,太空艙的人就不同了,强的外殼保護,不受影响,只是速度增强已,在强烈的風速積聚之下,大白鯊有堅已,在强烈的風速積聚之下,大白鯊有堅 等於連續有十多天的量浪,必然影响大腦了十多倍,不過,太空艙的人就不同了, 特別是太陽風,它的時速達到三千五百哩 腦細胞發生變化,逐漸出現發狂的傾向 外太空的環境不同,外界的刺激使他們的 而是三個人同時發作,我真的担心他們 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出現這種病態反應 天打起來。」 脾氣猛烈, 「並非他們到了外太空就患病 十分固執,隨時拔槍,並非 ,而是

「有辦法補救嗎?

們碰上了强敵,把充滿了暴力的目光投向「我想不出有甚麼辦法補救,假如他

影也沒有一個,怎會出現敵人呢,這個希 就有些轉機,不過,外太空一片死寂,鬼對方,三個人不會內鬨,跟敵人拚命,那 望十分渺茫。」

生與死的戰鬥。」列根總統很堅决的說 有甚麼一艘太空船跟踪追上去,便會發生 「不,它非並太過渺茫的 假如蘇聯

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巴東博士鬆了十分準確,與別不同,佩服之至!」 外,聽了就說:「是的,總統的觀察力,沒有人願意跟他辯論,巴東博士亦無所有美國科學家都知道他是最固執的

一口氣。 在太空的遠處碰上了可怕的敵人! 他做夢也想像不到那幾個美國人真的

怪 獸 向大白黨挑 我

蚓

出來。出來。 事了、剛剛破曉,天色還沒有亮透,他這是他跟列根總統通電話之後第三大 沒有人從地球打電話向他求救,那種

艙之內沒有人,那些怪異的微聲不過是由 陣陣沙粒相撞的聲响,顯示出大白鯊的機 然是大白鯊的太空三雄了,他趕快走過去 夢中驚醒過來,立刻想到向他求救的人必 震動聲剛剛傳入他的耳朶,使他任半醒半 頗覺出乎意外,他所聽到的是只是,抓起通話的聽筒傾聽。 他

呆了一呆,抓住聽筒有十分鐘之久才把它 於雙方距離太遠任太空吸收到的雜音 設眞話,你們只有想辦法自教,沒 巴東博士沉思了一會,說:「

,五分鐘後,他忽又聽到大 」他自言自 加稳定 假如它降落的速度更加慢一點 壞,可以說這一次在地面降落是成 又看看它的外壳,認爲它大概沒有甚麼損 是成功的,

語

他們真的完了!

眞料不到

太空孤島降落嗎?爲甚麼你忽然又改變主 鯊的操作如此順利-「恭喜你了 卡龍, 你不是講過不同意在 想不到你在大白

求助,立刻大叫,原來那些叫聲八概是

他跟卡龍講過,

卡龍想通知他有急事

龍叫出來的了

,他走過去抓起聽筒

第一 卡

島把我們吸到外邊去,避無可避。 「並非我改變主意,只是那個太空孤 __

是否剛才聽到巨大無比的震動聲,

隨又寂

「是的

我正卡是龍!巴東博士,

「卡龍

,是你嗎?」

以爲我們全部喪命了

,大白鯊也撞毁

地心吸力了,是也不是呢?」 具有龐大的吸力,照情形看,它似乎具有 「眞是奇怪了,竟有如此一個地方

到你的語聲我就放心得多了

,你們是否三

不過,聽

「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

人都安然無恙呢?」

「剛才那種强大的震動聲像大白鯊降

· 我們全部量倒 · 我第一個

磁場,正如地球上面的南極,大白鯊凑巧 是否含有强大的地心吸力,或者它有一個 「暫時我還沒有足夠的本領去分辨它

遲些我才對你說知,現時我立刻向他們施 甦醒立刻通知你,他們是否安然無恙呢?

五裂呢?

「那艘大白鯊怎樣?它是否撞到四分

麼?假如它有陽光,那就太好了,起!請告訴我,你看看大白鯊外邊 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卡龍, ,你看看大白鯊外邊有些甚 你們能夠活下來,眞是了不 因爲你

球上面最普通的田野 之處有山崗,並不很高。 /處有山崗,並不很高·看來它很像是地它降落的地點是一片黃色的泥地,較遠 「巴東博士,大白鰲外面眞的有 ° L 看來它很像是 陽光

巴東博士接聽,對方仍然是卡龍。

卡龍很興奮的說:「他們都甦醒了

三十分鐘後,通話器又鳴鳴的作响了救人,隨口發了一句,便即走開。

「它似乎沒有嚴重的損壞。

_

卡龍急

我沒有觸摸它,不知道它的性質是否跟地「沒有樹,却有些植物很似的青草, 「有樹嗎?」

球上面的草原相似。

一它是否帶着級色呢?

,是墨綠色。」卡龍再度發表

是地球!」 意見,說: 「巴東博士,我直覺到它

太空衣裳,然後可以走出大白鯊之外它的氣溫似乎適合地球上面的人,仍 外,還要當心它的輻射緩傷害你們,儘管 **青草,那就可能有野獸,** 甚麼,不過,我認爲那個地方有泥土也有 ,應該作出準備,必要時會展開戰鬥 「我不知道那個太空孤島的成份是些 你們切勿輕視它 ,仍要穿 此

龍由夷的 「我完全明白,多謝你的賜助。」 說

有機會製造一條跑道讓大白鯊起飛,故此食物的問題,同時想看清楚那個地方是否類不能夠吃草,我們勢必餓死,爲了解决類不能夠吃草,我們就要永遠留在荒島如果它無法升空,我們就要永遠留在荒島 空總署有沒有辦法救我們說險呢?希望你列根總統求救,他答應這個請求,美國太 我們三個人忙個不了,輪流到外邊觀察 圖侵犯我們,而是担心大白鯊飛不起來, 我們的生死關頭了,我並非說有些强敵企 很冷靜的說:「巴東博士,我直覺到那是 我們休想回到地球去,故此我們十分珍惜 前哨站,並且輪流派人守衞,如果一定要 衛的木栅,把它放在大白鯊的前面, 我們打算短期內先行巡察一個可以作爲自 它。現時我想問問你,假如我們轉托你向 白鯊本身是絕對不能夠損壞的 戰鬥,當然是在六白鯊外邊打鬥好些。大 每次兩人出外,另外一個人留守六白鯊, 過了兩天,他又跟巴東博士通話了 ,沒有它, 作爲

> 夠救你們,原因是銀河非常廣闊 無法測知他們在甚麼地方 卡龍沉默了一會,說: () 沒有人能

是眞話! 否自救,總是感謝你的 那一次談話之後 ,有五天之久 尤其感謝你說 「我們不管

繼續交談 ,然後

人是巴東博士之後,他突然說:「這個地大是巴東博士之後,他突然說:「這個地方與然重,我們雖然獲勝,心裏十分慌死了一條巨大的蚯蚓,原來牠有五百磅過外那麼沉重,我們雖然獲勝,心裏十分慌死了一條巨大的蚯蚓,原來牠有五百磅過外那麼沉重,我們雖然獲勝,心裏十分慌張,因為向我們進攻的蚯蚓不止一條,死了一條,牠們必然再度進攻,令到我們疲於奔命。此外,我還担心這個地方的昆虫於奔命。此外,我還担心這個地方的昆虫不止蚯蚓這一種,假如牠的數量太多,我不止蚯蚓這一種,假如牠的數量太多,我不止蚯蚓這一種,假如牠的數量太多,我不止蚯蚓這一種,假如牠的數量太多,我 們未必是牠的敵手 0 ㄴ

去安慰他而已 可惜愛莫能助,只是想盡辦法多講幾句話 巴東博士雖然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遇

力的機件使大白鯊降落得順利些 東博士道謝,原因是博士提醒他使用反吸 又是一天,輪到溫樂當值

像蚯蚓,不過,牠的軀體中部却是隆起的 是昆虫抑或野獸,因爲牠的頭頸相連, |獸,假如我沒有躲在前哨站的崗位之內||那又不能夠稱做蚯蚓了,應該把牠稱做 昆虫抑或野獸,因爲牠的頭頸相連,很「直到現在,我仍然冷法講得出牠究竟他倆很快就談論到巨型蚯蚓,溫樂說

想他不會因此喪命,我想盡辦法使他們二 架,以攻昏迷,不過,他現時覺醒了,料

人躺下來休息,同時檢查大白鯊的機件

沒有甚麼問題,溫樂的身體比我更加强壯 除了巴力覺得有些量眩需要吃點藥之外,

,只是可惜他在倒地的時候撞着一個塑膠

道了,這樣一來,豈不是六白鯊永無升空也 屍體堆積如山 更加沒法築成一條跑大白鯊附近 我們只能殺死地 沒法趕走大白鯊必須十六個輪子滾動 使它向前衝 根本上沒法在這個地面弄出一條跑道來 鯊的底層被黃泥粘住 時間拖長了,越加 難以拔起來,我們如果沒法把怪獸驅逐 即使我穿上了太空衣,也會被牠一口吞 看來我們遲早被牠吃掉的 ,因爲大日

後 巴東博士忍不住把時他多說幾句含有安慰 之日嗎? 雄的遭遇利用無綫電話向列根總統報告。 他多般幾句含有安慰意味的話、分開之 巴東博士忍不住把六白鯊以及太空三 巴東博士聽了 着實替他們担心,却 心裏很是難過,當

白鯊 可是,我自問沒法帮忙他們 請你屬於太空部門的精英份子,也不想犧牲大麼辦法挽救他們,住在地球上面的人,還有甚 變化 的專家 白鯊 列根總統款:「巴東博士,你是太空 比較任何人更加瞭解太空, 長期留任月球 研究外太空各種 我自問沒法帮忙他們 你也沒

專才,大白鰲之內的機件,有些我也看不,我自問才疏學淺,並非太空飛行物體的 太陽,六白鯊陷入泥地,輪子不能夠轉動 對他們說知 道的,我留在月球最主要的任務只是研究 缺少跑道,它就沒法升空,此外,那些 談到這裏 相信地球上面必然有些人懂得一它的 希望你把太空三雄現時的窘境 看看有沒有辦法解救。你知 巴東博士突然歌: 「總統

> 一個懂得修理大白鯊的高手,你可能工作來,請你用錄音機錄取,然後在地球找尋來,請你用錄音機錄取,然後在地球找尋班新之類的昆虫或怪獸何以如此巨大,我 不會超過半個鐘頭。」 閉的錄音機好了,我想講的一切,不必留下來,使用一個錄滿半小時不必留下來,使用一個錄滿半小時!得修理大白鯊的高手,你可能工作

的講話 個結。 五百卷 分別送給跟太空科技有關的專家 月球製造、裝嵌的工作全部在月球完成, ・希望那些人當中有人懂得怎樣解開這一 列根總統依了他,不單是錄取半小時 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一雖然大白鯊在 ·還在事後把那錄音帶複製 一變成

千方百計挽救大 白蕉

此安排,可能有奇蹟出現。

可是一設計大白鯊的人却在地球過活

如如

前 用長途電話向太空總署報告,再由太空總 署的副署長卡奇·把它轉達於列根總統之

人在總統府的機密室交談。設是「心腹」,當然是接見他的 列根總統一向對卡奇另眼相看,可以 ,那晚兩

講的話靠得住嗎?」 列根總統第一句就說:「金光博士所

太空科技方面的造詣,純粹是因爲他是大了我認爲他靠得住,並非我欣賞他任

甚麼話,跟大白鯊有關,觸發他現時對大兒,可能金韋博士病逝之前偶然對他說過白鯊最重要的一個設計專家金韋博士的侄 白鯊作出的貢獻。」 「金韋博士死了嗎?爲甚麼我不知道

士的報告吧,在他的手上有全份的大白鯊的事別再去說它了,我們還是研究金光博別因為他的存亡向總統報告,好了,過去對國家大事沒有甚麼影响,故此沒有人特對國家大事沒有甚麼影响,故此沒有人特 圖形。」 「他是大白鯊在月球升空之後旬日之

果我們想重建一艘大白鯊,失去了 快了,是否如此呢?」 士,由他接替這個任務,他也可以勝任愉 總統忽然插進一句 · 「照這樣說,如

意見吧。」 **「好的,重建與否?那是將來的事「確是如此!」** 你還是繼續報道金光博士的

甘乃迪機塲之內,不過,機塲必須啓用所到地球來,自動降落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升空,而且在空中依照一條直綫飛行,回升空,而且在空中依照一條直綫飛行,回數板下,大日鯊即時出現一種意想不到的變板下,大日鯊即時出現一種意想不到的變 解救自己,在機艙之內不會受人注意的許 來大白鯊碰上了最危險的遭遇,仍有辦法 長途電話跟我交談之際設出一個秘密,原 多條金屬棒當中,有一條棒,棒端有黑骷 「好,我應該繼續講述了 ,他曾經在

> 些地方不很清楚,月球上面的巴東博士也 屬棒的使用方法寫下來,故此圖形上面有 他已經製造出來,却沒有把那條黑骷髏金 備所吸引,這個辦法本來是救急的絕招 看不清楚。 ,由於大白鯊的外壳有百份之六十是鋼鐵 ,故此它飛到地球上空就被機場的特殊設

有夜間照明燈,另加上磁電的裝備去吸它

面有這種設計 ?是否他 致覺它有問題呢? 「爲甚麼金韋博士生前在設計圖形上 却又沒有文字上的註解呢

盡美,沒有考慮到佛州的甘乃迪機塲,後腦海中只有一個意念,怎樣可以使它盡善太過謹慎,設計建造大白鯊的時期,他的 鯊降落之際,撞毁幾十架戰機,產生大災 來他才考慮到,認爲這個方法可能使大白 惱,這種秘密他一直擺在心上,沒有向任 難,故此他沒有註解,他因此覺得十分煩 且是一流的太空科技人才,才對他說知 何人說及,由於金光博士是他的侄兒 閉,三天或五天,又或一個月之久,那쉾佛州的民航機塲在指定的一段時間之內封 之外的註解,假如眞有其事,總統可命令 項註解加入文字之內,另外寫下一種註解 認爲他萬一重建大白鯊的時候可以把這 ,三天或五天,又或一個月之久 ,他並非發覺它有毛病 ,而是

「因此金光博士把叔父死前的意見轉 是否如此呢?

價值的 「是的 敬請總統加以考慮。 ,正是這樣子 ,我認爲它是有

「你的意思怎樣?」 「我沒有任何意見 ,因爲我的侄兒卡

刻 《作出决定了,你還有甚麼事情需要補充兼且是太空總署的副署長,現時,我立 作出决定了,

總署的 龍也在

人說我徇私。

意見講出來。催促總統急救、免得太空也在大白鯊的機艙之內,我不想把自己

來

從甚麼觀點去看這件事,你認爲太空

總統想了想一說:「卡奇,我不說你

那就算了,請你把寶貴的意見講出

三雄非救不可?」

辦得到。 ,令到大白鯊起飛·由他回報,你就要在,跟他再度通話,獲悉他已通知太空三雄的巴東博士取得聯絡之後,過了一個鐘頭 及探空燈 使它明如白畫,你立刻可以封設過,大白鯊降落之際,需要大量的電磁 磁這種工作也很吃力的,並非普通的技師最好由他督工、因為在地面裝置巨型的電旬日之內辦妥金光博士認爲需要做的事, 備,起碼要十天八天、故此你跟月球上面 磁這種工作也很吃力的最好由他督工,因爲年; 閉甘乃迪機場 「仍有多多少少重要的補充,我剛才 却不能夠立刻造出這種裝

,而是那一座太空狐島 也不是太空三雄非大白鯊那一艘太空船 也不是太空三雄技的威力而說他們應該援救 最重要的並

轉知金光博士到來見我。」 「好的 我全部接納你的意見,請你

報告。 士,並且叫他跟太空三雄聯絡之後,盡快 當天的晚上,列根總統就通知巴東博

靠泥過活

希望牠不吃草

故此有許多青

草滋生。

部的怪獸,牠能夠生存 即可反映出它的多條巨大的蚯蚓 或者是一種具有蚯蚓頭

「不、它是應該重視的、因爲它有許 「眞是出奇了・你居然重視它!」

泥煎可以活下去的,相信那邊的蚯蚓也是吃品質跟地球相似 地球上面的蚯蚓也是吃

太空三雄的辦法,旣然有了轉機,他立刻 巴東博士渴望得到任何一種能夠救出

使用無綫電話跟三雄通話。 凑巧卡龍接聽,再好也沒有了 ,因爲

找它,如果沒有找到,那就一切希望都落內金屬棒當中棒端黑骷髏的一條,你試找內金屬棒當中棒端黑骷髏的一條,你試找小質聽我所講的一切,我先行講述太空艙 空了 他是卡奇的侄兒,他自然傾全力合作。 巴東博士先把卡奇所講的話轉達之後 你快些尋找,我等候你的覆音

巴東博士放下了聽筒,十分鐘之後

你真是聰明,不愧是一流的太空科技專家

呢? 它了,要不要我先行試一試用力去拍動它卡龍打電話給他,喘着氣說道:「我找到

你們降落。」

「以聽到大白鯊起飛之聲,大白鯊起飛之可以聽到大白鯊起飛之聲,大白鯊起飛之 力扳動金屬棒之前,先行通知我,到時我易飛起來,此外,緊記這一點,三個人合 用斧或鋤撬鬆壓着它的泥土,使它比較容 現的時候,三個人走出大白鯊的太空艙, 三個人傾全力合作,趁着蚯蚓怪獸沒有出 立刻起飛,爲了便利它起飛,最好你們 「切勿嘗試扳動它,因爲它一經扳動

人金章博士的主張。」 「它並非在月球降落,那是大白鯊設 「大白鯊不是在月球降落嗎?」

焚毁嗎?」 「它能夠穿過包圍地球的大氣層沒有

任何一種火焰之下都不會焚燒的外壳有一層石棉包裹,你知道的 担 心! 「我相信它不會起火燃燒,因爲它的 9 ,石棉在 你不必

歸途中可能發生的災難,那是無法預料的的上空,那就一切安全了,值得担心還是 ,祝你們 「很難說 「那麼,還有甚麼事情要担 好運。 如果大白鯊能夠進入地球 心的?」

再三向他道謝

,他們想盡辦法不能夠 鬆大白鯊壓着的除成見,徹底合作,確是可喜可賀,不過 力合作,那時到了生死關頭,他們能夠摒 太空三雄之間本來有些意見 2,並非全

> 運氣。 泥土,看來它入地超過十呎深,沒有跑道 那麼深呢?更加不容易升空了,儘管如此 他們已經到了絕望邊緣,當然是想碰碰 大白鯊已經難以起飛了,何况它還入地

話。」
記載的學响,言盡於此了,假如大白鯊它起飛的學响,言盡於此了,假如大白鯊 扳動黑骷髏金屬棒,請你不要收綫,聽聽我們即將依照你的吩咐去做,三個人合力 來並不順利,因爲大白鯊入地有十呎深。 聲,說: 準備一切之後,卡龍通知巴東博士一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訊了,看

巴東博士十分緊張

聽筒 話才好,勉强說一句 他過份緊張了 ,反而不知道設些甚麼 「祝福」 便即放下

它,彷彿它是太空三雄命運的賭注 聽筒放在桌上,他坐在一邊,凝視着

語聲呢?那就無法預測。 度呢?巨响發生之後會不會再聽到卡龍的 隆然一聲巨响,那一聲巨响巨大到甚麼程 不論如何,大白鯊起飛的時刻 ,必有

滯 ,很久,沒有把視綫移開。 他好像禱告似的凝視着聽筒,目光呆

過了一會,他定一定神,走過去檢查險些給它震爆了耳膜。 聽筒傳出來,聽筒之內的薄膜也震裂,他 過了多久,突然 多久,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聲响從他覺得那一段時間過得很慢,不知道

那一具無綫電通話器,發覺它有幾處震裂 ,必須立刻修理,才可使用。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美國不應該放棄它!」

列根總統恍然大悟

說道:

「卡奇

時收綫。

在該處登陸

可以說它是美國的太空屬地

,美國派遣的大白鯊首先

吸力

跟地球相差不遠

· 那就反映出它的

名的太空孤島可以養活蚯蚓,兼且有地心

蚯蚓也養不起

現在明白了吧,那個不知

空無所有,因爲它是最荒凉的地方,一條

·需要石油·黃金和鑽石·月球上

面

量的鈾製造核彈

又需要稀有金屬,另一

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相當有趣!卡奇・蚯蚓能否活下去

「應該是有關係的

因爲美國需要大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縣飛離蘭花滿

行不速之客,把羅蘭擒住不放,狄飛虹挺身將她救回,並捉住其他蒙面匪徒,可惜都被要代師傳藝,但羅蘭未能盡量吸收,至於九陽神功,更是談不上了。一天晚上却來了夜青了 对 1999。 自居,但他教的當然是孤烟門的武功,還傳援郞豪等九人武功,還 跤,一個叫帥狙的青年將京娘的娘打死,羅蘭慫恿圓角和尙仗義解危……,帶同羅蘭去找水母珠或千年靈芝,來到關帝廟前見毒沙門掌門愛女祝京娘擺擂台鬥摔 他們服毒自殺,無法追查是什麼人主使的。爲了羅蘭練功的需要,狄飛虹經定遠侯同意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在定遠侯府棲身,教侯爺的千金羅蘭,以師兄

闖紅門惹調 用血刀奪

就會遭到毒手。 這情形,的確不能再等了,因爲祝京娘已身負幾處創傷,再門下去,只怕不出十招

但圓角大師却搖搖頭道:「出家人四大皆空,怎能好勇鬥狠,不過賢夫婦旣是行俠 自然要當仁不讓了。

江湖,這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仁風義學, 台上祝京娘危若纍卵,五步流血的慘劇眼看就要發生,大和尚居然還在搖頭晃腦的

侯門千金,雲英未嫁,雖是心有所慕,却還小姑獨處,大和尚如此濫開黃腔,豈不 更糟的是他不只是拆穿了羅蘭的女扮男裝,還說她跟狄飛虹是一對夫婦。

是唐突佳人一 以羅蘭往日的性格 ,他絕饒不了圓角大師 狄飛虹難免替大和尚捏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 留下一片嬌羞,巳是雨過天晴。 她只是哼了一聲,眼角向狄飛虹一瞥,足尖一旋, 整個身子都轉

姑奶奶不發雌威,應該是一件好事, 但狄飛虹的眉頭却皺了起來。

亡,付予無盡的關切 没有人知道他爲什麼會這樣,因爲人們已將全部注意投向台上,爲祝京娘的生死存

她的安危怎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那是因爲祝京娘遭到喪母之痛,值得同情,而且小姑娘粉裝玉琢,生得如此的可愛

非將祝京娘置於死地不可 但帥狙决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瞧他那狠毒的招式,似乎面對的是勢難兩立的仇家

屈指如勾,以疾雷撞山的威勢抓向祝京娘的胸口。 此時他以左掌猛擊祝京娘的太陽重穴,引得她空門大開,同時右掌貫注十成功力

因爲這一招是鷹抓門的不傳之秘,稱爲「天雷報」,除了該派的掌門,沒有人能夠 這一招帥狙是蓄勢而發,只要被他五指抓中,必然會開腸破肚,立斃掌下

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但瞧熱鬧的正處於鱉心動魄之中,沒有時間去作深一層 莫非帥狙是鷹抓門的掌門?那他與祝京娘母女又有什麼深仇大恨?

的思索。

血淋淋的畫面,就要呈現在人們的眼前。 如今衆人在唏嘘惋惜,因爲帥狙這一招天雷報已經觸及祝京娘的胸衣了,跟着一幅

手指,竟然停下來不再前進了 令人不解的是當帥狙五指觸及祝京娘的胸衣之際,他忽然身軀一震,那要命的五根

莫非他既殺其母,不忍再殺其女,還是憐香惜玉,愛惜這上蒼的傑作?

當然不是,他如果有這份仁慈之心,就不會一掌擊斃祝大娘了。

鼠的手法,她不能接受此等侮辱,那怕是同歸於盡。 於是她不再作任何思考,左掌橫切帥狙的右腕,右掌盡平生之力猛擊他的胸膛 祝京娘也不信他有慈悲心腸,何况殺母之仇,不共戴天,他停掌不進,只是貓哭老

祝京娘功力不弱,但要跟帥狙相比,她啟差了一大截了,適才一招雙式,她雖是全

種的給我站出來。 誰知姓帥的竟然口中一聲悶哼, 向瞧熱鬧的瞥了一眼道:「是那位暗下毒手?明人不作暗事 應手飛了起來,但他一蹶即起,用衣袖抹了一把嘴

敢情帥狙適才停掌不進,是有人暗中相助祝京娘,他吃了一記啞巴虧,這口氣如何

他的挑戰,沒有人站出來,但却有人接上話了

「省點事吧,施主,人家如果當眞站出來,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閒視之。 說話的是大和尚圓角,空門四怪在江湖上份量頗重,圓角大師說的話 ,帥狙怎敢等

F68

再說他現在已經身負內傷,對付一個祝京娘,不見得就能穩操勝算,大丈夫要提得

起,放得下,此時再要不走,只怕會落得

眞快,好啦,迢兒已經沒有好瞧的了,跟 臂彈身而起。一閃之間,便巳踪影全無。 於是他二話不說,足尖一點地面,麼 圓角大師哼了一聲道:「他溜得倒是

經定下客棧了。」 狄飛虹道: 「跟前輩走?可是咱們已

點銀子退了就是。」 羅蘭道:「這是爲了甚麼?莫非要咱 圓角大師道:「那有甚麼要緊,給一

管住在店裏,狄施主,咱們走。 們跟你住在廟裏?」 圓角大師道:「那倒不必,女施主儘

是老衲有事求你,你就想錯了。」一頓接圓角大師冷冷一哼道:「你如果認爲 個忘恩負義的人,如果你認爲老衲說的不 道:「大丈夫立身天地之間,不應該做一 需要晚輩了,請說出來咱們研究研究。」 狄飛虹道:「這……咳,前輩是有事

對,你可以不跟老衲走。」

之恩,必須湧泉以報,不管圓角大師要他助,只怕早已傷在審針之下了,受人點水,曾經被黄蜂圍攻,如非空門四怪仗義相,會經被黃蜂圍攻,如非空門四怪仗義相 作什麼,不跟老和尚走,就得揹上忘恩負 義之名,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好,晚輩

跟他走。」 羅蘭面色一沉道: 「不行,我不准你

道這位禪師是誰麼?」 狄飛虹大感爲難的 道 「師妹,妳知

說話的口吻,這位大和尙必然是一位高僧羅蘭道:「我怎知他是誰?不過聽你

就是不准他跟你去。」 一個怪物,不敢當高僧的稱譽 羅蘭撇撇嘴道:「不管你是什麼,我

狄飛虹道:「師妹,大師當年有恩於

我 老衲豈是挾恩求報之人……」 ,我不能作一個忘恩負義之人。」 圓角大師冷冷道:「你弄錯了,施主

之恩的人,她爲你金針過穴,然後千里護 圓角大師道: 狄飛虹一怔道:「那麽前輩……」 「有一個對你有過救命

狄飛虹愕然道:「是她?請問前輩她

崩潰的邊沿,如非還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爾來身染沉疴,百藥無效,生命已達全面後,就過着意志消沉,生不如死的生活, 她 圓角 大師說道: 「她自從家遭劇變之

說的『愛』吧,因爲她時時都喊着三個 『狄飛虹』!」 圓角大師道 狄飛虹道: :「大概就是你們年輕人 「那是一股什麼力量?」

是我負了她了,請問前輩,她如今人在何 圓角六師道: 狄飛虹嘆息一聲道: 「在熊耳山西麓盧氏縣 「如此說來的確

城之内 羅蘭忽然尖叫了一聲,叫道:「不許 狄飛虹道: 好 ,前輩,咱們走。」

走

一定要將狄飛虹帶往盧氏縣城。 但救人如救火,不論他們是柯種關係,他 狄飛虹之間,决不止於師兄妹那麼單純, 圓角大師久走江湖,早已看出羅蘭與

反抗朝廷的王法,那你是想害死他了 狄飛虹將功折罪的一個機會,大和尙要他 前往大凉山公幹,是侯爺法外施仁,也是通匪殺官,身犯王法,咱們奉定遠侯之命 心意,因而嘴角一挑,冷冷道:「狄飛虹 羅蘭心機極深,已經瞧出圓角大師的

人。 本 人 。 也 等 是 之 本 , 也 算 得 是 江 湖 中

法? 在檻外,四大皆空,怎會要狄施主反抗王 的注視一眼,道:「姑娘言重了,老衲身在他的心中引起震撼作用,他向羅蘭深深 跟國法相鬥,因而羅蘭的這番話,難免

四怪不得不盡一點心力。」人的功過咱們不談,但對程氏遺孤,空門 兄弟與萬里雲鵬程寒超爲追義之交,他爲語音一頓,回顧狄飛虹道:「老衲師 語音一 頓,回顧狄飛虹道:

快趕往探視。」 激,請示知程姑娘的詳細地址,晚輩當儘

知。」語音一落,轉身入步而去。 街十三巷范家大宅之內,你到盧氏一

圓角大師是出家人,但是終年行走江 ,也是

無論他是何等之人,他絕不能跟官府

人無算,此次多承大師傳言,晚輩十分感 狄飛虹道:「大師慈悲爲懷,一生活

然呆呆的立在原處,他浮沉江湖,所遇到 狄飛虹目送圓角大師的人影消失,仍

> 牽腸掛肚的,就是最難處理的兒女之情 的奇人異事太多,最使他糾纏不清,而又

豈能一筆抹煞! 親身護送,帶着他千里求醫,此恩此情 受毒之後,程玉倩不僅替他金針過穴,環 鵬程寒超,是勢難兩立的仇家,當他中節 就拿程玉倩來說吧,他與其父萬里雲

以會變得這般柔和? 說異的足,這位一向傲慢的侯門千金,何 憂,師兄,咱們這就去盧氏縣城瞧瞧。」 的嬌 曾忽然進入他的耳鼓,直:『不要担他正在神遊往事之際,一股柔若春水 說話的自然是羅蘭了,令狄飛虹感到

吧。 轉變有着一份喜悅,道:「多謝妳,師妹 ,現在時間已晚,要去也要等待明晨 羅蘭道: 他想不透羅蘭奇異的轉變,却對這項 「也好,今晚咱們早點歇着

兩人就回到客棧,分別就寢。 狄飛虹此時也沒有心情再逛下去了

真箇是艷光四射,明媚照人。 來羅蘭回復了女裝,而且經過刻意修飾 色一呆,投出去的目光幾乎收不回來,原 翌晨他們相見之時,狄飛虹不只是神 她原是一個美人兒,一經刻意打扮

美喲,不過,這樣行走江湖,只怕有些不 狄飛虹呆了一呆,道: 「師妹---妳好

,絕不會行走江湖 羅蘭嫣然一笑道: ,現在麼,我有什麼好 「如果我是一個人

清洗,吃過早餐之後,就結賬離開客棧 狄飛虹不便再設什麼,兩人經過一番

一條人影投去。

莫非是這位侯門千金,遇到了什麼仇

狄飛虹身旁之人,沒有人能夠知道究竟, 飛虹暗中以降龍神抓救了她,但除了近在 廟前,她幾乎遭到別人的毒手,當時是狄 那麼祝京娘守在鎭口,是別有原因了。 不,那條人影是祝京娘,昨晚在關帝 狄飛虹是這般想法,按常情來說,逼

一想法並沒有錯誤。

子祝京娘参見公子小姐,並叩謝昨晚救命了上來,雙膝一屈,拜了下去,道:「婢但思緒還在腦中打轉,祝京娘已經迎

認道: 這兒來往人多,別人瞧到不便,快請 狄飛虹估不到別人已經知道,只得承 「學手之勞罷了 ,姑娘不必放在心

咱們還要趕路,妳可以走了。」 待祝京娘立起身來,羅蘭冷冷道:

意終身侍候小姐,希望小姐能夠收留。」 **祝京娘道:「婢子巳經無家可歸,願** 羅蘭道:「不行……」

着姑娘實在有些不便……」 狄飛虹道:「咱們終年奔波江湖,帶

祝京娘一嘆道:「小婢也是江湖人

江湖經驗,收下她今後對妳也許會有一點妳那幾名丫頭,全都不會武功,更談不上妳那幾名丫頭,全都不會武功,更談不上 不會拖累公子小姐的。

F70

羅蘭沉吟一陣道: 「好吧。」

> 姐。 祝京娘再度跪拜下去,道:「多謝小

羅蘭道: 「起來, 令堂的後事都辦好

婢牽牠出來。」 羅蘭道:「妳有沒有馬匹?」 祝京娘道: 羅蘭道:「好,咱們走。」 祝京娘道: 「有,就在樹林之中, 「都辦好了

范家大宅是武林世家,也是當地方圓

雲 數百里的首富,當得足家財無數,婢僕如 大宅的主人范玉祥曾經中過武學,是

江湖上尋找狄飛虹得以倖免,程家一門已各派所燒殺,除了程玉倩帶着婢女六兒在 友,萬里雲鵬程寒超就是其中之一 遊・雖然不是江湖中人,却有不少江湖朋 一個世家豪門子弟,他疏財仗義,性喜交 當程寒超身亡之後,程家堡也被江湖

言不合,立即兵戎相見,在寡不敵衆的劣 手展芳臣,她們絕難逃過賊人的毒手。 個却已身負重傷,如非遇到范家護院追魂 最後程玉倩遇五名蒙面高手 他雖是擊斃對方二人,但主婢兩 ,雙方一

沒有顧慮,只是她忘不掉狄飛虹,由於心 中積慮過重,傷病反而加劇起來。 易招惹,程玉倩主婢在此地養傷,安全上 范家財雄勢大,一般江湖門派不敢輕

在下狄飛虹,是程玉倩的朋友,請問程姑到了范家大宅,他向門房雙掌一抱道:「 這天傍晚時分,狄飛虹與羅蘭主婢趕

娘是否在府上作客?」

的声衫老者,與程玉倩的丫頭六兒快步趨片刻之後,一名年約五旬,長髯拂胸 終於來了,請稍候,小的這就去通報。 門房道:「程姑娘天天念着公子

出 流目一瞥,然後抱拳一拱道: 狄少俠了, 声衫老者目如冷電,向狄飛虹等三人 久仰。 「這位就是

正是狄飛虹,前輩是……」 狄飛虹抱拳一禮道: 「不敢當,在下

声衫老者道:「老夫盧璋·是本宅的

六兒眼眶一紅道:「公子,你終於來總管,少俠請進。」 了,小姐命在旦夕,仍然望眼欲穿,快跟

哦 狄少俠遠來是客,應該先安頓下來再說 小婢走吧 這兩位姑娘是……」 「探病不必急在一時

,她是羅姑娘的婢女京娘。」 狄飛虹指着羅蘭主婢道:「這位羅姑

請三位跟老朽來。」 **盧璋雙拳一抱道:「原來是羅姑娘**

他將狄飛虹等三人帶到西跨院,那兒

竹鳴風,蒔花如錦,景物之美,令人爲之 有一個小小的院落,及幾間精舍,但見修 管理這兒的是柳媚花嬌兩名丫頭,盧

璋向她們交待幾句 晚餐之後,狄飛虹對柳媚道:「柳姑 ,便告辭離去。

娘,請問程玉倩程姑娘住在何處?」 柳媚道: ,小婢與花嬌非經傳喚,不得進 「程姑娘在後院養病,本宅

點。 入後院,所以並不知道程姑娘的確實的地

在家?咱們冒昧前來,總該拜候一下貴主 狄飛虹道: 「原來如此,貴主人是否

柳媚道: 「這個小婢不能作主,請公

就說在下求見貴主人,好麼?」 片刻之後,柳娟回來道:「公子,柳娟道:「好的,小婢這就去。」 狄飛虹道: 「那就請姑娘告知盧總管

巧得很,盧總管因事出門去了,三天之後 才能回來。」 狄飛虹一怔道:「這真是太巧了

問姑娘,在下有什麼辦法能夠拜候貴主人 ,以及見到程姑娘?」

管轉達,再也沒有別的法子。」 羅蘭冷哼一聲道:「一個土財主, 柳媚道:「就小婢所知,除了由盧總

不要管這些,咱們闖。」 學子罷了,居然擺出如此大的架子,師兄 一直沒有開口設話的花嬌,原是一副

冷酷呆板的面貌,她生得嬌小玲瓏 花嬌,但神情與長相却大相逕庭, 人的眼中, 實在有點惋惜

闖來試試看。」 此時她柳眉一挑 ,冷冷道: 「那妳就

「賤婢無禮,給她一點教訓。」 羅蘭面色一變,目光一瞥祝京娘道:

光 手如風,拍拍兩聲脆响,給了花嬌兩記耳 祝京娘道:「遵命。」身形一晃

在范家大宅之內,人人習武,柳媚花

功機智,在下人中應屬中上之選。 嬌也不例外,她們能夠獨當一面,無論武

娘的酥胸扎來 短劍,長度只有五寸,劍柄繫着一條銀絲 摸,摘下一把奇門兵双蛇頭劍,這是一柄 的雙目,忽然射出了殺機,右手問腰際一 它不開,在挨了兩記耳光之後,她那冷酷 一抖,短劍便以快似流星的速度,向祝京 倒有一丈二尺長短,她提着銀絲,運腕 但她分明知道祝京娘要出手,她却躱

一招,就知道她身手不凡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瞧她出手

他必然會出手搶救。 狄飛虹就留了心,只要祝京娘遇到危機, 而且劍泛藍光,必然淬有劇毒,因此

乎還佔了 有劇毒的原因,否則她早巳取得勝利了 並沒有傷到她那裏,她以一雙肉掌迎戰 一晃二十招,不只是打得有聲有色,似 好在祝京娘功力不弱,花嬌一招快攻 ,上風,這還是她畏懼花嬌劍上淬

動。 了出去,狄飛虹瞧在眼裏底,但却聲色未 當兩人展開惡鬥之後不久,柳媚便溜

的人物,武功之高,當得是深不可測。外神僧四空的弟子,范玉祥更是一個神秘門亮,及空門四怪的小師弟,他們都是城相傳范玉祥萬里雲鵬程寒超,終南惡客東 玉祥輕色重友, 過耳聞,它財雄勢大,威震一方,武學范 人物,但在江湖人之中却另有一番說話, 心目之中,是一個高不可仰,神話一般的 他們 待狄飛虹住進范家大宅ゥ 這一路之上 疏財仗義,在一般人民的 ,對范家大宅也曾有

忽然伸手遙遙一抓,花嬌掌中的淬毒短劍名大漢湧進了小院,他向院落瞥了一眼, 名少年道 明白? 惡如仇,對忠奸好惡的界限畫得極爲清楚 有着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 然不會將這些放在心上,目光一抬,向六 宅當眞藏龍臥虎,高手雲集了。 武功造詣必有非凡的成就,看來這范家大 **瞧,心頭不由暗暗一震,原因是對方六人** 這麼歹毒的兵刄,我替妳收着,師妹,人 銀絲,將它放入囊中,道:「女孩子利用 事情間大一點,也許可以查出一點端倪。 覺得這個大宅之內,似乎隱藏着一片神秘 少年每一個都是舉止沉穩,英華內蘊,其 全是十八九歲,二十不到的少年,但這般 家來找塲子,咱們出去吧! 如今既然發覺范家可疑,他焉能不弄個 飛起,落入狄飛虹的手掌之中。 而這項神秘與江湖動亂好像息息相關 狄飛虹心存忠義,光明磊落,他又嫉 狄飛虹領先來到院中,學目向來人一 他不在乎任何劇毒,抓着短劍,扯斷 他的期望沒有落空,柳媚果然帶着六 這是他未會阻止祝京娘出手的原因 以狄飛虹一身登峯造極的修爲,他自 「各位這是作什麼? ,花嬌掌中的淬毒短劍

重, 還放在心上。」 程玉倩道:「往事不堪回首,你何必 咱們是好朋友,我爲什麼不來?」 狄飛虹道: 「是圓角大師說妳病勢沉

然會引來更大的麻煩。」

六兒也知道事態的嚴重

,立即停止了

數大漢,一齊衝了過來。羅蘭主牌,狄飛

狄飛虹道: ,我對不起妳,在

該是久別重逢 情侶話舊的場面,但他們 又是不共戴天的仇家,其中恩怨糾纒 在程玉倩的 在難以分辨。 床前,按目前的氣氛 ,他們應 實

程玉倩敍舊之時,她悄悄走到窻前 縫中向外面一瞧,但見無數雄糾糾的大漢 祝京娘担心外面的狀况 ·當狄飛虹與 ,由窓

會。

此時院中已經有了極大的騷動

,狄飛

何况 子 宜多留。但他又如何能夠丢下程玉倩呢? ,外面已被包圍,咱們得趕緊離開。」 她說的不錯,身在龍潭虎穴,實在不 ,此時的程玉倩突然神色大變,冷汗 :「公

六兒焦急的呼叫道:「小姐,妳怎樣

半晌 程玉倩才微弱的道: 「公子

你快走吧, 六兒連忙追:「不,小姐,我决不 帶着六兒。」

去?

狄飛虹道: 。」長刀一

「旣然如此,在下就不客

學,擺出

一副氣勢凌人的

是何等所在,豈能跟你說來就來,說去就

妳跟着狄公子還不就是跟着我一樣嗎?」 狄飛虹還想安慰程玉倩幾句,但這位 程玉倩道:「六兒,我已經要死了

有一種感受,不管江湖傳言是眞是假,他 會,狄某願意道歉。」

家有家規,道歉沒有用,請你交出肇事者同字臉少年道:「不必,國有國法, 咱們要按家規處置。」

敢管到本小姐的頭上來了,肇事的就是我 你能將本小姐怎樣?」 羅蘭大怒道:「你們什麼臭家規,竟

宅者死,給我殺!」 同字臉少年面色一寒,道: 「侮辱本

前 光閃處,六柄長刀已然迫近羅蘭主婢的眼 令下之後,動作一致,其快若風,但見寒 這六人全都用刀 ,在同字臉少年一聲

的刀鋒已迫臨眉際。 出招太快,她只不過剛剛握着劍把,別 羅蘭原以嚴密戒備着的 ,估不到人家

的第一步,就做了刀下亡魂,這是她不甘 力道,忽然將她撞得倒退幾步,幾記悶哼 之聲同時傳入她的耳鼓。 心的,但以技不如人,不甘心又能怎樣?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想不到踏入江湖 正當她驚魂未定之時,一股軟綿綿的

脖子之上 少她那顆美麗的螓首,還安安穩穩的生在 看來這小院風雲,是發生了令 ,這椿變化是對她有利的 人意想 ,至

虹傑作 全被制住了穴道,這不用問,必然是狄飛 煞般的六名少年,不僅全部失去兵刄, 及運目一 瞧,她樂了,適才像兇神惡

也

教訓,但范家大宅門禁森嚴,行動是一個少年出手狠毒,一怒之下,才給他們一點 的確是狄飛虹,他瞧見這六名

底是誰行兇打人了?」巡查小組之一,有責任

一名身材粗壯,

同字臉型的少年道

人在此地行兇,咱們是本宅十二

,有責任前來查問

狄飛虹淡淡一笑道:「這是一點小課

片哨音忽然由四處响了起來 整體,這一巡查小組只不過剛剛受制,一

收拾一下,咱們可能要大開殺戒了。」 狄飛虹哼了一聲道:「師妹,妳們快

犯了引狼入室的錯誤!」 狄公子好重的殺機,本宅供宿供食,莫非 他語音甫落,有人吁了一聲接道:

劃下道來,狄某接看就是。 果讓在下見程玉倩一面,再讓咱們安全離 口舌之利,也不願接受嗟來之食,貴宅如 總管盧璋,遂雙拳一抱道:「狄某不善逞 ,在下對貴莊將有一份感激,否則但憑 狄飛虹學目一瞥,見來人正是范宅的

記憶所及,敢在范家大宅設出這等言語的 ,以狄少俠爲第一人,不過… 盧璋哈哈一笑道:「好胆識,就盧某

狄飛虹道:「不過怎樣?盧總管但說

須接受本宅的懲罸。」 草一木,或是傷了本宅一鷄一狗,他就必 派談不上恩怨,但,如果有人動了本宅一 盧璋道:「本宅不入江湖,與武林各

盧璋道:「沒有必要。」 狄飛虹道:「不問理由?」

見程玉佩姑娘?」 費宅劃出道來,狄某是當捨命奉陪。」 盧璋忽然語氣一轉,道:「少俠想見 狄飛虹劍眉一挑道:「我說過,只要

狄飛虹道:「不錯。

可以離開了,請。 盧璋道:「見過程姑娘之後,少俠於

離開的同時,范家大宅將以合力攔截, 見過程玉倩就可以離開,那是說在他

住她的嘴道:「六兒,哭不得,妳一哭必六兒忍不住哭泣起來,祝京娘急忙掩 ,一招甫安,更悲? 一招甫接,便雙雙臥倒於血泊中了 盧璋大吃一驚,急舉手一揮,身後無 這兩名武功不凡的高手

得不以多取勝,他更想不到羅蘭主婢及六血刀門下身具天下無敵刀法,盧璋不 虹及六兒便一齊捲入人潮之中。

兒都已習得三招血刀刀法。 ,被狄飛虹殺出一條血路,他護衛着羅 因此,范家大宅的門下便如沸湯潑雪

,仍然費了將近一個時辰,才能徹底領 於是他先講刀訣,然後演出刀式,這 羅蘭主婢與六兒都是極端聰明的女孩 了出來。 蘭主婢,直衝莊外,以勢如破竹之勢

待奔出二十餘里才放緩了步伐。 們想息一下。」 口大氣,直:「師兄,我走不動了 他們放步急奔,一直向青山 不動了,咱羅蘭喘過 温奔去・

狄飛虹道 「好吧。

拔出長刀,身形一轉說道:「跟我走。」

深地瞧了一陣,口中長長嘆息一聲,然後 虹知道已經不可以再留,轉身向程玉倩深

的正有那位盧總管。狄飛虹雙拳一抱,

拉開紅門,院中果然强敵環伺

, 領頭

「對不起,盧總管,咱們要走了

,閣下

道

如果能夠讓開一條去路,在下會領你一份

陰魂不散?」 人影忽然像幽靈一般 羅蘭剛剛在 狄飛虹冷冷一哼,道:「閣下當眞是 一塊山石之上坐下 ,由樹林轉了出來。

生?」 驚人,盧某要是不領教一下 來人微微一笑,說道:「狄少俠刀法 ,豈不遺憾終

手,只是採取旁觀的態度,此時却孤身一 當狄飛虹等闖出范家大宅之際,他並未出 人前來挑戰,可見此人不是個等閒人物。 敢情來人正是范家大宅的總管盧璋?

中的長槍,雙眉一挑道: 六尺五寸長的長槍了,他伸手稱了一 ,伸手拔出一柄三節槍,用手一扣, 他在狄飛虹身前丈外之處,立定脚步 「狄少俠,請賜 九九 下手

麼他們將面臨一個以一敵百,無比兇險的

絕倫的卓越武功,又有誰能夠將他怎樣? 武時間太短 雖經名師指導 也只能列入 面他都不會放在心上,再說以他那身超羣 問題是在羅蘭主婢,這位侯門千金習 狄飛虹剛毅沉穩 生死不懼、任何場

自保了 普通高手之林,一旦塲面凶險,她就無力 背,再後悔也來不及了,於是他們三人跟 但事到頭,不自由 ,如今業 以騎上虎

着總管盧璋一直向着後院走去。 僅雕樑畫棟氣象萬干,房屋之大, |裸畫棟氣象萬千,房屋之大,也使狄||這棟范家大宅,當眞是偉大無比,不

飛虹嘆爲觀止。 院。在一幢房屋之前 羅蘭主婢進入紅門。 他們經過重重崗卡 狄飛虹不再說什麼,學步一跨,便與 就是這間紅門 盧璋立住脚步道: ,少俠 ,最後終於到達後 請進。」

見到程玉倩主婢。 股藥香之味 紅門之內,氣氛氳氤 他們轉過一道屛風·就果然 冲鼻就聞到一

六兒第一個歡呼道: 「小姐,狄公子

關上大門,到這邊來坐。」 憔悴山極 程玉倩是個美麗的姑娘,此時却顯得 向着狄飛虹點點頭道:「公子,快 她睁着一雙疲憊的秀目·面含

後退回狄飛虹的身後。 聞聲立即倒縱 很快的將大門門上,然 祝京娘生性精明·知道其中必有原故

程玉倩悠悠一嘆,道:「公子, 你爲

什麼要來?」

此時六兒搬過來一張權子讓<u>狄飛</u>虹坐 妳有病之時,我一定要來看看妳。」

你們三招刀法。」 只有辜負程玉倩了

狄飛虹沉思半晌

道:

「看來,咱們

·你們注意

我現在教

威力却無與倫比。 是血刀的精華所在,

刀法雖然只有三招

已將此地包圍得水洩不通。

她心頭一震,急忙退回牀前道

直流 似乎病情有了劇烈的變化

情。

盧璋冷哼一

聲,說道:

「范家大宅

苦命的姑娘,竟然一瞑不視,魂歸天國去

即响起兩聲慘呼。血刀刀法威勢無比

狄飛虹冷哼一聲,長刀左右一擺,

立

漢,一左一右分向狄飛虹撲來。

盧璋身後轉出兩名手持長劍的彪形大

F72

前文提要·

多等人協同辦理,棺木已運到,遺體遵禮入殮,大刀錢四海和兒子 前文書至阿郎爲張爺爺奶奶辦喪事,叫了自己的同窗皮蛋、多

至於性格和阿耶



合得來,二人作人忘年之交。阿郎晚上守靈,突來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和銀劍使者鬼 見愁徐雪梅聲稱奉天魔女之命,請張小仙公子相見,是有關阿郞的身世問題 遇上天魔女

貝齒,黛眉星目,雪白的皮膚,紅潤而有 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當年甚至現在,都是 具,仍然可以看出,年約三十五六,櫻唇 步出一位頭戴玉冠,身穿宮裝,雍容華貴 忙去掀簾子 一位傾國傾城的絕色佳麗。 ,氣質高雅,雖然同樣也戴着一副魔鬼面 天魔轎內有了動靜,兩名金劍使者趕 臉部的綫條勻稱而富魅力,無論從 一陣幽幽的清香之氣傳處,

之氣。 的怨懟、憤懣、惛恨、殺伐、陰沉、怪戾 只可惜,在眉字之間,有一股化不開

的

比的親切感,宛若似曾相識,故人重逢 道理來,阿郎一見到天魔女 不知道爲什麼,也說不出一個具體的 許是彼此惺惺相惜? w,故人重逢。 文,就有一種無

臉的慈祥關愛之情,一面傾聽着冷霜霜的

「妳知道我的身世?」 「想揭開你的身世之謎。」

身世被揭

叫小仙,又名阿郎?」 刹報告完畢,天魔女和藹可親的道:「你 報告,一面仔細的打量着張小仙,待玉羅

阿郎不假思索的答道: 「正是如此。 「跟着神州 一奇張靜之姓張?」 「沒錯。」

「風塵雙俠沒說是在那裏拾到的! 「大概是從呱呱墮地之後不久吧。 「可知是多大的時候由張老收養?

「不是抬到,而是由三絕婆婆送過去 你又是三絕婆婆從何處抱來的?

「聞名巳久,緣慳一面。」 「噢,妳也認識三絕婆婆?」 「風聞三絕婆婆已失踪江湖。」 「正在設法找她。」 「天魔女,妳找我來,有何貴事?」 爲何不問一下三絕婆婆?」 這我就不知道了

許是彼此性味相投? 天魔女對阿郎亦印象極佳,流露出

聞言如夢初醒,强作笑臉道:「因爲你的 身世跟這一局豪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得極爲幽怨、憤怒,雙眸之內充滿殺機, 打從進入古宅起,天魔女的臉色就變

局豪賭有關? 不迭的道:「妳說什麼?我的身世跟這一 阿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驚疑

宅大門

,寸步不離。

這眞是一個奇妙的地方,古舊殘破的

阿郎、冷霜霜、徐雪梅等人緊隨在後

招手答非所問的道:「請隨本宮主來。」

天魔女緊鎖的眉頭乍然舒展開來,招

「別打哈哈,請打開窻子說亮話。」

玉步輕移,香風醉人,姗姗的踏進鬼

此 天魔女無比鄭重的道:「事實確是如

細靡遺。」 阿郎道:「那就請設下去吧,最好巨

人物 天魔女道:「十五年前,有四個武林 ,在此設局聚賭

副比小孩巴掌還要大的特大號麻將牌。

麻將牌是以漢白玉琢磨而成,雕工精

院的中央,擺着一張比普通方桌大四倍的 四合院,並無任何特別的地方,奇在四合

大石桌,覆以蒙古駝絨厚氈,上面擺着一

沒有椅子,他們坐那兒?」 天魔女眸光四射道:「就坐在四合院 阿郎打斷她的話,道:「等等,這裏

這麼重,他們如何打? 的四面屋子裏。」 張小仙摸起一張牌來掂一掂,道:「

地位崇高,望重一方。

,益見賭者功力亦頗不凡。

牌的重量也不輕,一張牌就有斤把重

精品,價值連城,想來參予牌局的人必然 細,匠心獨運,每一張牌皆稱得上是藝術

事。 至搬風換位,全憑深厚的內家真力遙控行 頂尖高手,洗牌、擲骰、摸牌 (高手,洗牌、擲骰、摸牌、打牌,甚天魔女道:「這四個人都是一等一的

去。 像牽了 西廂 張一 天魔女以行動代替了答覆,飄身進入 ,氣提丹田,功行右臂,玉筍似的五 阿郎以懷疑的口吻道: 一根綫一樣,飄飛到天魔女的手中 合,立有一張九筒應勢離桌,好 「可能嗎?」

如舊,上面皆積了一層厚厚的塵垢

,無疑

其他的牌則散落中央,多一半仍排列

五條就擱在旁邊,顯然是自摸

這一局牌在此地已經擺了一段相當長的

令人不解的是,四邊空空如也

,並沒

,不知道這局牌參予的四個人是怎

缺五條。

推倒,張小仙識得是一副條子一條龍,獨

其中三家的牌尚豎立桌上,另一家已

天魔女復將九筒打出,牌落原位

乾淨俐落,功力非比尋常。

有樣學樣,也闖進西廂,提氣行功,運 張小仙忍不住讚了一句:「好功夫!

掌

到手了 緩,阿郎臉上熱辣辣的說道: 子門前賣文章,魯班門前要大斧,牌是弄 ,只是顯得頗爲吃力,而又勉强遲 小子,初生之犢不畏虎,竟敢在孔 「獻醜,獻

天下武林第一人!」 極登峯,難能可貴,假以時期,必可成爲 的年齡而言,能夠達到這個境界,已是造 天魔女却不作如是觀:「小仙,依你

怪不要扯後腿。」 吹自擂道: 張小仙暈陶陶的順着桿子往上爬 「我也是這樣想,但願妖魔鬼 ,自

表現不相上下,在風塵雙俠的悉心教導下 ,阿郎確已具有相當深的功力火候。 啪!九筒擲回原位,倒是與天魔女的

高手,一定是一塲史無前例的豪賭吧?」 道:「這麼好的麻將牌,又是四個頂尖 步出西廂,阿郎吹拂一下牌上的積塵 天魔女道: 「是一塲豪賭,的確史無

人頭?」 「賭什麼?黃金?明珠?還是名位?

「賭女人!」

「賭女人?」

「是的,賭女人!」

「他們首先抓來一名女子,就關在東 「女人怎麼賭!」

與那一名女子春風一度。」 北角上的耳房裏,大家講好,不吃不碰, 也不能隨便亂胡,誰第一個自摸,就可以

姑山婦?」 「想來這一名女子絕非庸脂俗花,村

> 字第一號大美人賽西施秋水寒。」 「是當時武林中大家一致公認的

雙。」 說過,此女風華絕代,天上少有,人間無 「是賽西施秋水寒?以前曾聽張奶奶

一聲:「其奈紅顏薄命,美色招災禍。」 「卜前輩沒有說假話,」天魔女輕歎

多得多,聞言氣憤不巳的道:「是誰摘了 也不差,比他同年齡的人成熟,懂得事亦 過,耳濡目染,見多識廣,人聰明,學識 花蕊,採了 阿郎在洛陽混了兩年,各行各業都幹 嫩芽?」

「不知道!」

「這種事,當事人怎麼可能不知道的

睡不醒。」 「秋水寒早已被人點了『睡穴』 香

「哦!」

暴。」 話說,可憐的秋水寒遭到這四個惡棍的輪 「這一局牌一共打了三天三夜,換句

就走了 我堵上,非閣了他們不可。後來怎樣? 」 「牌局興盡而散, 「混蛋,簡直太混蛋了,將來如果被 四個魔鬼拍拍屁股

「秋水寒呢?」

欲生。」 「第四天悠悠醒來,肝腸寸斷,痛不

「她沒有去自殺吧?

辱含羞活下來。」 甘心就此含恨而終,决心要報復 「秋水寒本來是想了此殘生 ,故而忍 但她不

,有仇不報非君子,這樣太便宜

F74

局做什麼?」

設在下的身世,帶我來參觀別人的麻將殘張小仙疑雲滿腹的道:「天魔女,不

這四個王八羔子了

孕,十月期滿,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娃「但是,沒多久,她發現自己懷了身

張開的嘴再也合不攏。」 「哦,哦!」阿郎的眼珠子僵住了

横起心腸將孩子棄置分娩的地方。」 也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幾經考慮,便 睡中慘遭輪暴,恨透了四個惡魔,壓根兒 天魔女情緒激動的道: 「秋水寒在昏

庵内。」 「秋水寒生孩子的地方在那裏?」 「洛陽近郊,距七里坡不遠的一座尼

的那個棄嬰! 「不是懷疑,而是本宮主認爲你就是 「因此,宮主懷疑我

「不!不!」張小仙大聲吼叫道:

世會如此骯髒龌龊,可恥亦復可恨!」我不信,我不信,我絕對不相信自己的身 理解,」天魔女一臉肅穆,近乎激情的道 「但事實總歸還是事實,你不承認也沒 「小仙,你此刻的心情,本宮主可以

能有這麼個卑鄙下流的父親。」 有用。」 阿郎断然决然的道:「我張小仙不可

親。」 「你可以不要父親,但是不能不要母

母親。 「我也不應該有一個丢棄自己孩子的 「事出有因,情非得已,你應該原諒

就是那個倒霉蛋好不好?我阿郎不會隨便「喂喂,天魔女,妳不要一口咬定我 秋水寒當時的心情處境。」

認親娘。

抱走那個娃娃的是一位老太太。」 「可是,本宮主查過,當年從尼庵中 「老太太沒有留下姓名。 「是三絕婆婆嗎?」

「老師太一直爲此耿耿於懷 「又是一個糊塗蛋,庵中尼姑爲何不

問?

非她親口指認,我王母娘娘都不認!」 「小仙,事實如此,眞相巳昭然若揭 「我的身世取决於三絕婆婆一人,除

有具體的證據,請免開拿口一 念兒,柔腸寸斷,整日以淚洗面。」 不要再傷妳娘的心了,你娘近年來思兒 「妳這是觸我的霉頭,傷我的心,沒

水寒? 又道:「毫無疑問,妳就是那位受害者秋 情緒傷痛至極,不由心中一動,張小仙 發現天魔宮主雙目之中巳是熱淚盈眶

乾眼淚,矢口否認道:「不是!」 天魔女全身激烈的顫抖一下,連忙擦

事』妳是如何得知的?」 「奇怪,旣非當事人,這種『機密人

「你們是……?」 「是秋水寒親口告訴我的。」

主就是受水寒之託,代爲尋訪愛子 查當年侮辱她的那四個惡棍。」 「情同姐妹,誓同生死的朋友 ,並追 。本宮

準備取色魔們的身家性命。 「正在一個秘密所在苦練神功 「賽西施秋水寒現在何處?」 ,隨時

肯輕率認秋水寒爲娘,但對天魔女却直覺說不上是什麼原因,雖然阿郎堅决不

妳失望,不過,我張小仙最恨淫惡之徒 感到頗爲投緣,微微一笑,道:「抱歉讓 一定會帮妳的忙,這位大姐

我大姐,本宮主與秋水寒誼屬姐妹,你應天魔女截口道:「小仙,你不可以叫 該叫我阿姨才是。」

吃虧。」 事,我們又是另一回事,連老蓋仙洪五爺阿郞調皮的說:「妳跟秋水寒是一回 都跟我平輩論交,叫妳一聲大姐一點也不

你是水寒的孩子 天魔女道: 阿郎馬上擧手抗議:「我不承認 「小仙, 你有沒有想過

要是再亂拉關係,我現在就走。」

好。 心 就亂了,爲防萬一,還是叫本宮主阿姨的 ,你『如果』是水寒的孩子,我們的輩份 天魔女無奈地說道:「好,加兩個字

知天魔女阿姨如何稱呼?」 「阿姨就阿姨,反正只差一點點,不

秋姨的人一樣美!」 「很好,秋天的月亮,又明又亮 「阿姨姓秋,名月,與水寒同宗 跟跟 0

西。」
曾會這麼響亮,這樣吧,不管你是否水寒 ,精得像隻小猴子,難怪你在洛陽城的名 「小傢伙,你的嘴可真甜,人又機伶

小家 的要求。」 ,包在我身上了,但是阿郎也有一「秋阿姨放心,查案子幹值探,我 張小仙爽快的答應下來, 即也有一個小人大吹法螺道

楞

天魔女秋月一怔,道: 「哦?是什麼

要求?」

奶奶抬棺材。」 「希望秋阿姨親自出馬,爲張爺爺張

出馬?」 「抬棺材是小事一樁 ,需要阿姨親自

「風塵雙俠身份不同 ,抬棺者也必須

是有頭有臉的人才夠拉風。」

「阿姨答應你就是。」

方待告辭,秋月猛可冷叱了一聲 .告辭,秋月猛可冷叱了一聲:「什麼告訴了天魔女確切的出殯時間,阿郎 「如此,咱 們一言爲定。

僅一閃已身在東北角上的跨院內 眼前的耳房就是秋水寒昔日受辱失身 人隨聲起,疾逾閃電,彷若一縷輕烟

赫然睡着兩個人。 起一脚,通!一聲,兩扇木門應聲而碎。 之處,秋月感同身受,怒氣衝天,當下飛 取來一隻燈籠,向內一瞄,臥榻之上

之聲驚醒,正揉着睡眼往外瞧 一個老和尚,一個小和尚 ,已被破門

父,這是鬼宅,我看八成是遇上鬼了 家睡大覺,跑來劈人家的門板當柴燒。」,了不得,是那個冤崽子吃錯了藥,不在 老和尚語無倫次的喊叫道: 小和尚早已嚇作一團,哆嗦道:「師 「不得了

宮的女娃兒,貧價聞名巳久,怎麼,可是 没銀子住店,也想來鬼宅打地舖?」 天魔宮徒衆臉上的魔鬼面罩時,皆愕然 , 老和尙嘻皮笑臉的道: 宮徒衆臉上的魔鬼面罩時,皆愕然一和尚師徒倆携手而出,當他們看清楚 天魔女秋月的聲音好像在下 「原來是天魔

老和尚道:「金銀財寶忘不了,鷄鴨 天魔女毫不客氣道:「報上名來。 L-

七分倒像鬼,難怪江湖上叫你邪僧。」 成名人物,爲人邪魔歪道,行事拂逆乖張 魚肉少不了,老衲不了。」 ::「啊,你就是不了和尚,三分不像人, 一張大嘴巴,尊容實在叫人不敢恭維,道 阿郎細一打量,蒜頭鼻,三角眼,配上 邪僧不了,在武林中可是鼎鼎大名的

不空,左擁右抱手不空,小僧不空。」小和尚也自我介紹道:「吃吃喝喝嘴 天魔女秋月玉面一 爲你的腦袋瓜子是空的,白痴!」張小仙冷笑道:「我看你應該叫空空 寒,道: 「給我拿

「是,宮主!」

見愁徐雪梅等人齊聲應是,一擁而上。 別看冷、徐二女貌美如花,對阿郎客 金劍使者玉羅刹冷霜霜,銀劍使者鬼

客氣氣,此刻却換上一副兇神惡煞的面孔 了師徒圍起來,亮出寶劍,準備動手。 而且身手矯健,嬌驅三閃,已將邪僧不

爺我在江湖上的地位,豈會跟你們幾個女 慢着,男不和女門,鷄不和狗門,憑老佛 娃兒動手,怎麼回事?先看清楚再打也不 邪僧不了陰陽怪氣的笑罵道:「慢着

舊地重遊?」 「本宮主問你, 天魔女秋月以審訊犯人的口 你們師徒來此何事?可是 氣說道

是第一次來這個鬼地方,睡覺。」 邪僧不了道:「什麼舊地重遊,和尚 天魔女指着外面:「那一桌麻將,看

到沒有?」

「你可是參予賭局者之一?」 「又不是瞎子,不看也得看。」

賭 「和尙的兩手空空,賭不起,也不會

人强暴,有没有你的份?」 「十五年前,有一名絕色女子在此被

,不近女色。」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佛門弟子

去遊窰子,可惜那時候不認識你,沒有替名的花和尚,半年前我張小仙還親眼見你 你做廣告。」 阿郎破口大罵道: 「放臭屁 ,你是有

事。 門,六慾不生,豈會做那敗德亂行的苟且 邪僧不了道: 「冤枉,冤枉 ,身在佛

吧 兮的道: 張小仙雙眉一皺,忽生一計 「大和尚,秒水寒這個人你曉得 ,神秘兮

「此話怎講。」 「貌相如何? 「想不想得到她?」 「閉目羞花,美若天仙。」

,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傻蛋二百郎所知,秋水寒家產萬貫,可謂人財兩得前情,以便白首偕老,從一而終,據我阿前發是秋水寒,此番尋尋覓覓,是想接續 五才往門外推。」 「老實說,十五年前被人强暴的女孩

薄福淺,難訂爲盟。」 場 一門 世老僧命場,話說一半,語氣急轉:「可惜老僧命 「有這麼好的事?」不了和尚神采飛

> 惡咒,發重誓。」 道 「奶奶的,你太不上路了,敢不敢賭張小仙計謀落空,心頭火起,粗俗的

不了和尚道: 「發什麼誓咒?」

八塊,人頭落地,血染黃沙,上刀山,下八塊,人頭落地,血染黃沙,上刀山,下 賭局,玷污了秋水寒,願五馬分屍,大卸 我不了和尚在下, 阿郎道:「跟着我唸,皇天在上 十五年前假如我曾參予

年前你還在你媽肚子裏打太極拳呢?老子阿郎嗤之以鼻:「一邊凉快去,十五屁,發誓還不簡單,我來。」 要你師父來。」

告辭了 你狂得可以,老衲豈會被你牽着鼻子走 不了和尙怒不可遏的道: 「張小仙

了字出口,人巳縱起,帶着不空飛上

「那裏跑!」

霎時,叱聲四起,人頭鑽動,不少人 「那裏跑!」

彈身出手截擊。 結果,徐雪梅、冷霜霜、張小仙都沒

還少很多,不了和尚正好夠資格,當即別這當兒,張小仙才想到了抬棺材的人 一片僧袍,卒被他們逃之夭夭。 深技高,去勢如風,也僅僅撕下小和尙的能截住,被他們師徒飛上了房,天魔女功

都是茂密的樹林子,一出鬼屋,便告飛鴻 過天魔女,尾隨追下去。 冥冥,只好折返七里坡 那知,不了師徒速度太快,古宅四週

日上三竿的時候,張小仙才回到家

女人,我都有了,比張小仙還多,哇哇,有一臉優相,嘴角含美,還在嘟嘟喃喃的說一一臉優相,嘴角含美,還在嘟嘟喃喃的說一臉優相,嘴角含美,還在嘟嘟喃喃的說一臉優相,嘴角含美,還在嘟嘟喃喃的說一臉優相,嘴角含美,還在嘟嘟喃喃的說 呵呵。 大笨牛趴在供桌上,正在呼呼大睡

中夢, 吧。」 新點子,暗自盤算道:「媽的舞足蹈,也因而使他臨時想到 2子,暗自盤算道:「媽的,你少做夢足的,也因而使他臨時想到一個逗趣的阿郎耳聞目見,笑得他心花怒放,手 咱們加演一胸火燒屁股的壓軸好戲

拉,就着火苗。 就地取材,點燃幾張金紙,放在大笨

「阿郎,阿郎。」

「小仙,小仙。」

興奮,跳起來說道: 了,曉課?」 郎快步迎出,見是皮蛋和多多,心裏好不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在外面喊叫,阿 「你們怎麼今天就來

氣病了, 皮蛋道: 今天放假。」

幾天,想找我的麻煩,那是自找苦吃,活阿郎得意洋洋的道:「哼,最好多病

拉住多多的手,又無限關切的道:

吧 怎麼樣 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我看純純的苦頭也 的面子夠大,爹狠狠的臭罵我一頓也就算 ,不過看情形他老人家對你懷恨極深, ,免得大家以後不方便。」 錢多多嬌柔嫵媚的道:「還好 ,沒有受委屈吧?」 ,見好就收,帮他解了 『鬼胎穴』 ,五爺

仙?」 是怕妳老爸作梗,將來不答應妳嫁給張小皮蛋戲謔道:「有什麼不方便,是不

臭皮蛋,不許你胡恕八道,再口沒遮攔多多羞得耳根子都紅了:「死皮蛋 我可要跟你翻臉。」

道: 思,差不多都在暗戀小仙,多得是。」 ,阿香給他,反正學堂裏的女生患了單相 7,我介紹阿珠或者阿蘭,阿美,阿雀「妳不願意嫁給阿郎當老婆,是不是皮蛋不肯退讓,語氣中充滿挑戰的味 ,我介紹阿珠或者阿蘭,阿美

皮蛋」, 蛋搬出來了,多多更加惱怒,左一聲「死 妙語如珠,學堂裏女生的名字都被皮 右一聲「臭皮蛋」,拾着拳頭猛

跟着跑出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提了一桶 水就往靈堂衝。 猛聽大笨牛呼天搶地的喊起來,人也

裏失火了?」 阿郎衝上去搶過水桶,調侃道: 「那

「靈堂,靈堂失火了,老大,我可沒有睡 大笨牛還沒有睡醒,吐字不清的 道

阿郎啐道 「見你的大頭鬼,是你自

己火燒屁股。」

一 當大家得悉起火的原因後,皆笑得不 嘩!一聲,一桶水往大笨牛的屁股上 ,火勢本來就不大,立告應勢而熄。

魔女是武林中第一號女魔頭,心狠手辣 郎頭上,兩個人隨即在院子裏追逐打鬧起 亦樂乎,大笨牛不甘受愚,將空桶扣在阿 經過,錢多多面帶驚容的道:「小仙 打鬧過後, 阿郎說出跟天魔女相遇的

來

做阿姨? 爺爺張奶奶抬棺材,這大概就是所謂緣份 ,你却說她和藹可親,美艷動人,還認她武功高强,不論黑白兩道,無不懼她三分 機,我答應帮她去捉大色狼,她答應替張 張小仙說道: 「是呀,我們談得很投

吧? 當成是她的兒子了。」 依我看,秋月就是秋水寒,她八成是把你 大笨牛口不擇言的道: 「什麼緣份

掌,罵道:「閉上你的狗嘴,照你這樣說 我阿郎豈不變成超級大雜種了 阿郎聞言大怒,劈面給了 大笨牛一巴

抱歉,皮蛋道:「小仙,老蓋仙是你哥哥 日子必然越來越好混。」 ,天魔女是你阿姨,這下可跩了,往後的 大笨牛自知失言,連忙打拱作揖 說

個名堂出來才行。 多多道:「光混也不是辦法 ,要混一

堂出來才對,免得人家說咱們是無業遊民 多多,妳有何高見?」 阿郎道: 「我也是這麼想,該攪個名

多多道: 「洪五爺是丐帮的太上帮主

> 中爭一席之地,才有面子。」 寒傖,得成立一個什麼帮什麼派,在武林,天魔女是天魔宮的宮主,咱們也不能太

記。 水。」夢中的情景,他大概還沒有完全忘的大俠客,從此南征北討,打他個落花流 意,老大是當然的掌門人,我們都是手下

聽阿郎這樣一說,多多、皮蛋、大笨典,大家都動動腦筋,取一個響亮的門派典,大家都動動腦筋,取一個響亮的門派 牛都興奮莫名

黄一紅,一個個大鼻子,藍眼睛,臉黑如 都掛着一串比桃核還要大的唸珠,袈裟五 驀然,大門之外來了一羣不速之客。 一共六個人,都是和尚,每人的項間

件走進來,黃衣和尚單掌一豎,打了一個紅袈裟的和尚跟一名黃袈裟的和尚結 問訊,客客氣氣的說:「請問那一位是張 小仙張少俠?」

,端足了架子說:「本俠正是,兩位是何量暈呼呼的,當眞裝作出一副俠客的派頭還從來沒有人稱阿郞爲俠客,捧得他

西斯·阿巴達。」 紅衣和尚雙掌合十的道:「貧僧哈雷

達吧。那一位呢?」 難記又難唸,省一省 阿郎抱拳還禮道: 縮 「這麼長的姓名 一縮,就叫阿巴

大笨牛馬上擧雙手贊成:「我完全同

起腦筋來。 即挺直腰幹,意氣風發的道:「就 ,眞的搔耳弄腮,歪着頭動

炭,身材高大,顯非中土人氏。

拉 黄衣和尚道:「貧僧阿拉費茲・烏克

尋?」 後叫你烏克拉啦 阿郎道: 0 一樣的又長又臭,縮水以 敢問兩位大和尚何事相

紅衣和尚阿巴達道: 「貧僧是爲 『鬼

胎穴』而來。」 阿郎吃驚道: -『鬼胎穴』 ?

事 俠精擅『鬼胎穴』的點法,不知可確有其鳥克拉道:「我們初入洛陽,得知少

通而已。 張小仙謙虛的說: 阿巴達望了烏克拉一眼,面露喜色 「精擅談不上

授?」 「少俠『鬼胎穴』的絕技,是何人傳

「說出來你也不認識。」 「尊師是那位前輩高人?」 「自然是本俠的授業恩師。」

「聽你的口氣,似乎對『鬼胎穴』的 「也許我們之間源淵非淺。

來龍去脈知道的不少?」 「實不相瞞,『鬼胎穴』乃是本門失

傳的絕技之一。」 「你說本門?大門還是小門?」

本門總護法。」 貧僧是波羅門第二十代掌門人 開起玩笑來 紅衣和尚阿巴達道 「少俠說笑了 。烏克拉是

魔女,邪僧怪道無情尼 皆耳熟能詳 ,再加上不在英雄榜內的少林等派,自信 錢多多楞了一下 ,從未聽說過有個波羅門 道: ,一帮二堡三刀客 「神偷賭仙天

,諸位自然不得而知。」 波羅門主阿巴達笑道:「本門遠在天

想不到你們一口京片子還蠻地道的。」 天竺來的外國和尚,莫怪會感覺怪怪的 張小仙「哦」了一聲,道: 「本門素仰中土文 「原來是

,世代鑽研。」 總護法烏克拉道:

波羅門主阿巴達道: 「達摩禪師諸位

寺的開山祖師。 阿郎如數家珍的道: 「曉得,是少林

波羅門主阿巴達道: 「波羅門就是達

摩禪師在天竺所建立的另一支脈,算年代 ,比少林寺還要早十年。」

可以說出令師的來歷了吧?」 烏克拉接着說道:「少俠,現在總該

的。 吧,實則是本俠無師自通,自己研究出來 嘻嘻笑道: ,自然搬不出師父來,只好自己扛下來, 阿郎那來的師父,剛才是臨時瞎編的 「嘻嘻,剛才是跟兩位開玩笑

功告成,少俠就算是先知先覺,也絕無可精英,歷經三代鑽研,四代補正,方始大 言差矣,想那『鬼胎穴』等絕技,係本門 能獨自研創出來。」 烏克拉臉色微微一變,道: 「少俠此

道 才超人,當然另當別論。」 有自,但阿郎就是不肯說出來,繼續胡扯 此話不假,這等曠世絕技,必然其來 「本俠比先知先覺還要高一等,是天

傳,請說出尊師大名來,是拾到經典秘笈不似早先那樣溫和:「張少俠,是師父所 阿巴達不予採信,臉色頓變,語氣亦

> 給少俠一個合理的補償。」 ,就請原物璧還,在可能範圍之內本門會

狡黠的道:「你們說自己在波羅門是什麼 一聽到補償,張小仙馬上計上心來

張小仙天不怕,地不怕,怎會被他唬仁至義盡,撕破臉大家就不好看了。」

住,於是頭一昂

,說道:

「撕破臉又怎麼

掌門人,烏克拉是總護法。」 阿巴達道: 「老衲是波羅門第二十代

竺觀光,就不必請嚮導了。」 兩法 個外國人來凑數也不賴,二老日後去天,地位都不低,夠資格,人數不足,拉 張小仙喃喃自語道:「掌門人,總護

可 以談判解决。」 張小仙道:「本俠是說,這件事我們 阿巴達道:「少俠在說什麼?」

不是?」

「也就是和尚爲我做一件事,本俠爲 「談判?如何談判?」

中原來耍流氓,打啊,誰怕誰呀!

阿郎臉一沉,道:

拆下一條桌子腿,說幹員幹,照準烏

克拉的秃腦袋,用力猛砸

波羅門做一件事的意思。」 「你要本門爲少俠做何事?」

棺材 道 :「擧手之勞,只是想請兩位抬一下 「小事,」 阿郎指一下靈堂裏的棺木

鳥蛋一樣大: 「抬棺材?」阿巴達的眼珠子瞪得跟 「一報還一報,本俠答應兩位,將有 「你要本掌門抬棺材?」

軀紋風未動

結實實的挨了一棍子。

邪門,一棍打下,毫無痛苦反應,身

是膿包窩囊廢,不閃不避,砰!一聲,結

遠來的和尚會唸經,遠來的番僧也不

不幹!」 可是名門正派,你這是存心羞辱本掌門 關 『鬼胎穴』的來龍去脈說清楚。」 阿巴達怒冲冲的道:「波羅門在天竺

盔銅器一樣。

反而將木棍彈了起來,就好像打到鐵

飯子倒 ,別生悶氣,出門在外的,別氣壞了身 ,此處距洛陽不遠,到那裏正好吃中午 張小仙並未生氣,笑道: 「不幹就拉

烏克拉一聽阿郎下了逐客令 ,不禁心

宜。」

出手了,中原俠士,不會佔外國番僧的便

「貧僧年長,理當禮讓,免得落人以

「來而不往,非禮也,現在,該和

尙

僧願讓你三招。 兵的效果,道: 屬本門所有,敝掌門願付一點代價,已是識抬擧,須知『鬼胎穴』等絕技,原本就頭火起,挑眉瞪眼的道:「張小仙,別不 老欺小的日 口實。」

笑我以强凌弱! 「本俠年少,身强力壯 ,免得別

招! 單掌一豎,人走中宮 「小娃兒好利的 一張刀子嘴, ,脚踩七星

膛來接 掌當胸拍下 阿郎好大的胆子,穩立如故 , 挺起胸

秘笈就交出秘笈來,如若不然,休怪本門阿巴達道:「是師父就請出師父,是

要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你

° __

張小仙磨拳擦掌的道:

「想打架,是

皮蛋、多多、大笨牛可嚇傻了 ,同臀

· · 「阿郎,別逞英雄。

烏克拉道:「要你血流五步,命歸九 「赫!他媽的,到 的大黑掌正中阿郎胸膛,吃虧的却不是張 出手相助,塲中異事已生,烏克拉蒲團似 三人之中, 只有多多身手不賴,方欲

婆親自傳授,早在他還不會走路的時候,各種機關暗器,係暗器天下第一的三絕婆 就已經會打飛刀,擲袖箭 原來阿郎全身是寶, 身上各處皆藏有 ٥

阿鄅以胸肌的力量逼射出一枚「霸王釘」 ,正好貫穿手掌,痛得他血流如注 也合該烏克拉倒霉,一掌尚未打實 ,倒退

身體也會打暗器,更加饒你不得!」 烏克拉嗚哇大吼道: ,你的

顱頸項,下取心胸兩脇,决心要置阿郎於 死地而後已。 拔去「霸王釘」,雙掌齊出,上取頭

烏克拉存心炫耀,期收不戰而克人之 阿郎道:「和尚好棒的鐵頭功

「少俠不妨再打兩下

,貧

郎已如遊魂般欺至烏克拉身後,也不知他『迷踪步』法?」還來不及出手馳援,阿清,剛剛驚叫一聲:「你也會本門失傳的,竟然失去了阿郞的踪影,阿巴達旁觀者 可是,烏克拉挾雷霆萬鈞之勢攻到

地不動了。

「接招!

狗熊一個 知道你爸會『迷踪步』、還敢 與烏克拉如出一轍 飛出一脚猛一踹 看小仙避無可避 躱無可 「懶驢打滚」 張小仙好 阿巴達僧袍怒張。掌下狂風大作, 不神氣·得意非凡的道:「 · 滾到阿巴達身旁去 只聽阿巴達悶哼一層, 也僵任那裏不動了。 一 突然來一式

想要打羣架 我就要你們的和尙頭死翹翹,」道:「不要動」誰要是敢再向前走一 門外的四名番僧一見 投鼠忌器 被阿郎一聲獅子吼給震懾住四名番僧一見二駭 紛紛闖入 番僧/~聽也得聽 誰也不

在太歲頭上動土 哼!」

敢輕學妄動 大笨牛大鼓其掌 ·眞不是蓋的 道 · 兩三下就清潔溜 道:「哇哇!老大

溜 戲還在後頭呢。」 阿郞志得意滿的道: 張小仙萬歲!」 「等一下喊

拿起阿巴達的手掌 在烏克拉臉上打

又拉住烏克拉的拳頭 在阿巴達身上

起來 ,你一拳·我一掌 霎時 ,兩個番僧像是沒有大腦的機器 就這樣面對面的打

你是點了他們的一 『麻穴』・現在看起來根,道:「小仙・我原以爲

「算妳識貨,是『瘋狂穴』

段有外力刺激還好,一旦遇到攻擊,便

皮蛋道:「你有這麼厲害的會全力反擊,直到力盡而亡。」 ,怎麼從來沒聽你提起了 「你有這麼厲害的秘密武器

留的 謙虛也是一種美德。」 阿耶笑咪咪的道:「有些東西 免得讓人看透

不吹牛就已經不錯了 多多嗤之以鼻:「算了吧 _ 你還懂謙

虚

多等人自然無從得知 自 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練成的 「瘋狂穴」 這話一點不假 - 與「迷踪步」的絕技 所 自亦不敢輕易施展 多时情况下練成的,一直沒敢 因爲點「鬼胎穴」

氣道: 流拉 們門主和 道:「張少俠,請你高抬貴手,饒了我,四名黃衣番僧中的一個,以乞憐的語 一陣對打下來,已是鼻青檢腫,頭破血就這麼幾句話的工夫,阿巴達、烏克 總護法吧。」

,是他們自己太不上路。」 張小仙道:「我本來就不想爲難你們

定會答應少俠的要求的。」 番僧道:「差不多了,現在敝門主

時候了。」 阿郎沉吟一下,道: 呱嗯 我看也是

「瘋狂穴 先點了二人的 「麻穴」 ,然後才解開

則無碍 惡門停止了 身子還是不能動,言語

回成命、改變主意? 阿郎道: 「怎麼樣! _ 掌門人,可要收

溝裏翻船 阿巴達遲疑少頃,慨然一歎道 本門主認栽,答應你的要求就遲疑少頃,慨然一歎道:「陰

是

「你們倆情願抬棺材,不再認爲是 「是本門主心甘情願 「不要勉强,勉强就沒有意思了。」

種羞辱? 「一言旣出 駟馬難追

行承 誠 「但願張少俠不要食言而肥 「等我爺爺奶奶下葬後,本俠才會履

番僧 也安份 像是門敗的公鷄 領哈雷西斯。阿巴達與阿拉費茲 6,垂頭喪氣的走了。 西斯·阿巴達與阿拉費茲·烏克拉倒解開他們的穴道,說明瘦葬的日期, 「本俠喜歡吃肉 ,不吃鹽(言) 領着另外四名

大叔正督促工人修築墳墓。 七里坡對面,一個山窪子的上方

葬在這裏,你們張家必然後福無窮。」 前有小溪,後有高山,風景地理都不正督仮工人作等共立 ,這個地方風水絕佳,是龍脈,二老

却設的是另外一件事:『王大叔,後天尉是張家的人,八桿子也打不到。』咀裏邊 要安葬,來得及吧?」 張小仙心說:「眞是活見鬼,我又不

墓 做好之後保證是咱們七里坡最好的一座墳 阿耶巡視一遍,給工個孝順的好孩子。」 二老總算沒有白疼你, 王大叔道:「來得及,不會誤事的 你也算得上是

我:「神州一奇張靜之家住那兒?」 縣的捕頭開碑手陳大器給攔住了,開口就 縣的捕頭開碑手陳大器給攔住了,開口就 施 川步

> 一家 張小仙一楞,伸手指着道: 「就是那

步就走。 陳捕頭未再多言 ,招呼另兩名捕快放

位找張家做什麼, 阿郎覺得不對勁,追上去問道 可是替縣太爺送輓幛奠

抓人的 川縣捕頭陳大器,人稱開碑手,是奉命來 儀來的? 開碑手陳大器邊走邊設道 」他想的眞美。 「老夫伊

「對,是有兩個人在縣衙裏告了他「這個混小子犯案子了?」「抓一個叫張小仙的小混混。」 0 「抓人?抓誰?

他

「是那一位? 「一個是大刀錢四海

什麼漏子! 表面上却若無其事的道:「小張又捅武的不成又來文的。」阿郎心裏這樣 · 「小張又捅了 駅心裏這樣想

又以邪術致令大女兒純純身懷六甲。 「錢大俠告他誘拐錢家的小女兒多多 「是洛陽鴻儒學堂的仇老夫子 「另一位原告又是何人?

小張吧? 大器號到 「罪狀呢? 無師長,大鬧學堂。 這裏、忽然改口說道 _ : 「你認識

大的。」 阿郎 道 「認識,我們是從小一塊長

陳大器說道・「那就請小友帶我們去

不在 采 **搖搖頭道** 1:「陳捕頭不必去了,小張」

陳捕頭愕然止步道 : 「不在? 到那裏

「進城作甚? L_..

「進城。」

要去告狀。 「小張親口告訴我・說他受了委屈

「小張沒有號・ 「告誰的狀」 什麼事?」 不過看樣子很難過

也很氣憤就是了。三位請回衙覆命吧。」 「不行 旣然來了 好歹也得到張家

L至 大門外十丈不到 ,三位請進·小民另 張 小仙戟指殼

有急事想先走一步。」: 「也好‧張家ピ到,一 不待陳捕頭首肯 阿郎便自匆匆離去

他那裏也沒去 搶先一步 直奔伊川

吃 一面往縣衙的方向走 進得城來 . 買了兩套夾肉燒餅 *5* 面

一尺 高統 空的大香爐。 高約七寸 過一個小土地廟時,發現一椿稀奇 只見神龕前面 擺看一個寬約 四寸厚薄 上寬下窄中

十五個金色的字 香爐通體呈墨黑色 是:「裏七步」外七步 正面寫着三行共

手劃脚,議論紛紛,有的人更在以香爐爲土地廟的四週圍了不少人,大夥兒比,七步裏面有個金香爐。」

這中 個十四步的範圍內開始翻土挖掘。

掃視全塲一眼、邁開大步,逕自來到伊川 他身有急事、無暇久留,冷蔑不屑的 天下到處都有大笨牛 張小仙笑罵道: 「笨啊・ 笨啊· 怎麼

縣衙。 蒙受冤屈的人「擊鼓鳴冤」而設 衙門外有一面大鼓、阿郎知道是專爲

枉漏! 猛擂 接着扯開嗓門喊叫道:「兔枉!兔臉龐,然後拿起鼓鎚‧通!通!通!通!一陣他不遑多想,先製造一張蒙寃受屁的

「冤枉--「冤枉!冤枉哪!」 冤枉哪!」

來兩名捕快,將他帶至大堂之上他內力充沛,聲如洪鐘,早 衙門內便出

是你?」 官帽 如連 川也是急就章 七手八脚的整理好官服 事出突然 ·便即開始問案: ,兩班衙役尚未完全站好 八脚的整理好官服

教尚未出世的小生命,+ 請主持正義 替小民挽救 阿郎淚流滿面 替小民挽救破碎的家庭、救 冤枉哪 唱做俱佳 楚楚堪憐的道: 大人,大人!」 ,大人明鏡高懸 · 說着說着 , 終 正

至泣不成聲 阿郎演技精湛,入 木三分 連兩旁衙

的語調道:「不要激動,慢慢的說,你究縣知縣嚴如川也被傳染到了,以同情役皆深受感動,跟着他淌眼淚。

竟遭遇到什麼冤屈!」 張小仙表演逼真的道:

你小小年紀,就已經娶有妻室?」 嚴知縣仔細的打量一下阿郎, 即將臨盆生產的妻子被人拐跑了。」張小仙表演逼真的道:「小民身懷六 道

着一張娃娃臉,請大人明鑑。」 阿郎道:「小民以年逾二十,只是長

老丈人。」 「且說是誰拐走了你的妻子?」 「是小民嫌貧愛富 、狠心而又無情的

「你老丈人又是那一位…」

不敢說。 武林中的惡霸、綠林道上的土匪頭,小民「小民的老丈人是洛陽城的大流氓,

怕 「你但說無妨 · 本縣爲你做主,不要

民全家的安全!」 主持公道, 討回苦命的妻子 您說話可要算數 ·並且保護小數,要爲小民

吧 「大堂之上 沒有戲言 你放心的

虚 告他拐騙老婆,變成被告了 四海告人拐騙女兒,是原告,怎麼又有 嚴知縣呆怔一下,心忖: 「小民的老泰山就是大刀錢四海。 「怪哉,錢 這是什麼玄

曉 · 遂下令道: 立有一名衙役領命而去 沉思俄頃、心知傳來錢四海 「傳錢四海父女。 · 便可分 \sqsubseteq

早在這片刻之前 捕頭開碑手陳六

得知伊川縣要捉拿張小仙,心下大急,輾多多、皮蛋、大笨牛也跟來了,他們等三人已返回縣衙,就站立在大堂一側。

古怪刁鑽的新花樣,如何將被告變成原告想親眼看一看這位超級小神童,又有什麼轉打聽,始知阿郎行踪,故亦來此旁聽, 來打這一場糊塗官記

人犯可會抓到了」 嚴知縣發現了陳六器,道: 「陳捕頭

七里坡,據聞已來縣衙告狀 開碑手陳·大器道: 「人犯張小仙不在

狀,誣陷小民,六人公正廉明,千萬不要劫,落井下石,想必一定是有人惡人先告 要替無辜受屈的小民申冤哪 收受賄賂,就算收了別人的紅包,也務必 可名狀的可憐相,聲嘶力竭的呼喊,道: 「天哪,這是什麼世界、居然有人趁火打 張小仙馬上裝作出一副驚惶失色

刻旦腹穴如鼓,與將要分娩的孕婦一般無錢四海父女已傳到,錢純純的肚皮此 在窘迫已極。 一個如花似玉的黃花大閨一,走起路米,一搖一擺 一搖一擺的,煞是滑稽 女處此境况 ,稽

間,做了一道肉屛風,將她擋住 多多反應不慢,皮蛋和大笨牛合作無

惡棍。 狠狠的瞪了阿郎 仇人見面 ,以妖術陷害小女純純的 · 分外眼紅,大刀錢四海惡 一眼·對嚴知縣道: 的就是這個小和縣道:「嚴

是 ,張小仙現在告你拐騙他的老婆。 伊川 縣令嚴如川 咳了一聲,道

眞萬確

藥到病消

,這位上官老弟被烏金

這話說得很含糊,解藥分明是假的了

時間並不多,老夫認爲姑娘就先說出解穴娘一句話,老夫有的是時間,上官老弟的

之法,才是上策。

陷迷陣得救

遇虎假阻

絲咬傷,

不出頓飯工夫,劇毒就會隨血行

席地坐下。

上官靖此時已把蛇毒逼出體外

,手背

密」說道:「靖弟,你快裝作支持不住

沈雪姑在他說話之時,暗以「傳音入

是写在 是一年一年的 中的解藥,却是千金絲是老夫豢養之物,牠的解藥,却是千金絲是老夫豢養之物,牠的解藥,却是千 曾被碧落山莊所害,同時要老夫人放回被迷失心神的人,老夫人一再解說,却不得要領 他,夏侯前抵受不住逆血攻心,只好供出一切,他同時答應交出解棄。 雙方更有人大打出手,突見塲上有人中毒昏倒……沈雪姑看出夏侯前有疑,立即制住

羣人,有金刀門、白虎門、黄龍寺等,他們均是來找老夫人報仇的,因爲他們親友以前程……老夫人一行人來到碧落山莊,只見莊中空無一人,大家正在苦思間,門外來了一

樂站,决定親自到碧落山莊去,寧勝天把人手分配妥當,便卽起前文書至上官老夫人爲了要去碧落山莊索取解樂,以及救卞

前文提要:

「這個當然!」夏侯前催道: 「時間

寶貴,姑娘快請說吧!」

、鼓氣上『天突』、『百會』,再分左右 『巨骨』,直貫五指,你雙手就可以動 沈雪姑隨口唸出道:「意存『紫宮』

雙肩,屬陽蹻,這是奇經八脈的穴道。 「百會」,在頭頂,屬督脈,「巨骨」在 她說的「紫宮」 ,在胸前,屬任脈

才叫做衝,順着經絡走,那叫做循經而行 侯前當然不疑有他。但沈雪姑以「無極神元」。沈雪姑說的,正是順行的路綫,夏 應該反其道而行。(衝穴,當然要逆衝, ,順行,豈不是加重禁制的力量了?)穴道本已受制,只有逆衝,才能衝能 任脈起於「中極」,循腹裏 ,點他奇經四處穴道,要衝開禁制, 。沈雪姑說的 上「關

,分左右下「**巨骨**」 ,鼓起全身眞氣,上「天突」 夏侯前也是人行家,只是「無極神指

經衝開,那知這股眞氣直貫雙手五指之際 己却可聽得十分清楚,先前還以爲穴直已 比」「比」細响,旁人雖然聽不到,但自 」五處穴道一齊震動,發出極其輕微的「 運氣,果然如洪水暴發,沛然直上,但覺 他如何識得透?當下立即依言意存「紫宮 」制穴是無形的(不是直接用手點的), 「紫宮」、「天突」、「百會」、 頓覺五指有腫脹之感,雙臂依然下 ,直貫五指,這一 「巨骨 「百會

前,你氣運得如何了?」 沈雪姑却在此時,冷聲問道:「夏侯

F82

夏侯前道:「老夫巳經依法運氣,只

是雙手還是學不起來。」

强大真氣震傷,不但雙手從此再也舉不起 蛇害人,這一運氣,五處經穴悉被他自己 來,而且此後再也不能練功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沈雪姑怒他用苗疆毒

解法,又有何用,現在你明白了吧?」 「你練的不是本門太素神功,我縱然傳你 沈雪姑並沒有說破,只是冷冷的道:

朝供案上的水瓶凌空點去,只聽「拍」 一聲,把一隻二尺高的青瓷水瓶擊得粉 口中說着,左手揚處,駢起食中二指

飼養了三年的烏金絲擊斃了?」 夏侯前怒聲道:「妳怎麼把老夫辛苦

之何用?」 沈雪姑冷聲道: 「這種害人的東西留

處 ,應該就是在剛才翻下去的那方石板右 她已傾聽了多時,暗察夏侯前說話之

首

來了 板而下,就可擒住夏侯前,逼他交出解藥 由機括控制,應該不會太厚,自己只要破 石板旣是翻板,隨時可以翻動,縱然

運起神功, 怕不是真的,此人心機極深,不把他擒住 石板上猛地頓下 他是不會設實話的 「靖弟,你從水瓶中取出來的解藥,只 心念一動,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 雙足一點,飛身朝那方方形的 把他擒來 ,你守在這裏,待我 」口中說着,暗暗

時被瞪得粉碎,一個人也隨着往下落去。 「拍」的一聲,石屑四濺,一方靑石板登 這一下她功凝雙足,力逾千鈞,但聽

> 丈來遠,果見一條人影極快的往左閃去。 條可容兩人並肩而行的地道,相距不過兩 早已聽準夏侯前發話的方向投去。那是一 沈雪姑身形飛落,早已凝注目光

,就算妳助他以眞氣逼住劇毒,只怕也未們只怕談不攏了,上官老弟蛇毒即將發作

,老夫從不做沒有把握的事,用姑

守諾言,交出蛇毒解毒來。 姑似是下了决心,接着道: 「呵呵!」夏侯前陰笑道:

「這個咱

還是支持不住了。

「好,我先告訴你解穴之法。

」沈雪

「但你必須建

,姑娘縱然運氣助他逼住劇毒,上官老弟

夏侯前笑道:

「如何?老夫沒說錯吧

周。聞言冷冷的說道:「這是交換條件, 只是爲了怕餘毒未清,仍須再繼續運功一 知道他此刻把蛇毒經太素脈從傷口逼出,

以真魚助上官靖運功,把兩人真氣合而爲

沈雪姑用右手握着上官靖左手

,就是

個蹌踉。

血色,也業已正常,聞言故意脚下打了一 上先前流出來的還是黑血,如今流出來的

,氣息相通,不用上官靖告訴她,也會

一驚,失色的說道:「你怎麼了

,快坐下

上官靖沒有作聲,依然緩緩任地上坐

沈雪姑和他依然雙手互握,裝作大吃

夫認爲沈雪姑娘還是及早把解穴方法說出 **那時縱有仙丹,只怕也爲時已晚,因此老** 散,不及早施救,一個時辰,毒血攻心

來,免得誤人誤己。」

你先把解藥交出來,我自會告訴你解穴之

身形一晃,朝前撲去,等她追到,那 沈雪姑一聲嬌叱:「夏侯前 ,你還往

裏還有夏侯前的影子?呈現在眼前的却是 一直一橫兩條「十」字形的岔路。 她看到夏侯前的人影是朝左首閃去的

有極輕微的脚步聲遠去! 稍微一停,運神凝聽,發覺左首岔道上似 條「十」字形的岔路。沈雪姑脚下不得不 ,自然毫不考慮就朝左首岔路上掠去。 走了不過十丈光景,前面又出現了一

首岔路上追去。 却是從右首岔道傳來,沈雪姑又急忙朝右 出現了「十」字岔路,那輕微的脚步聲, 這條岔道差不多有二十來丈遠近,前面又 **那當然是夏侯前了,急忙飛身掠去,**

却始終追不上夏侯前。 輕微的脚步聲也忽而在左,忽而在右 這樣追上一段路, 就有岔路出現,那 但

或左或右發出輕微的脚步聲,來誘使自己的地道之中,埋伏了不少羽黨,他們故意 那只有一個解釋,夏侯前在這座岔路交織 麼會一路上只聞脚步聲,不見人影的呢? 以自己的身法,不可能追不上夏侯前,怎 沈雪姑突然心生警覺,暗自忖道:

留下記號,此刻要待循原路退出,只怕也 會迷失方向了。當即脚下一停,提高聲音 一念及此,深悔自己進來之時,沒有

> 成殘廢,到無時就後悔莫及了!」 非我莫解,你再不現身出來見我,終身將 喝道:「夏侯前,你不要忘了雙手經穴,

放妳出去。」 勸,此時告訴老夫解穴之法,老夫還可以 圓有數以百計的岔路,就算妳不食不眠, 經進入地下迷陣之中,這座迷陣,一里方甬道中傳了過來,說道:「沈雪姑,妳口 走上三年,也未必能走得出去,依老夫相 話聲甫落,突聽夏侯前的聲音從身後

無解法。」 ,我說過只有找可以親手解穴之外、我」。我認過只有找可以親手解穴之外 外,別

雪姑,妳不肯說,老夫只好先把妳拿下 老夫不相信妳不說。」 聽他的聲音又從身後傳來,陰笑道: 夏侯前忽然沒有作聲,過了半晌 元沈

條岔路轉到了沈雪姑的後面來。 他方才半晌沒有作聲,自然是從另一

憑你,能把我拿下嗎?」 沈雪姑又很快轉過身去,冷笑道:

動手,妳啟會乖乖的束手成擒。 在每個十字路口,噴出毒烟,用不着和妳 是老夫手下,只要老夫一聲令下 夏侯前入笑道:「這地道之中,有的 ,他們 就

但如果施放毒烟,無就真的成了甕中之鼈 如論武功,自己當然不怕他有多少羽黨 沈雪姑聽得暗暗一驚,在地道之中

樣說,大概只是虛言恫嚇自己而曰!」 放毒烟,早就放了,何用告訴自己?他 心念迅速一轉 「如果他要施

這就冷笑一聲道:「夏侯前,你豢養

,但此時早口沒事了,姑娘連烏金絲劇毒質告訴你,上官靖雖被你烏金絲咬了一口的苗疆烏金絲,不是最厲害的毒蛇嗎,老 你若是惹怒了我,到時候你就是跪在我面 把毒烟噴出來試試,看能把姑娘毒倒嗎? ,我都不會再給你解藥

上官靖的烏金絲劇毒治好了?」 沈雪姑哼道: 「不信,你可以出去瞧 ,問道: 「妳當眞把

個極强的高手,正在動手呢,只要他失手 官靖縱然蛇毒山解,此刻只怕也上遇上幾 夏侯前道: ,很快就會押進來了。」 「老夫用不着出去瞧,

然聽到神龕兩側傳來一陣極其輕微的脚步起身來,伸了個懶腰,正待過去看看,突起身來,伸了個懶腰 上官靖果然遇上了極强的高手嗎?

來眞是碧落山莊的另一處巢穴了。」 之輩,雪姑姐姐說得不錯,這座廟宇, 何况是脚步聲了?心中暗自忖道:「光聽 是輕微的呼吸之聲,都可以清晰聽得見, 這五人的脚步聲,一身武功,就不是尋常 ,一身集佛追兩家之長,十丈之內,就 候,又練成「太素神功」和要知他目前不僅「易筋經」 上有八九 看

望去,只見窟窿下面,離地約有三丈來高 ,緩緩走近那方石板上碎的窟窿,朝下 思忖之際,故意不作理會,背負着雙

> 得過 叱喝之聲!他對沈雪姑的武功 叱喝之聲!他對沈雪姑的武功,自然相信,果然是一條地道,還隱隱傳來沈雪姑的 不必爲她担 心

躱掩掩?大大方方的走出來不好嗎?」 的脚步聲,正在緩緩移助,不覺回過身去 微哂道:「閣下旣然要出來,又何必躱 這時耳中又聽到左首三人中有 一個人

快法 目靈異,老朽是聽說公子中了烏金絲蛇毒 走了出來,拱拱手道:「南宮公子果然耳 特地趕來的,沒想到公子竟然好得如此 一個身穿綠袍的矮小老人比從神龕左側 「哈哈!」一聲尖沙陰沉的笑聲乍起

這裏來當廟祝了 管,你不在碧落山莊當總管,却跑到上官靖看了他一眼,才道:「原來是這一」 這人正是碧落山莊的總管秦皓! ,比經不是

了。 十多年,她老人家輕信人言,對老朽有了跟老朽在開玩笑了,試想老朽追隨老夫人 秦皓拱拱手,說道:「上官公子這是 碧落山莊,因此只好在這裏暫時避避風頭 極大誤會,今晚盛怒而來,老朽那敢躭

「百步散 碧落山莊前面,有幾十個人中了唐門 上官靖問道: 」,管巧巧善於使毒,所以要問 「管巧巧呢?」

她下落了

遇上你秦總管也 上你秦總管也好,你總有唐門『百步散 秦皓道: 上官靖道: 「管副總管不在這裏。」 「管巧巧旣然不在這裏

「上官公子說笑了。」秦皓詭笑道

「百步散是四川唐門秘製的毒藥,老朽不 上官靖問道: 問道:「那是什麼人身上才有,那裏會有解藥?」

子如有需要,老朽可以向一個人去取。」 說道:「自然只有唐門中人才有 ,堆起了滿面笑容 ,上官公

得極爲古怪!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 來愈深,好像每一條皺紋都在笑,而且笑 瞬息之間,變幻不定,古銅臉上笑意也愈 一望,只覺秦皓一雙目光似是十分深邃, 「他這是在做什麼?」 上官靖望着他問道:「誰?」他這樣

鼎鼎的終南五老老三金鞭叟田五常、金刀,都會墮他術中,在幾個月之前,連大名。這種功夫,一經施展,不論你武功多高」,如以現代話來說,該是「催眠術」了 門名宿無形刀邢鏗、白虎神暴本仁 被他「攝魂大法」所迷,才落入碧落山莊 智光以及皖西三俠等人陸續失蹤,都是 他不知秦皓使的正是魔教 「攝魂大法 霍五

敎 知上官靖身兼佛直兩家上乘內 「攝魂大法」所能迷惑得住? 如今他對上官靖又故技重施,但他怎 功,豈是魔

站着不動,却看得上官靖深感奇怪 秦皓笑臉迎人,目光不住變幻 「秦皓,你這是在做什麼?」 ,忍不 ,只是

官靖肩頭拍來。 。」身形閃電欺上,左手更是快速 **說道:「老朽想請公子隨我到一個地方去** 」會迷不住上官靖,口中發出低沉的聲音 秦皓聽得一怔,他不相信「攝魂大法

> 走!但上官靖在心靈上絲毫沒有受他的影走!但上官靖在心靈上絲毫沒有受他的影他這一拍,原也是「擴魂大法」之一 掌上迎擊出去。

自然不會凝聚眞力;但上官靖這一掌,却自然不會凝聚眞力;但上官靖這一掌,却是應諾之色,望着上官靖半晌作不得聲,是驚諾之色,望着上官靖半晌作不得聲,是驚諾之色,望着上官靖半晌作不得聲,與一大大學。 。他這一拍,施展的旣是「擴魂大法」,例子,就是千萬人中間也難得遇上的一個法」,居然會有心神不受迷惑的人,這個法」,居然會有心神不受迷惑的人,這個

是出手魯莽了!」
是出手魯莽了!」
是出手魯莽了!」

到上官公子果然痊癒了。」 所能治得好,所以才伸手試試而已,沒想 說被苗疆烏金絲咬傷,絕非普通解毒藥物 「好說。好說!」秦皓道:「老朽聽

解藥,向誰去要了?」 上官靖道: 「現在你可以說出

門中人才有。 秦皓道:「老朽已經告訴過你只有唐

上官靖道:「唐紀中不母在這裏嗎

你把他交出來。」

在這裏?」 秦皓笑道: 「他是唐門弟子 ,如何會

上官靖道: 「那好,你隨我到碧落山

去見一個人。 秦皓詭笑道 「老朽也想請公子隨我

秦皓笑笑說 道: 「公子去了 ,自會知

非常樂意去見她的,也非去不可。」 秦皓道:「依老朽想來,公子應該是

側,埋伏了四個高手,準備和在下動武的 上官靖點頭說道:「所以你在神龕兩

尖的耳朵!」 上官靖道: 秦皓聽得又是一怔 「你不妨叫他們出來, , 說道:

有是否能把在下請去?」 公士動手之意,但公子既然堅持不肯隨 秦皓道:「老朽奉命來請公子,原無

老朽進去,老朽心難以覆命 只好動武了 ,那就說不得

頭蒙黑布,只留出兩個眼孔的黑衣人來,聲!嘯聲甫起,從神龕兩側立即閃出四個聲!嘯聲甫起,從神龕兩側立即閃出四個話聲一落,口中就發出一聲低沉的嘯只好動声了!」 下落到了上官靖的四周。

分了得,心中暗道:「他以低嘯代替發令 **迢四人大概也是被他們迷失心神的武林** 上官靖看他們身手矯捷,武功定然十

F84

管你自己怎會不出手呢?」

十招八招,已經很好了 秦皓詭笑道:「公子能夠接得下他們 ,老夫何用親自出

上官靖心中暗道: 「這四個不知是什

身穿綠色衣裙的小餐急步走出 给般的嬌脆聲音叫道: 秦皓問道: 就在此時,突聽神龕後面傳出一 「秦總管。 ,妳來這裏有什麼 一一個 個銀

事?

上官靖聽得不覺一楞,「老夫人」 那綠衣小餐欠身道: 對上官公子不得無禮。」 「回總管的話

他們這裏又有一個「老夫人」?

隨 身道: 小婢來。」 綠衣小鬟沒去理他,却朝上官靖躬躬 秦皓躬身道:「屬下遺命。」 「老夫人要小婢來請公子,公子請

竟 夫 人」,他藝高胆大,自然要進去瞧個究 ,這就點頭道:「好,姑娘帶路」 上官靖旣然聽到這裏又有了一個「老 _

上官公子這樣豪氣凌雲的人!」 秦皓由衷的生出佩服之心,一挑六拇姑娘只管給在下蒙上黑布好了。」 說道:「秦某數十年來,還沒見過像 上官靖藝高人胆大,豪爽的道: 但公子必須用黑布蒙上眼睛才行。」

巾 婢才能替你縛上眼睛。」 ,說道:「上官公子,你蹲下來些 綠衣小鬟飛虹從懷中抽出一方黑色絲

子

請隨小婢來。」說完,往龕後走去。 拉起上官靖的手,嬌聲道:「上官公子 ·上官靖的手,嬌聲道:「上官公子, 飛虹給他縛上眼睛,走到前面。 一手 上官靖只覺飛虹纖小的玉手,入握如

,又軟又滑,拉着自己,還有些輕微的

天井,再拾級而上,兼是第三進了,忍不官靖清楚的可以感覺到踏着石板舖成的小 住問道: 轉過神龕, 道:「還沒有呢!」・「到了嗎?」 好像後面還有第三進,上

去 才脚下一停 大殿了)又曲曲折折的轉了幾個彎,飛虹 情形說的,經過天井,拾級而上,自然是 蒙住眼睛,看不清什麼地方,這是以一般 上官靖任由她拉着穿行大殿, ,伸手推開一道木門 ,走了進 (他被

飛虹輕笑道 上官靖道: 「現在總該到了吧?」 「還沒有呢?」她忽然

總是十分誘惑的! 她雖然只有十六七歲,但女孩子這香氣和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的 香氣和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的幽香!己鼻子可以很接近的聞到她秀髮上清新的 嬌小的身子幾乎貼着自己,不再走動,自 靖忽然發覺飛虹和自己站得很近,她一個 但女孩子這種香味 ,造一瞬間,上官

但也並不很寬敵了 只有自己和飛虹兩個人 門之後,最多只能容得三個人站立・現在 靖馬上得到答案了,因爲這間斗室,關上 她爲什麼和自己站得這麼近呢? ,所以還不算擠

> 裹來呢?上官靖忍不住問道: ,這是什麼地方?」 呢?上官靖忍不住問道:「飛虹姑娘她爲什麼要把自己帶到追麼小的房間

飛虹輕笑道:「公子不用多問,以快

了呢?」 也隱約聽到「鈴」「鈴」兩磨極輕的鈴磨 一面問道:「好,快到了?妳怎麼不走 上官靖發覺她伸手朝壁上拉了兩下

飛虹輕塡, 說道 「唉,你這人話眞

是?」 上官靖笑說 「這間房很小

飛虹問道: 「你看到了?

髮上抹了香油的香味!」 ,我們站得很近,在下還可以聞到妳秀 「沒有。」上官靖道:「我是感覺到

了 嬌聲道:「你……好壞!」接着幽幽的 「你不該進來的 飛虹聽得大羞,連呼吸都急促起來 , 進來了 ,
協會出不去 道

上官靖問道: 「爲什麼?

頭簸! 起自屋頂,接着這間小房間忽然起了一 話磐甫落 ,突然聽到一陣轆轤之聲 陣

的懷裏。上官靖急忙雙手一 _ 飛虹一個嬌小而豐滿的身軀發出輕微面低聲問道:「姑娘怎麼了?」 飛虹似是站立不穩,一下撲入上官靖

子 的顫抖,慌忙輕輕推開心雙手,

飛虹忽然附着他耳朵, 這時這小房間好像緩緩的往下沉落 吹氣如蘭,悄聲道

觸怒了老夫人。 「公子進去之後,務必隨機應變,不可

「老夫人是誰呢? 上官靖一把抓住她繼手,低聲問道:

了就好,不可觸怒她,因爲你是走不出去:「小婢不知道,小如竟不是那 :「小婢不知道,小婢說的話,公子記住,並沒掙脫,就任由他握着,顫聲的說道 飛虹輕輕縮了一 下手,但却挣得不動

道: 去。 住,飛虹的話聲也急忙停止。隨着又輕聲 僅容兩人站立的小房間,敢情是由轆轤操 上官靖心中已有七八分的譜兒,這間 下沉的房間在一陣震動之後,突然停 「我們可以出去了。」她學手掠掠秀

自己走不出去的了 分明已降落到地客中來了,無怪飛虹會說 縱,可以升降,方才這一陣緩慢的下降, 着他的手,一路行來,好像轉了一個大圈 心念轉動,就暗暗數着脚步。 飛虹牵

從兩人中間進去的,再走了約莫三丈來遠 遠,有兩個人呼吸的聲音。 道門戶了,因爲飛虹牽着自己的手,就是 筆直行去。追兩人站立之處,敢情是一 ,現在上官靖已可聽到前方不過三丈來 飛虹就引着自己走上三級石階,路過一 果然走了不過丈許光景,啟朝左轉彎

去黑布。 公子,到啦, 道門檻,終於停了下來。 接着於响起飛虹的聲音說道:「上官 你蹲下來些 ,小婢好給你解

上官靖依言蹲下身子,飛虹很快飲解

去了蒙在眼睛上的黑布

背錦椅上端坐着「老夫人」——藍布衣裙在一座陳設相當典雅的堂上。上首一張高上官靖條地睜開眼來,但覺自己站立 面貌。 **两鬢花白,臉上垂着綠紗,看不清她的**

上同樣覆着一層綠色輕紗。 在「老夫人」左首,站着一個長髮披

的自然是「老夫人」。穿綠色衣裙的女子 ,自己也會見過,她是善於用毒的副總管 這兩人,用不着有人引見,高踞上首

飛虹已經很快的退了下去。坐在上首適裏已在地底,絕不會想到這是地室的。 椅几,燈光明亮而柔和,如果事先不知道 這堂上地方並不太大,兩邊各有

的 怎不坐下來呢?」 「老夫人」忽然開口了・ 「靖兒,來了

沒有了,那不是娘的聲音嗎? 這慈祥而略帶蒼老的聲音,他最熟悉也 她這一開口,上官靖不由得驀地一驚 若非自己剛從碧落山莊來,碧落山莊

此刻有不少高手在塲,還包括了終南三老 解釋,是娘離開之後,他們又製造出一個 疑娘已經先到了這裏! 在內,娘絕不會遭他們却持,至少也會懷 「老夫人」來代替娘了。聲音,同樣可以 但這兩種想法都不可能,那麼唯一的

之法。 上兩步,在左首一把椅子上坐下,目光一 他心中暗暗冷笑,這就大大方方的走

假冒,自己不是也曾跟竹逸先生學過變音

知有何見教士 ,問道:「老夫人派人把在下引來,不

老夫人藹然道:「靖兒,你以爲娘是

上官靖朗笑道: 「難道不是?」」

紗・慈祥的一笑,說道:「你可知道是別 人假冒下娘,並非爲娘假冒別人嗎?」 老夫人緩緩學起手來,揭下了蒙面輕

事,是以並不覺得驚異,聞言只是淡淡一 笑道:「在下願聞其詳。 般無二,這對上官靖來說,早已是意料中 她取下面紗之後,當然和娘的面貌一

不得你,因爲你有了先入之見…:」 為娘說的話,還絲毫不信了,唉,這也怪 上官靖看着她沒有作聲,心中却一直 老夫人輕輕歎息一聲道: 「看來你對

爲娘不妨告訴你,那是娘要她裝扮成娘的 在盤算着,自己該如何措詞才好? 你心中一定認爲在碧落山莊的是你娘了 老夫人看他沒有說話,接着又道:「

,其實施只是爲娘的替身而已!」 ,有不由你不信之感! 她每一句話,都能打動人心,使人聽

應二一 在下生身之母,在下也似乎不得不信,那 麼在下有一個請求,不知老夫人肯不肯答 上官靖正容道:「老夫人一再自稱是

老夫人藹然問道:「有什麼事,你只

藥。一門的『百步散』,在下想請老夫 消散』,也有不少人中了『迷迭香』和唐 消散』,也有不少人中了『迷迭香』和唐

舉手在靠椅上重重拍了一掌,厲聲道:老夫人沒待他說完,勃然臉現怒容 這些人都該死!」

然是裝作出來的了 上官靖心中暗道: !」一面說道:「老夫 「妳一臉慈祥,果

人此話怎説?」

子学上 老夫人又道:「你是不是上官平的兒 上官靖道:「在下複姓上官。」 老夫人問道: 「靖兒,你姓什麼?

和當年圍攻你爹的人有關,難道他們都不龍寺、八卦門、武功門,這些人那一個不會金刀門、白虎門、神燈教、終南派、黃死的,你身爲人子,難道不想替你爹報仇 上官靖道: 老夫人沉哼道:「你知道你爹是怎麼 「妳說的正是先父。」

明、永勝鏢局羅永椿,神燈教智多星金維 金刀無敵郭東昇,黑虎神侯敞,黃龍寺智 何用再多傷無辜 能等均已先後死去,參的仇也已經雪了 上官靖道: 「當年圍攻先父的人,像

連這些門派,都要予以殲滅,一個也不能,中你還帮着他們設話;我不但不給解藥, 不是爲娘派入借用旋風花之名殺了他們 門正派,却縱容門人,有什麼正義可言。 什麼叫做多傷無辜い這些門派一向自號名 十八年來,他們有沒有一個人替你爹伸冤 「住口!」老夫人怒聲叱喝,道:

那是假借替先父報仇之名,只怕另有用上官靖冷笑道:「老夫人這樣做法

身衣裙都吹得獵獵作聲一

來, 怒聲道: 1道:「好個畜生,你-,把老夫人激怒了。 你敢和爲娘動 ,倏地站起身

然道:

「妳是魔教什麼人?

假冒我娘,難 目射稜芒,凜 爲娘有什麼目的?」

老夫人雙目神光陡射,冷森的道:

上官靖虎的站了起來,

聲喝道: 上官靖今晚就先劈了妳!」不容許妳再假冒家母,妳再敢假冒一句 上官靖突然目射寒電,舌綻春雷, 「住口,在下方才已經說過, 絕 朗

正正的向各大門派尋仇,上官靖不容許你

假借替先父報仇,更不容許妳假冒家母

,在江湖上倡亂。」

圍剿之恨

·要和各大門派爲敵·儘可堂堂

道不是另有用心?你們爲了昔年各大門派

徐徐學起! 了,反了,上官靖,你敢對老身如此說話 老身就教訓教訓你!」隨着話聲,右掌 老夫人不禁呆得一呆,大聲道: 他設話之時,凜若天神,氣勢極爲懾 「反

我過來。

「管巧巧・在下聽說妳擅於用毒,妳給

說到這裏,目光朝管巧巧投去,喝道

猛地伸手朝管巧巧一招。他原是無意

令 掌 緩慢的朝前拍來。掌勢甫出,已有一股 人窒息的炙熱氣流,像潮水般湧來! ,只見這一瞬之間,掌心漸漸色呈暗紅 上官靖心中暗說道:「她使的大概是 她動作極慢 ,上官靖自然注意她的手

絕世功力,人被一股强大吸力拉出,口中四五步之多!管巧巧沒想到他會練成如此股極大的吸力,把管巧巧一個人往前拉了股極大的吸力,把管巧巧一個人往前拉了 推去。 功力,凝聚右掌,一記「返照神掌」朝前念一動,自然也不敢怠慢,立時運起全身 『魔火煉形』和 『九陰摧心掌』了!」心

人的掌風壓得悉數倒捲過去。 的一聲 强大掌風宛如狂颷乍發,把老夫此這一掌上幾乎用上了全力,但聽「波」 對抗娘的時候,又精進甚多,何况又吃過 「九陰摧心掌」和「魔火煉形」的虧因 他此時功力和半月前和沈雪姑聯手

地上,

她一張蒙面綠紗却被上官靖掌力吸得飄落

露出一張明眸皓齒的姣美臉孔

只

管巧巧也在此時急急向橫裏閃出

來

「上官靖,你找死!」揮手一掌直拍過

老夫人雙目之中綠芒陡射,沉喝一聲

不覺失聲驚叫!

是略帶驚慌之色!

老夫人追一掌

是爲一救管巧巧

室,視綫爲之模糊不清! 一張高背錦椅和一堂屛風震得粉碎,四 接着又是「蓬」然一磬巨震・把上首 屋頂碎石沙土下落如雨、瀰漫一

上官靖幾乎連自己都不敢相信,這一

夫人和管巧巧的蹤影; 埃漸漸落定,凝目看去,堂上那裏還有老 掌的力道,竟有這般威力?直等瀰漫的塵

衣人, 這就回身退出,剛跨出門檻, 好像正在等着自己一般! 就見階

> 磬,朝自己劈來,掌風就像剪刀裁布一般 那人也及時出手,响起一道細長的「嗤」

,把天空間的空氣都裁了開來!

上官靖心頭突然一動,暗說道:

宛如起了一陣輕風,朝左閃出

就在他身形閃動之際· 陡覺身後左首

念一動,身形隨着一個輕旋,「天井」中

「這兩人不知是何來歷?」上官靖心

走得出十招八招,已經不錯,放可知道這 才已經見過,秦皓曾說自己能在他們手下 上官靖雖然不知他們是什麼人?但方

得身形急旋,横移五尺,一道鋒利如刀的面劈擊過來的一拳一掌,來不及封架,只形刀!此人該是邢鏗了。」他堪堪避開迎

掌風,正好擦身而過。

是一道掌風直劈過來。這一記雖是普通的

只聽身後右首那人口中大喝一聲,又

「劈空掌」,但此人掌力雄厚,內勁極强

,掌風有如汹湧狂濤,波瀾壯闊!

去 未稍停,擧步是下石階,朝「天井」中走 四人武功之高,决非尋常之輩了 這原是目光一瞥間的工夫,脚下却並

光 攔住了去路。這一下兩人在前,兩人在後 井」中間,下首兩人突然身形一晃,一下 阻,任由他走落「天井」,「直走到「天 正好把上官靖圍在四方陣的中間。 四個蒙面黑衣人從眼孔中露出烱烱目 一霎不霎的盯着上官靖,並未出手攔

掌劈擊過來。 兩人攔住去路,而且一言不發,就揮動拳 却是暗暗留神着四人動靜,此時乍見前面 凝雙掌 蓄勢戒備 看去雖然走得洒脫 上官靖在走下「天井」之時・早已功

霸道的拳功 是關外「隔山打虎神拳」,要等擊中目標 ,才會變成一團陽剛拳勁,是外門拳中最 左首一人振臂發拳,拳出無聲,使 右首一人發的是左掌,掌色腥紅怵目

掌」 一類旁門掌功! ,帶起一股炙熱掌風,練的分明是「赤煞

> 叟田五常了。」他身形連連閃動,接連施 展師門「遊双身法」,才從四道各具威力 那麼這人很可能就是終南五老的老三金鞭 數十年功力,無形刀邢鏗旣在此地出現, ,像驚濤駭浪般的拳掌勁風中閃出 上官靖心中暗道:「這一掌少說也有

第二招被上官靖輕巧的閃避開去,四個間,當然不會發了一導煎算,就是看什 同聲怒吼,第二掌,第三掌就接連劈出 這四個人各佔一方,把上官靖圍在中 當然不會發了一掌就算,就因爲他們

身法」,一個人不住的閃動,從他們拳勁翼力,却一直不曾出手,只是施展「遊刄團,不願和他們力拚,是以雙掌雖然凝聚 」之中,掌風拳勁,來去如電,匯利那之間,一座十來丈見方的 掌風中閃避遊走。 懾人盈耳的呼嘯之聲,上官靖志在突出重

上官靖冷笑道:

「妳終於出手了!」

開山巨斧 勁勢凌厲已極!

朝前迎出

F86 右手一抬

立不動,坐在椅上的老夫人却白髮飛揚

但聽蓬然一聲·

動風四捲 上官靖凜

交手:只是在東躲西閃 其實以上官靖此 時功力而言 絕不在這四個蒙面人之下 這一點只怕連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閃避劍招 自可遊双有餘;但掌風就不同不過三尺 寬不過三指,用「遊双身法」法」,金羅漢和尙獨創「避劍身法,劍長」十分吃力。那是他施展的乃是「遊双身 在一道比一道凌厲的掌風中遊走 已經感 汹湧狂濤。 · 功力深厚的人,一掌出手 就像一道 因爲 區此刻接連施展 : 遊双身法」,

果用割鷄的刀法割牛 十分吃力了 這四個蒙面人 一遊双身法」去趣避掌風 都是功力深厚的第一 那心無法割得了牛 自然前

角方位 上官靖有機會從四人中間穿走閃避。 術 站立在原地發掌 也不見他們追撲搏撃 所好這四人在「天井」中站的雖是四 但他們並沒受過四方陣的合搏戰 遙擊敵人 敢人:這樣才使

站着發掌 發掌力 用上十成力道 樣站着不動 靖有遊走三機會 但凡事有一利 最多只能用上八九成 雖然沒有追撲過來 發出來的掌力 威勢自然比互相追逐要强 可是敵人追撲過來 追撲過來 容得上官 每一記可以 像他們這

自己若是僅憑躱閃 他們站立不動 來只好和他們放手一搏 一連避過七八記掌風 分前後把自己圍在中間 京極難衝 14出去 退當前兩 才發現

人,就有機會可以衝出去了

方擊來的一記『赤煞掌』朝右後方的金鞭托 右手外引,使出「接引手」,把右前 打虎神拳」送去。 鏗劈出來的一記銳利掌風朝左前方「隔山 再次托起,左手隨着又把左後方無形刀邢 叟田五常撞擊過去。身形一個急旋 右手 ・上官靖突然閃到「天井」右側・左手一 此刻正當四人一輪又一輪的揮掌劈來

得「天井」上空沙石如雨 聽接連响起兩聲「蓬」「蓬」大响 這兩記「接引手」使得快如閃電:但漸拳」 過去。

心 隔山打虎拳」 打虎拳」對「無形刀」、吃虧的一定是 絕不會佔 中有數 數 右首兩人「赤煞掌」對官靖無暇察看對方誰被震退 便宜 左首兩人 對田五常 以「隔山 ?但他

0

腰間掣出靑陽劍來 化作一道青濛濛的光華朝六門外飛縱出去 他在這一瞬間 雙足一頓連入帶劍 右手「刷」的 一聲從

身劍合一上 矯若神龍 居然水到渠成 全身眞氣轟然而發 他練劍多年 寒芒四射 ·但這回在情急之下 · 縱身發 根本連想也沒想到過「 身劍合而爲一・ 宛如一道匹練激射 一下貫注到了劍 劍光

乎有一團掌風擊上身來 但也只是身軀輕就在他飛射出六門之時 隱隱感到似 到有人發出一聲輕哼!微的震動了一下而已 同時耳中也隱約聽 隱隱感到似

石火般事,等落到地上 這不過是他身劍合一飛衝出門時電光 ,距離六門已在五

> 停留 丈之外,眼前是一片黝黑的甬道,他不敢 身形隨着掠起

向外奔去 幸身後四人並未追來,違成一路循着記號 留下記號,那是每隔幾步,或是轉彎之時 ,都曾用脚尖在地上劃下了綫條 好在目能夜視,進來的時候已經暗暗 。此刻差

突然間心中一動,暗自付道:「自己黝黝的甬道、岔路,始終沒有找到出口。就可以退到地道出口處了,但眼前還是黑 也不知奔行了多少時間,照說應該早 ,但眼前還是黑

劃的記號 岔路來了 進來之時 沉的秦皓 留記號抹去 入伏。」 ,這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心機深,雖被黑布蒙着眼睛,但用脚尖 暗中跟着自己身後 把自己所 · 再劃下錯誤的記號 · 引自己

息?」 埋伏,何以甬道上如此沉闃,不聞一絲聲 「他既是有意引自己入伏 那就必有

仗着靑陽劍 他藝高胆文 繼續擧步朝前行去。 ,自然不懼有何埋伏 ・手

頭 現十字岔路,有時却又左彎右拐、走到盡這回處處留心、走了一段路,就會出 再有什麼埋伏了。 已經進入他們佈置的迷陣之中,是以不須 日,這地下通道,竟然分歧百出,自己又無路可通、煎得回頭,心中也漸漸

困在黝黑如墨的地底迷陣之中,讓你走來 還有和他們放手一搏的機會,像這樣把你 走去,兜着圈子,要走到幾時才能找得到 這一想,不由心頭六急・高手圍攻

就在他思忖之際,突然聽到右首數丈的:她極可能也會被引入迷陣來了!」 「哦,不好、沈姐姐不是追入地道來

外傳來一陣極輕的脚步聲!

辨出那是女子的脚步聲,而且有意把脚步他如今內功精純,聲音入耳,已可分 爲熟悉! 步、却走得很快,好像對地道中的道路極 由一喜,迅快忖道:「莫非會是沈姊姊? 於得極輕, 好像怕人聽到似的!心中不 路,不用如此掩掩藏藏,這人雖然放輕脚 不對·沈姊姊如果陷入迷陣,正在找尋出

,(一般武林中人的目能夜視,黝黑如墨;但他內功已臻上乘, 經漸漸接近 地道中雖然沒有一絲天光 甬道雖黑 星月之光才能看得見,與目能夜視不同〉 (一般武林中人的目能夜視,仍須憑藉 他凝目看去·果見一個苗條人影,迅 這原是他心念轉動間事,那脚步聲已 上官靖不覺站停下來,貼壁而立。 一二丈之內 ,仍可看得清楚。 目能暗視

距已不過兩丈來遠一自然看清楚了,這人 大小姐,老夫人的義女楚琬! 穿着一身淺綠衣裙,黛眉鳳目,秀髮如雲 只是粉臉上略有焦急和驚慌之色! 她,上官靖自然認識,正是碧落山莊

快朝自己立身之處急步走來,現在兩人相

到上官靖。 。因此上官靖已經看到她了,她並沒有看 ,一路急步行來,右手還不時的扶着石磚 她手上並沒燈火,只是憑着熟悉路徑

下撮住了楚琬右手脈門 直等楚琬走近 · 楚琬走近,才右手疾探,三個指頭上官靖只是靜靜的站着,沒有作聲

功若失,連左手也抬不起來。 人?」左手要待劈出,但她右腕被上官靖,右手用力一掙,口中嬌叱道:「你什麼 「拈花手」擒住,不但掙扎不脫,甚至武 用力一掙,口中嬌叱道:「你什麼一下楚琬自是大出意外,驀然一驚

下去,就欣喜的道:「你果然是南宮大哥 ,還不快放手,我就是找你來的。」 上官靖冷冷的道:「楚姑娘,妳掙也 楚琬聽出是上官靖的聲音,沒待他說 在下並無傷人之意,只希望……」

明白

是我的大哥,永遠是我大哥……」話聲甫

,我是冒死偷進來的,不能多留,你

是上官靖。」 得出來的 驚喜之色,這是真情流露,自然不是假裝 黑暗之中,上官靖看她粉臉果然一片 ,當下二指一點,說道:一在下

我叫慣你南宮大哥略!」 楚琬臉上繼驚喜之後,目光幽怨,幽 「我知道你現在叫上官靖了,但

多條岔路,互相貫通,你走上三個月,也 裏很急,這地下迷陣・足有一里見方,百 楚琬道:「我聽說你被誘入迷陣,心 上官靖道: 「楚姑娘找在下何事?」

休想走得出去,我……我是給你沒東西來 上官靖問道: 「姑娘送什麼東西?」

自然是你最需要的東西了。」 楚琬忽然揚揚眉毛,嫣然一笑道:

上官靖道: 「你這人!」楚琬嬌嗔道: 「在下需要什麼?」 「難道你

你出去了,只要不忘記我就好·我要走了入上官靖手中,低聲道:「我不能多留, 楚琬已從懷中掏出一件東西 迅快塞 上官靖道:「妳:

」她眼中忽然起了一

上官靖低頭看去,她塞過來的是一支陣霧水,迅快的轉過身去,正待擧步! 這 精緻的火筒,和一張摺叠得很小的箋紗。 就抬目叫道:「楚姑娘請留步。」 楚琬低低的道:「你看了字條,於會

問了 迷陣來?但看她行動如此慌張,就不好多 假扮娘的是什麼人;沈姊姊有沒有被誘入 落,就低着頭急步朝來路奔行而去。 上官靖原有許多話想問她,諸如這一

出口 想係匆促寫成,但却是這一地區迷陣最近紙上只寫了兩行小字,字迹也十分潦草,來,目光一注,心中不禁大喜,原來這張 這就揣入懷中,然後把摺叠的箋紙打了開 的走法 自己目能暗視,火筒自然用不着了

妳沒有還手的機會。」可惜不是時候,在下如要突起襲擊,只怕

上官靖嘿然道:「副總管搔首弄姿

出去了再說。 姐姐是否入困? 走得太匆忙,來不及多問,目前雖不知沈 條岔路,想來一定分爲幾個地區,可惜她 她設過地底迷陣足有一里見方,百多 自己能找到出口,不如先

來,心想:「莫非楚琬又回來了? 細碎的脚步聲,從右首一條甬道中傳了過 正待舉步之際,突聽又有一陣輕快而

層薄紗,她,不是楚琬,竟會是管巧巧 了二丈以內,急忙凝目看去,這女子長髮 心念方動,只見一條苗條人影已經到 ,穿的是一身葱絲衣裙,面上覆着一

一動,忖道:「只要把她拏住,說可以問「這倒來得正好!」上官靖心念閃電

出許多事來了 。」是以依然貼壁而立 ,凝

來了? 好靈的耳朵, ,「嗤」的一聲輕笑,說道:「上官少俠 管巧巧走到一丈左右,忽然停了下來 你大概已經聽出我的脚步聲

而且也看到妳管副總管了 上官靖只好應道: 「在下不但聽到

「地道這麼黑,你怎麼看得到呢? 上官靖道:「在下何用騙妳?」 「你看到我了!」管巧巧驚異的道:

問 的姿勢,居然十分嬌美,媚態如畫! 道:「那你看我在做什麼呢?」她學手 管巧巧學手掠了一下肩上秀髮,嬌聲

我呢?」 是特地找你來的 中不期流露出驚詫之音,接着記道: 「看來你果然看得見。」管巧巧話聲 ,上官少俠何用出手襲擊 **「我**

一面問道: 上官靖聽得一怔,她也是找自己來的 「副總管找在下何事?」

人可以來找上官少俠,難道我就不能來找 管巧巧咭咭的一疊輕笑,說道:

念閃電一動,右手也隨着抓出,三個指頭 爲了救我,這下豈不害了楚姑娘了?」心 琬身後來的,如果不把她拏住·楚姑娘是 一下撮住了管巧巧右手脈腕。 上官靖心中暗道: 「看來:她是跟在楚

。 身形一轉,口中嚶的一聲,忽然縱管巧巧一點也沒有掙扎,任由他扣着

中偎了過來 入懷,一個軟綿綿的嬌軀,朝上官靖懷

在下點了妳的穴道,把妳擒回去嗎?」 扣着她的手腕,冷冷說道:「副總管不怕 她鬧得個手足無措,只好指頭一鬆,放開 上官靖推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時被

什麼都不怕,就是你把我殺了,也是我遇 美的大眼睛,幽幽說道:「我偷進地道, 人不淑,我也只有認命了。」 來找上官公子,是爲了……爲了你……我 管巧巧站住身子,眨動一雙俏皮而且

問道:「妳說什麼…」 錯了文,否則怎麼會說出這句話來的呢? 上官靖還當自己耳朵聽錯了,忍不住 「遇人不淑」這四個字,應該是她掉

是我用錯了?我管巧巧活了一十九歲,還珠,低聲道:「難道遇人不淑,這四個字符巧巧忽然間從眼角湧出兩顆晶瑩淚 是處子之身,上官公子就是不要我,我活 官家的鬼,我會從一而終的……」 着雖不能進你上官之門,死了也要作你上

之間,可把上官靖弄糊塗了 一顆順着粉腮滾落,此情分明不假! 十分認真、淚珠像斷了綫的珍珠,一顆接 「管姑娘,妳在說些什麼?」 但上官靖却看得見她,她在說話之時 黝黑的地道中,她是看不見上官靖的 ,怔怔的道: 一時

,破涕笑了出來,說道: 管巧巧低頭拭着淚 ,忽然又咭的一聲 「你是不是聽不

意思。 上官靖道:「在下確實聽不懂姑娘的

「這怪我話記得太急了。」管巧巧嬌

我的蒙面輕紗?」 **羞的道:「你還記不記得剛才用掌風吸去**

「你自然也看到我的面貌了?」 上官靖點了點頭,說道:「在下看到 上官靖點頭道 「在下記得 ,甜甜的笑容,問道 __

片紅暈,好像不勝羞澀! 爵出口,地道雖黑,她粉臉上還是飛起兩 **管巧巧幽幽的道:「這就對了** !」話

上官靖訝然的說道:「在下還是聽不

懂。」

人家已經說得這樣明白了,你難道是木頭 「唉,你這人……」管巧巧嗔道:「

好說得明白一些!」 上官靖道:「在下眞的不懂,姑娘最

是我……的……丈夫、從一而終,終身不 家要我在神前立下重誓,從我及笄之年起 十歲起,師傅就給我戴上了面紗,她老人 有人揭開我面紗,看到我面貌的人,就 「好嘛!」管巧巧接着發道: 「我從

頂……」

意的,姑娘作不得真……」 上官靖聽得駭然道:「在下當時是無

『管姑娘……』上官靖道:「妳聽我我會從一而終,至死不渝。」 官公子不要我,我這一生也是你的人了, 這是我們教中的規矩,我知道你是無意的 但這就是神的安排,我說過,就是你上 管巧巧沒待他設下去,就截着道:「

解釋……

「不用解釋。」管巧巧幽幽的道:

門,所以我已經有了妥善的安排……」 我進來找你,就是要把我心裏的話告訴你 自然要全力來營救你,但我也不能叛離師 ,你承認我也好,不承認也好,在我心裏 ,你永遠是我的夫君,你進入了迷陣,我

想神一定會寬恕我的,你先收下了 出解藥來只是爲了解救許多人的生命,我 來,低低的道:「我知道你是爲解藥來的 ,這裏面有三種解藥,裏面都有字,我偷 她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伸手遞了過

(未完・卅三)

劍

不在話下 且說燕雲翔回到客棧,已是華燈初上 自有店小二送上可口酒菜,巴結奉

引人,心地又是那般純真高潔,美麗大方 情景中。楚秀紅的聲音笑容,是如此美妙 ;燕雲翔的腦海裏整個充滿了她的倩影。 是理智凌駕於情感上。隱隱約約像是 在訴說着 他沉思間,腦際深處突然顯現一道靈 他一面吃喝一面把自己沉浸在綺麗的

嗎?你爲什麼被逼而跌落山崖? 「燕雲翔你忘記了三年前靑城上的

嗎?三年苦練又是所爲何來,難道只是爲 「燕雲翔你忘記了天龍道人的遺訓了

快清醒起來吧!」 的誓言了嗎?英雄俠士不能爲情所困,趕 「燕雲翔你忘記了你在天龍道人跟前

本文承自56 頁

異樣的聲息,他沒有了睡意, 此的沉靜,燕雲翔輾轉間,忽然感到有種 上,昏昏迷迷,不多時便進入夢境中了。 發覺屋頂上有輕微的脚步移動聲。 窗外明潔的月光,射滿床前,夜景如 燕雲翔不再想她,離座便和衣躺在床 再細心聽去

施展到我的頭上了,那就等着瞧吧! 他細心注視着窗外,忽見從窗縫中伸

燕雲翔心想:偷雞摸狗的下流手段

付我,未免太小看我了;但他也不敢掉以 進一枝小管,不一會,從管中冒出一縷縷 燕雲翔暗暗好笑,這種雕蟲小技來對

燕雲翔床前,舉起金刀,朝着他的腦袋瓜 一個蒙面人躡手躡脚推窗進來,來到

去了

時辰,耳聽窗外人語:「小子大概已暈過 輕心,乃以龜息調氣法自行運氣,約半個

的一刀;蒙面人見對方早有防備,急忙中間,燕雲翔一招「遊龍戲鳳」輕鬆躱過致命 ,迅即返身躍出窗外,燕雲翔也跟着跳;蒙面人見無法得逞,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左手攻出一掌,燕雲翔右手一揮化去來勢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刀鋒將及的一瞬

循線索追踪, 擒賊擒王。 憑燕雲翔的本領,擒獲來人,乃輕而易學 有如探囊取物,此刻不立即下手,意在 蒙面人幾個起落,已越過客棧圍牆;

龍出岫」絕技,猶如一道輕煙,立即超越 完全證明他心中這想法,當下施展出「天 迎向寒星,兩隻飛鑣已在手中;這一來, 手後揚,兩顆寒星向燕雲翔襲來,他右掌 蒙面人,回頭擋住去路;那蒙面人出刀猛 那柄金刀無從發揮威力 攻,燕雲翔赤手空拳,纏住對方攻勢,使 一前一後,距離越拉越近;蒙面人單

> 院 取勝對方,累也要累死了,於是盤算旣定 大壓力之下,自忖如此打鬭下去,旣無法 發揮威力,而且感到自身籠罩在重重的强 猛然虚晃一刀,迅即躍入一處修偉的庭 不覺三十多招過後,蒙面人不但無從

如何是好。 身正置身成都知府衙前,有些爲難,不知 燕雲翔在銀色的月光下,赫然發覺自

雲翔圍將起來,領頭的並高喊道:「知府 有令,活捉刺客,立功重賞!」 ,正門大開,大批佩掛齊全的官兵,將燕 正猶豫間,忽然燈火通明,鑼聲齊響

府中人,但他如何有此佈局。常說:藝高 ,靜觀其變。 人膽大。旣然置身此番情勢中,處之泰然 燕雲翔有些茫然,他知道賴同構乃官

一人大搖大擺,但見他長得粗眉鷹鼻,一賴同構,隨後的是西北猿胡嘯天;那最後 從知府大門內走出三人,爲首的正是

金刀,看來相當兇猛。五歲以下,此刻全身勁 臉橫肉,面色黑黃,眼神不定,約莫四十 ,此刻全身勁裝,腰間掛着一把

伙,正是三年前在青城山上,刀逼自己跌 冒三丈;冤家路窄,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落山崖的無恥之徒楚霸天。 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那滿臉橫肉的傢 燕雲翔仔細看來,不覺滿臉通紅,火

施令,爲民保母;他眞有點不敢相信,但 色的傢伙 事實就在眼前,他不覺茫茫然 燕雲翔是感到不解的是,一個性好漁 ,怎能身居成都府衙之中,發號

衙附近滋事行兇,目無王法,你有什麼話 作福的喊道:「大膽狂徒!深夜竟敢在府就在燕雲翔納悶沉思間,楚霸天作威

「看來你滿威風的嘛!你有王法?你心裏 明白,自己過去幹過多少傷天害理的勾當 善良的老百姓遭殃了,當下哈哈大笑道: 燕雲翔心想這等裝模作樣,不知多少

從寬發落。 誰?快報上名來,本府念你年幼無知,會 狠狠的注視着燕雲翔說:「你到底是 楚霸天不覺心頭一怔,滿臉橫肉抽動

青城山巓一戰,逼得我燕雲翔跌落斷崖, 「嘖、嘖,眞是貴人多忘事,三年前

大得很呢!」 「想不到,你竟然還活在世上,看來你命 楚霸天心頭一懍,接着仰天狂笑道:

不見,你居然做了父母官,看來蜀中不知「在下不做虧心事,自然命長。三年

個僞君子。 多少淑女,難免入虎狼之口,眞是不 !」燕雲翔義正嚴詞,拆穿了楚霸天是

言亂語 上成都知府;如今,讓這小子揭了底,不,搭上朝中那位一手遮天的相爺,怎能當 我將你拿下治罪。」 覺大怒, 爲燕雲翔掀了他的底牌。要不是裙帶關係 此刻楚霸天兩眼發直,面色發紫;因 ,一派胡言,絕不是善良之輩, 拔出金刀吼道:「你這狂徒, 胡

燕雲翔站立原地,旣不答話,亦不動 泰然處之

兒將這狂徒拿下就是了。 :「姨丈一府之尊,殺雞何用牛刀,待侄 楚霸天正待上前,身旁的賴同構忙道

不識相,我看你不到黃河心不死呀!」 殺來,燕雲翔迎上說道:「姓賴的,你真 人多勢衆,膽子也就大了 無奈技不如人,兩次敗下陣來,如今仗着 ,表妹又對他一見鍾情,眞是恨之入骨。 ,自以爲非己莫屬。如今燕雲翔突然介入 賴同構一向垂涎表妹楚秀紅天香國色 ,於是當即拔刀

看再戰下去,必敗無疑 ,意欲置燕雲翔於死地,刀刀直取對方要 舞動雙掌,直使賴同構手忙脚亂, 舞動雙掌,直使賴同構手忙脚亂,眼但燕雲翔全然沒把這三流功夫放在眼 賴同構也是色膽包天,爲求表妹青睞

向燕雲翔撲去。 西北猿胡嘯天旁觀者淸, 騰身躍起

「天龍劍」,月光下但見光華四射,閃閃生 快。」說着,「嗆瑯」一聲,拔出身後那柄 道你會出手相助的,來吧!咱們打個痛 燕雲翔神定氣閑,微笑着說:「我知

> 龍道人的什麼人?」 不覺失聲道:「天龍劍!你是-覺失聲道:「天龍劍!你是——,是天,氣勢萬千,動人心魄!西北猿胡嘯天

不覺大驚,心想:「這小子三年不見,功 燕雲翔一丈有多。楚霸天眼見這般情勢 厲,直逼得胡嘯天、賴同構師徒二人遠離 神龍縱橫,氣勢如虹;上下翻飛,劍氣凌 伙耍嘴皮無益,乃施出「天龍劍法」,只見 人必敗無疑。」於是,也顧不得什麼體面 夫進步如此神速!我如不即時加入,他二 ,拔刀殺了進去。 燕雲翔不再理會對方,心想與這批像

圍在中間,密不透氣;這時西北猿胡嘯天 大喊一聲:「天地人金刀陣法・ 但見三把金刀,上下翻飛, 三人聯手,威力大增, 將燕雲翔團團 舞起一片

刀影,將燕雲翔籠罩在內,那胡嘯天又喊

轉守爲攻,舞動「天龍劍」,再也不留情 教訓,今晚必是無法脫身了。主意旣定, 置之死地而甘心。自忖:再不給他們一點 煞知難而退,想不到對方卻毫不放鬆,必 只是守而不攻,他宅心仁厚,希望三位惡 道:「天長地久,地久天長,人走四方!」 語聲一落,攻勢更見兇猛;燕雲翔原

旋,身輕似燕,「天龍劍」瞬間施展出三招 :「風起雲湧,遊龍吐珠,龍歸大海。」 地拔起三丈餘高, 燕雲翔猛然一聲長嘯,氣冲斗牛, 然後在半空中美妙的一 平

與對方拚個兩敗俱傷。 人合而爲一」欲合三人之力,破釜沉舟, 胡嘯天見勢不妙,只得喊出:「天地

> 一陣狂飈,就在這刹那間,將三人捲到兩笑一聲,又行一招「横掃千軍」,立即激起 丈開外, 金刀脫手, 倒臥地上。 燕雲翔居高臨下,早已窺知其意,冷

;賴同構右手五指齊行削去,鮮血汨汨流 一隻右臂從肩膀削去,躺在地上, 胡嘯天髮髻脫落,上衣劃開一條長縫 痛得面無人色。楚霸天就更形悽慘了

說個明白,本姑娘自知不敵,也必盡力 與你無怨無仇,爲何出手如此狠毒, 身勁裝的少女,滿臉寒霜冷然道:「家父 出現了 一位手持長劍,全 如

劣跡,却難以啓齒。 回答,真是意外、困惑,要說出她父親的 楚秀紅現身,燕雲翔一驚,不知如何

不避呢?」 加愛憐,悽惋的說道:「公子……你爲何見左臂鮮血濕透衣袖,楚秀紅反而內心大招「旁敲側擊」出手,燕雲翔居然不躱,只 成全,以卻你心中之恨!」當楚秀紅再 過,他當下說道:「姑娘盡孝, 不報,於是一連揮出三劍,都爲燕雲翔避 屈,滿臉恨意,縱是芳心早許,父仇焉能 燕雲翔默默不語,楚秀紅還以爲他理 **一** 小生甘願

間撞見令尊敗德惡行,因而引起爭鬭, 告別。」語聲未了, 尊逼落斷崖,如今恩怨已了, 燕雲翔慨然嘆道:「三年前小生無意 人已凌空數丈而去。 小生就此

(摘自海光週刊) (全文字展其上乘輕功,朝燕雲翔走的方向跟去 楚秀紅沉思少頃,銀牙一咬,立刻施 (全文完)

F90



作忘年交,提出刧持會主的寵夫人來換交姜不幸,二人密議… 中,凌鶴向惡扁鵲間計,了解他爲會主夫人診病經過,說出自己的見解,惡扁鵲讚譽願 鶴感激致謝,馬芳芳弄巧反拙, 以爲找到自己的孩子,一看又是馬小鶴,原來江杏不滿芳芳所爲,暗中把孩子掉換,凌飞,又一起了。抱了凌小鶴走了,凌鶴發覺已遲,李婉如帶他找到江杏和馬芳芳, 上路,被三六九刼持而和小鶴、柳青分開,柳青避過李占元、麥秀而將小鶴交到凌鶴手 **削**文提要 奇癢藥試探 前文書至幾個大姑娘都看中凌鶴,引起了姜不幸嫉忌,悻悻的 又被李婉如打跑,凌鶴繼續找姜不幸。她遇到柳青陪同 **鹅石女教妻**

后,靈機一動,就想出了一個預測的妙計 會繼后位?而宰相田嬰爲了邀龍未來的皇 齊王后去世,後宮有十位寵妃,不知何人 夜鶴想了一下,道: 「前輩可還記得

老夫猥瑣,就叫我『豬叟』好了 意叫我一聲老哥,老夫自然高興,如果嫌 這個朋友,今生實在沒有白活。」 」「惡扁鵲」道:「從此以後,你小子願 「好好好!太好了 ,也不能負妳了 !能交你

大俠之輩份,以及和-凌鶴道:「你淡平輩論交,晚輩和曲 一邊的李婉如首先不依, 道:「師父

要學田嬰之計,必須準備鮮餌才行。你有 纒在一起。」「惡扁鵲」說道:「小子, 您和他這樣稱呼,置徒兒于何地?」 「我交我的,你們交你們的,不要夾

「又是晚輩?怎麼?嫌老夫齷齪是不 「晚輩可以立刻去準備。」

豬叟 」是肥豬的『豬』! 「什麼?你以爲老夫姓朱?我說的『 「好好,我就叫你朱大哥吧!」

「以後我就叫你鵲老哥吧 。可別叫我『鳥』老哥。

餌,最爲合適,你來看看…… 又道:「我倒有幾件東西,作爲此計的香 大笑一陣,女徒在一邊,居然口沒遮攔 自身上取出一個包了好幾層的布包

出去,沒想到居然保留到現在。」 道:「這幾件東西,早在數十年前就想送 「老哥要送給誰?」

傷感。 等等 二人是『夜叉阿九』和『烈火無鹽』王色 ……」談起這段往事,似還有無限的 「一個是『八臂嫫母』高麗花,另外

鶴道:「老哥,也許我能爲你介紹一個老 看不上他,就難怪他行爲偏激失常了。凌 凌鶴心道,武林中三個最醜的女人都

「算了吧!憑老哥這份德性,年輕時

津,你快别吊唇哥与男——都没有人敢領教,這把子年紀還有誰會問

是說的江大娘江杏?」 李婉如道:「我知道了,废大哥是不

之合,婉如。妳說一說看,江杏的人品如 ,正好配上你老哥,堪稱郎才女貌,天作 「是啊!江大娘爲人忠厚,五十左右

是眼睛,稍微打扮一下,也只看來四十郎 當歲。」 美人,就是現在,也是鼻子是鼻子,眼睛 李婉如道:「江杏年輕時必是一位大

盒,嘿! 但其中一支最最名貴,鑲有紅、藍、黃等 打開,裏面是個長約五寸的錦盒,打開錦 小寶石一百餘顆,另有七八十顆金銅鑽。 這工夫「惡扁鵲」 ·竟是三支金步搖,都十分名貴, 的三層小布包已經

子。至于這支最名貴的,由于出于名匠之 癒絕症時所贈的,任何一支都值數千両銀 中輕盪着,道:「這都是老哥昔年爲人治 翱翔天空**,美**麗而生動。」 上。黑夜戴在頭上,走路晃動,有如彩鳳 ,加之鑲嵌之寶物太多,約值八千両以 「惡扁鵲」拏起這支最名貴的,在手

嘆不已。而「惡扁鵲」昔年居然一支也未 送出去。也虧他有此眼光 凌鶴細細打量這三支金步搖,不由讚

真正是豬八戒進瓷器店 ·粗人玩細

有三支怎麼成?」 「老哥,那會主不是有四個老婆,只

「可以再去打造一支。」

F92

「您是說只要他把這支最名貴最瑰麗

寵愛的一個了? 一支贈與哪一個女人,哪一個就是他最

不讓你摸一下。那個最被寵愛的,就更不女』,您爲她診病她都躺在帳中,手腕也 會讓你看到了 就拏這一個來說,還是他所謂的『小家 「那您又如何能同時看到每一個女人 「不錯。這法子絕對可靠。」

出來見我不可。」 「老哥可以動點腦筋,非要她們親自

「老哥可否先透露一點?

那些女人非親自出來見我不可 的計劃去實行 「惡扁鵲」道:「老弟,只要你照老 ,我的計謀就能行得通

是一愕,繼而大笑,說道:「老哥, 惡扁鵲」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陣,凌鶴先 「請告訴我一點……」附過耳去。 你眞

罪那魔頭,那是和自己過不去呀!」 「老弟,這不都是爲了你嗎?須知得

「老哥,小弟領情,拏來……」

能的。但絕不能被認出是你。」 于進入那兒恩始終不被發現,那也是不可 心!不要被擒,也不是要人看出是你,至 一包是上面的,這一包是下面的。但要小 「惡扁鵲」去取來兩包藥,道:「這

「還有一事,我更要叮嘱你一下 「老哥,我記住了!」

找,露出行藏,我們的計劃就不靈了!」前不必妄想能救出姜不幸,千萬別到處去 露出行藏,我們的計劃就不靈了 「就這麼辦,老哥…

正在爲小孩換尿布,這工夫娟娟走來道: 凌鶴返回客棧,李婉如已先回來了

「凌六哥,柳少俠和柳姑娘兄妹留條離去

安返回雲夢山莊。 凌鶴看了留字,道:「但願他們能平

已過了四更。姜子雲道:「少主人去見『 『惡扁鵲』結果如何了? 這工夫曲能直和姜子雲也來了。此刻

不改變。」 曲能直道:「他要是服了一個人,永 凌鶴道:「談得頗有心得。

大哥是老弟,我首先不同意,這麼一來,就來哩,師父叫凌大哥叫他老哥,他叫凌 咱們和凌大哥怎麼個稱呼。 李婉如說道:「師兄,咱們的難題可 你猜師父說什

「對,眞是知師莫若徒了!」 「各交各的對不對?」

輩份怎麼安排都成。」 老弟的長輩過去無來往,又非親非故,這 反之,凌老弟也不會和他建交的。他和凌 曲能直道:「由此可見,他是變了

不知是什麼來路?」 姜子雲道:「少主人,這「二六九」

四五六」,還有個『二五八』! 他有三個兒子,一個「三六九」,一個「 凌鶴道:「是『統一會」會主之子

凌鶴道:「不久就會明白 曲能直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也許不超

過五天。」 曲能直道:「是不是你和他研究出救

人的方法來了?」 「不錯。」

蕭娟娟道:

「凌大哥,可否說說救幸

姐的辦法?」

妙。妳不會怪我吧?」 「爲了安全,蕭姑娘,此事以不設爲

剛請來的奶娘陪睡,由李婉如和江杏保護却去睡了,只有姜子雲還不想睡,小鶴由 着 ,內心却不是這麼回事兒。這工夫, 「不會的,凌大哥。」口頭這麼說着 別人

臉水 縮,她們希望在姜不幸不在的空檔時間內 識了凌鶴,且各方面都幫過他。自不甘退 上了勁,李婉如後來居上,但娟娟早就認 一學而抓住凌鶴的心。 第二天凌鶴正午才醒,李婉如端來洗 ,蕭娟娟就擺上了午餐。她們似乎較

很快就找到了「統一會籌備處」那個郊外 的田莊。 凌鶴戴上了頭罩,穿上不僧不道的怪衣 晚餐時刻。冬日晝短,天早巳黑了

非常清楚,不管車、轎東轉西灣,他眾是 不使他記住路途,怎奈「惡扁鵲」的頭腦 在心中繪下了路綫圖 儘管「惡扁鵲」旣乘轎又坐車,故意

餐時戒備較鬆,武林中 凌鶴此刻來有雙重的動機,第一是晚 人行動的最佳時刻,其實不然。 人都以爲三更才是

務就不易完成。他展開絕頂輕功,逕奔內 飯,有的已經用完。 宅。很快地,他找到了一些內眷的住處 人一個小院,但格局不大。有的尚在用 另外,若等到三更,他此行的主要任

屋中供了一神主,上寫王夫人姓名,並未 個小院則無,原來此院內無人住,只在正 每一小院外都有數名高手巡邏,有

的身份。左下方却有不孝子三人,那就是 冠夫姓。這自然是怕被外人看到知道會主 「三六九」「四五六」及「二五八」。

知是哪一個生的,但絕不是老三生的 是哪一個生的,但絕不是老三生的。,却讓人摸不着頭緒。這三個年輕人不 而生病這個自稱是老二,會主却說她 這種神主很怪異,分明是會主的大夫

去找面盆,自然是夫人專用而非使女所用到另一小院落中。首先去找馬桶。然後再是老三,這就矛盾了。這工夫,凌籲又來 走不了的。」此人竟是梁不凡的父親「東 落在他的側面,道:「來了就別走,你也 近一個時辰。正要離去,一條身影悄悄地 四個院落的任務全部完成,也費了將

就知追此人的功力也大有進境。打了三四 大概和李占元差不多。 梁士君想立功,馬上出手,凌鶴一試

海漁樵」梁士君,老來變節,令人扼腕,

可以生擒這蒙面人,凌鶴有幾次都差點被梁士君纒緊了他,以爲不出十五招就招,他佯作不支,東張西望,想要脫身。 擊中,這時突然又自屋頂上竄回院中,鑽 果他仍自削面溜了 ,梁士君以爲他要自後窻逃去,結

此刻他當然已恢復了本來面目。 ,往林中一鑽入,再繞回來。返回客棧。 出了這田莊,向相反方向疾馳五七里

到關林。此處也是洛陽的名勝。 嘆了口氣。各處走了一下,出了客棧而來 1。凌鶴看看小鶴,睹子思妻,不禁暗暗 姜、曲等人知道此事須保密,也不多

「惡扁鵲」巳在這裏等他,道:「成

「沒遇上該會的人?」

。」他設了遇上梁士君的事。

的了 你辦得還不賴。下面就看我

「我已把餌掛到鈎上了。」 「老哥,大概要幾天?」

走他的禁臠,他总非交換不可的。」就可以弄清哪一個才是他最寵的禁臠?却 「不錯,所以這麼估計,不出三天我 「也就是說你已把餌送去了對不?」

是你弄的鬼?」 「果眞順利換回阿幸,他會不會發現

可以說死無對證。」 盆和馬桶,用完就把邊緣上的藥洗掉了 「應該不會,因爲她們只用過一次臉

「怎知她們非出來見你不可?

嗎?如果不儘快治癒,就可能把嬌靨抓破,總不好辦。但如臉上癢,她會漠然視之 的,抓破了臉還用什麼來邀寵?」 「一個女人如果僅是臀部寢或者生瘡

「絕!老哥,以後就叫你『絕扁鵲

情和至性所感召,所以正在改正自己。 作事,全是左道旁門,只是我已被你的至 就不會太寂寞,所以我想— 凌鶴道: 「惡扁鵲」道:「老弟,老哥哥一生 「老哥,如果你有位老件,

意成家的話,那些貨色老哥哥絕對不再攷,連高麗花、阿九和王色都嫌我,如我有「老弟,好意心領,雖然老哥哥是頭山豬 「惡扁鵲」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道:

美人兒!」 **撮合,必是個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的** 「這是什麼話!老哥,小弟若要爲你

棠?」 「怎麼?你想撮合一對一樹梨花壓海

「不不,老哥 ,到時候你就知道!」

兄弟。他們父子都有同樣的想法,煮不爛 也要攪爛它。 而葉氏父子却另有打算。儘量利用黃氏 黄氏兄弟也死心眼,非得到孩子不可

傾聽一陣之後進入屋中。兩人一打手勢,葉伯 處窺伺,他們只看到梁不凡 此刻,葉氏父子正在「惡扁鵲」 葉伯庭立刻飄身下屋 一人在看醫典 的住

大意。 法,以爲無人敢來招惹「惡扁鵲」,不免 梁不凡看得入神,加之先入爲主的想

多吉少,反應的動作才動,已被制住了穴 道。然後來人在屋中搜,了一遍。 ,扭頭察看尚未看到是葉伯庭時,知道凶 待他們發現有一隻手放在他的左肩上

用?」 ,江涵問道: 葉伯庭道: 葉伯庭扶起他就走。父子二人在途中 「爹,把這個人擴來有什麼 一番

「當然有用

0

但要用

看那小橋上坐在欄杆上的女郎是誰?」 心機……」目光一凝低聲道: 江涵看了一神,道: 「爹,好像是馬 「小子, 纷

葉伯庭眼珠一轉 ,但要記住 ,別讓她看到你。」 道: 「小子 ,把她

> 麼呢?」 江涵說道:「爹,這樣做又是爲了什

葉伯庭道: 「不必問理由 ,你能不能

忘了我是誰的兒子了?」 江涵傲然一笑。道: 「老爹,你難道

覺心。 情畫意。人在失魂落魄之下,更加缺少警如洗,但在馬芳芳的心情却一點也沒有詩伏身就掠出七八丈,今夜月色甚好,碧空 葉伯庭欣賞地拍拍他的肩胛,江涵

挾着一個奔掠,江涵道:「這兩個人目芳芳並未看到是誰暗算她?父子二人一 對我們都沒有什麼用處。」 江涵的身手了得,輕易得手,而且馬。

用點腦筋吧!」 「天下萬物都有用。小子,你還是多

人,爲首是總管錢山。馬芳芳這才把孩子孩子還給她,巧的是正好來了三個馬家的折騰就追凌鶴去了。馬芳芳正要讓江杏把 交給錢山且說了經過。 ,馬芳芳吃了點小虧,李婉如已無意和他 原來馬芳芳和李婉如動手,凌鶴走後

騾馬棧的可能是黃世海兄弟或部下。只是 馬芳芳並未跟錢山一道走。 據錢山表示,初步調查放火燒了那家

。那麼他們到底作了個什麼夢?者的幻覺,說幻覺是清醒者的夢也無不可。只是這個夢不好也不壞。如果夢是睡眠 在矇矓之間,他們都以爲自己在作夢 梁不凡和馬芳芳兩小幾乎同 時醒來

其實那不是夢,只不過是在神智不清

由能睡在一起,除非是在夢中,他們真希 的。在他們二人來說,實在找不出任何理 侮辱或傷害,在梁不凡也是一種殘酷的奚時作了一件事而已,這件事在馬芳芳固是 而同床共枕 我 如電殛。立刻作罷,道:「如果不是暗算馬芳芳掙不開手,反而肌膚密接,混身有 的輔佐,武功和體能都是一日千里。所以 前已非吳下阿蒙,「惡扁鵲」的指點藥物 ,我們怎麼會這樣在一起?」 馬芳芳想掙開手去摑他,但梁不凡目

落。

他們發現自己是裸裎着,

呢? 梁不凡吶吶道: 「你問我,我又問誰

「你渾蛋!」

却在夢中實現,他們也可以永遠把這秘密

心中想着某些綺念或不正當的事,而這事

埋在心底

望這是夢而不是眞實的。因爲即使一個人

知道妳在何處?」 「妳才混蛋!告訴妳,我本是在屋中

的 ,我是站在郊外小橋上的。」 他們的確都未說謊。 「對呀!我也是被人自背後制住穴

僅是敗人名節而已。

本能。一個無此本能的人來這一手,又豈

,因她知道梁不凡是什麼人?他根本無此

,這的的確確不是夢。芳芳恨極

身子壓過我。 「但是 ,在我的模糊意識中,你會以

我 喃地呼叫『凌鶴 ,且呼喚一個人的名字……對哩!妳喃 「也許 ,但我隱隱記得,妳也緊摟過

芳以爲,梁不凡巳不能人道,何必自討沒會作踐自己,要找個男人也不會找他。芳對方不可能暗算自己。梁不凡以爲芳芳不可能暗算自己。梁不凡以爲芳芳不 趣?

用的人妳都不嫌,妳說,妳是一塊什麼料

梁不凡一字一字地道。

「像我這樣無

馬芳芳狠聲通

「你以爲是我自甘下

忘了你是塊什麼料子?」

兩人又同時抓住了對方的手,怒目相視。

「梁不凡,」芳芳切齒道:「妳似乎

他的羞怒較芳芳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梁不凡呢?他自被闍就有無比的自卑

兩人幾乎同時扼住了對方的咽喉。但

地方?」 馬芳芳四下 一打量,道: 「這是什麼

「妳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

道 客棧一樣,梁不凡道:「我…… ,頗似梁不凡和「惡扁鵲」兩人所住的小 四壁蕭然,只有一張破桌子和破椅子 我也不知

個名貴的洋金鐵翠鼻烟壺時,他忽然發出 不過,當梁不凡的目光觸及破桌上一

聲驚噫

擦洗此物一次。 都要看到此物數次,甚至每隔數日他還要 梁不凡認識這個鼻烟壺,他幾乎每天 幾乎同時,他又發出一臂冷哼。

馬芳芳 道:

峻地道:「我明白了 梁不凡一言不發,下床穿上衣服,冷 「你明白什麼?」 我明白了……。

知道你是……」 「我不信。 「要不,怎麼會叫着惡作劇!」

「他?他爲什麼要這麼作:難道他不

「是『惡扁鵲』的惡作劇。

「桌上的鼻烟壺就是他遺忘而未帶走

的 ,我每天都會看到數次。」 「逼老賊的動機是什麼?」

道: 但武林中人要是選錯了師承,必然痛苦 。而他却要重編鴛鴦譜。」梁不凡冷漠地 「俗語說:男怕選錯行,女怕嫁錯郎 「他會說過,古人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你能確定是他?」

麼,就此告別。 曲能直說過?馬姑娘,好在妳我並未做什 「錯不了的。他是什麼人?難道沒聽

我拜師哩!」 不會放過「惡扁鵲」的 不會放過『惡扁鵲』也不會放過你的。 架不凡道: 馬芳芳冷峻地道:「果眞如此,我旣 「那就隨妳吧!反正我也 。無怪他當初不要

梁不凡恨黃氏兄弟也恨「惡扁鵲」

不清,比之授受又如何? 」,這種情况因不算有染,男女授受尙且 馬芳芳恨的人更多。她因恨「惡扁鵲

直、葉伯庭父子,甚至江杏等人 她也恨姜不幸、凌鶴、姜子雲、曲能

分,發誓不回家去。 自討苦吃,只好懷着滿腔仇火離開小店 也離開了本鎭,他沒有目標,弄得男女不 梁不凡知道目前去找「惡扁鵲」那是

踐自己,一是殘害別人 的人,必有兩個趨向或其中之一。一是作 他覺得自己是個怪物。把自己當怪物

來了一乘華麗的四抬彩轎。由于小路太窄 ,梁不凡乾脆坐在小路旁的小亭中歇息。 走了大半天,已近午時,這工夫遠處

下,不急。」 滴滴的聲音道:「路不好走,落轎休息一 那知這乘彩轎到了這兒,轎中傳來嬌

俠可是有什麼心事?」 去了。這工夫轎中忽然出聲道: 彩轎停下, 四個轎伕子都到附近方便 「這位少

所以他沒出聲。 爲今生今世,再也不必和她們打交道了,梁不凡此刻也恨上了所有的女人。因

不順心的事,其實凉的 轎中的女人道: 「我相信你一定有極 心事再大也沒有我

的大。」 就不存在了,他忽然衝口而出,道 女人而起,如果世上沒有女人,他的痛苦 梁不凡仍不出聲,因爲他的痛苦全由

嗎?」 轎中的女子脆笑道: 「吃了女人的虧

人,女人!」

怎麼會被他們……」

馬芳芳 一楞,道:

「淫賊,你說謊

,要不是你到『怒堡』去毛遂自薦

梁不凡厲聲道:

「正因我已是個廢人

F94

,才永不會做這種事的。而且妳又並未失

梁不凡冷漠地說道:「我爲什麼告訴

恨女人,我可以保證你一定不恨我。」 梁不凡實在不想多說話,站起來就要 轎中的女人 道: 「假如歌 你個由于

不恨的女人是誰?」 「你難追不想知道世上

可能有我不恨的女人。」 轎中的女子笑說道: 梁不凡追:「世上除了家母之外,不 「這樣好不好

合?」 我們來猜對方的身份,看看能不能不謀而 「不謀而合・」梁不凡一楞道:「永

遠不可能!」 永遠是你知我知。 「試試看如何,反正不論猜中與否?

哪一種人就猜哪一種人如何?」 「你猜我是哪一種女人 「猜什麼?」 :我猜你是哪

道:「妳不過是想套我的實話

「我們素昧平生,我爲什麼要這樣做

「也許我們同病相憐也未可知。」 「那妳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我看。」 用眉筆寫個字給你,你就在地上寫個字給 「就這麼辦吧!」轎中女子道: 這…這怎麼可能?」 「我

丢出 | 個方勝兒,他沒有立刻打開,用石梁不凡面孔木然,停了一會轎內果然

閣代表閣人,石代表石女,豈不個同

独起來,轎伕子回來了。」 梁不凡本不想去撿,但轎中女人道:「快 這工夫轎中忽然又丢出一個方勝兒

一見,也算有緣……」 這工夫轎伕子都已回來,那女子下合 梁不凡撿起方勝兒,女人道: 「今日

起轎而去。

眞茹庵 一看,上面寫道: 轎子走後,梁不凡才打開第二個方勝 「某月某日在附近了

灰。 近鎭上落了店 他根本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就在附梁不凡過去風流成性,現在却萬念俱樂店』相見。」字蹟雖草,却也娟秀。

更激烈,因爲她是一個外柔內剛的姑娘。 加上梁不凡那件事,她內心的恨比梁不凡 人的注意,兩個青皮無賴跟了來,不即不 他搖搖晃晃的步伐,在街上引起不少 她已經連續酗酒五六天了,情塲失意 馬芳芳自飯館中歪歪斜斜地走出來

離,總是相距二三十步。 個傢伙不懷好意,她現在正希望這種不開 馬芳芳雖有六七分酒意,却知道這兩

自西山之巓消失,野外一片蒼茫,她進入 眼的倒霉鬼送上門。 一個大半倒圯的破廟中。 她一路歪斜地到了郊外,夕陽餘暉已

> 後還是乙拏出五両銀子作爲頭籌的代價 心花怒放,甲要先上,乙却不甘落後。最似乎一躺下就睡着了,兩個靑皮無賴不禁 「大」字型躺在殿前石階之上

應指而出。 身子伏下來,芳芳兩指如鈎,兩個眼珠子 不由得意忘形,想先去親一下,那知他的 乙上前仔細一看,居然是個大美人。

另一個根本沒看清是怎麼回事,道:「怎 **壓哩?小張,又犯了什麼毛病?」**

還不信這妞兒不好調理,似還不肯罷休。 「過來嘛!怎麽?不敢哪!

奔出破廟之外,甲到了芳芳身旁時,她道 「還想不想?」

芳芳冷 峻地道: 中發出怪聲,雙手捂着小腹,踉蹌後退。一脚蹴來,連點兩個穴道,這小子嗓 這種煩惱了 「從此以後你再也不會有

設什麼,哼哼着出廟而去。 無賴甲痛得一頭大汗,根本未聽清她

,她仍然躺在石階上,石階冰凉砭骨,她 在西北家鄉,誰不認識馬家小姐?哪 兩無賴去遠,小廟四周也就靜了下來

到目前爲止,她不信凌鶴對她沒有那

惨嗥聲中,這無賴的身子蹦了起來,

馬芳芳還躺在石階上,鈎鈎指頭,道 乍見**伙**伴的**惨**狀,不由心頭大**慶**,却

無賴甲緩緩走近,這工夫乙巳摸索着

道: 「想

的頰上也淌下兩行清淚。

植情感,只是被姜不幸及李婉如破壞了。

奇寒,正要坐起来,潛意識告訴她似乎有不知躺了多久?實在耐不住石階上的 人已站在她的身旁。

個重要穴道,當她發現是江涵時 站在她的身旁,一隻脚抬起 ,急忙一滾。 **睜**躬眼,心頭震動,果然有個年輕 ,逼近她的

要快速,她立刻就不能動了 涵的足尖一點,比她剛才點那青皮無賴還 她的動作是絕對不會有江涵快的

立刻就知道自己的命運。 世上沒有比後悔還痛苦的事了 通常的後悔就代表無法補救,馬芳芳

家,永不再到中原來。但她却又改變了主 她這次出走,本來是打算返回西北老

但這一刧如何能逃過? 就是情場失意。或者不知何人安排和

聽到低的寬衣聲。現在才知道,世上果眞她可以聽到江涵的淫笑聲,甚至可以 有比死還痛苦的事

是環肥型的人物,所以爺們只有一次的興 | 麼幾句話:「妳長得雖然不錯,畢竟不 | 江涵臨走的時候,居然喃喃自語說了 在暴風雨下, 自然是落紅片片

是江涵做的。 江涵作任何事都很絕。不絕的事就不

的血。 流淚,她要以血代替淚,當然不是她自己 馬芳芳的淚已流乾,而她發誓已不再

旣已豁出去了,就無法返回西北的打

自己打扮得香噴噴,花枝招展地, ,她又回到鎭上,買了些胭脂花粉把

這個小鎭距凌鶴等人停留的小鎭約三

馬芳芳就住在這偏院的三間廂房中,尙有 五間正房空着。 聲吵雜,似有客人住進這偏院之中,本來 大約是第三天午後,她在屋內聽到人

却是蓬首垢面。 看來有病的老婦, 髮半白的老人領先往正屋走,此人同字臉 臥蠶眉,滿面紅光,衣著也十分講究。 馬芳芳自牕櫺紙孔中望出去,一個鬚 老婦,這婦人衣著雖很高貴,一個家僕模樣的老人扶着一個

不知追?」 死了,你好再討個年輕的。哼!你以爲我 裝着挺關心的樣子,其實你恨不得我馬上 這老婦居然邊走邊指着前面的老人罵 「我早就看出,你對我膩了,却

「妳是窮嚷嚷什麼?就怕人家聽不到是 進入屋中,前面的老者低聲斥責, 追

呢!」 人聽到,普通老百姓聽到還沒有什麼作用 「聽見又怎麼樣?我眞希望有武林中

瞎了眼,才會招贅你 「你不讓我說我於偏要說!我爹當初 「妳能不能住口?」那老人光火了 ,且把黑家的絕學全

老人道:「恐怕不是傾囊相授吧!」

「就算九成好」了一 你還有什麼不知足

老僕低聲道:「主人就少說一句吧!

方便的。」 夫人有病丹身,再說讓外人聽到確是不大

不說話。 叫了些飯菜來,一對老夫婦默默地吃飯却 馬芳芳雖是武林八大家之一的人,過 上房中終于不出聲了。不一會老僕去

武功高不可側,但言人人殊,却也只知道 去在西北的見聞却極有限,自入「怒堡」 就像脫骨換胎了。 他聽說過武林中有位俠隱叫黑中白

這一點。其餘不詳。 馬芳芳猜想,武林沒有第二個黑家

黑大俠 姓最少,老婦說的姓黑的 紅黃藍白黑五色之中,以姓紅及姓黑的兩 ,必是武林俠隱

點陽光,就在廂房門口晒太陽。 馬芳芳心情不好,足不出戶,下午有

露齒一笑。 意地看了她一眼,馬芳芳不知爲什麼向他 這工夫那老人自院外走進來,有意無

正屋走了出來。 點頭到正屋去了。過了很久很久,才又自 老人對這嫣然一笑似乎楞了一下,點

涵 楊花的女子,但屢遭不幸,尤其失身于江 ,使她非但恨男人,甚至看厭惡自己 馬芳芳並不是一個放浪、大胆或水性 一個人如果厭惡自己,那眞是可怕的

而已。此人見芳芳這一笑,不免有點意外 右的中年人,只是岸然道貌,顯得老氣些這老人其實並不算老,看只是五十左 ,似乎毫無準備,也笑笑點頭而去

馬芳芳自然上有他的打算,她自己並

不以爲這簡直是發狂,說出來會使人大吃 一驚的事。

柔內剛,在這嚴重打擊之下,絕不改變旣 可是馬芳芳却拏定了主意,她本就外

「在下門羅。

「我叫秦芳芳,先生高姓大名?

「姑娘貴姓?」

走了進來 ,她在一家清眞館吃牛肉蒸餃。那位神士 光是點頭打招呼那處不夠。這天院

乎絕對沒有想到,她會來此 度。然而這位紳士却大大地愕了一下 然而通位紳士却大大地愕了一下,似馬芳芳儘力表示不期然而遇的自然態

上 都在此吃蒸餃或牛肉麵。紳士坐在另一桌其實馬芳芳早日發現,這位紳士晚餐 笑意,要笑得真摯,當然也要有內容才有 ,目光移過來,馬芳芳又是嫣然一笑。 她飽經憂患,知追對這樣一位紳士的

在老妻生病而且情感不睦的情况之下。 她知道這樣年紀的人需要什麼,尤其

負了美人之情。 的 的情意,會留笑柄,這年紀是不宜表錯情 ,若果不能適度及應自己的傾慕,就辜 紳士似乎有點手足無措,若表達過份

紳士畢竟見過世面,展顏一笑,直:

麼就有什麼: 「妳好」二字包羅甚廣,可以說想什

馬芳芳沒說什麼,只是抿咀一笑,到 *馬芳芳吃完就先走了

紳士也來了,這兒有一條溪流,有幾株垂芳芳吃完,不回客棧却來到鎭外。不一會以後兩人天天在清眞館見面,這天馬 柳,黄昏残照,予人以凄凉之美。 以後兩人天天在清眞館見面,

> 」她歷盡滄桑,頗知賣弄風情的分寸,不不負今生。門先生願交我這晚輩朋友嗎? 一幅道:「原來是一代奇俠門先生。」這號人物,見過的人却少之又少。她囑了 普渡劍聖輪迴刀王門羅嗎?武林中盛傳有 福道:「原來是一代奇俠門先生。」 馬芳芳心頭一跳,心道: 「不敢當。同道謬獎,往往誇大。」 ,我久仰盛名,今夜得見,眞是 「他不就是

文不火 「姑娘這麼年輕…

限 年輕了,而交友之道,似也不應以年齡爲「小女子已痴長二十七歲。不能算是 。」她多說了四五歲之多。

眞看不出!」 「怎麼?姑娘已二十七了,看不出

夠資格交大哥這位神仙中的朋友?」 「門六哥,不知小妹這武林末學夠不

他握住了她的手。 風情萬種的眼神,已產生了極大的鼓勵 麼話……」他走過來,馬芳芳僅僅是一個 「這……這話折死愚兄了……這是什

的 對方的進退,差距之大,是相乘而非相加女人的手被握住後的反應,可以决定

同一堆香泥倒在他的懷中 門羅攬住了她的腰,她也混身酥軟形

情 人們朗誦着詩句 夜更深了 。溪水在輕輕鼓掌 ,似在爲

「惡扁鵲」料事如神。再去「統一會

的

F96

臉上也發癢,且生出一些小疹疱來。 ,果然四位夫人都出來相見。 旣然有此名醫自不願失之交臂。 這是因爲她們非但大腿上及臀部奇癢

在老四頭上。 髮上,四支金步搖,其中最名貴的一支戴 「惡扁鵲」的目光首先掃向她們的頭

鵲」却不大相信,因爲他知道那個秘密。 老四說道: 但是,如換了別 [是,如换了别人,自是可信,「 惡扁這就不問可知,老四是最受寵的一個 「六夫,舊疾未癒,新毛病又來了! 「你看我的臉上 ,是怎麼回

又要看下藥的效果如何?才决定是否放他 堅留他吃飯,由「二五八」相陪,他知道 關身上癢的事,立刻開了方子。由于主人 「惡扁鵲」看了一下,又問了一些有

席告辭,果然順利出了六門。 」慢慢的吃酒,大約兩個時辰之後,他離 「惡扁鵲」自然知道,就和「二五八

」的籌備處並不難。相信是個田莊。 ,其實要在洛陽附近找到這個「統一會 當然,這次又是在密封的轎中抬出來

斷地變換見面的地點。 他們知道面對的敵人非同小可。他們不 「惡扁鵲」和凌鶴見面不在客棧之中

碑、老子故宅《銅駝巷、夾馬營金谷園、的古蹟很多,最出名的有孔子入周問禮樂 關林(關羽墓)、龍門石刻、以及北邙山 白馬寺、軒轅廟龍馬負圖碑,漢光武廟、 現在他們在金谷園見了面, 洛陽附近

> 「老弟,此行太順利,老哥哥反而覺 「老哥,此行順利否?」

得不妙。」 「如果太順利以爲不妙,老哥也未免

太低估自己了吧?」 「不然,我總覺得那個神秘主兒不好

纒。

自輕 「不好纒那是必然的,但也不必過于 凌鶴道:「是老幾?

「我總以爲不大可能。」 「她?她果然就是最受寵者。

是一代絕色的石女。」 被厭棄的命運,只有一種女人不會,那就 的通病,那麼,任何美好的女人都逃不過 「錯了 --」老哥,男人旣有喜新厭舊

盡了千古以來男人喜新厭舊的心理。」 、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這幾句話道 「老哥哥,一點也不錯。我們何時下 「也許你是對的,俗語說:妻不如妾

情到『三六九』、『四五六』和『二五八精到『三六九』、『四五六』和『二五八 手? 「老哥哥知道你們兩小鵜鰈情深,你

「老哥哥請說。」

音。 中有叫他小五子。因此我產生奇想,石五 所以他該叫石八。」 人必是雙胞,『三六九』加起來是十八 『二五八』加起來的數字『十五』的諧 『四五六』加起來也是十五,他們二 「由于二五八說他姓石,且在那田莊

「老哥,你真是猜謎高手。」

姨太是石女有關。據說三子皆爲原配所生「我以爲他們未必姓石,可能都和四 承在老四名下。」 爲了使人不懷疑老四是石女,所以都繼

知道他的秘密。 「果真如此,那主兒還不會懷疑我們

女。」起來,這更證明我的號脈沒有錯,她是石 說老四的毛病爲『不調』 「也正因爲我怕他們懷疑我,才故意 ,她當時曾笑了

在崖下接住怀,就有重編鴛鴦譜惡作劇的主意害人,我逸給蕭姑娘一塊網子,要她 意圖,後來終被你所感動。」

「就是明夜如何?」「老哥,何時下手?」

切步驟,人生在世,由惡變善是不會嫌晚稍後兩人低聲計議明夜進那田莊的一 的

早春之夜。

中女子給他的方勝兒還在他的衣袋中。 ,且要披髮入山,永遠不履實塵。但是轎 梁不凡對女人本已下定决心不再招惹

不住,看了幾遍之後,披髮入山 最初,他不屑拏出水看它,但終是忍 ,永絕塵

要。 他固然知道何謂石女?但石女到底如

,而是一種同病相憐惺惺相惜的吸引

「只不過老哥哥不久以前又差點出壞 「老哥,你這一套小弟自嘆不如。

實之想也就瓦結了

至少,他以爲有見見這神秘女子的必

當然,他要見這女子不僅是對石女的好奇 何?不要說他,相信見過的人萬不挑一。

後信步而來,很快就找到了這座規模不算 好仔這小鎭距「眞茹庵」不遠,晚飯

如果不是而是來此隨喜的女子,這如何找 的尼姑,除非是庵主,要找她也很麻煩 太小的尼庵,看來新建不久。 現在他却有點爲難,那女子若是此庵

久大門開了一縫,一個小尼打量他一下道 在門外猶豫了一陣子,敲了門環。不 法。又不便越牆而入膚褻佛門淨地

「是梁施主嗎?」 梁不凡道:「正是。」 小尼一讓道:「梁施主請進。

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傍之石宜瘦 格。 ,進入一個幽靜的院落。 尤多奇石,古人所要求的所謂:梅邊 小尼引路,穿過長長的修竹夾道甬路 這兒地方不大·庭園佈置更是別具一

比花木還要多。 、盆内之石宜巧。 似乎這兒的主人對石有所偏愛,奇石

,梁施主到 小尼在一精舍門外站住,道: 「師父

室內傳來十分輕柔悅耳的聲音道:

小尼離去,梁不凡懷着忐忑的心情進

進入仙境,非但所見非人間所有,所聞也 梁不凡像是陡然間跌入了雲端,恍惚

坐在雲床上的不是尼姑,只能說她是

大不相同,人間絕無此等奇香。

一位帶髮修行的館人。

這雕人雲鬢霧鬟,明艷照人。拂塵搭

在臂上

稱呼姑娘?」 ,眞是大錯。他應禮道: 梁不凡第一個念頭是:如果不來踐約費上,向他微笑點頭。

麗人笑笑道:「你今年幾歲了?」 「在下痴長二十六歲。」

「那就叫我一聲姐姐吧!我比你大一

一郎叫我石姐姐好了 不知姐姐芳名……」

姓名?」 「小弟有一事不明,不知姐姐怎知

遣?」

「這並非難事。」 姐又怎知小弟是:

談這 些多無聊,你喜歡姐姐嗎?」 麗人知道他要說什麼,道:「梁弟

梁不凡道: 真乾脆,簡直是單刀直入。 「石姐豈非多問?只是小

她又打斷他的話,道:「你說喜歡我

,可是一般男人間的喜歡?」 梁不凡被觸着痛處,道: 「只可惜小

弟今生已無能爲力了!」 「你錯了!梁弟,姐姐又豈是一般的

却可以把它昇華。 你我雖不能隨俗而消受世俗之樂,

領略自饒別趣;以愛美人之心愛花 梁不凡道:「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

,則護

差 梁不凡雖浪蕩好色,但文事底子却不

你還是一位飽學的年輕人。我的選擇就更 石雕人激賞地道:「梁弟,眞想不到

不會錯了

人生另一種奇妙的樂趣。」

「姐姐不選你選誰?」 「石姐爲何選上小弟?」

氏兄弟二賊下此毒手! 美意。只恨小弟無德,如何消受?可恨黃 「噢噢!是的。小弟只能感激姐姐的

試試看

「會一點,來,我教你口訣,我們來

有 妳

「這麼說姐姐也會武功了?

再設他們也不知道我在這兒。」

這『哪兒丢的從哪裏找回來』這句話很「石姐,我不是怕,我只是恨他們。

前被人所利用,已無暇顧自己的女人了

「哪裏丢的從哪裏撿回來。」

拍手,不久小尼在門外道:「師父有何差 「不久你就會知道,」她下了雲床拍 「石姐,這話是什麼意思?」

酒餚,送到『地心小樂』來。」 石雕人道: 「準備一壺酒、四色精美

這「地心小築」顧名思義是在地下 「是。」小尼應臀而去。

精編的蓆子上 是比一般的地下室暢亮。兩人坐在地上

擺上,石麗人斟上兩杯酒道:「梁弟,我 他們中間有一小几,四色精美酒餚已

們也可以享受另一種樂趣。」 「石姐多指教。」他早把披髮入山那

念頭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以說是『神交身不交』之說?」 「小弟可聽說過『心交身不交』。也可

有數宗擅此玄術。本是用以交換修煉心得 中術採戰修煉的 ,傳授心法的,但南宗也有用此法混合房 『神交身不交』是一門玄功,道家 ٥١

法? 「怎麼:姐姐要授我道家南宗修習人

石雕人搖搖頭,道:

「我們只是享受

却因讀來深奧艱澀,不甚瞭解。」 梁不凡道:「好像在某道書上看過

妻妾其中之一!」

梁不凡心頭一震,道:「妳……」

感受。 久就可以心領神會。大約兩個時後完畢。 却又有妙趣橫生、男女相悅互相吸引的 似假還真。絕非「飲食男女」那種况味 梁不凡以爲這境界太奇妙。非夢非幻 梁不凡內功根基頗厚, 人也聰明,不

り『神交身不交』比之凡夫俗子的交合孰 脈含情,道:「小弟,姐姐無此經驗,你 他看看石雕人,她美目波光湛湛,脈

途,皆不足觀。」 是發揮『情』之一字之最佳境界,捨此一 梁不凡道: 「對了 小弟,姐姐那天在轎衣縫中 「石姐,這太妙了 。這才

釋,那就是『哪裏丢的從哪裏檢回來』 絕非俗人。」 「石姐,不久前妳說過一句話還沒解 之

偷偷看了你一眼,就知道你雖荒唐過

何? 語 石雕人道: 「小弟 ,以後再告訴你如

感激不盡。」 梁不凡道: 「石姐若能現在見告 ,將

石麗人道: 「你猜姐姐何人?」

「我就是『怒堡』堡主黄世海的七個 「小弟猜不出。」

「小弟,你緊張什麼;黃世海兄弟目

裨益,就不能有享受之心,那要正心,而「無益也無害,祇屬消遣,若想有所

就不能有享受之心,那要正心

近似合籍雙修了……

體有益還是有害?」

「石姐,我們的『神交身不交』對身

他們還能?」

石麗人道:「還不是作作樣子,表示

妾呢?」

他們兄弟和我一樣,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妻

「的確,這眞是異數。我就想不通

的一個。寧非怪事。」

是七個妻妾中唯一的石女,却也是最受寵

「不要緊,反正這對他們是報應,我 「這樣是否對石姐不敬了?」 「是不是有快意恩仇之感?」

换一 一條潔白的面巾,他每次端凈面水, 進入小院,「三六九」就把脚步放輕 條新的面巾。一條面巾絕不用兩次 天剛黑,田莊內已掌了燈 「三六九」端了一盆淨面水,水中有 必然

,甚至比一隻貓的脚步還輕靈些。 「姜姑娘,我没淨面水來哩! 他在這幽靜的小院內停下來低聲道

「姜姑娘,就讓我爲妳送進去吧!

去少坐一下好嗎?只多盡茶工夫。」 站在左邊暗間門簾外道: 「姜姑娘,我進

「這……這連喝一口茶的時間都不到 「只許你探頭看一下。」

,因爲每天我們只能在這段時間內來 「好好!姜姑娘,每天我都巴望這點

中下了什麼藥,眞氣不凝,自然無法動手 ,一點也沒受委曲,只是不知爲她的食物 姜不幸自被葉伯庭所制住送到這兒來

知男人的習性 「三六九」是弟兄三人中最少的。這

似笑非笑,這儀態最最令人銷魂。

她坐在粧台前,回頭望着「三六九」

工夫魂兒都飛了。但姜不幸立刻回過頭去 道:「走吧! 「三六九」貪戀地縮回身子道:「姑

娘,老實設,我如果沒有妳我就會死。」 「談談龍了」 以前沒有我你不是活得

看的女子。」 「以前因爲我不知道世上有妳這麼好

「好看又怎麼樣啊?」

我寧願折壽十年!」 我不敢奢求 取奢求……只要妳能賜我一些溫柔,「如果……如果妳能跟我……不不,

是姑娘不信我的話?」 屋内靜下來。「三六九」 道: 「是不

「姑娘如何才信? 「何必多問?」

「我够了也是白钱。」

照辦。 「不,姑娘,除了我不敢也不能放妳

屋中又靜了一會,道:「真的嗎?」 「姑娘一定要信我一次。求求妳!」 如找有一字不實,姑娘說永遠別理 別討人嫌哩

「有 ,不過……」 ,我的眞氣不凝,可有解藥?

我

如果有效,今夜三更三點就在『嘯雨齋 「沒有什麼不過,拿解藥來讓我服下

…這件事我……」

跑 了點內傷,並不是想跑,就憑我一個人能不能癒傷,因爲當我受制於薬氏父子時受 出此莊嗎?」 「滾!快滾!我不過因爲眞氣不凝就

上去拿。 「三六九」道:「好好!姑娘,我馬

了一包解藥,姜不幸服下一試眞氣,道:「三六九」還眞守信,不一會就取來 「『三六九』成了一 · 告訴我 ,你的本名叫

「石八

「你爹呢? 「是……不過我也不大清楚 「你娘姓石?你排行第八

「我爹?」

設計出費。如果事敗被此莊中人發現,必三更三點,一定要去,不要亮燈,更不要三更三點,一定要去,不要亮燈,更不要

須立下煞手予以擊斃。」

的噪音有點顫抖,激動地道: 我興奮得快要死了! 姑娘……」「三六九」 「姑娘,我

是翅 石八立刻輕飄飄地離去,好像滿身都

石五。」

「四五六」和「三六九」也報了名

的

人,立刻停手

二五八二

和

「二五八」道:「我是

湘竹精編的食盒,共有三層,小心翼翼地大約半個時辰,「四五六」提了個用 在院中道:「姑娘該用飯了吧?」

話。 妳心煩殼我聒噪不已了!上,一邊說道:「姑娘,

「姑娘,無論如何, 「請吧!一句我也不想聽。」

身骨節似都變成了彈簧。 「四五六」一聽,幾乎跳了起來,全

這些事本來都是下人幹的, 他們向下子是來送茶的, 且順便帶回碗盤和食盒。 這些事本來都是下人幹的 最後來的自然是「二五八」了 這

「二五八」 也喜孜孜地離開了

三更三點,三條黑影幾乎同時落在 二五八」 首先出了

「二五八」攻向「四五六」, 三六

九」同時猛攻「二五八」。 道兄弟三人的

四五六首先發現路數一樣,低聲道

「什麼人?」

煩說我聒噪不已了!我只想問你一句一邊說道:「姑娘,今天我不會再讓 「四五六」午外間一邊把飯菜擺在桌 「放在外間

話 也請妳聽我這句

。但停了一會却又說話

人討來了這份差事

此院

嘴雨小築」之內時

因爲,姜姑娘只有一個,怎會有三個

葉伯庭疾掠入院,忽聞隔壁院中「嘩

刻出傳來了大聲斥呵及打鬥聲。 姜不幸知道再遲了必然走不了。 而此

八,後會有期……」

,石

莊內有所戒備。 正好姜不幸也發動,騙了三個小公主而使 他們的計劃不錯,只可惜事有凑巧

乾脆一人游門,分散對方的注意力,一面作了壞的打算,一旦在下手前被發現,就 讓另一人去刦老四。 作了壞的打算,一旦在下手前被發現, 所以二人一到就被發現。兩人事先已

們知道旣爲人質,找她很難,就直接去刦 當然,如能找到姜不幸自是更好, 他

,只是刦人由「惡扁鵲」負責。扁鵲」之命來此在面盆及便器上弄過手脚 「惡扁鵲」來過兩次,凌鶴也奉「惡

作缺德的事,一個能頂兩個 這老傢伙作正里八經的事不帶勁兒

外衝。 用一個掃帚在茅坑中一 邪術使她神智不清,只會聽命行事,然後 他先擒住了四姨太,再以「拍花」 旗, 放帶着老四往 的

兒」很清楚,只要聽到有人叫她「小四兒 由于他拍她的頭頂時叫她一聲「小四 所以她那半醒半昏的腦中對「小四

一套在「惡扁鵲」來說,眞是雕虫小技。 「拍花」不全是邪術,還要用藥,這

他領先往外衝,且一邊叫着 「小四兒

,聽來十分親切

四五六」都不知道,但三人同恋此,不問九」給她解藥的事,因爲「二五八」和「他的所謂「上當」自然不是指「三六 可知 茶壺。但不巧得很 會好奇而千方百計想揭開秘密 被「惡扁鵲」猜出 聽到而取的,這麼叫誰也不知其含意,却 咱們上了當。」 三人心頭一震, 她扮成小丫頭的樣子,手中還提了 扮成小丫頭的樣子,手中還提了一個在此同時,姜不幸早已出了那個小院 其實這樣也有其壞處,任何人聽了都 三人的代號實在是怕在外面呼唤被 「二五八」道:「不好

了葉伯庭 遇上誰都還可以想想辦法,只有葉氏 ,出了小院不遠竟遇上

來入會的人員住的。葉伯庭自然知道 父子對她太熟,一下子說可以認出來 ,似是有意迴避他,却又未看出是誰?立所以葉伯庭見一少女忽然閃入此院中 這院子都是空屋,是準備給食客或將 一時無計只有閃入右手邊的院內

哩」一聲,似有水壺掉落地上的聲音

暴退。

帚一甩,必然是一陣大嘩和怒罵,且紛紛

凡是撲向「惡扁鵲」的人,他就把掃

兒,我們先走一步!」 《鶴附近時,他故意下聲叫着:「小四當他帶着老四來到被二十餘高手圍困

退出此莊。 這自是設給夜鶴聽的 ,叫他有機會就

等人 回來接應凌鶴,要不,必然是白忙一塲。 此刻這二十人當中有葉伯庭和梁士君 可是凌鶴此刻要撤退又談何容易? ,只是把面孔蒙了起來。 「惡扁鵲」只好先把老四弄出去,再

上的搏殺差不多。 所以這一股壓力之大,和上次在絕崖

遮不住你們的良知。」 不必藏頭露尾,面罩只能遮住你們的臉却 凌鶴道:「葉伯庭、梁士君 你們也

姜不幸,軟劍蜿蜒伸縮口傷了兩個護院 「他們連禽獸都不如一 - 」來者竟是

,蜂爲蟲中之管晏。他們乾脆就不是什麼君經了個跟蹌,說道:「他們那及得上禽君經了個踉蹌,說道:「他們那及得上禽君經了個跟蹌,說道:「他們那及得上禽 東西!」

象環生 較以前差得多, 前差得多,所以在這塲面上,經常姜不幸自生子之後,武功自必荒廢 經常險

妳開出一條血路,妳殺出去吧!」 凌鶴此刻和她背貼背低聲道: 「我爲

(未完・十二)

F100

「是的 ,兩個哥哥和妳交談我都聽到

姜不幸楞了一下 道: 「那你是爲了

葉伯庭立刻又掠入發聲的院中,這也 ,却無所見,以爲人必然又往前面 什麼と

是空院

院中掠去。

必? 之婦,而且我們夫婦的情感極好。你又何 姜不幸嘆了 「我說了妳也不信。 口氣 道 「我已是有夫

「這是不會有結果的感情,快忘了我 「我知道我不對。可是由不得人。

不巳,這次如失敗,下次就更難了。

那知道正自慶幸,

忽然身後傳來了微

姜不幸在黑暗的屋中外望,心頭狂跳

似也聽到了

聲音

不過此刻有

正刻有兩三個護院已在院門口張望,但姜不幸却仍然在第一個空院中。只

兩三個護院已在院門口張望

吧 「一定辦得到,只要你記住我是有丈 「我知道我辦不到!」

「什麼辦法?」 「也許有個辦法妳能使我辦到

才施襲,她是要吃虧的

她低聲道·「誰?」

「是我……」居然是「三六九」石八

個人站在她身後約三步之處。如果此人剛

她疾轉身子且左閃一步,隱隱發現一

夫的

女人就成了!」

一柄劍的劍尖,把劍柄遞給她,正是所謂。」一手自身後伸出來,原來這隻手捏着 「授人以柄」 一手自身後伸出來,原來這隻手捏着 「妳馬上殺了我!請相信我絕不恨妳

她只要握住劍柄,往前猛送就成了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姜不幸十分激動,這個人也未免太傻

親是武林的公敵,也極可能是詐死的麥老可是她不能殺死這樣的敵人,儘管他的父

沉,低聲道:「你爲什麼不還手?」 石八閃了開去,却不凝手。姜不幸心頭一 所以姜不幸只好先下手,一拳搗去,

我爲什麼要還手?

圓謊,對石八却很難,因爲她向他要了解

姜不幸一

驚,若是石五

,她還能設法

,她是無法巧辯的。

殺死你。」 劍在身上,此劍你留着用 她輕輕用手撥開劍柄 道: 。當然,我不能 「我的軟

「這是什麼話?」 「其實妳殺不殺我都是一樣

心的 人還有什麼用?」 「因爲我的心ヒ跟妳而去,一個沒有

過你這人還不錯,咱們山不轉路轉,如果世上好的女人車載斗量。何必死心眼,不 姜不幸搖搖頭道: 「不要想這些了!

哥哥而已。」

你沒去『嘯雨小築』?」 我給妳解藥也正是讓妳逃走的 我向你要解藥就是要逃走的。

我去那裏也只是想絆住兩個

「怎麼?

你已經知道我也把他們騙去



急於救人 誤中劇 打出手,此時又來了七煞幫衆及武當、點蒼的高手,他們出手救了藥青和施照霞……火眞君,此時施照霞也已被斷腸仙子制住,烈火眞君和斷腸仙子各有各的打算,最後大

連聲,又有幾名高手受傷……烈火眞君指着葉青直奔火燄山,施照霞在後面跟踪。葉青 住藥青,三派高手要阻擋,烈火眞君掏出一顆雷火彈,劈面擲出,頓時人影亂晃,

,烈火眞君突然到場,從羣豪手中奪回薬青,並撒出火蠶困仙網罩

慘嚎

前文書至峨嵋,少林等派高手圍攻葉青,葉青正處於危急之際

一路怒罵烈火眞君,最後激怒了他,出手一掌打去,却見斷腸仙子出聲大喝,阻止了烈

前文提要:

所震懾住,皆瞪目愕然,不知所措。 愛莫能助一 但硫磺烈火無法近身,只有瞪眼而望 三派高手,一時之間,竟被這種情形

綠色的火燄在燃燒着-

嗎? 爲救自己而來,然而,她就這樣葬身火窟 葉青胸腔中的熱血在沸騰着,施照霞

火。間,推出一陣陣的掌風,欲先撲滅這堆烈 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潤濕,但是眼淚無濟於 事,於是他盡量提足全身功力,雙掌伸縮 ,憤怒中又滲雜了絕望的悲愴, 想到這裏,葉青悲愴中有太多的憤怒 他開始覺

空而遁

齊聲叱喝,羣起而追。

就在這霎那之間 ,塲中紅雲一閃,破

能再待在此地挨打一 顯然,烈火眞君眼見心機又成空,豈

他這一走,一帮二派豈肯干休,立刻

命設法弄熄火燄。

子變成一個凄慘可悲的形像,美好的嬌軀 界,腦海中只有施照霞的影子,可是這影 變成了一堆焦影! 他這時已忘記了自己,忘記了這個世

得焦黑可怖。 深邃的秀目以及清麗脫俗的面類,變

施照霞 裂,情不自禁的口中喊着: 霎那之間的幻想,立刻使葉青心抖魂 「施姑娘・

回答他的只是羣峯之間的廻聲,除此 ,四周充滿了墓園般的靜寂。

施照霞的遺體。 身形微晃,已奔向那片焦土,拚命地尋覓 火光熄滅了,四周恢復了平靜,葉青

他一遍又一遍地翻撥,但沒有發覺一絲殘 在殘餘的灰燼中,一片殘草枝枯中

了血絲和眼淚。 他心中更加悲傷,清澈的眼睛中佈滿

漸漸地,他失望了,緩緩地直起了腰

只存下葉靑一人,狀如瘋狂,還在拚

片刻之後,他靈性忽朗,覺得那出聲

人並非欺騙。

在那地方!那末,她當時爲什麼不聽自己 叢中有絲毫的聲息。由此可知,她早巳不 可是, 自己發覺火燒時,却並未聞草

預兆,聽剛才出聲那人的口氣,似並非善 受到人家挾制! 意,那施照霞必定在雷火彈未爆炸以前 轉念到此,葉靑腦中閃過一絲不祥的

又驚又喜,以形狀及顏色來判斷,就像是 移動,目光向地上搜尋指標,果然在三丈 分析清楚,葉青心中一悚,脚步輕輕 發現一些碎布,他拾起一看,不由

己制住的斷腸仙子,正欲離開這片焦土,

於是,他的神志漸漸恢復,想起了自

驀地,遠處響起一陣陰惻惻的冷笑。

葉靑悚然一點,刷地一醫,身形直向

出聲方向騰去,

他脚步方起,遠處又響起

頭,就照指示方向走!」

聽到這句話,葉青心中一愕,身形反

頓。

等到他撲到剛才發聲的方向,夜色茫

空山寂寂,那還有半點人影。

這時,他目光一掃四周,確定周圍的

陣陰惻惻的語聲:「小子,要找姓施的

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寒噤。

際飄浮的山嵐,是那樣不着邊際的升沉。 着漸漸地在灰黯。但空虛的意念,却像空

一陣夜風,吹襲着他的衣衫,使他情

艘輕烟急馳狂奔 ,但心中已一陣焦急,身形急起,似 至此,他雖然不知道引誘自己的人是

的衣衫碎布,這樣順着一條條碎布方向也

不知奔了多少路程,指示忽然中断。

火光,葉青攏目凝視,赫然是一個山洞! 沉寂,四周是一片陰暗。

光的吸引 葛藤掩曳,青苔叢生,不是因這點火

> 現在你知道已經太晚了罷! 知在什麼時候中遭的暗算了 只見追魂鐵令陰森森的一笑, 道

葉靑咬牙道: 「活閻羅 你什麼時候

下的毒?

液浸過,燃燒後,會在空氣中散發一種無 「告訴你也不妨,這隻火把,是用毒

影之毒味!中者旬日必化膿血而死 ,你旣往與我無怨無仇,爲何再三下 葉青這時反而冷冷道:「好毒辣的手

毒手!」 路!」 學會的鷹符神功,我活閻羅就放你一條生 追魂鐵令冷笑道:「只要你告訴我已

歹毒無比。 定巳全部入目,故而巳清楚自己底細! 以此看來,追魂鐵令的確心機陰沉 葉青聞言,就知道日裏的情形 ,他一

式掌法,最後還不是不免一死!你豈肯放下心機,昭然若揭,就是在下吐露神功招 轉念而此,不由微微一哼 地方。

熱血又復奔騰,長身就向山洞方向奔去。 這時 ,他旣發覺這點蛛絲馬跡 心中

於施照霞的安危! 絕學,坦然無懼,最主要的 本來,在敵暗我明的情形下 懼,最主要的,還是他心急但現在他仗着身懷鷹遊老人 ,葉靑應

山的老賬,在今天不妨一併算清!」

「原來是你這狗賊,引誘少爺到此,峨嵋

葉青心中大怒,劍眉猛挑

,暴叱道:

嗖地一聲,以輕靈美妙的身法竄進洞口! 進入洞口,停下身形 一近洞口,他雙掌護胸,功聚雙臂, ,目光掃視,他

,腦中一陣昏眩!

葉青心中大駭,只得勒住脚步,暗暗

他知道自己一定中了什麼毒,但却不

豈知這一運功,他覺得眞氣凝滯難聚

挾着喝聲,身形一晃,就要撲去。

一無所有

一根木樁上,全身衣服破碎零亂,一臉惶 而自己心目中的施照霞,赫然被鄉在

上閃過一絲驚喜羞憤之色,脫口喊道: 當她一 眼瞥見葉青竟在洞口出現,臉

飛快撲身而近,語聲激動地叫道: 妳怎麼會被人挾持到此! 「霞妹

這時,他面對自己唯一心愛的人,神 說話聲中,他微微感到 一陣香眩!

陣陰惻惻的語聲道:「不錯,但爲時已晚

葉青一聞語聲,眼色驟變,霍然轉身

身,仰望着漸漸灰黯的蒼穹,腦中現出可 否有此可能? 葉青慢慢地靜下心來,腦中分析着是

怕的空洞,胸中獨如椎刺般痛苦一

他喃喃道:「這樣一個正直而善良的

輾轉哀號發出求救之聲。 假如施照霞眞遭火焚,那當時一定會

以如此殘酷,不會的,絕對不可能的!」 少女,就如此葬身於火窟之中嗎?上天何

他呢語的聲音,漸漸變成高吭。

能否定事實……

可是,儘管他否定一切,

但是空言焉

天巳漸漸變黑了,葉青的腦中

,也跟

的話而離開呢?

從施照霞身上撕下來似的

果然在一二十丈後,又發現一塊撕下

座山谷。只見山嶺連綿,峭壁矗立,林木 足足奔了二三個時辰,展目游視,已到一 葉青目光一看星位,約已三更,自己

閃過一絲疑念,以這潛伏在暗中人話,施

葉青目光仰視星月巳升的天空,腦中

確沒有動靜後,不由怔住了。

姑娘分明未死,難道她早就躱開了嗎?

當時的情形,她絕難防備,而且假使

驀地,左方的峭壁間,隱隱露出一點

,葉靑根本不可能發現這隱密的

烱目注視,洞口赫然站着一人,面目陰 ,白色長袍,嘿!那竟是追魂鐵令活閻

臉色倐變。

驚疑い

原來洞壁上除點燃一枝松火外,裏面

急之色。

她喊聲未落,葉青心中已一陣激動,

開施照霞身上的繩索,倐見施照霞神色惶 波奔,勞累過度,並未在意,正想動手解 志非常激動,以爲自己這一路不休不眠的 ,低聲道:「青哥,你已中了賊子暗算 葉青不由一愕 ,此時後聞洞口傳來一

何在呢了

見而回答,然而剛才却並沒有回答,理由 她已躱開,那我當時的叫喊,她必定會聽

小子 虎歸山!」 一寒,繼續道:「但是你難道要你心愛的小子,難怪能學會神功!」語聲到此轉而 人陪葬?」 葉青心中不自主地一陣震悸, 追魂鐵令哈哈狂笑,道:「好聰明的

高漲 中求生,精芒暴睜,暴叱一聲: ,照打! 打字出口 但是,他身中劇毒,受人要挟,怒火 ,早已勉强凝聚一部份功力,企圖死 ,身影如電光石火般激射騰 「活閻羅

自己就是葬身於此,但施照霞怎辦?

不錯

令攻出。 起,雙掌一招「龍降九幽」,就向追魂鐵 葉青雖然身中劇毒,但玄武八式,何

身影暴長,雙掌齊發,呼呼攻出兩掌。 等詭奧,這猝然出擊,威勢也非同小可。 兩股掌力,疾如山崩海嘯,迅速碰在 狂颷捲處,乍聞追魂鐵令大喝一聲。

飛,火把倐滅。 起,轟地一聲,震得山洞四壁,土石粉 葉青雖然能勉强擊出 一掌 但却是强

洞門忽閉 已退出洞外,只聽得軋軋一陣機簧響處 在這極快霎那,追魂鐵令身影一晃 了兩晃,

才勉强拿樁站穩!

他身軀立被震退五六步,身子晃

子,好好地想一想,十天時間不長,也不隱隱傳來追魂鐵令陣陣陰笑及語聲:「小餘留在洞口的只是一片漆黑及洞門外 算短,過幾天在下再來討回音。」

上,氣怒交加。 葉青這時已無絲毫力氣,沒蹌跌坐地

半晌,他才深深一聲長嘆,懊悔自己

正在他絕望悲痛之間,黑暗中已響起魯莽,剛脫虎口,又入狼穴。 在 你是不該來此!」

「霞妹 葉青從悲痛中,霍然醒來,聞言忙道 「不,青哥,爲你而死 ,是我害了妳,讓妳受罪!」 ,我是心甘情

願! 雙方雖看不到容貌,但施照霞的語聲

充滿了感情。

喊道:「霞妹,不,我就是犧牲自己, 定要救妳脫險!」 葉青聽得怦然心動,熱血衝動地大聲

四肢軟弱無力,分明毒氣已深入內臟。 **還**梆在木椿上,跌跌倒倒地站起來,覺得 也咬了一咬牙,踉蹌摸索走近施照霞 語聲悲憤而悽凉,這時他想起施照霞

身邊,預備解開繩索。 他發覺施照霞的身軀微微顫動,從她

一發出 一絲處女的幽香。

原來那繩索是牛筋製成,其靱無比,兩端 繩頭,竟是連在木椿上之。目前功力全失 ,絲毫沒有辦法。 但當他摸到繩子後,不由廢然長嘆,

已中劇毒,何必多費力氣!」 只聽得施照霞幽幽道:「青哥 ,我們

情! 弱地說道: 葉青頹喪地跌坐地上,欲哭無淚!軟 「霞妹,我怎樣來報答妳的恩

上的日子已經很短,爲什麼不談別的 談這些喪氣的事!」 「青哥,不要難過,我們留在這世界 光

> 呢? 青哥苦笑一聲,直:「我應該說什麼

你愛我嗎?

施照霞發出一陣悽凉地笑聲 「是的,我爱妳!」

惜! 青哥 ,有你這句話,於願巳足了,死又何施照霞發出一陣悽凉地笑聲,道:「

人生何處不相逢,但是我們相逢得太晚 葉青清淚盈眶,長嘆道: 「天涯茫茫

魂能共相厮守,於心巳足!」 「不錯,我們相逢已晚,但願死後靈

腸寸断! 慕之語,而且說的悽惋動人,聞之令人柔 這短短幾句說,不僅訴盡她心中所思

悵然: 見徒憎恨,生也悵然,死也悵然…… 時的情形,不禁喃喃道: 葉青心如刀割,不覺想起第一次見面 「唉! 你說得不錯,生也悵然,死也 「往事悠悠 相

看如幽魂夜泣 施照霞悽婉的聲音 ,附和着他語聲

道:

時間在恨、怨、悵惘中過去!

洞中一男一女,各懷傷感

,默默地無

言! 知不覺中,沉沉睡去。 漸地,他們覺得四肢無力,頭暈腦脹 在靜默中,不知黑夜,不知白天 ,不 漸

魂的蕩笑,立刻傳入洞中一 第三天,洞門忽然打開 ,一陣誘人心

是斷腸仙子,旁邊站立着追魂鐵令, 一震! 葉青在迷惘中驚醒,睜眼一看,竟又 心中

絲毫氣力,只是目光充滿了仇恨之火燄! ,他體內中毒,已漸加深,沒有

笑之中! 多少武林高手,喪命在她這傾國傾城的媚 笑猶如百花爭艷,嫵媚無雙,以前不 斷腸仙子明眸一轉,嫣然一笑, 知有

吧?」 ,離魂指獨步天下,你想不到我竟會到此 只見她望着葉靑,輕輕笑道: 「葉青

葉青怒火中燒,大喝道: 「是誰救了

妳? 「就是你對頭冤家黑鷹令主!」

之世,除黑鷹令主能解之外,沒有何人能 葉青心中一愕,忖道:「不錯,當今

葉青,你考慮過我的條件沒有?」 正忖念間,追魂鐵令陰惻惻地道:

條件 ,在下立刻送上解藥,讓施姑娘安全雕:「一言爲定,只要你立刻說出鷹符神:「一言爲定,只要你立刻說出鷹符神 ,我都答應! 「活閻羅!只要你放了施姑娘,什麼

功 你倒是個多情種子 斷腸仙子咯咯一笑,道: ,一會兒紫衣仙子,

費心!」 可是,你死了,還不是白費精神!」 會兒玄冰幽女,如今又是雷音門女弟子 葉青冷冷道: 「這是我的事情,妳少

爲她們拚死拚活,怎不肯答應我的條件, 而求生存?」 「但是我斷腸仙子實在奇怪,你旣能

葉青神色一肅,莊嚴如一座佛像,沉

重地道 「這就是愛的眞諦!」

「愛的眞諦?」斷腸仙子的語氣中有

單單爲了一個愛字?」 **犧牲與奉獻,其中沒有慾,更沒條件。」** 真正的愛並不要求得到什麼,而是只有 斷腸仙子臉上閃過一絲迷惘的神色 「難道你捨死而爲施照霞求生,只是 「是的 ,這就是真正的愛!斯腸仙子

「不錯!」

今我們可以履行交換條件了! 這時,追魂鐵令插言道:「葉靑,如

我無法遵命!」 「活閻羅,你如不先放走施姑娘,恕

看追小子强硬到幾時?」 ・」追魂鐵令轉首道:「仙子,我們走, 「嘿嘿!那就讓你再受幾天活罪試試

回首道:「葉青 能否見告?」 隨着雙雙又退出洞口,倏然斷腸仙子 你將來究竟會與誰結合

白首之盟。」 「不妨告訴妳,在下已與紫衣仙子有

洞門復關上了 ,又恢復了墳墓式的黑

與葉青的這番話,心中一陣酸痛,充滿了 施照霞早已醒轉過來,聽了斷腸仙子

她感到感情受了欺騙,情不自禁的淚

水奪眶而出。

悽楚欲絕! 誼存在,不是陌路,就要相愛!難怪她會 去,其實,在男女之間,並沒有眞正的友 但她不願出聲,慢慢地終於量迷了過

> 伏 青義正詞嚴地教訓過斷腸仙子後,心中一 陣舒暢,眼睜睜地望着黑暗,胸中波瀾起 施照霞的情形葉青並未發覺,現在葉

> > :

「葉青,你已服下解毒丹,快運功逼毒

遲則無及!」

股眞氣,立刻貫入自己經脈。

葉青心頭猛怔,未及轉念

,只覺得一

樣地寂寞。 刻他彷彿覺得周身間,是那樣的孤獨,那時間在等待中,覺得漫長而遙遠,此

入定運起功來。

不知多少時間,洞門忽然又再度打開

慢復凝聚丹田・隨着斷腸仙子輸入的眞力

運遍全身穴道,轉上十二軍樓!

洞中 來 一片淡淡的月光鑽進了這充滿黑暗的

是誰? 條黑影一閃而入。不由驚喝一聲道:「葉青驀地一驚,轉目凝視,只見洞口

俏生生地站在葉青面前。 顯然是斷腸仙子的聲音,此刻 , 她巳

施姑娘救走!」

葉青雖然對斷腸仙子突然地轉變,感

她又掏出二顆黑色解毒丹,道:

「你快把

顯然她已全身疲倦,眞力大傷,只見

麼? 無力出擊,苦笑一聲,說道: 葉青全身無力,眼見她近在咫尺,却 「妳來幹什

> 過丹藥,迅速跑到施照霞的面前,見她已 到奇怪,但此刻救人要緊,未遑多想,接

丸,右掌運起功力向樁上繩索切去。 暈迷不醒,立刻錯開她下頷,灌入二顆藥

噗地一響,繩索應聲而斷,葉青忙扶

断腸仙子道: 「我來救你!」

他簡直不敢相信,冷冷道:「謝謝,妳又 有什麼鬼計?」 葉青聞言一怔,有過驪山那次經驗

子 ,妳不要恬不知恥……我不是那樣的 葉青要想吐,已白無及,怒道: 斷腸仙子幽幽一笑,突然托起葉青脖 一伸手,二顆藥丸已灌入葉靑喉嚨! 「淫

夫

惻惻喝聲:

剛剛收功調息一周,陡聽洞口響起一聲陰

一好個斷腸仙子,竟敢出賣老

半個時辰後施照霞口漸漸醒轉,葉青

着施照霞坐地運功替她逼毒。

婦 死也不會聽從妳擺佈! 断腸仙子長嘆一聲道: 「葉青,你痛

惨嚎,張口噴出

張口噴出一道血箭,身體倒臥在地字聲音未落,只聽得斷腸仙子一聲

顯然已受重傷

痛快快地罵吧,慢慢你就會知道! **倏然雙掌**已搭在葉青命門穴上 雙拿口塔在葉青命門穴上,口中喝道說着寬與葉青對面而坐,運起功來,

令,幾天來的積壓怒火,陡然湧上心頭。 受重傷,目光一瞥洞口站着的正是追魂钀

葉青一見運功調息中的斷腸子突然身

的施照霞,玄武八式掌法第一招玉帝臨闕湧,一聲大喝,身形平飛而起,越過盤坐 猝然而出。 就在這電光石火霎那,他雙目殺機驟

他此刻覺得久已無法催動的眞氣,慢 慢慢地,他覺得全身舒暢,情不自禁 飄風 雨 這一招,葉靑騰身猛撲,眞可設快若 ,奇快絕倫,掌力捲處,勢如狂風暴

也以絕快手法攻出一掌 追魂鐵令見狀 ,神色一緊,身形一劃

龍降九幽」已經施出。 風未碰實之際,招式忽變,弧形一 功療傷,眞元大耗,焉肯硬拚,在雙方掌但葉靑存心把對方毀在掌下,自知運 圈

果然復原,這時斷腸仙子臉色在月光的浸

現得過分慘白

腥臭難聞,接着,挺身一躍而起

,覺得

約一個時辰之後他張口

吐出一堆穢物

只見掌影千重,勁風萬丈。

招奇詭莫測之武學。 一招之內,暗藏三招不同變式,委實是一 這一招變得奇快絕倫,「龍降九幽」

角度電閃切入,想收身暴退已經無及。 驚,覺得對方掌勢竟能從意想不到的部位 追魂鐵令眼見來勢威猛,心中大吃

那 知道自己受傷已自不輕,在這電光石火刹 ,就想遁走。 這一掌打得追魂鐵令左胸疼痛欲裂 只聽嘭地一聲,左臂已中葉青一掌!

他離去,一聲長嘯,身形一彈,截住追魂但葉靑一招得手,精神大振,豈肯讓 鐵令退路,雙掌幻影而出

同你拚了 『好小子,你得寸進尺,老子今天就追魂鐵令一見無法逃走,氣得哇哇大

死穴。 ,掌掌挾着千鈞之力,飛撞葉青周身 在這句話之間,已經迅極絕倫地攻出

即分,乍離即合,打得難分難解!一時間,掌風如山,人影如烟,乍會

己。」 如不速戰速决,夜長夢多,吃虧的還是自 心念一轉,一聲叱喝道: 葉青心裏暗忖:「他還有毒功在身

武八式最後二招試試!」 試試出口・玄武八式最後二式驟告出 「你再接玄

如加 手 山狂飈 上招式本身絕詭無倫,掌風過處,湧起 這二招乃葉青挾怒所發,其勢如電 ,向對方飛撞而去

翻滾而出 身形一矮,即施出「懶驢打滾」招式 ,豈知掌掌封空,在這霎那,已知不對追魂鐵令心中大驚,變掌連環封出八

赙一磬,長身而騰。 胸口血氣微湧,張口噴出一股鮮血,厲 饒得他應變得快,左肩還是中上一掌

長身急追,倐聽得斷腸仙子喊道:「青弟 你等一等!」 葉青心中痛快已極,清嘯一聲,正欲

施照霞已鴻飛冥冥,人影不見 霞及斷腸仙子, 連忙轉身入洞, 目光一掃 除了地上躺着奄奄一息的斷腸仙子外, 一聽她呼聲,心中想起洞中還有施照

他立刻心中大急,走近斷腸仙子身旁 「妳看見施姑娘沒有?

断腸仙子幽幽一嘆,道: 「唉!她走

眼見殘缺的愛而痛苦一輩子。」

去。 到自己與斷腸仙子的談話,才痛心絕望而 此時,葉青也知道了 ,施照霞一定聽

浮萍,相見恨晚又苦短……唉,她又走了 然。不由喃喃道: ,又走了 他望着洞口凄清的月光,心頭一陣悵 「人生如流水 ,聚散似

,相愛而不能相聚,誠是人生最傷心之事 斷腸仙子也幽嘆一 一聲,道: 「她走了

!唉!都是我害了你。 葉靑條然恨聲道:「妳爲什麼要來救 她這是有感而發, 日嘆自悲

「葉青,你的話使我了解了真正的愛

我!

咳,顯然已到了彌留之境! 但是我殘花敗柳,只是以心作表!」 葉青望着她蒼白無血的粉腮,忙道: 她設到這裏,胸口一陣起伏,連聲哈

及內腑,眞氣已散,救也無用,讓我死去 「我旣承妳相救,讓我來救妳!」 断腸仙子搖搖頭道:「不用了,我傷

恨! 吧,而死在你面前,已於心無憾!」 葉青茫然地望着她,心中不知是憐是

「我在想妳如此美麗的靈魂 断腸仙子無神目光望着葉青,幽幽道 ,怎會隨

落的! 「唉!世道崎嶇,一失足成千古恨…

知道生命已在頃刻,心想:鳥之將死,其 葉青看她這時只有出氣,沒有進氣, 你還愛我嗎?

鳴也哀,我何必再傷她的心呢?

蕩吧!」 的紅光,急迫道:「真的?你不會竟我淫 斷腸仙子艷麗的嬌容露出了前所未有

己心愛的施姑娘呢?

葉青惘然地下

想起了玄冰谷的約

自己憎恨的斷腸仙子竟死了,但是自

念之間 妳一 魂 ,還是美麗而高貴的,我怎麼還會歧視之間,妳能及時反省,表示妳內在的靈 葉靑正色說道: 「不,善與惡只在

會

想起了黑鷹令主,一咬牙,昂然挺胸

向山下飛馳!

躭擱了這十餘天

,他决定一路上苦習

好珍重自己……」 你是憐憫我,但我還是高興的,青弟,好 道 「有你此言,我死而無憾,

香消魂散! 她語聲到此,戛然而止,頭一歪

一陣悲愴及空虚。 ,已經氣息全無。 眼看斷腸仙子已死

黑鷹會的聚會已散,換了地方

他失望了,他想起鬼諸葛的話,顯然

於是他離開崤山欲取道甘陝!

但是他豈料到鬼諸葛根本是騙他!

正在這時,江湖上轟傳出

一個驚人的

黑鷹令主半絲影子

但到了崤山

,走遍每一個角落,那有

他痛恨,但是,現在反而感到 一她可愛。

消息

生命最後的代價!然而,她得到什麼報酬正的表示了愛啊,爲了愛,她已經付出了了天下所有的男人,但是她對自己却是眞

起她的屍首,走出洞口 葉青情不自禁地吻了吻池的額角,抱 ,爲她築做一個墳

> 但旣然有這項消息,難道是項鬼計,抑是 到懷疑,他知道黑鷹令主絕不會如此作

表示他已習成神功,能無敵於天下了

,因爲黃山就是黑鷹合主函請天下武林,

他决心一觀究竟,立刻改道走向黃山

凄凉,而情海泛波,春夢一塲,一代妖姬 月光幽黯地照射着大地,四周是那般 就此長眠地下

葉靑呆呆地站在墓前,一把把將土慢

以後的日子裏,我會想妳及愛妳的!」 忖着,已點點頭,口中吶吶道:「在 慢蓋好了她冰冷的嬌軀,也壓住了自己的 心腔,覺得那麼悵惘!那麼沉重

斷腸仙子滿足地一聲長嘆!斷斷續續 唉!雖然

輸山。

苦練玄武八式及天狼神功,功力一日千里

日子在他脚下一天天的溜過

他每天

,突飛猛進。

再到玄冰谷履約。心念一轉,他立刻奔向 天狼神功,先到崤山一探黑鷹令的巢穴

, L

葉靑看得心頭一震,忙俯身一探鼻息 ,他心中反而感到

是的,這女人曾經使他臉紅 ,曾經使

她或許生前受過刺激而墮落,玩弄盡

神功屬誰。

黑鷹令主傳檄天下

以較技决定鷹符

這消息不但轟動了武林,更使葉青感

墓

一爭雄長之地。 葉青匆匆趕赴黃山,果見江湖武林人

,齊向黃山飛靈峯湧去,確是事實

開始! 等到葉青一趕到地頭,武林盛會已經

黄山天都峯上盛會空前

面搭着一個高台外,其餘三面充斥着三山 五嶽,五湖四海的武林人物! ,摩肩接踵,峯頂的平場上,除了靠東葉青趕到地頭,一打量,只見人頭攢

世神功,或是想看看使江湖中聞風變色的 葉青知道這些人之來,固然是想一睹熱鬧其中有盛名人物,也有無名之輩:但 什麼人物? 黑鷹會究竟是一種什麼組織,其中還藏些 但主要的不外想覬覦鷹游老人遺留的絕

係着自己母親的期待,而且也關係着武林 ,因爲他知道,目前時機緊迫,不但關 只有葉青,他是急切追踪黑鷹令主而

此刻正是午時交尾。

蒼穹碧空萬里。

羣峯之間的縹緲白雲,隨風悠蕩,這 艷陽當頭耀輝。

,真是一個大好天氣! 可是天都峯頭,却隱隱潛伏着無窮的

葉靑遠遠地站在一棵虬松邊,目光微

無倫,他雖然不知道誰說的開場白,說些 微向四下一掃,台中正有二人搏鬥得激烈

什麼話。 台上的拚鬥。 而且場中所有武林人物,目光皆注視着 但他了解這一定與「鷹符神功」有關

葉青此刻對這種打鬥,根本引不起與

趣 心中更加懷疑。 ,當他目光搜索到台下時,對黃山大會

銅、鐵四令,却一個也沒有到,還有震威 裝異服人物,可是,震懾天下的金、銀、 名之士,還有一些從來未見聽聞的化外奇 東海的七煞帮也未露面! 因爲在場中有七大宗派及南北各道盛

呢?

傳檄天下,論武奪寶,黑鷹令主怎還未到

葉青心中一怔,又說道:「貴會既然

葉菁忙道・「黑鷹令主在何處?

「不知道-

的銀 會,因此不由使葉青心中大感蹊蹺。 今竟影蹤未見,難道他們不知道嗎? 絕不 人來看,難有幾人可與他們抗衡,但如 葉青非常清楚,以這些來到的高手來 都是極欲霸佔神功的人,而且以到塲

臀。

禁怒道:「你是不願說?」

葉青本來對黑鷹會深痛惡絕,聞言不

「不知道!」那人語氣仍舊是冷漠異

那人微退二步,狀似戒備,但沒有作

十幾個都徒來回巡視着,像是一批明椿。進進出出,顯然這是臨時的窰寨,四周有 從不相識一樣,誰也摸不清楚他們面單後 幾個黑衣蒙面,胸綉飛鷹的黑鷹會,帮徒 周,見高台後有一排簡陋的茅屋,不時有 他們相互漠視,不交談一句話,好像 葉青急欲探清其中眞相,目光掃視四

臉上的表情 當然,也不可能知道他們是一些什麼

果不能以等閒視之。

冷漠語聲道:「朋友要找令主

何必强人作難!」

己這奇快一擊,由此推測黑鷹會中人物

然一擊,沉聲道:「慢點!

豈知那人,雙肩一晃,避過葉靑這突

語磬中,五指已堪堪沾到對方衣袖

葉青見狀不禁一愕,他想不到對方一

葉青看清現場情勢,就在外圍,想閃

過軍雄視綫,逕奔那座茅屋! 從面前走過。 正要起身,突見一個「黑鷹會」 帮徒

探底子 葉青暗忖道: 「何不問問這人,先探

,低聲道:「朋友留步!」 心念微動,脚下微起,只擋在那人面

前 葉青上下微一打量,隨即從面罩中響起一 那人脚步微頓,略露怔呆的目光,向

難人之難!」

就範,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葉青心中微怔, 覺得就是用武力迫他

能知令主行蹤,何况黑鷹會戒律素嚴,與

「奪駕問非其人,在下身爲帮徒,焉

人談不關己之事者,割舌示懲,尊駕豈非

我的問題,有何作難之處!」

葉青冷哼一聲,道:

陣冷漠的語聲道: 「朋友有何指教や」

> 高台上飛出三丈! 正在此際,場中爆起一陣驚呼之聲,

勝負以分。 葉青一 驚,轉目望去,原來台上搏鬥

茅屋而去。 形刷地掠過葉青身邊,奔向擂台後的一 那蒙面帮徒,就趁葉青這一移目 排

節! 得攔也無用,找人不如找頭,何必多生枝 葉青要攔已自無及,不過,他此刻覺

大漢子! 得勝者,是一個凸額巨睛,神態威猛的高 這時, 他注意高台上那位顧盼自雄的

「靈道

」「通里」三穴,冷冷道:「你以爲我無 閃電一劃,直扣對方左臂「小海」

葉青臉色怒氣漸盛,身形陡欺,右掌

法使你說話[?]」

教! 倖得勝三塲,不知還有那一位朋友上台賜 只見他向台下一抱拳說道:

語聲方落,場中立刻響起了一陣雜語

個普通帮徒,竟會具有一流身手,避過自 在這刹那,只見那匪徒依舊發出一陣 「在下要你回答 ,儘可等待 挑戰!」說到這裏,轉對虎王周三畏道 該休息,列名榜上,等待入圍决戰!現在 向台下朗臀道: ,那位英雄豪俠有志神功秘笈,可逕上台 ,連勝三台,依本會早訂的規律 「周英雄現在暫且退下 驀地 後台走出一個蒙面的帮徒 「『虎門峽』 ,等候明日入圍之 規律,今天應

之聲! 勞!」語氣妄傲無物,塲中立刻響起嗤鼻 平,其實在下再戰個十場八塲, 只見周三畏得意地道:「貴會設想公 也不會疲

面的黑鷹會匪徒,語聲極爲熟悉,眼見他 葉青冷冷一哼,忽然覺得台上有個蒙

F106

即欲退入後台一

大喜 暗暗說道:「這不是鬼諸葛還有誰 ?放着菩薩不問去問小鬼 這豈非自找煩 在這刹那, 他腦中飛快一思索 修然

!口中喝道: 心念至此 「慢走……」 身軀一彈 就向台上縱去

想搶場子?」 「比武奪寶 語聲剛起 陡閒場中响起一聲大喝: 早經規定例律 朋友難道還

葉青身仟半空 隨着喝聲 一股狂飚已奔襲而至! 陡遭攻擊,心頭不由

色又紅又青顯然吃了大虧。 **瞥**,場中一人,瞪瞪瞪倒走三步 **震得臉** 龍鳳清嘯,擰腰擺臀,右掌反腕迎去,轟 一聲大響 但他身挾神功 葉靑原勢縱向台上 豈會放在心上,一聲 回首一

瞬處 台上已岭立着一個奇裝異服老者, 昂首加立 一條人影飛撞而出 葉靑聞聲一震,目光 豈知就在同時 氣燄不可一世! 台上響起一陣惨嚎

劈出三丈 · 剛才在台上虎王周三畏,已被追老者 倒地身亡。

·說道:「年輕人」可是要找老夫比劃比本想招呼鬼諸葛 豈知老者朝心嘿嘿一笑 這原是同一時間發生之事 葉青上台

葉青一怔 「老狗,出手不打招呼 陡然台下響起一陣暴叱一 還我 大哥命

,赫然是突襲葉青的雄偉漢子。 接着一道狂颷向老者劈去 衆目警處

> 剛才誤會自己上台是破壞規矩 葉青這時才了解此人與虎王是兄弟 故而出手

形一劃,對鬼諸葛沉聲道: , 在下有幾句話相問。」 此刻眼見他出手與異服老者激門,身 「曹鏗、慢走

突然出現 鬼諸葛露出蒙巾的目光似因葉青在此 彷彿一震 **脚下連退三步!**

計口告失敗,但他早就得到消息,葉靑被顯然,葉靑的安然無恙,表示他的鬼 烈火眞君所擒,不知生死,如今竟趕赴盛 做賊心虚 豈不駭然 這也難怪鬼諸葛如此,台下的七大門

何尚又不如此! 尤其峨嵋、少林、崑崙、雷音,四派

主否!」 來意 全身戒備,口中故作親切地間道: 「呵!原來是你老弟 上次找到了黑鷹令 台上二人爭特正烈、鬼諸葛不知葉青

派一掃! 怒哼一聲 目光如電 向台中四大宗 提到上次崤山遭遇,葉青心中一肚子

葉青目光正視道:「比武奪寶大會是 鬼諸葛不知他哼的用意何在,全身不 忙試探說道:「老弟有話儘管相

葉靑身懷「鷹游老人」神功後,詭計方式然葉靑並未發覺他的詭謀,而且自他知道鬼諸葛心頭一鬆,一葉落而知秋,顯 言忙走近幾步低聲道:「老弟,其中另有 情節,你到此無益,不如退出,我曹鏗帮 黑鷹令主舉辦嗎? ,早に更改·而且に下了第一步棋子,聞

> 有事相告!」 忙帮到底,待盛會事了,自會去找你,另

不錯……」想着,口中又問道:「鬼諸葛 黑鷹令主是否在此ツ」 葉青暗忖道:「我心中的懷疑,果然

「不在!」

帖,那是誰冒名傳檄? 不禁一愕,道:「盛會旣非這魔頭下的請 鬼諸葛立刻附耳回答 這回答雖在葉青意料之中,但聞言也

「是我曹鏗。

在り 鬼諸葛在蒙巾中響起一臀詭笑,道 葉靑又是一怔,道:「你此學用意何

曹鏗此擧,完全是爲了你!」 「這錦囊妙計,此刻不便多說,總之,我 葉青被他說得一頭霧水,道:「爲了

我り

處少留,其餘我鬼諸萬自會告訴你!」 葉靑見他語意詭奇,弄得心中疑竇叢 「不錯!你老弟儘可先辦別的事,此

去。 異服老者一掌打得鮮血狂噴,蹌踉摔下台 二人勝負日分 虎王的胞弟被原先上台的 這時,台中響起了一陣暴響,目光瞥處, 覺得對方果然人如其名,不太簡單,正在 生,想起紫衣仙子對鬼諸葛的批評,如今

向你領教幾十!」 「閣下在台上等候多時,老夫說不得只好 只見那老者氣定神閒,一望葉青道

,当己下答話也不行了,遂冷冷問道:「鬼諸葛却在這刹那,隱入後台,處此形勢 葉靑聞言知道又是誤會,目光一瞥

尊駕何人?」

尊者』世居化外,耳聞中原武林高手如雲 ,故想見識一番,朋友,現在可以動手了 老者哈哈狂笑,說道:「老夫『大荒

而來,恕不奉陪! **罵着,口中却冷冷道:「在下並非爲奪寶** 是心中有事,定要教訓你一頓……」 葉青劍眉微剔,暗暗罵道:「今天不 心中

冷冷笑道:「哼!你以爲老夫爲神功而來 知大荒尊者身軀一劃,只是攔住了去路 語聲一落,就轉身正欲掠下台去,豈

與在下有何相干 葉青一怔,冷哼道:「髯駕爲何而來

會中原武林高手,奪駕剛才露一手頗有份 儘管下去,否則,就請留下人頭! 量,如你自信不是老夫對手,當衆宣佈, 不知神功爲何物,只是聞訊而來,藉機一 大荒尊者狂笑道:「老夫化外野人

的『大漠飛沙十八手』!」 盛,沉磬道:「如在下二項皆不願呢?」 大荒尊者暴叱一聲:「那就試試老夫 葉靑聽得怒從心起惡由胆生,殺機驟

雷,啓勢委實驚人-勁如山,直向葉青胸口壓到,循如巨濤奔 雙掌一翻,猛然推出 · 隨着掌勢, 罡

功力却非泛泛,不在四令之下 ,他决意懲誡對方一番。 葉靑見狀一凜,難怪對方如此張狂 在這刹那

迅揚,一招「玄武八式」中的「海燕雙樓 ,弧形撞出,右掌橫切對方腕脈 心念動處,施出「幻龍身法」 ,雙掌 ,左掌

招式奇詭絕倫。 猛劈「丹田」穴,去勢如電,勁風颯然

看看大漠飛沙十八手有多少厲害! 招式一出·葉青口中喝道·「在下就

金」上告施出。 切,大漠飛沙十八手的精奇絕學「流沙礫 方年紀輕輕,竟具有這等至奧絕學、在這 刹那,一聲悶哼 撒招變式 雙掌似削似 大荒尊者見狀神色一緊,他想不到對

風劃空生嘯 循如沙漠狂風 塵烟漠空 只見他身形似退若進 斜踩連環,掌

大荒尊者急怒之下· 盡展所學 威勢

狼神功」,功聚雙臂,霍聲吐氣,一招「三十六穴、納陰陽二氣於丹田、默運「天式」詭奧無窮,見狀一聲冷笑、真氣催轉 雷劈天地」,雙掌驟告推出。 但葉青搏鬥經驗日增 加以「玄武八

功」果然超凡絕倫,滿空勁氣怒嘯狂湧, 大荒尊者一聲慘**嗦**,隨着掌風,飛出七丈 , 砰地一聲 摔倒地上。 這一掌不但迅若奔雷 而且「天狼神

凡 ,目露怨毒 ,但身一仆地 老夫一日不死 但大荒尊者功力到底深厚 遙對葉靑道:「絕學果然不 勉强支持起身 定再向尊駕請教!」 口含鮮血 雖受重傷

這時場中已響起一磬驚呼 身形上蹌踉而遁! :「鷹符神

之言 本玄虛,留此陡生煩惱,於是施出「幻龍之言 黑鷹令主旣未在此 比武奪寶 根 葉靑五招擊敗一荒母者 黑鷹令主旣未在此 想起鬼諸葛

身法」,刷地一聲,以掠空而遁!

引接的

的少女,如今再次相會,心中感到難以言

但對這個與自己有恩,又復憎恨

形的滋味!

說。 懷疑鬼諸葛此擧用意 冰銀令之約,時間快屆,决心先行赴約再 葉靑身形飛快瀉下天都峯,雖然滿心 但想起玄冰谷與玄

去。 於是,他立刻取道天南,奔向玄冰谷

月 兼程, 玄冰谷在陵境黑龍山之境,葉青日夜 一到地頭·計算時期·恰好剛滿三

路!

裝玉琢·完全是銀色世界-此刻已入隆冬,黑龍山滿天冰雪、粉

所埋、却不知玄冰谷在何處一 葉青初入其境,不由怔住,山道爲雪

滿山尋找 諾千金,言出豈能反悔,想到這裏,决定 但如因此而退、豈非失約,大丈夫一

玄冰谷尚未找到,却把方向迷失! 物皆似雷同 滿地冰雪中,除地形各別外,其餘景 葉靑一入深山,四處飛掠

灰 銀色,不知要往東抑是往西,眼看天色漸 ,急得仰天清嘯·身形急掠! 他不由心中微急,抬眼一掃周圍一片

修地,他聽到遙遠之處·也響起一陣清嘯 嘯譽羣峯應和,他身形 以馳出百丈,

心中一喜、循聲飛掠而去。 ・嘯聲尖鋭・音調高昂! 任這荒無人跡之地、能聽到人譽,他

面前站立一人, 剛出二里左右,陡然眼前人影一花 擋住去路

去…… 身形忙一頓 ·展目望

嘿!原來是玄冰幽女

腸仙子現在何處?」

芥蒂未解,但當他想到那張艷麗無雙,誘 人欲醉的倩影時,心頭一陣悵惘,嘆息道

冷說道:「不錯,令師現在何處,煩請引 一掃葉的,口中道:「你是來赴約? 葉青希望立刻解開這難堪的場面,冷 這時,只見玄冰幽女似怨又恨的目光

身後,二條身影子雪地上星飛電瀉。 嬌軀一晃,轉向來路掠去。葉靑跟隨 玄冰幽女冷哼,道:「隨我來!」

地形 突轉身道:「你在此等候,待我通報!」 葉青微微頷首,傲然而立,打量左右

地奇花異卉,與外界的冰天雪地,截然不 從谷口望去,玄冰谷內草木茂盛,滿

玄冰幽女去了半晌,尚未返轉,心頭疑竇 叱,這陣叱聲傳入耳中,頗覺耳熟!眼看 **叢生**,暗忖道:「難道谷中有什麼事發生 正在游目騁懷,陡聞谷中響起一陣怒

停在面前:赫然是玄冰幽女。 正自思量,條見一條光影激射而出

現在只有請你屈駕在此等一下,暫時不能 只見她黛眉含愁,對葉青冷冷道:

在這刹那玄冰幽女恢復冰冷的神色 葉靑疑惑道: 「谷中難道有什麼事發

「不錯,不過在此姑娘先要問你

葉靑一見是她・心中一喜,知道是來

「她日死了!」 提到斷腸仙子,葉靑知道她心中昔日

乎意外! 玄冰幽女對這個答案,顯然驚奇得出 「什麼?她死了?」

靜地回答。 「是的,她死得非常可憐!」葉青平

「她死於何人之事?

「追魂鐵令!

毒夫手中,總算惡有惡報!」 玄冰幽女冷冷一笑,道:「淫婦死在

你豈能罵她!」 葉靑聽得劍眉猛挑,怒喝道: 「住口

「怎麼!難道我罵錯了嗎?」

歸天國,豈容辱她!」 葉青憤怒地道:「人死爲大,她口魂

道: 是有些愛她!」 玄冰幽女星眸中射出一股冤忿的光芒 「不錯,她生前我雖恨她,但死後確 「看樣子,你心中確已愛上了她?

你愛她又有何用? 葉靑冷冷道: 「她未死之前,你既不愛她,她死了 「你這話豈不矛盾? 「有什麼矛盾?

但是我心中永遠有她的影子! 葉靑長嘆一醫,道:「雖然她死了,

冷冷道:「想不到你竟被追條淫婦迷得這了一股酸意。由酸變怨,由怨成恨,不由玄冰幽女聽了這一番話,心中早燃起

發現所有鑽石首飾均是假貨……菲菲出現 司馬洛曆進金素喜房中,在她的首飾箱中 鑽石胸針,細看之下發現那是假貨,晚上

前文提要:

找到了金素喜失去的

前文書至司馬洛

菲菲的首飾均是假貨,原來是因爲菲菲的

了,司馬洛和菲菲在房中談話,也查到了

眞相,對菲菲更加愛護,同時要求司馬洛 是同情菲菲而幫她的……金顯來知道一 飾給前夫,而造些假的來充場面,金素喜 顯來知道她以前有丈夫,所以偷偷變賣首 前夫對菲菲多次苛索金錢,菲菲又不想金

切

平的事,繼續追查阿平的行踪… 洛從一位叫足球的人口中查到 找出兇手,也卽是菲菲前夫阿平

一些有關阿

殺手被擒

吐出真相

」司馬洛設。 「但是你又說他發達了不認識你了?

起,碰到我這種打扮的一個人,對他會有 ,他不願意招呼吧了。沒有別人也許 「也許,」足球說: 「有人跟他在一

些理由替這個人辯護吧了。不過,無論如 這個人不太壞,他喜歡一個人,就想出一 也有一定好處了。 ,足球是喜歡這個人的,這個人一定是 司馬洛心裏嘆口氣,也許實在是足球

平這個人本來也不很壞,祇是不負責任, 心很野,看到了新鮮的女人就忍不住,至 很奇怪,菲菲也是這樣講的。她舒阿

> 不過他本來是不壞的。 伍,受到影响,也改變了,她不敢肯定, 於後果如何就很難講,也許與許多壞人爲

主要的收入。她祇是在旁唱歌,有時客串祇島歌舞兩棲的。事實上她還是以伴舞爲夜總會裏唱歌的,但是又不能算是歌星, 總會找她,沒有機會欣賞她的歌喉。 而沒有這個條件。蘇淑萍是屬於前者還是 是有條件做到的,有些人則祇是希望做到 唱一陣。她希望有機會轉爲歌星。有些人 後者司馬洛不知道,因爲司馬洛不是到夜 蘇淑萍 這個阿平最後一個女朋友是在

司馬洛是到她家去找她的。蘇淑萍今

也許她有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談談,你以前是認識一個叫阿平的人,是 「蘇小姐嗎?我叫司馬洛,我想跟你 「是的,」蘇淑萍說:「不過我與他

杯茶又拿回來。

她顯得手足無措的

「我是想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阿

司馬洛看着她,看着她走過去倒了

已經分手了,找他有什麼事嗎?」

「你可以聯絡到他嗎?」司馬洛問

裏也沒有,這屋子就是祇有這麼一些地方的,另一個在何處呢?厨房裏沒有,睡房

先鎭定一點吧!」 司馬洛扶住蘇淑萍,說: 「好了

,都不在,就是不在了。

她的臉上略爲用力地摑了兩掌, 蘇淑萍却還是在繼續尖叫。司馬洛在 她才稍爲

呢? 司馬洛輕輕搖着她問道:「還有一個

鎭靜下來

,而用雙手掩着臉哭泣。

是一個人來的!」 一经一 -沒有呀!」蘇淑萍說: 一他

「仙們是兄弟兩個人的!」司馬洛說

,「還有他的弟弟呢?」 -我不知道!」蘇淑萍搖着頭

,「我不認識他的!」

去! 地址就是陷阱,他們要把我引到那個地方 「你是在帮他引我進入一個陷阱,那個 「那爲什麼你在帮他呢?」司馬洛問

殺死我,而且還要殺死阿平……老天,你!他說要殺死我!假如我不依他,他就要 她嗚咽着說:「我不是帮他,是他逼我的 蘇淑萍的回答是在司馬洛預料中的 你把 他殺掉了嗎?

「一個人ー 「他開槍打中了自己!」司馬洛說

讓我去看看! 蘇淑萍還是嗚咽着,「這怎麼辦好?」 「也許他還沒有死,」司馬洛說: -一個人死在我的家裏!

說。 「我們……應該去報警嗎?」蘇淑萍

「暫時不要决定,」司馬洛設: 「讓 天休息。

發紅,她雖然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還在 略略整過了,但是看得出她的眼淚是剛剛 騙不過司馬洛的眼睛。 司馬洛看見她身上穿着睡衣,頭髮已 蘇淑萍開了門,看着司馬洛 ,而臉上有一個地方被打過,還是在

> 奇怪打 地方

她的人何去了。

司馬洛進去了。

她住的是一個很小的

「不要緊的。」她說。 「方便嗎?」司馬洛問。

,一房一廳一厠與一厨而已

司馬洛

男人是喜歡打她的,這樣,司馬洛似乎來 得不合時了。不過旣然来了,司馬洛還是 而這個

有什麼事情呢?哦!對了

,我爲你倒一杯

「阿平嗎c·」蘇淑萍說道:

「你找他

房裏的

面的情形看得見,這個人顯然並不是在睡

他可以看到睡房的門正開着,

睡房裏

「你進來坐坐吧。」蘇淑萍說

平 。」司馬洛說。 「嗯 阿平

- 找最近很少見他

我先看清楚!」

沒有死的,因爲這倘人不容易找,找到了 是口經死掉了。 就可以問出些口供來。但是沒有用,李龍 他回到浴室裹看看,他也是希望李龍

了,死在我的屋子裏,以後我的麻煩就多 「怎麼辦?」蘇淑萍說:「他已經死

忙的話,你就必須先和我合作! 有辦法把他搬走,但是, 「你用不着担心 ,」司馬洛說 你要我帮你這個

「怎樣合作呢?」

訴我! 一你得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清楚地告 ·」司馬洛說。

地酒,定一定神,然後再問她問題。 他表示從容不逼,只讓她喝了一小杯白蘭 馬洛有經驗,知道越逼她就會越慌, ,有條有理地設話是並不容易的,還好司 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蘇淑萍鎮定下來

蘇淑萍所講的經過還是跟剛才差不多

其是在她拒絕合作時更動手打她 先,她看不 出李龍是有 惡意的。而李龍這談談有關阿平的事情,她放他進來了。 起 的 當和善的,到進來了之後才兇相畢露,尤個人的演技也不差,在入門之前是顯得相 談談有關阿平的事情,她放他進來了。 那就是,李龍上門來找她, 設要跟她

洛這個地址。 問有關阿平的消息,他要蘇淑萍供應司馬 對付司馬洛,她知道司馬洛會到這裏來查 李龍要她合作的事情就是設一 個陷阱

着說:「而且他說他要對阿平不利,我沒 「我不肯,他就打我!」蘇淑萍哭泣

雜誌,取出裏面夾着的一張紙— 以給你他的地址 不會長久的。不過,你要找他的話,我可 知道,是很多心的,女人跟他一起,都是 我們已經分手了,他這個人 -」她打開几上的一本 一「就是 你大概也

「不,這是 「是他寫給你的?」司馬洛問 是我自己寫的。」

她

這裏!

「阿平就住在這裏?」司馬洛問。 是的

淑萍 說:「你去找他就可以找到了。」 ,他就住在這裏,」蘇

先打個電話給他好些。」 「這很好,」司馬洛說:「讓我去找 。不過,他那裏有沒有電話?也許

「沒有電話。」蘇淑萍歌。

是非要有一個電話不可的 而他這種人,即使窮極,住的地方也應該 話也沒有的,阿平不會是一個隱居的人, 居的人,或者是太窮的人,家裏才會連電 怎樣的地方,不過,這個時代,除非是隱 司馬洛不知道這個地址所在的是一個

進去的浴缸中。

裏的電話,可以寫給我嗎?也許我需要與 司馬洛掏出筆來給她寫,說:「你這

乎連筆也丢掉了。而她寫出來的字跡與紙 上的也不是同一人的,雖然寫的祇是號碼 號碼。司馬洛看見她的手抖得很厲害,幾 ,而且手又在發抖,仍然可以看得出。 蘇淑萍接過筆,在紙上寫下她的電話

洛是什麼人,第二就是她不問司馬洛找阿 平幹什麼。不論她是還喜歡阿平,或是很 她有很多破綻。第一就是她不問司馬

> 問的。但司馬洛沒有指出這個。 恨阿平,或是已經不在乎了,她還是應該

姐,假如有什麼困難,我打電話給你!」 他把紙摺起來,放進袋裏,却不是走 他把紙摺起來,說:「謝謝你,蘇小 ,而是迅速走到浴室門口 ,猛的把

一定是躲在那裏面,而且這一定也是她害 因爲祇有浴室的門關着,打她的人

一個人叫了一聲,跟着「砰」的一槍槍聲 門果然在一個人的身上猛撞了一下 蘇淑萍尖聲大叫起來,司馬洛連忙把

然倒進那没有放水,而大小祇足人屈膝坐 因爲有槍的人是非同小可的 在那小如鳥籠的浴室之內,一個人頹 跟着他閃入浴室之內,把門放鬆了。

門再撞了幾次·以使門後那人失去抵抗力

浴缸裏,亦是沒有帮助的。 妙的地方,而他這樣倒進浴缸之中,頭在 他自己打中了自己一槍,中的正是不 這個人雖然有槍,却是已經不會抵抗

龍兄虎弟之一,是哥哥李龍。 司馬洛把他拉轉來,看見他原來就是 他屈膝在浴缸裏,一動也不動。

起來。 ,蘇淑萍看見他手上有槍,便又大聲尖叫 司馬洛拔出自己的槍,跳回浴室之外

的事情,那就是衝進厨房去看看,然後又 再衝入睡房中看清楚。龍兄虎弟是兩個人 司馬洛也沒有空管她,先行去做自己

F110

有辦法,我不能不跟他合作!」

平的感情還是很好的!」 「唔,看來,」司馬洛說, 「你與阿

樣的,有 但是我相信他是會回來的! 有些女人,似乎是相信如此的 「但我是不恨他的,他這個人是這 了一個新的女人,便又跑掉了 -是不要我了,」蘇淑萍嗚咽

麼地方呢?」 司馬洛設:「那麼阿平現在究竟在什

「找不知道。」蘇淑萍說

不懷好意。 並沒有設出,其實他自己對阿平亦同樣是 對阿平的安全是大有威脅的!」雖然,他 講,你也知道是哪一類人了。他拿着槍來 ,他隨時可以殺人,你也知道,這一類人 快點告訴我。浴室裏這個人,用不着我「假如你知道,」司馬洛設:「你最

找他了 一聲。假如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我也去 他就是這樣忽然離開了我,也沒有跟我講 「不講一聲就跑掉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蘇淑萍說: ---

你不担心他有什麼意外嗎?」 「這不一定是離開了你,也許是失踪了 「逼不是失踪,我相信他是終於會回 「他是把行李也帶走了的,」蘇淑萍

龍也是不懂得怎樣利用女人的心理,假如,她也許對司馬洛會有敵意了。似乎,李不能告訴她,李龍是與阿平一路的,否則了,司馬洛不能夠等那麼久,而司馬洛亦 即使終於會回 來,那亦是將來的事情

> 亦是會合作的。 不利的人,那麼他用不着動手打,蘇淑萍 他首先告訴蘇淑萍,司馬洛是一個對阿平

道阿平的下落嗎? 司馬洛設:「你可知道這有什麼人知

?.找阿平幹什麼 ~」 出來的問題,她問道: 蘇淑萍此時才記起了一個她早應該提 「你究竟是什麼人

廖麻煩。」 不到他,所以我不免懷疑他是不是有了什的人,見不到他就弄不清楚了,但是又找 的人,見不到他就弄不清楚了,但是又找不是找他算帳,祇是,他是一個知道內幕 平來澄清一下的,但是又不見他露面,我 「有些你不明白的錢銀糾紛,需要由阿 「我是他的朋友委託的,」司馬洛設

馬洛設。 「這要見到他的本人才能知道!」 不會吧。」蘇淑萍說。 司

設 他,總有半年 「這個一 我 有十個月了。」蘇淑萍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

是不回來了嗎! 一個男人 ,十個月都不見面,還不算

,」司馬洛說

能知道他的下落呢? 司馬洛設:「你知不知道有什麼人可

蘇淑萍說:「但是我不會去找她們的!」 他 「讓我去找好了。」司馬洛說。 - 還有一些其他的女朋友,

用紙筆寫下,亦可以記住。的地址。司馬洛有極好的記憶力,用不着 蘇淑萍立刻透露了一張名單,和詳細

假如萬一你發了達,那阿平會不會用你的 跟着,他又說: 「蘇小姐,告訴我

萍說道 不能會像這裏,闖一個男人進來,使我不 ,都是租給手下的小姐住的,」蘇淑 「我的大班租了一層樓,一共有六間 「宿舍?」司馬洛問。 :「那裏一天廿四小時都有牌局

「這好極了 <u>_</u> 可馬洛說: 「你到那

是從這裏搬出去的 祇要蘇淑萍不承認,就不會有人知道屍體 速把李龍的屍體抱了出去,放在樓梯間的 些血冲掉了。跟着就由蘇淑萍在門口把風 轉角處。這裏是六厦,每層的伙數很多 肯定門外的走廊中無人時,司馬洛就迅 他把李龍抱了出來,用水一冲,就把那 他進入浴室,看見李龍所流的血不多

索菲菲的呢?然而,菲菲也顯然不是說謊此,阿平追樣的一個人,又怎麼會是去勒

設議,而且足球亦不會是設議的,旣然如

司馬洛皴眉低着頭。蘇淑萍不會是在

去看。」

亦是有他的缺點的

,問題是你從什麼角度

「他又不是很好,」蘇淑萍說:「他

知道!」

壞

這人不很清楚,但聽你講,他這人還不太這人不很清楚,但聽你講,他這人還不太

「這眞有趣,」司馬洛說:

人說好,我祇是不知道是好是壞,現在才

「沒有人說,」司馬洛說:

「也沒有

「誰說他很壞~

」蘇淑萍問

的

密 打個電話向警方告密,報告發現屍體的秘 他弄好了之後就離開,在附近的店子

警車蜂湧而至時,也是蘇淑萍下樓離

而此時, 司馬洛巴經到達了那紙上所

空着的,而紙上所寫的地址,就是一 了還不到十份之一,因此大部份單位都是 個還

是要進去看看。 信是不會有人在那裏面的了。不過 司馬洛敲了一陣門,沒有人應 , 9 他還 他相

司馬洛開鎖的本領是高强的

錢呢!」

不着唱歌,他會養我。」

假如他環境不好,我會給他錢!」 「我是沒有所謂的 ,」蘇淑萍說:

氣結地說

不少。 不是有錢,比我有錢而比我美麗的女人也他不是因爲我有錢而跟我好的,我根本就

我

的證明 她的確不是富有的

戴着的一隻鑽石指環:「這就是他送我的 他也沒有拿回。」 蘇淑萍伸出手來,讓司馬洛看看手上

是眞貨。 司馬洛看看,那指環不算大,但起碼

說: !」她留戀地摸着那指環。 「不過他有的時候還是肯買這個給我 「他從來都不是很有錢,」蘇淑萍又

的

「也許是偷來的 ,也許是搶來的

「我和他-

「我是說假如你發了達,而他又窮困

「我明白你的意思,」蘇淑萍說:

「他的錢是從何而來的呢? 」司馬洛

-假如他發了達,我就用

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司馬洛

司馬洛看着她,這也許是一點點證明 ,但這也不是很充份

拿去典當嗎?」蘇淑萍說:「他是不會 「你是說,他會不會向我要回這指環 「沒有錢時呢?」司馬洛奇異地問。

他不告訴你,你最好就是不要問他的錢是蘇溆萍說:「誰知道呢?一個男人,假如

清楚得多,尤其是已分手了這許多年,也 的為人反而不是太清楚,似乎其他的人還 了,因為,雖然菲菲曾是他的妻子,對他 許人是會變的。 司馬洛此時對阿平這個人又深感興趣

呢?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他從來沒有告訴 沒有本錢的時候,就替人主持牌局抽水 (賭,」蘇淑萍說:「賭馬,賭紙牌 照你所知,他是靠什麼爲生的呢? 司馬洛又問道: 「他究竟是幹什麼的

過婚的嗎? 「唔,」司馬洛設: 「你知道他是結

也不敢再試。」 有一次。他說他試過一次就害怕了 「他對我講過了 蘇淑萍說: 以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話,你就不會有心情愛。」 很苦的,愛情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錢的 應該結婚,」蘇淑萍說:「你知道,窮是 「也許因爲那時他根本就太窮了

有錢送位的妻子一件這樣的禮物了~」 「我猜,」司馬洛武:「他大概也它

的妻子,我沒有權管他這些。」且,他也有這個缺點,喜歡新鮮的女人,且,他也有這個缺點,喜歡新鮮的女人,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那反而容易。而 而他又不放心讓她出去工作。兩個人一起 成問題。他告訴我他就是因此而跑掉了。 他說,有些事情,他的妻子不願意他做, ,就是有許多限制,活不下去,恢復了自 「很難了,」蘇淑萍說:「連生活都

什麼進一步的發展,我再通知你吧! 「這個我會的了,」司馬洛說: 「有

司馬洛又在公園裏找到了足球。

享受。 生要吃東西的,而吃東西乃是一種最佳的 就可以買東西吃了。正如他所說,人是天 食。司馬洛向他買了情報,給了他錢,他 一次身邊也有一隻紙袋,紙袋裏裝滿了零 足球還是正在那裏看人家玩足球,

哦,又是你, 司馬洛坐在足球的 你的事情辦好了嗎? 身邊,足球說:

我還以爲你的安全是會有問題的 「我感到很意外,」司馬洛說道:

你說謊呀!」 「爲什麼呢~」足球說: 「我沒有

「你又把我來找你這件事賣給了誰?

<u>_</u> 司馬洛問。

「那兩個人? 」足球說: 「他們說是

你的朋友一 「他們要殺我!」司馬洛設。 他們不是你的朋友。」

「其中一個死掉了,」司馬洛哉: 「但是你並沒有-一」足球說

足球停了咀,呆呆地看着他

另一

個逃了!」

對我一 說 「但我總算給過 「我雖然不算是你的 他們連錢都沒有給你一 你一些錢呀,你這樣 朋友,」司馬洛

我還以爲他們是你的朋友,否則的話,我「我已經跟你講過了,」足球說:「 什麼呢,」 才不會對他們講什麼!呃 究竟發生了

「我剛剛不是對你講過嗎?」司馬洛

「阿平的安全又如何, 」蘇淑萍問

嗎~」

「這具屍體,我有辦法替你搬走,

利

死在我逼裹了,而那些人還說會對阿平不

「現在怎辦?

蘇淑萍說:「有一個

弟就正在這個地址等我,我找到了他,就「這個死了的人,他有一個弟弟,他的弟 可以弄清楚阿平的事情了。」 「我也得找到他才行,」司馬洛設:

「排你還在等什麼、」蘇淑萍問。

起的。住幾天,直至我通知你。」是在人多的地方暫住,常常都有幾個人一是在人多的地方暫住,常常都有幾個人一避一避。你有什麼地方可以避的嗎?最奸 屍體搬走了之後,可能他會來,你最好是 可能會對你不利的,」司馬洛說:「 「這個人的弟弟,爲防萬一他會來找

F112

寫

那個地方是一座新建的住宅大厦,住

未有人住的單位,連門鈴都未裝的

層樓裏面根本一個單位都沒有人入住,沒 ,而且這

> 欲爲了 人干涉他,他在那度門上更是可以爲所

「我可以住到宿舍去。」蘇淑萍說

等了許久,等得不耐煩而走掉了 蒂和烟灰。似乎有人曾經在這裏吸過烟, 人在着的,但是他在浴缸裏找到了多個烟 也許是等着等着覺得情形不妙而走掉 他把門開了 ,進去。果然屋裏是沒有

李虎是在這裏等他的 他錯過了一個機會。 人,而李虎走掉

没有人,那就是表示他們是已經放棄了這等了。他們是應該有人在這裏等着的,旣 爲陷阱等他來,他却沒有來,他們就不再 來這裏的了。李龍李虎選中了這個地方作 司馬洛想了一想,覺得李虎是不會再

的 馬洛亦可以聽到辟辟啪啪的牌聲。 打電話給蘇淑萍,就是打到那個舞女宿舍 地方。蘇淑萍果然已經在那裏了,而司 他說: 司馬洛離開之後,到附近一間餐廳去 「你還安全嗎~」

個地方了

「沒有事 , __ 蘇淑萍說道: 「你怎樣

下手,就不會碰你。」 太担心的,你出入小心,他們看見不容易 用你已經失敗了,可能認爲不要再碰你, 該向你報復,因爲你出賣了他們。用不着 不過世事是很難講的,可能他們也認爲應 ,出入小心些,不要單獨一個人。他們利經走了,因此,你也最好在那裏多留幾天 「遲來了一步 」司馬洛設: 「人巳

你努力一些,爲阿平的安全着想一下 「好吧,」蘇淑萍說: 「但是我希望

說: 「他們死了一個,逃了一個!」 「我是說— 」足球歌:「你結果找

到了阿平沒有呢。」 知道阿平何去。」 「沒有,」司馬洛說: 「蘇淑萍也不

進一步的情報可以供應給我。」司馬洛說 既然沒有,那我亦想知道,你還有沒有 「那你再來找沒幹什麼?」足球問。 「我祇是想看看你有沒有給他們打過

「關於阿平的所在?」足球問。

「是的。」司馬洛設。

?但是 呢?」他開始懷疑地看着司馬洛。 ·」足球說: 」足球設:「我不是拿過了你的錢嗎「假如我知道,我早就已經告訴了你 你要找阿平,究竟是爲了什麼事

虎弟與阿平是一路。 洛也自知自己可能是在說說,因爲這龍兄 伙是阿平的朋友,他們差點殺死了蘇淑萍 而跟着蘇淑萍亦會被他們滅口的!」司馬 是要澄清一些事情 你也別以爲那兩個傢 ,假如不是我夠機警,我會被他們殺掉, 「正如我所講的,」司馬洛說:「我

想你找到阿平。」 「但是,」足球說:「他們的確是不

泊? 「不過,你認爲他們是阿平派來制止我 「這就是很明顯的了,」司馬洛說道

有做什麼太對不起人的事,他亦不會帶人人,不會做什麼太對不起人的事,旣然沒認為阿平是不會派人來殺人的。阿平這個 「我不知道,」足球說: 「但是, 我

> 阿平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 「你肯定嗎?」司馬洛問:「也許

「我肯定。」足球說。

是窮兇極惡的人。然而,足球的看法,與 辨人的好壞。假如足球的講法是準確的 的人也很直覺,有許多時候能夠準確地分 **該相信誰呢?** 及蘇淑萍的講法又不謀而合,那麼他又應 **那就很奇怪了,因爲依照跡象看來,阿平** 足球這個人是頭腦簡單,但是頭腦簡單 司馬洛倒是傾向於相信足球的。不錯

許,我去調查一下吧。」
一時,我去調查一下吧。」
一時,我去調查一下吧。」

「還是不好了。」司馬洛該。

去查好了。」 「你有什麼可以查的穩索,你告訴我,我「我不希望你有危險,」司馬洛歆:「爲什麼呢?」足球說。

相熟的人和你不熟,有些我可以隨便去打 了朋友,冒一下險也是值得的。 聽的地方,你也不能去。而且,有時,爲 「這不行的,」足球說: 「有些和我

你的道理的。」 做,我當然也不能制止你,而且你也是有 司馬洛聳聳肩:「假如你一定要這樣

「但是,」足球說: 「你還沒有告訴

是帮阿平的,而司馬洛此來的目的,到底因說出來,足球是否會合作呢?因爲足球因說出來,足球是不會合作呢?因爲足球 我,你找阿平,究竟是爲了 亦是對阿平不利的。不過,司馬洛做事, 許多時候都是往往有奇妙的靈感。他現在 ·什麼呢?」

> 就有了靈感,决定對足球吐露真相。於是 他就把這件事情都告訴了足球。

好久,吃東西亦暫時停止了,他終於說: 「我不相信!」 足球聽完了之後,看看地面,沉默了

洛記 「難道我會對你說這樣的說?」司馬

信阿平會做這樣的事情。」 「不,」足球說: 「我是說,我不相

種事情,但是我是根據事實,我不偏帮任是他的朋友,你們就不願意相信他會做這 許他是不會的。但是,人都有朋友,你們說:「加上蘇淑萍所講的阿平的爲人,也 自己去找她的。」 的關係去向她勒索而阿平不知道,是阿平 都賣掉了。並不是別人利用她與阿平之間 ,阿平的確去找過她拿錢,而她也把鑽石何一方面,我知道菲菲也不是對我說謊的 「加上蘇淑萍所講的阿平的爲人 「憑你所講的阿平的爲人,」司馬洛 也

足球沉默着看着地下。

我不能夠不弄清楚。」 是我希望你也明白我的立塲,這件事情,司馬洛說:「我知道你是爲難的,但

的壓力,把東西嚼得很落力 了吃東西而吃,而是他吃東西去發洩心中足球又開始吃東西,這一次則不是爲

:「讓我自己去辦好了。」 「你可以不管這件事情,」司馬洛設

,「我怎麼和你聯絡呢?我們以後在這裏事情,那我也不當他是朋友了。」頓一頓你找到阿平,弄清楚,假如他會做這樣的. 見面?

> 袋食物拿了過來,也伸手抓了把放進咀巴 打電話找我好了,我們不要見面。 號碼和傳呼我的號碼,你有什麼綫索。你 有一個電話號碼,那是電話傳呼服務社的 面,我不知道你能活多久。」他把足球那 ,說:「我已經在紙袋裏放了一張名片 。足球奇異地看着他。司馬洛把紙袋還他 「不,」司馬洛設:「假如我們再見 「這樣也好。」足球說。

「現在我學打你了!」司馬洛說。 「什麼?」足球說。

假如有人看着的話,也許就認爲不需要滅「我問你綫索,你不講,我們不歡而散,「我問你綫索,你不講,我們不歡而散,

日了。」 衣襟。 司馬洛忽然站起來,一把揪住足球的 「這樣也好。」足球說。

司馬洛在他的肚子擊了一拳。 「你在幹什麼!」足球大聲叫起來。

臉低聲說。 「別打得那麼重可以嗎?」足球苦看

面的東西散地一地都是。 在地上,那一紙袋的零食也跌在地上,裏 司馬洛把他一推,使他跌開了,仆倒 跟着,足球則是大聲叫起救命來。

足球狼狽地爬着拾回。

如此而巳,有人意叫喊起來:「打呀!」沒有過來帮助足球這個弱者。而且還不止令的世界,有些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並他們這樣自然是很惹人注意,但是現

司馬洛走到足球的前面, 沒有正義感, 還要幸災樂禍。 提起脚要向

過捉迷藏,則是對方沒有那麼吃虧,因爲 有黑暗掩護,而且地方也夠入 總是比較一個找一個機會高得多的 。不

輪上

就要花很多時間,換好了的時候,司馬洛因爲車輪破了就不能追,要換車輪的話,

,要換車輪的話

他們急得直跳脚,在惡毒地咒罵着

備車輪是祇有一隻的,他們却是破了兩隻

而他們亦根本不能夠換車輪,因爲後

,换一隻車輪,也是開不動車子的。

「現在好了,」其中一人氣急敗壞的

地方,司馬洛祗是躲在很接近路邊的一棵司馬洛却是並沒有走遠,而是躲在很近的樹林中之後就拚命逃走和盡量遠離。實則 個有機會還擊,司馬洛就已經不很妙了。他們三個人,而他們之中祇要有一個或兩是不利的,因為司馬洛未必可以同時打中 走過,當然,假如司馬洛放槍的話,那可 他們的錯誤就是以爲司馬洛一進入了 所以司馬洛並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一動也不動,他可以看到他們三人

設:

「難道走路回去?」

「等等有車子經過好了

!」李虎說

「現在回去也是問題,」另一人說

「怎麼辦呢?我們不能追了。」

「這裏?」第一個人說:「你也知道

逃下來。 在他們走遠了之後,司馬洛就從樹上

聲,他們又連忙向所邊跑回去,隱約看到走越遠,却忽然聽到路的那邊傳來兩响槍 司馬洛的車子正在開動。 三個人在林中叫喊着,互相呼應,越

設。 「媽的!真狡猾,他又逃走!」一個

「原來他的車子,並有壞!」 另一個

設。

槍乃是射在他們的車子的前輪上,兩隻車的旁邊時,他們就發覺,原來司馬洛飛兩的無然不是向他們放槍。當他們回到車子 兩槍,司馬洛不會無緣無故放槍的,而且 爲祇是如此呼話,那他們是大錯了,因爲 是能夠領先了很多的,但是,假如他們以 遠了。事實上,司馬洛這樣一弄,也的確 還有更糟的在後頭,那就是司馬洛放的無 他們回到路上時,司馬洛已經走得很 「他還是逃得不遠的!」李虎說。

> 漢,人家也未必肯停車!」了,何况還是晚上,而且看見我們三個大了,何况還是晚上,而且看見我們三個大這條路是甚少車子經過的,白天也已經是 中一人說:「這樣,就是等不到車,也未「我們可以一面步行一面等車,」其

至於浪費時間!」

路上走,那要人家停車,才真難呢!」 了車的,也許還容易肯停車,幾個大漢在 們就在這裏等。人家經過,看見我們是壞 「不!」李虎說,「我們要等車,我

要的。他們知道司馬洛住在哪一間酒店 可能再追了。而且,先想辦法回去是最重 司馬洛,因爲司馬洛已經去得太遠了,不 在那裏等着了。他們此時已不再盤算去追 也許司馬洛是還住在那裏的 李虎講的話有道理,於是他們亦贊成

這個司馬洛果然厲害,也許我們沒有給他 「媽的,」其中一人在等着時該。

要一 他踢去,足球連忙抱着頭大聲叫道:「不 不能了,菲菲那裏,錢是已經拿不到了,有很豐富的私蓄的。也許他們現在是欲罷哥服仇那麼簡單了。也許他們現在是欲罷 多的鑽石就如此。這並不單是李虎要爲哥

司馬洛冷笑一聲 「白痴! 把脚收回 ,不屑地

然後他便轉身走了

張名片跌出來,而且還要把他帶走。 最主要的乃是不要讓司馬洛放在紙袋內那 足球繼續拾回他那些零食。當然,他

拿到錢的

. 因爲金顯來的遺囑, 也祇是能

讓家人知道了,可也不便公開登報聲明之

不可望也許他們還不知道不能從菲菲身上而可馬洛來追究,他們就非要消滅司馬洛

類的

如狼似虎的,其中二個,都在催那開車的那追司馬洛的車子上有三個人,都是

子慢了下來,開開停停,終於停了。 人快些。忽然,他們看見前頭司馬洛的車

「他的車子壞了!」其中一人叫道:

「租來的車子就是不可靠!」

司馬洛打開車門跳下車,逃進了樹林

這三人在他的車子後面停了,亦拿着

便也散了。 ,而後來一他們因爲沒有什麼好戲可看 人有些對足球發出殘忍的揶揄

足球拿着那袋零食離開了球場

然是供應了他一些名字,但他暫時還不打 找尋的綫索 暫時已經沒有了。蘇淑萍雖 算去找,在天黑之前還不打算去找。 司馬洛則是回到了他居住的酒店。 他留在酒店裹沒有出外,因爲他可以

因爲這個是追逃殺的最佳時間,天黑 天黑之後,他才出動。

槍跳下車。

中

動手的機會,而他在這樣的時間亦是比較 是適合做這種事情的,他要讓對方有一個

,然後駕着汽車在兜圈子。 他乘的士到租車公司去租了一部汽車

巳不在,他也沒有辦法了,似乎有

他們幾個人一起衝入樹林中,也像是比較他一個人單獨好些的

散了開

已不在,他也沒有辦法了,似乎有人合作了與他的哥哥李龍合作的,不過現在李龍其中一人就是李虎,李虎也許是習慣

「殺他!」另一人叫。

一別讓他逃走!」其中一人叫道。

加速、後面那部車亦是加速 實果然證明了他的感覺是無誤的。他開始 他早就覺得他是受着監視的,而現在事 他兜來兜去,果然發現有人在跟着他

來。

司馬洛把車子開到荒郊去。

來,既然是如此,那就是說,車中人是打來,既然是如此,那就是說,而是很明顯地追

陸會這樣呢?爲了菲菲那並不太

賽拔槍及放槍快,三個人一定贏一個。即以衆敵寡,總是比較佔便宜。假如同時比的。三個人也的確是比一個機會高得多, 會贏。捉迷藏也是一樣,三個人找一個人 是其中一個或兩個輸了,第二或第三個就 三個人也的確是比一個機會高得多, 他們似乎認爲對付司馬洛是很有信心

F114

曲地說。 殺掉算是幸運的了 「我們會把他殺掉的!」李虎咬牙切

心並不是可以成事的 「你很有信心,」那人說:「但是信 ,你哥哥就是給他殺

帳我也是要跟她算的!」 無,那人又並沒有講錯·李虎咬着牙說: 而把那人殺死似的,但是結果他還是忍着 「那個蘇淑萍一定是她出實」我們,這筆 李虎瞪着那人,一時就像想爲了追話

個問題解决了再算吧!」 「這恐怕要遲一些」」,先把司馬洛這

燈正從他們來時的方向駛來。 他們都大爲興奮 果然,有一雙車頭 「晞,有車來了。 」另一人說。

把對方嚇走而已。 前的情形之下,假如拿出槍來 停。當然,他們是已把槍收起來了。在目 ,表示他們的車子壞了,務求把來車截 他們三個人連忙站到路中心去·揮着 ,那是祇會

開車的人是誰了,而他們雖然隱約看得到 來的。車頭燈光炫着眼睛,他們是看不到 事情的。事實上,這部車子乃是司馬洛開 樣快就來了一部車,是沒有這樣的便宜的 一部車,開的已不是剛才那一部了 逼車的類式也沒有用的,可馬洛已經換了 但是,這個極少車子經過的地方 這

這車在接近時也並沒有減速,而且狂响號 ·表示不打算停車接載他們,他們都咒 他們的企圖 並未能使逼車停下來,

車子在他們面前經過,却忽然停了下

下來了,就祇剩了李虎。 車中的司馬洛開了兩槍,其中二人倒

你想在身上開洞嗎。」李虎不敢試了。 司馬洛冷冷地說:「不要試,李虎 李虎連忙要把已收起了的槍拔出來

拿出來,丢在地上!」 司馬洛影:「轉身背着我,然後把槍

信他夠快,尤其是司馬洛省車子的掩護。 會把槍拿出來,却不敢轉身放槍。他不相 李虎祇好把槍丢在地上。 李虎祇好照辦了,這樣他雖然是有機

洛命令。 「兩手放在後腦,伏在地上!」司馬

槍都收了起來。 武器。於是他就過去把餘下的無兩個人的 過去搜了搜他的身子,搜不出還有其他的 李虎並無法不照辦,司馬洛下車,走

奄奄一息,没有抵抗之力了。 那兩個人雖然還沒有死,却也已經是

%。 司馬洛回到李虎的身邊,踢了踢他 「好了,起來吧,我有些事情要你做

「你把這兩個人搬進樹林裏, 「你一你想怎樣?」李虎哀鳴地問

經過的話,那是不大好看的。」 洛說:「他們這樣碍在這裏,萬一有車子「你把這兩個人搬進樹林裏,」司馬

問 「我叫你做事,你做不做?」司馬洛

這個問題才是李虎眞正要問的。

你想拿我怎辦?」李虎問。

的,他祇好把那二個中槍的人拖進林中藏李虎沒有辦法,由於槍在司馬洛手中

然有李虎可用,就不必費力了,而且由李起來,這工作本來司馬洛也可以做,但旣 虎做,李虎就不能夠乘着司馬洛做時有什

樹林裏去散步一下。」 「現在好了,」司馬洛設: 一我們到

虎,假如你不聽話,我受了以為一种是一手在背後縛住了。司馬洛設:「走吧,李手在背後縛住了。司馬洛設:「走吧,李 來,一放低,你就是喉嚨受罪。 牽着你的頸子,使你的兩手在背後要舉起 ,假如你不聽話,我還可以拿一根繩子 ,司馬洛巳迅速用一根繩子把李虎的

聽從司馬洛的命令了。 可怕,他不想受這個苦,所以也祇好暫時 李虎也明白司馬洛所講的 這個辦法的

麼地方去?」 段,他又哀鳴起來說:「我們究竟要到什 司馬洛手中是拿着一隻電筒照路的

路,却照不出什麼路,那裏都是一片荒野 那隻電筒就是取自他們的車子,司馬洛照 ,沒有什麼地方好去的。

「口渴了,」司馬洛武:「喝點水最

够扳扶,亦不能够做什麼平衡的動作 就向前仆去,而他的手給縛在背後,不能脚之間,李虎晃看不見的,給這樣一絆,

他却不是仆在地上,而是仆進水中

因爲前頭乃是一座水潭。

「你想幹什麼?」李虎又哀鳴地問。

雙

他讓司馬洛推着,走入林中。走了一

仆便仆了下去。 他的脚忽然從後一伸,伸到李虎的兩

他的兩手不能動,他的雙脚就是踢也沒有李虎一什了進去,就向下直沉,由於

夠他打一個轉,於是他就是倒插在那裏用,那水潭不決,但又不太深,並不深思 而雙脚則是在水面上踢着。 ,那水潭不浅,但又不太深,並不深到

上來。 司馬洛等了若干時間之後才把他拉了

味了。」 ,咳得肺也要飛出來似的 「這渝是你的水墳,現在你自己嚐到滋咳得肺也要飛出來似的,司馬洛吃吃笑 李虎躺在水池邊,兩眼翻白,吐着水

「不要一 一」李虎呻吟着說

的 洛設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是會招供 「我相信你是一個聰明的人,」司馬

李虎說

到這一點,而且他越是想把頭抬出水面 他就可以翻轉身來,但是手不能動於辦 是面部朝着下面的,假如他的手能夠動 一次,他則是在水中打橫着了,然而他却 是伸脚一撑,李虎便又再滚進了水中,這 身子就是越沉得低。 司馬洛却連說話的機會也不給他,祇 ,不

過他,司馬洛可以說是深明此苦的,現在 看見李虎,就好像是看着自己上一次在受 同情和憐憫,因爲就在沒有多久之前,這可馬洛在水邊看着他,一點也不感到 個傢伙與他的哥哥還是用同樣的方法對付

是司馬洛把他拉起來了。 ,司馬洛却暫時不肯讓他死掉,後來又李虎這樣在水潭中雖然是很容易淹死

個祇擅長向別人施與痛苦,而自己却受不 起痛苦的人。 李虎辛苦得眼睛都要反轉了,這是一

司馬洛這一次不慌不忙,等他喘定了

氣。 連忙說:「不要」 李虎終於可以開口了,他第一句 請 不要再這樣弄 就是

,那你就招供好 「很好 」司馬洛說: 「你不想受苦

我什麼都講。」李虎說。

「你也知道我是要問什麼了,」司馬

次問我的問題,祇是倒轉過來吧了。」 「你問吧!」李虎說。 「我的問題,差不多是等於你們上

如你回答得不好,我就把你推回水中,我 你現在是正在用你自己的生命作賭注,假 「李虎,」司馬洛說:「你要知道

不知道你可以捱得多少次,你自己也不知 道,沒有人會知道的,所以,你最好別亂

「我不是騙你的!」李虎連忙首先聲「阿平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請你不要再……真的不要再……」

「我要把你推下去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 !」司馬洛說

明

「我是真不知道的,真的,真的--」 「是有人派你來的呀!」司馬洛說 「不要,不要!」李虎尖磬叫起來:

知道呢? 「這又不是一個你不認識的人,你怎會不 「司馬洛先生,」李虎苦着臉設道

就不會那麼容易找得到,他不會告訴我他 是在什麼地方的!他找我容易,我找他就 「你得先要明白,你來這裏,就是要找他 他怎會不躲起來呢?他旣然是正在躲,

F116

不容易。」

到他可能躲在什麼地方嗎? 司馬洛接受了,司馬洛說: 李虎這樣講,倒是很有道理的 「你可以猜得

吧 如聽我一句忠告,還是和平解决這件事情口氣並道:「司馬洛先生,事已至此,不 李虎顯然是已經門志全失了,他嘆一

呢C·」 是喜歡和平的人,但是如何可以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司馬洛設道: 「我也

我聯絡的時候,我叫他別再去麻煩菲菲 這不就行了嗎?」 「你放了我,」李虎說:「當阿平與

誰?」 聽你指揮的?那麼指揮你來殺我的人又是 「你叫阿平?」司馬洛設: 「阿平是

你肯作罷,他也肯作罷的。」 不過他祇是爲了不想你找到他的身上來吧 ,他也很難再去麻煩菲菲了,我相信祇要 ,我跟他講講,他就會作罷。有你插手 「是阿平指揮我來的 」李虎說:

算? 麼,無辜死去了的人,他們的帳又該怎麼 「就這樣作罷,」司馬洛設道:「那

哥抵數了。 ,」李虎說:「而且,你亦殺了我的哥 「人死去了 我也是不能使他們復活

清楚,問題才能夠解決的,譬如,菲菲與:「但是不能就此算數,有許多帳都要弄 ,就要見到了阿平才能弄清楚。」阿平的婚約,就應該好好取消,這 「我是想解决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司馬洛設

> 會對他講的!」 「這應該不很難,」李虎說: 「我也

洛要從李虎的口中多問出一點情報來。 不同了!有如放虎歸山,不過目前,司馬 一類人,他不敢信任,李虎現在受制於他 ,當然是講得好好的,但是放了他之後又 司馬洛却一點也不相信李虎,李虎這

龍, 來。 因爲,他曾經派殺手去企圖謀殺金顯 他說道:「我也不相信阿平肯就此作 「這件事情我不知道。」李虎說。

司馬洛問 「你是說,那些殺手不是阿平派去的 「我不能說是,也不能說不是,」李

手的 虎這一次似乎相當老實,「這事不是我經 「阿平沒有跟你談過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情!」

有機會跟他談話。」 「沒有,」李虎說:「我們根本就沒

道

「但你又說是他指揮你的?」 「沒有機會跟他談話,」司馬洛該:

大了 「間接指揮,」李虎說: 「他現在很

達 以前我們本來是平起平坐的, 也不容易見到他了 李虎似乎也有他的牢騷,他說道: 「有多大?」司馬洛問 他有事, ,祇是叫人傳

司馬洛問。 ,也受得了這一口氣?」

「旣然他出得超錢,我們就當是一個不 「我們是爲錢買命的吧了,」李虎說

認識的老板好了。」

是? 洛設: :「你們兄弟的價錢是不平的,是不「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了,」司馬

設。 「我們也可以算是一流好手。」李虎

用乾了,她賣鑽石的錢,我看用來養你們 也差不多了,那麼阿平得到什麼呢? ,」司馬洛設:「她把鑽石賣掉了之後也 「但阿平從菲菲手上拿到的錢不算多

有辦法從他身上拿到錢的 「她丈夫有的是錢,」李虎說:

拿到那麼多錢~」司馬洛問。 「你真的相信她可以從她丈夫的身上

「是的,她是非要想辦法不可的。」

而不問爲什麼?」 人的,他不會把太大筆的錢交給他的太太 」司馬洛設:「你大概也知道金顯來的爲 「但是你認爲成功的希望大不大呢?

了的,不過,我們是在做一件工作, 付錢叫我們做下去,我們就做下去!」 「我認爲希望不很大,她是已經給榨乾 「假如你問我私人的意見,」李虎款 有

司馬洛設:「不過,你也不是舟種講良心「這麽說,對不起良心也不管了,」

給誰呢?菲菲,遺產到了菲菲的手,阿平就索性把金顯來殺掉,金顯來死了,遺產 是知道菲菲不入可能再拿到錢了,於是他 不過假如叫我猜,我在想,也許,阿平就 來的事情,我不是經手的人,我不知道, 李虎聳聳肩: 「關於派殺手去殺金顯

就可以拿了

假如金顯來死了 秘密,那爲什麼她還要付錢?」 「你真以爲是遺樣?」司馬洛說: ·菲菲就沒有顧忌,不必

此,那他的估計是錯誤得很了,菲菲不是 解答了一個謎了,不過,假如阿平真是如 是爲了錢嫁金顯來的!」 要殺金顯來的目的就是如此,你倒是替我 中,兩個男人比較,誰看是取阿平了。」 顯來的,老頭子死了,她會回到阿平的懷 「也許你是猜得對,」司馬洛設: 「難道你相信菲菲不是爲了錢嫁給金 「阿平可愛還是老頭子可愛?」李虎

是一個故事,而這也是老故事了。」「我則是見得世事多,老夫少妻,祇可 「你看得愛情小說太多了, 」李虎訳

平本是老友,你以爲他會不會呢?」 是一個做過他的妻子的女人,你既然與阿 我阿平是在什麼地方,但是他們都告訴我 候間過好一些認識他的人,他們不能告訴 一點他不願與李虎辯論,反正李虎也是不可馬洛點上了一根香烟,尋思着。這能是一個故事,而這也是老故事了。」 ,阿平不會是那種向女人勒索的人,尤其 ,他又說:「我在找尋阿平的時

不到,做了壞人,我可以得到我所要得到 做好人有什麼用。人家有的東西 是窮,你知直窮是會怎樣影响一個人嗎? 在學校裏是一個模範學生·品行一流·但 「我告訴你,」李虎說:「我六歲時

樣的人了!」司馬洛問 「你的意思就是,阿平也本來不是這

「沒有人是本來是什麼人的 上李虎

> 我做的事,你給我十塊錢,我不會作,但响,錢多了,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今日說:「最重要的還是看看受到多少錢的影 是給我理想的價錢,我就會做了。」 錢多了,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今日「最重要的還是看看受到多少錢的影

數人身上而言都是如此的 李虎所講的又不是沒有道理,在人多

洛钦: 經很久沒有見到他了。」 「我還有一個不明白的地方,」司馬 「你說你沒有機會見到阿平,你已

虎說:「後來他就不露面了 想見我了。」 「最初一次是他叫我去拿錢的,」李 , 大了! 就不

什麼還要向菲菲身上拿錢呢-「既然那麼人了 ,」司馬洛設: _

一额 「可以拿放拿,也許你是唯一例外的 「這世界上沒有人嫌錢多的 ,」李虎

『假如你是爲了錢,」李虎說:『那覺得我不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的呢?」 份的。」 當然可以得到更多錢,你替金顯來做事你早就答應跟我們合作了,與我們合作 做得怎樣好,他也是不會把家產分你一部

平很大了,究竟有多大呢[~] 」 樣一個笨人,但我們是在講阿平,你說阿 「說得對!」可馬洛說:「我就是這

李虎說。 「總之很大一 不屑與我們見面。」

不是這樣,那你未必會認爲他是大,可能 你們聯絡,所以你就覺得他是大了,假如 到叫一些你也認爲不是小人物的人代他與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設: 「他大

祇認爲他是沒有空吧了。」

司馬洛又說:

,提醒了他

李虎連忙說: 「陳威仕

「唔……」司馬洛說道: 「這是夠大

力接受及賠任何大注。 則是很大了,莊家的意思就是有本錢及勢 圍馬混飯吃的人很多,有大有小,但莊家 因爲在此地,外圍馬是非法的,靠外

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虎設

司馬洛設:「尤其是在現在這個自身難 「你也不是一個很講朋友道義的人

知 道到什麼地方找到他。 J 李虎說:「他可以找 「他可以找到我,但我不

「這樣一個人,怎麼可以找不到呢? 「他是外圍馬的莊家,」司馬洛設:到什麼對了非常。

不着出現,等到馬季開始時,他就很活躍 「現在不是馬季,」李虎說:「他用

大,不過也總算是帮了忙了。」 「唔,」司馬洛說:「你的帮忙不算

他又取出一根香烟,李虎說: 「你可

李虎無法否認司馬洛這個推測。 「他的代表,例如是誰

李虎不做聲,司馬洛把一塊石頭丢進

陳威仕是幹什麼的。 「我沒有聽過這名字,」司馬洛設 「他是賭外圍馬的莊家。 一李虎設

「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陳威仕呢,」

保的時候,你還爲朋友守秘密。」

「證明我眞是不知什麼地方可以找到

以給我一根嗎,」

放到李虎的嘴唇間。 ,又不值什麼錢!」他把香烟遞過去要 「當然可以,」司馬洛說:「一根香

那仍然自由着的兩腿忽然把司馬洛攔腰來 **献在此時,李虎忽然發動反攻了**

的腿子氣力很大,繼續夾下去,肋骨也有腿發力,司馬洛就覺得不妙了,原來李虎 可能給他夾斷,或者起碼會給他夾得失去 知覺 司馬洛給他整個提了起來, 而李虎兩

動。 司馬洛祇有採取他唯一能够採取的行

作,槍亦丢下了。 於是他兩脚運用餘下來的最後一點氣 由於此時他給夾得連雙手都不方便動

便帶着李虎一齊滾開,而他當然就是向那 個跳起來了 力问地面一撑。 假如沒有李虎把他夾住,他可能會整 ,但是由於李虎把他夾住,

水潭的方向滾過去。 兩個人一起跌進了那水潭中

馬洛是未必會殺死他的,司馬洛這個人向他的一個錯誤,因爲假如他不是如此,可來住,顯然要與司馬洛同歸於盡,這却是就知道不妙了,但是他仍然極力把司馬洛 來有一個弱點,就是很難下手殺掉一 李虎的雙手是不能動的 ,一下水

現在,李虎既然如此,司馬洛也顧不

而司馬洛雙手能動,是比李虎便宜的

頭,脚亦踏着水底的一塊石頭,發力一撑 頭部便能冒出水面。 他能夠撥水 ,後來抓緊了水邊的一塊右 皺一 大有人注意他的打扮如何,他的衣服就是 點亦不要緊。 他在房間裏換過了衣服

,李虎連忙發力一拉,又把他再拉進了水 升 ,就變成李虎沉得更深了

吸一

根香烟,思索着

,躺在床上

是司馬洛因爲頭部能夠升水面冒出

馬莊家陳威仕。其也的綫索不必去跟了。平,可以先找到那個代替阿平聯絡的外圍李虎星給了他一些綫索的,要找到阿

有機會吸氣,他在水底能夠比李虎支持得了一下,他就吸到了一口氣,李虎却是投

把頭冒出水面。 擺,便將他甩開,而攀住水邊的石頭,再 終於·李虎乏力了 ,司馬洛的身子一

樣可以找到她。蘇淑萍藏身那個地方,是廿四小時都

司馬洛先打個電話給蘇淑萍。 怎樣可以找到陳威仕呢?

祇能夠伏在水邊喘氣,等着他的體力恢復 此時的司馬洛也幾乎沒有了氣力了

到

-要找他-

我一時也想不起怎樣可以找

她說:「這個人我是聽過的

9

但是

當他可以轉過去找尋李虎寺,李虎已 他已沒有空去顧李虎。

吧了

「不要緊,」司馬洛設:

「祇是問問

說:

「你找他有什麼事情呢?」

「不如我替你打聽一下吧,」蘇淑萍

「千萬不要打聽!」司馬洛連忙說,

施行人工呼吸,但是沒有用。李虎已經沒 經不動了。 司馬洛把他找到,拖出了水面,爲他

活得太久了。 也是應該的,他已經殺過不少人,他也是 也許,李虎死於他自己喜歡的水墳

。好了,你休息吧,我也不阻你了!」問吧了,你知道就告訴我,不知道就算了

司馬洛掛了電話,考慮着上次與蘇淑

牵進漩渦,那是實在不公平的

一祇是問

方至此可能是 上經放過她了,假如再把她

他實在不想再禍延蘇淑萍的身上

因爲對

何, 喪。 一件命案,警方會找尋兇手,不管恩怨如以太怪的樣子出現在人前的,這裏發生了 脱下來,晾起,等到乾了,然後才回到城 他不希望他成爲被找到的疑兇。 由於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是不能夠 司馬洛狼狽地回到路邊,登上他的車 ,開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把衣服

F118

,由於時間に輕很晚 這樣想着時,他那個電話傳呼機就發

> 才租用了這個傳呼機,開了一個戶口,却定是足球打來的,因爲他到了此地來之後 還沒有把號碼給過別人 出 的响聲。司馬洛知道這電話一

話聯絡,也可以很有彈性的,司馬洛蔚把 可打的電話號碼,以便他再打給司馬洛。 方便接電話的,所以他請司馬洛留下一個 的電話號碼,顯然足球所在的地方是不大 是足球打電話找他的 足球打電話找他的,足球沒有留下自己於是司馬洛覆電話到傳呼中心,果然 用這種東西,就有這樣的好處,用電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足球的電話便又

他的酒店電話號碼留下了

的吧?」 司馬洛說:「你打電話的地方是安全

沒有人看見我打電話,亦沒有 來了打電話! 「我也不是那麼笨的 25人知道我是

麼要告訴我的嗎?」 「這樣很好,」司馬洛說: 「你有什

「找剛剛打聽到一些有關阿平的消息

一你又去自討苦吃了 」足球說。 !」 司馬洛說:

「我又沒有叫你去落力打聽。」 「我並沒有落力打聽,」足球設,

的面前講話不大有顧忌的。總之我有我的 我祇是去聽,人家都以爲我是傻瓜 一套,你少爲我担心好了。」 「好吧,」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說: ,在我

報供應的人的名單。這些人之中, **萍談話持,蘇淑萍所供應的那張可能有情**

可能有

你打聽到了什麼呢?」

把他們牽進一個可能有生命危險的漩渦裏

這對得起他們嗎?

大多足她的同業,也都是無辜的人,假如 一個亦會知道陳威仕的下落的,但這些人

失踪了。 「照我聽到的,」足球說:「阿平是

> 失踪的意思, 「那即是什麼意思呢?」司馬洛問 「也許他不願意見我?」司馬洛設 ,不是這個意思,」足球說 即是設並不是他自願躱起來

足球說。 「說不定他是一 有了什麼危難

他不願意講得語氣太重。司馬洛說:「例麼不測,不過因爲阿平是他的朋友,所以 如有了什麼危難?」 也許他的意思就是,阿平可能是有什

去錢, 是因爲沒有錢,就不能常去。假如你有了思嗎?譬如有些地方你是很喜歡去的,但 常喜歡去的地方也不去的,你明白我的意 奇。但是,一個人發了,也不會連自己經 我以爲他是發了,不願意睬我,這也不出 你就會常去,是不是?但是他却沒有 「我不知道,」足球說道:

以爲他可能是遭遇了什麼呢?」 」司馬洛設 「很有道理,你

情,你說祇是要找他澄清一下而上,那麼 認爲他有理由遭遇什麼危難嗎? 道理對他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我不知道,」足球說:「不過,你 你這件事

定有其他的內幕是我不知道的,否則的話 我也不必調查了 「這很難講,」司馬洛說: 「設不一

「我很爲他担心。」足球說。

過有一個叫陳威仕的人嗎?」 意地說:「現在你再告訴我,足球,你聽 「我也爲他担心,」司馬洛不大有誠

(未完・五)

潭有佳境 浮生半日閒

楊元秀也出現,岳龍雲幸好運功療治完畢,便力拚楊元秀,此時又來了玉面神簫萬人傑

岳雲龍轉對殺父仇人,雙方分人對對兒厮殺起來,高手過招另有一番景象.

結之處,諸葛妙機爲他護法,突然來了天龍幫總護法金風子向他襲擊,

跟着白旛星君

用能解百毒,治療創傷,增長功力的妙用。岳雲龍此時正在爲蒼髮神君迫出掌傷殘毒瘀 了「寒風殘骨掌」的內傷。岳雲龍自己也飲了少許,提高了自己的功力,青霜短劍的效

劍的淸液爲凌秀風治療創傷,蒼髮神君亦飮了少許,治療自己受

前文書至天已入夜岳雲龍和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共同用青霜

前文提要・

鳥握掌中的當兒-斃命於自己掌下,但那知在這魚游釜底 金環劍楊元秀,正自得意諸葛妙機會

吹來的幾縷寒風一 秀是詭譎絕倫,無比機智的人,立覺有異 發出的掌勁力道,倏然一帶一轉,迎向 自己身側突吹來幾縷寒凉輕風,楊元

「絲!絲!絲!」一陣勁疾的銳嘯聲

體一尺左右。 驟若雷奔電閃,已疾射至金環劍楊元秀驅 蒼髮神君呼延慶發出那十五縷氣勁

輪般, 懸空直往地面滾下 金環劍楊元秀驚駭不已,他萬沒想到 ,身負此種奇詭秘技,他身軀急如飛

向那十五縷勁風,不然日撤回擊向諸葛妙機那 總算,金環劍楊元秀命不該絕 ,再有十條命 道凌厲氣勁 ,事先 轉迎

機智,凡是他覺得有危及自己性命者

暴戾跋扈的魔頭,所不能做到的。 不肯,和對方兩敗俱傷!這特點,是一般 論自己如何亟切需要對方的命, 但他却也

機得快 趨避蒼髮神君這招絕技雖是楊元秀見 . 但也免不了 些微損傷。

相護,只不過感到氣血一陣激蕩而已 劍楊元秀上半身衣袍,已被那十五縷勁氣 劃破了幾道長條裂口,虧他已運出罡氣 「嘶!嘶! 」一陣衣衫碎裂聲,金環

元秀咬牙切齒,盈怒不已。 他嘴角泛起一絲殘酷的冷笑,道: 但也使這位平生狂傲,心狠手辣的楊

拿命來! 殺機,不屑叱道:「對付你們這種罪惡滔 蒼髮神君呼延慶眸中也露出一股冷寒 ,無須再向你們客氣,廢話少說

本少爺要叫你十倍償還!」

蒼髮神君,原來你們這些自命非凡之輩

也是專門暗算人的,嘿嘿!剛才這筆帳

的圈成圓形,在夜影中,一圈圈的寒氣 語音甫歇、蒼髮神君呼延慶雙掌疾速

金環劍楊元秀就是有種獨特的陰沉、 無無

元秀。 有如宇宙中的罡氣,排瀉着湧向金環劍楊 金環劍楊元秀順然一聲冷叱,雙掌十

消去對方一半掌勁。 指急伸疾縮,也連連彈出絲絲銳厲勁風 緊随着 他身形急如鷹隼般 ,晃身掠

起,掌腿齊出 ,瞬間連環拍出六掌, 踢出

蒼髮神君呼延慶名列武林三君,武功 身手之快速,凌厲,可謂至極

到金環劍楊元秀,恰是棋逢敵手。 只不過僅次於玉面神籬萬人傑,他這一碰

無匹的攻出七八招。 奇妙的身手,一陣怪詭飄閃,雙掌也銳厲 蒼髮神君在楊元秀掌山腿影中,展出

面神籬萬人傑相擊稍見微弱 出的氣勁, 兩人一時眞也是打得難分難解,所發 呼轟雷響聲並不比岳雲龍與玉

風子曹逸天的身上 的長吸了一口氣,冷寒的電眸,瞥掃到金 諸葛妙機脫逃出楊元秀掌下後,深深

却也正瞧向諸葛妙機 曹逸天這時那雙詭譎的寒眸

沒那麼容易了,你的兩位護身符,已各自 性命難保了!」 你嚐受,嘿嘿!可是,一旦和曹某拚上可 了,嘿嘿!你是否要找曹某施一點苦頭給 「諸葛老匹夫,你今夜可眞是報應臨頭 他發出一聲陰氣森森的嘿嘿奸笑,道

的武技,只是想要以語言激起自己的分心 極端聰明之人,知道對方也深深忌憚自己 奚落,眞是要把一顆肺氣炸了,但他乃是 賽孔明諸萬妙機被他這陣冷諷熱嘲的

> 中了對方之奸詭陰謀,不然,便要抱憾終 無目信能夠抵住金風子曹逸天 神亂,然後,驟下毒手,自己之武功,也 ,絶對不能

自抑下憤怒的情緒。 之上冷汗直流,他以自己超人的定力,强 諸葛妙機腦際如電般掠過此念,背脊

你自擇。」 迷不悟,定難逃慘死報應,話盡於此,由 哼,倘若你知錯能改,就趕緊退出是非之 而已,如你不怕死的話,索性放手來幹, ,不要再妄施詭計,那只不過徒費口舌 大概尚能夠渡幾年殘餘歲月 , 淡淡一笑, 道: ,若再執 「曹逸

曹逸天從此退出天龍帮 猜測,所以,他想以言語打動,勸金風子 是他也和目己爲敵,生死存亡,眞是難於 非大惡不赦之人,諸葛妙機也知道今夜若 原來金風子曹逸天一生所作所爲,並

妙機三言兩語,而背叛天龍帮 極受玉面神簫萬人傑所寵,怎能夠聽諸葛 金風子曹逸天身爲天龍帮總護法,

露兇光,厲聲叱道:「諸葛妙機,拿命過 情,嘿嘿-老匹夫,你這番話,是否哀求曹某手下留 曹逸天陰惻惻一聲冷笑,道: ….」 倐地,他臉色驟變,目 「諸葛

掌駢指如戟,疾速點向諸葛妙機「氣戶 圈,呼! 「將台」兩穴。 語聲剛落,身軀微晃,左掌轉了一影 的一聲,擊出一股凌厲狂飈,

諸葛妙機臉色倐寒,左脚微旋,右掌 一招兩式不同的襲擊端的詭妙無比

> 鐵沙掌力,猛劈向 子曹逸天左掌勁力,左掌如刄,挾着一記 疾若閃電,拂出一道波濤潛勁,迎向金風 點來的兩指

猝然暴長起來,雙腿如飛, 可熱的人物,他那敢存着絲毫輕視 曹逸天深感一驚,對方倒眞是位炙手 「伏冤」「陰市」二穴 踹向諸葛妙機 ,身形

盤捲向曹逸天全身要害。 的掌風,彷若一張雄渾深沉的網幕,呼轟 整個身形,倒了一個九十度角, 聲暴喝,雙臂一陣彈顫,二股汹湧如濤 諸葛妙機雙掌修變,用力往外一摔

角度擊出 此招端的奇奧異常,使人意想不到的

去! 揮動 ,怒哼一聲,全身勁力,運聚右掌,一陣 金風子曹逸天的眸中疾射出一道寒光 ,一股排天巨浪勁飈,强硬地迎接過

「劈拍!」一齊大響!

葛妙機與曹逸天雙掌甫接之下,又在眩人 眼目的快速下,對接六掌 接着一 一連串的綿密珠爆響起,諸

各自一聲暴喝,凌厲、毒辣的絕招,已如眸光,互相怒視着一瞬不瞬。瞬間——又 狂風驟雨般,連綿而出。 眸光,互相怒視着一瞬不瞬。瞬間——又,嘴角滲出縷縷血絲來,兩對含滿怨毒的 這六掌硬拚,兩人心血各自翻騰不已

其驚險、慘厲。 怒,招招狠辣,欲置對方於死地,端的極 他們這一次交手,都是胸中充滿了憤

一時眞難分出勝負。 但見掌風排空呼嘯,身形腿影翻飛,

這三對正邪的武林絕頂高手,眞是打

的風雲變色,極端慘烈!

潮聲,在此地頓時不復聞見 呼嘯激蕩,銳利的西風,吹過樹願的浪 室人氣息的凌厲狂飆,充塞整個空間

拍! 」一陣珠爆的响

互相接觸,迴旋四溢的氣流,如銳利的刀 取內力的硬拚,一道道雷霆萬鈞的勁氣 ,掃向四丈外的竹籬。 原來玉面神簫萬人傑與岳雲龍已各採

,漫空飛舞,飄出幾丈之外。 整片籬笆,如龍捲風突襲,片片震斷

・看得使人心生餘悸。 這種空前未聞的威勢,端的裂胆驚魂

面神簫萬人傑的酷毒掌下,已經受傷不輕 杉碎裂,嘴角掛着絲絲鮮血,顯然他在玉 岳雲龍星目佈滿血絲,長髮散亂,衣

兩處,染滿一片血跡,好像在岳雲龍筝下 也沒討到多少便宜 再看玉面神簫萬人傑臉色慘白,肩頭

道的强猛剛烈 仍沒稍呈混亂,發出的掌法,却一道比 兩人雖然身罹軍傷,但那身形步法

嶽的暴響。 響起一陣一陣,如雷霆萬鉤,撼山震

簫萬人傑一道深沉似海的氣勁。 又擊出二股駭人的剛猛狂濤,硬接玉面神 這時,岳雲龍右掌斜推,左掌橫劈

飛出一丈開外,這一次兩人所遭受的震力 岳雲龍與玉面神簫萬人傑各被震得暴 廻旋勁氣,激蕩的啞鳴聲中 「劈拍!」又是一聲大響!

血,胸部一陣急促的起伏,慘白的臉容 更見猙獰慘厲,肌肉微見痛苦的抽搐着。 波動,其烈至極。 的一聲,兩人各噴出一口鮮

股駭人的煞焰,但那是多麼充滿着憤恨、 毒的寒芒,岳雲龍血紅的星目,也射出一 玉面神簫萬人傑眸中暴出一股無比殘 。兩股精光,互相交射着,一時停頓

的周遭, 驟然一片明亮,青霜短劍已經出 --」的一聲龍吟虎嘯聲-

同在瞬間的刹那,一縷清妙的簫韻響

輝,顯然是支絕非凡品的長簫。 長的古簫,簫身晶瑩雪白,微泛出淡淡清 玉面神簫萬人傑右手中巳握着一支奇

八道冷電似的眸光,疾速瞥視過來——,一聽聞那縷簫韻,頓時大家閃躍開去, 曹逸天、蒼髮神君呼延慶、金環劍楊元秀 正在激烈慘鬥中的諸葛妙機、金風子 他們都知道萬人傑與岳雲龍,正是展

出一場悲惨流血的生死相搏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深深痛愛岳雲龍

,他們豈能再有心情肉搏下去

存心要開開眼界,看玉面神簫之得名,是 到萬人傑施用長簫與人搏鬥,所以,兩方 也各存着一種心情,他們知道萬人傑外號金環劍楊元秀與金風子曹逸天,他們 爲玉面神簫,但武林中人却從來沒有見識

過昔年和絕魂手岳天鵬十幾次密約慘鬥,其實萬人傑一生露出這支長簫,只不

識過萬人傑施用長簫。 曾使用過,所以,武林人物,當然全沒見

青霜劍劍芒,斜斜擧平。劍眉雙揚 岳雲龍左手拇指微曲,和右手後抽的

起手式:「威風凜凜震八荒」。 此劍式,正是「天都魅踪絕命劍」 其狀威凜,隱含着一股懾人煞氣。

震武林人心的— 施露過一次,但此次岳雲龍手中是一柄威 這劍式 ,曾經在金環劍楊元秀眼前 青霜短劍。

身泛出一圈圈青色烟霧,映射到他那張慘采奪目的劍芒,如靈蛇般伸縮吞吐着,劍 焰,恍似修羅煞神降臨一般。 其氣勢自非凡響,青霜劍發出一縷神

向前平伸,右手瑩玉古簫,斜挑眉際,眼式,臉上肌肉一陣抽動,左手駢指如戟,玉面神簫萬人傑一見岳雲龍擺出此劍

氣色,使人看了有種胆寒心悸之感。 其氣勢,眞也非凡,那種陰毒殘狠的

頭 ,心内各自欽佩不巳,的是一位蓋世的魔頂高手,一見玉面神籬萬人傑露出此手式 場中幾人都是當今天下武林有數的絕

人莫測高深。 他們覺得此式內中深含無窮的殺機 都使

着四周的空間。 的跳動着,一片緊張,恐怖的氣氛,籠罩 周遭一片沉寂 ,但各人心中忐忑不安

岳雲龍此刻的心情 ,願得十分凝重

夜,更是使人有種冷索、肅然。

雙方脚步移動了,但其速度是如此的

漸漸地,萬人傑與岳雲龍之間的距離 有如蝸牛移動。

響起一聲「錚」

鏗鏘聲,與一縷清脆的簫韻聲 岳雲龍與萬人傑各自發出

瞥視到二人身上,都由心日發出 金環劍楊元秀等四人冷寒眸光,疾速

的叫聲。 原來岳雲龍與萬人傑的左手臂,同在

元秀等四位高手,眼光何等的銳利 臂彎處露出一道二寸長的血痕 鮮血立刻染滿了整片衣袖。 皮肉翻捲

不安的情緒。 ,神態靜若岳峙,毫不爲臂傷而引起任何一接觸之下,兩人仍保持原有的手式

此種倔强的氣魄,實使人暗中欽服不

這次比上次移挪的步子更慢。 兩人的脚步,又漸漸的移近

厚、恐怖!

害 精光,條條射向萬人傑全身任何一處的要 ,此招是多麼詭奧、精妙,又是如何的 岳雲龍手中的青霜劍劍芒,化爲一道 「嘶!」一聲勁疾銳嘯响起!

由二丈縮小至四尺。 ,劍身顫抖

身形又各自暴退一丈。 一聲悶哼

一聲驚駭

然沒看清他們怎樣出招,怎樣受傷的 怎不使他們驚駭不巳呢? 這招反擊,可謂迅快至極,金環劍楊 , 但仍 ,這

夜,周遭所籠罩的緊張氣氛,更是濃

凌厲、毒辣。

「波!波!波!」幾聲輕密的聲音響起。 ,挟帶一着縷攝人心神,勁疾的簫韻 岳雲龍射出的幾絲劍氣,立刻被玉簫 萬人傑右手玉簫劃出一道閃光的影幕

的角度,暴出一絲青光,直襲岳雲龍 坎」要穴! 圈起的奇異氣牆,消逝得無影無踪。 15,暴出一絲青光,直襲岳雲龍「心右手玉簫驟若雷奔電閃,自極其怪異 萬人傑泛出一絲得意的獰笑,一聲冷

那縷銳利靑光之下。 人間隔又近,眨眼間 此招發出的突然 ,岳雲龍便要斃命在,動作奇速絕倫,兩

駭得幾乎驚叫出來。 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

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脚步飄忽的 驀地此刻 - 岳雲龍突然施出那精奧

的一聲,岳雲龍左肩頭衣杉碎裂,鮮紅的 血液,又如泉的溢了出來 青光,是何等的銳利絕快,祇聽「嘶! 旋,捷速的飄閃出去。 雖是這樣,但萬人傑玉簫射出的那縷

「殘紅飛魂飄天涯」。

式指襲的方向。 ,那懾入的精光·奇速絕倫,使人莫測劍目。森森的劍氣,帶**着**「嘶嘶」破空之聲 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 ,晶瑩奪

手時,岳雲龍劍式,已劈空呼嘯射到 的殺着,沒有重創他,正當要演出另一殺 玉面神簫萬人傑,見自己那招最凌厲

他不禁大駭失色,右手玉簫連續震出

幾道寒光,身驅一個曼妙龍譎的騰轉,立 刻飄閃出去。

人傑玉簫震射出的寒光 「殘紅飛魂飄天涯」 「錚!錚!叮!叮 ,恰好迎上岳雲龍 」一陣輕响,萬 ,射出四道詭秘

銳利,知道此招之奧秘。 岳雲龍心中暗駭,怎麼這厮眼光如此

萬人傑,條然一聲悽厲刺耳的長嘯,凝震 岳雲龍存心要施出此絕奇的劍術劈殺

道劍氣,帶起「嘶!嘶!」 手中青霜劍一盤一轉,精光暴閃 尖厲銳嘯交叉

而至! 來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奇快,式式保持奧妙絕厲。 要知天都魅踪七絕劍,招招講究超速

天疑裂」 玉面神簫萬人傑眞是驚駭的面容慘白 這招正是七絕劍的第二招「流虹一綫

機,出手反擊。 ,以自己蓋代的輕身法,居然不能搶制先

被萬人傑絕世的功力逼退。 ,同時左掌連續拂出六道幽幽氣勁 劈!波!波!」岳雲龍的兩股劍氣,仍同時左掌連續拂出六道幽幽氣勁,「劈 萬人傑右手玉簫,舞起漫天青光氣牆

中青霜劍,立刻施展出天都魅踪七絕劍 凌厲至極的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岳雲龍鋼牙一咬,存心硬拚到底,手

青霜劍光幕如山,重重叠叠 如江河

,綿綿而至。

F122

,青霜短劍泛出十股

細如拇指,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

眞氣所納合, 使其功力頓長

魔獄絕谷一戰後,岳雲龍又逢到武林

四處迸射,奇幻莫測。 岳雲龍周身劍氣盤繞生輝 冷電精芒

震蕩,功力又無形的增進許多,况且在剛 第一奇人,冷雲仙子姬白鳳,內家眞力的

才岳雲龍又喝下了能夠增長功力的絕世奇

愧,若是換了自己,在對方任何一招攻擊 看得場外四位奇絕高手,暗中自叫慚 ,定會立刻魂飄天涯。

高的深厚功力

玉面神簫萬人傑,目見岳雲龍施出

」之時,臉上肌肉驚,目見岳雲龍施出這

珍「青霜劍液」,所以

,才造成他今夜奇

粟 奇招。以自己和人家比起來,真似滄海一,俱是耐人尋思,精妙深奧,傾絕古今的 太微不足道了。 由這幾招兵器交接,二人所出的招式

該的一陣陣抽搐。 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的氣牆,已被那無堅不入的十股劍氣冲破

他祇覺渾身眞氣激蕩,自己玉簫舞出

· 鼻中已感窒息!

求生的智能・使他施出奇絕的罡氣功

歸陰。 傷痛,他一生自負自傲,岳雲龍在最初三 若不是師父震西天,及時趕到 第一次與他交手,自己便傷在他的掌下 番兩次,敗在自己手下,但當其重歷江湖 其中就是金環劍楊元秀,內心最深具 ,定會一命

夫一

藩似海的波濤。

,那步法是多麼奇詭絕異!

緊隨着,身形有如巨風般,呼聲旋轉

大光影,左掌驟若閃電,圈起一道一道浩

玉面神簫萬人傑右手玉簫仍是舞起漫

在魔嶽絕谷中自己這方會合四人之力 了岳雲龍,以洩慘敗之恨,但那知第二次 耗損,又傳授指點許多絕奧奇招,總想殺 不能將他置於死地,反被其安然逃逸。 自那一次惨敗他手後,師父不惜精血 仍

前在魔獄絕谷中更增進許多。這種超人的就是他今夜見岳雲龍的功力,像似比幾日 **進展速度,實使楊元秀迷惑難解** 逗還並不打緊,而最使楊元秀凜駭的

,那潛伏的氣流,便會泛出一些爲岳雲龍其丹田深處,當每一次他被內力寢蕩之時 經脫胎換骨,而又獲得九天神魔雷去惡本 一時不能盡爲岳雲龍眞氣所納,但却潛伏 身九成的精元,這兩種奇異的造化,雖然 了絕世奇珍「朱鶴靈果」,全身上下 其實,他那裏知道,岳雲龍自幼便吃 É

> 靈已極 ,彷若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曼妙輕身形猝然,騰空而起,臨空盤旋三匝

流星的曳光 一聲,盤寫而下 岳雲龍在空中 ·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 ·身形條然騰轉,大喝

氣,直擊向後退甫定的萬人傑流倒懸般,幻成一片劍山,萬 懸般,幻成一片劍山,萬道寒森的劍手中青霜劍的劍勢有如風起雲湧,江

出殘狠的獰笑! 一股奇寒劍氣,砭骨欲裂,他嘴角迅速泛 玉面神簫萬人傑脚跟剛才站穩、驀覺

揚起。 一聲陰氣森森,鬼哭、狼嘷般也怪笑

,驟若閃電迎向岳雲龍。 玉面神簫萬人傑,身形也猝然然暴起

指箕張,一彈一震,暴射出五股銳利已極 在他身形飛起的刹那,萬人傑左手五

,絲絲勁氣,玉簫化作一片瑩玉潔白的閃

光,疾迎向岳雲龍之劍氣。

汹湧捲向那十股銳利劍氣。

「波!波!波!」又是一連串的勁氣

,已自他身側四周捲起,倏如巨浪排空

一圈圈强烈的氣流,有若宇宙

的罡氣

撲之勢,那速度之快,更是駭 兩人的身形已經够快了 而又是一迎

兩道白光在空中互一接觸。 略一眨眼的瞬間

神簫萬人傑狼狽已極的飄出二丈開外

銳利的殘餘眞氣、四溢飄散中,玉面

,此招「星飛虹影斷腸紅」,自出道江湖 岳雲龍心中這一駭,真也是非同小可

響起一陣「劈拍!錚錚!」之聲!

幾個觔斗, 兩條人影驟分·恍似飛星隕石,連翻 二聲悽厲鬥慘哼響起。 「叭噠!」兩層落地的聲響

條然一聲震撼山岳的厲嘯響起

岳雲龍報仇之心極切,他雙目怒睜

,但萬人傑毫無損傷的躱過

曾經使幾位絕頂的高手, 喪命濺血劍下

岳雲龍與萬人傑各自由空中飛出三丈開外 ,一屁股跌坐地上

傷痕纍纍,血跡斑斑,更有幾處皮肉翻捲 兩人身上衣衫幾乎完全被撕裂,身上

白,肌肉陣陣痛苦的抽搐着。 自噴出一口鮮血,嘴角掛滿血絲,臉色慘 ,岳雲龍與萬人傑各

那是面臨死亡恐怖,所顯示出的慘厲

聲輕哼,身軀一陣顫抖,重又跌坐地上 立起來,但已經力不從心,口中微發出 稜芒,互相交射着,軀身一掙扎,便要挺 他們漸呈渙散的眸光,使他們知道其傷 岳雲龍與萬人傑眸中均噴射出怨毒的

搏了幾招後,雙方均身罹重創,被震落地制汹湧翻騰的氣血,在空中迅快絕倫的互 原來他們不但耗損內力過甚,而强抑

至高無上絕妙之境,大概早已經心脈寸斷 力能夠再支持着他們爬起。 湧怒排着全身骨骼疼痛欲裂,毫無一絲氣 其實,若不是他們的內功精湛,已臻 他們胸中氣血,如海波濤,汹

雙雙疾撲至岳雲龍身側 **魂飄天涯了** 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 ,低聲道:「龍兒

意,說不打緊, 意,說不打緊,其實他現在眞氣已漸呈涸,根本無法傳出口中講話,他只得點頭示 岳雲龍的體內,只剩一口殘餘的眞氣

> 話,但他仍然無法挺立起來。 • 經過一陣凝神調息後 , 已經能夠開口說 玉面神簫萬人傑比受傷岳雲龍較輕點

子,過幾天再來取他的狗命。」 子曹逸天 玉面神簫嘴角帶着一絲慘笑 道:「曹兄,這次便宜」此 ,向金風

裁了,示意怄們就此撤走。

親了,示意怄們就此撤走。

我主的性格,所以,不敢發話相問,這時帮主的性格,所以,不敢發話相問,這時帮主的性格,所以,不敢發話相問,這時

至此地步,只有喪失平日虛假的做作,一他們乃是極爲跋扈、暴戾的惡徒,但事已也們乃是極爲跋扈、暴戾的惡徒,但事已 左一右,駕起萬入傑的驅體,

地步,自亦不無傷心之感! 武林魔頭,落到連站起來也也無能爲力的一個武功蓋世,手段慘酷毫無人性的

走。 自降一帮之主的威嚴,催金風子趕緊揹他 之一擊,療傷中發現傷勢不輕,所以他才 輕,現在才急速凝神療治傷勢 萬人傑原來誤會岳雲龍所受的傷比他 ,以待最後

塲 然他拚着功力全失 ,只要萬人傑勉强能够提凝一股掌風掃來說若以岳雲龍現在這麼慘重的傷勢來說 ,他也要擊斃了岳雲龍,永除未來六患。 岳雲龍便會立刻心脈暴裂,而致畢命當 力全失,或者是殘廢一脚一手以萬人傑那種殘酷的天性,縱

這一戰 人,讓他如此狼狽的退走 ,可以說是岳雲龍以智能戰勝

岳雲龍心內雖然無比痛恨,浩天血仇

欣慰,只 人,將其剖心喝血,粉身碎骨,隨心所欲間,自己的武功,便能夠靠實力來慘敗仇 ,今夜不能了結·但他內心總是有着一 自己能夠話着

雙架起岳雲龍,趕緊走入室中。 巴看着他們,瞬息間消逝夜幕中,然後雙 然也無比痛恨,血仇未報,但也只有眼巴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也深明岳雲龍所 傷,比萬人傑嚴重,所以,他二人雖

撲進岳雲龍懷中,嚎啕痛哭一陣。 蒼髮神君呼延慶,架着岳雲龍坐在一 室中床上的凌秀風,目見岳雲龍悽慘 ,虎目不禁滾出幾滴熱淚, 他很不得

劍液,是否還有剩留? 張椅上,向諸葛妙機道: 賽孔明諸葛妙機慚愧道: 「諸葛兄 「呼延老弟 ,青霜

種絕世奇珍的靈藥,眞是該死 如你沒提起。我差點給可兒錯過了,這 野紅如血的「劍液」,揚開瓶蓋,
賽孔明諸葛妙機說着,由懷中摸出

小瓶鮮紅如血的「劍液」,揚開瓶蓋

液 妙機,搖一搖頭,那意思是說,自己傷勢胖、大雙目,凝視着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諸葛 只要休息一會,便可復元,不必再耗損劍 股清香立刻撲鼻直入。 • 岳雲龍那本是神智渙散的星目

之夜,只不過三日時光,我們明日午後,,事情可就不大好辦了,何况現在離中秋緊復原體力,若被奸人回去再派高手前來緊愛的語音,道:「龍兒,你應靠劍液趕 賽孔明諸葛妙機露出一絲無比關切

也就須要趕程上毒龍潭附近!」

,再經過一段時

高興同意,這種愛,可說是人類最深刻的 不及,每一件事情,總是要徵求岳雲龍 岳雲龍,對於岳雲龍生命之安危關懷備至 ,比自己的親愛的兒子,循有過之,而無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是無比的喜愛 的

,粉身碎骨,隨心所欲

惜自己不久便要長逝人世 兩位伯伯,是如何的熱愛自己 岳雲龍由諸葛妙機語聲中 唉!只可意識到這

慢的合了下去。 立刻崩潰,身軀一陣寒慄的顫抖,眼皮慢 幾滴熱淚,支持着他理智的那絲殘餘眞氣 岳雲龍腦際想至沉痛之處,星目迸出

牙關,灌下了半小瓶劍液 諸葛妙機左手疾若閃電, 一托岳雲龍

入岳雲龍口中, 劍液端的是否千古罕逢的奇珍靈藥 神智立刻清醒過來,微

驀在此刻

四肢百骸,會合那已被震散的眞氣。 ,突然如海浪波濤般·滾滾盪盪, 岳雲龍丹田深處,潛伏昀那股奇異氣 流窟

氣流,攻通奇經八脈,直達十二重樓,冉 冉循環了幾周天,歸入丹田 岳雲龍不敢怠慢,立刻導引那股奇異

容透出原有的紅潤。 混身痛楚,立刻消滅,神清氣爽,脸

神速,由他那雙銳利無比的晶眸中,好像 們萬沒想到,岳雲龍功力之恢復,如此的 蒼髮神君諸萬妙機看得驚奇不已,他

他的功力,又精進一層。

「今夜被那惡賊逃脫」 知何日何時‧才能夠親双仇人,了此心可恨自己的武功 還是如此的差勁, 岳雲龍突然悽凉的清嘆一 眞是心有不甘 聲 說道

上天去不成。 之功力,定又進展許多 剛才看你恢復功力之快速 今夜之門所遭受所傷勢 萬勿自暴户棄 賽孔明諸葛妙機朗聲道:「龍兒, 那龜賊雖然武功蓋代, 速 不出一月 你雖然武功蓋代,但雖然武功蓋代,但 並不比你輕,

伯伯 是『寒風殘骨掌』 難揣測仇人功力之實力高深 但今夜却全然沒有施展 所以 取胎製藥練成的『天地寒陰殘骨功 岳雲龍臉容沉重 你有所不知 仇人最拿手的武功 與最近心慘害百個孕 悽凉地道: 龍兒仍 「諸葛

龍兒之見解甚是 今夜這厮沒有施出 這 重大的打擊,不然,以他那種殘狠暴戾的 不過見他今夜在龍兒劍下 好像也遭受 蒼髮神君呼延慶 點一點頭道說: 絕不會忍受奇辱 實難猜測他當今功力程度 甘心撤退。」

縱然那厮施 這二種歹毒陰功,但只 諸葛妙機接口道:「龍兒・你儘請放 心應付,時時刻刻 護住萬千毛孔 凝聚『玄天冰魂 大概也不能奈何

岳雲龍沉吟了一陣 被他們搶走了嗎? 奸人不是說那張毒龍潭所在地的 開聲問道 「諸

F124

,輕聲嘆了一口氣

江湖之大,倒眞是波詭雲譎 潛伏的盤龍星蜍的消息也有人 根本沒有走漏一絲風聲 範。 「萬沒想到 ,江湖武林人物 在此地隱居十五 人知曉 怎麼毒龍潭 使人難於防 啊!

龍火丹 凶搏 蒼髮神君呼延慶 「毒龍火丹我們勢在必得 唉!眞是好事多折磨。」 如我們要得到『盤龍星蜍』的『毒 」,大概又要展開一場極爲慘烈的 脸色凝重 如有人插 道 : 7

手其中 顧不到什麼殺孽的罪過一只知道順我者存 ,逆我者死 便把他們一一誅絕·如今龍兒已 °

的風浪 滿煞氣的眼光及語氣 不禁在心底裏泛出 股寒意 蒼髮神君諸葛妙機,一見到岳雲龍充 他們知道江湖免不了一番血腥

徒,能夠給其一綫生機 讓其悔改,則功天有好生之德,如不是罪大不赦的邪惡之賽孔明諸葛妙機輕聲道:「龍兒」蒼 德無量。

仇人,但自從巧遇恩師後 我的仇人不但間的悽苦 只是要學成超人的武技、親刄 派的門人。 滿腔希望,自幼流浪江湖十二年,受盡入有你們二位老人家最清楚 最先龍兒抱着 生孤傲,惨酷嗜殺之人,龍兒的身世,只伯 龍兒何嘗要多殺蒼生呢 龍兒亦非天 不祇一個萬人傑 而是天下武林黑白兩. 岳雲龍目中淚光汩汩 悽聲道:

「當然,他們不會就此甘休的

以岳雲龍目前 臨境,並不十分簡單的使八悲慘欲絕的事呀!」 ,處處捉弄 予以巧妙的安排,這是多麼在我只痛恨蒼天,爲什麼對我如此的不公兒也永不懼怕他們,那恃强欺人之輩,現 處處捉弄 予以巧妙的安排

路 可以補償自幼慘痛遭遇心緒的 白兩道的 也竟對他如此慘酷 岳雲龍自幼孤苦無依,連自己認爲是 人物,無不欲殺他而甘心! 逼使他要走向自殺之 愛情

此刻天下萬千武林,無論正邪各派,

已經不在塵世,或者是變爲 瘋狂 這種一連串的慘酷折磨,精神打擊, 若不是岳雲龍有種超入的倔强天性 他早

所以,他現在只恨天、不恨人

排 惨殺之心,這些只有順其以後命運上的安 他們二人也深表同情 蒼髮神君呼延慶,與賽孔明諸葛妙機 . 岳雲龍如此冷酷

龍星蜍』的毒氣嗎?」 天下武林中人,他們難直能夠抗拒 賽孔明諸葛妙機突然道: 「呼延老弟 『盤

蜍] 的毒氣· 蒼髮神君轉臉笑道: 賽孔明諸葛妙機道: 毒氣:所以那顆毒火丹,仍非我等『毒龍火丹』,那知防備『盤龍星 「呼延慶老弟 「奸魅惡徒,只

星蜍』及『毒龍火丹』的性質,以我淺識 並非想知其所在地,是而想知關於『盤龍 以今夜萬人傑這蠡賊,來搶奪那張秘圖, ,對方定知『盤龍星蜍』噴出毒氣的

「我們當今處在四面楚歌的情勢之下

有不測事件發生之安排 實應防範到萬

你外號人稱賽孔明 妙機心思之縝密,當即說道: ,兄弟洗耳恭聽。」 蒼髮神君呼延慶聞言 ,不知有什麼錦囊妙 ,實在佩服諸葛 「諸葛兄

要恭維我了 諮葛妙機微笑道:「**呼延老弟** · 眞是要被龍兒暗中笑掉了天 ·你又

指示,龍兒與呼延伯伯,絕對邊從。」 心欽服,你老人家超人的機智,如有什麼 岳雲龍道: 「諸葛伯伯 · 龍兒也是衷

龍兒,你何時向你呼延伯伯,學會了那種 不老實的窮酸氣息。」 諸葛妙機仰首一陣哈哈豪笑,道:

了,誰不知追你心中正洋洋得意呢?」 呼延慶罵道:「老鬼,你愈老愈狡猾

起嘴來,不禁掩嘴大笑不已, 岳雲龍見這兩位伯伯,又像孩子般逗 諸葛妙機與

那塲極盡悽切、恐怖、緊張的流血轉鬥,室中立刻籠罩着極温暖的氣息,剛才蒼髮神君也同時豪邁的朗朗大笑起來。 立刻烟消雲散 ,化爲烏有

要隱秘異常,因爲敵人大部份已知我們有呼延老弟,我們要去毒龍潭之行程,絕對 手段,搶奪或是偷取。」 克制毒氣之方法,他們定會以卑鄙下流的 諸葛妙機突然歛起笑聲,正色道:

我們明日午後趕奔而去,便暫時呆在洞中 毒龍潭附近的一道山嶺,尋着一處秘洞 蒼髮神君道:

風的殘疾嗎?」 老弟・那顆毒龍火丹・當眞能夠醫好废秀

治,才能夠復原。」 傷勢・也會藥到病除・只是他手筋、脚筋 請放心,別說凌秀風當今傷勢已無甚大碍 都被奸人挑斷,恐怕要化費一段奇功療 就是在沒有喝下劍液之前 那種厲害的 蒼髮神君輕聲道: 「諸葛兄,這個但

說凌秀風兄,那手筋、脚筋能夠接回原狀 岳雲龍急切問道: 「呼延伯伯,你是

能不使凌秀風落爲四肢殘廢眞使岳雲龍激 便心滿意足。這一聽蒼髮神君言語之中, 不過想要凌秀風之內傷痊癒只能言語, 那以被挑斷的筋脈 動的迫不及待搶先發問 原來岳雲龍根本沒有想像到,凌秀風 能有希望接回,他只

,所以蒼髮神君之言可說是太玄了。 大凡人筋被挑斷 就永無復原的希望

復功用 顆毒龍火丹之功力。」 「是的 **蒼髮神君呼延慶很肯定的點頭說道:** · 凌秀風殘廢之四肢· 仍然能夠恢 這完全是要靠盤龍星蜍 腹中那

性、功用,以增我們一點見識如何。」 你是否可以說出盤龍星蜍,毒龍火丹之特 諸葛妙機急忙接口道: 「呼延老弟

覩,這種天地奇物之形態。 古經記載說·此物乃是屬於龍種 古經也說不甚詳 現在我也不能具實奉和雌恐龍交配而生的。盤龍星蜍之形狀 ,就是其中最具殘酷 蒼髮神君點頭說道:「盤龍星蜍,在 八月中秋之夜 奇凶暴戾之一子 我們便可以一 盤龍星蜍性喜 龍生九

> 長成。牠可說是萬物之中,最具神奇的動迅快,一脫母胎,經過十五年後,便已經 的奇凶毒獸,便要完全遭殃了。」 忍之時鑽出水來尋覓食物,那麼四周圍 物,仍不會餓死。但是,一旦牠肚餓得難 物 下水 來,便水居而長,此物身體龐大,生長 ,生性惰怠,長眠水中, 這是他們血統的天性·所以,一出生 十五年不吃食

道: 星蜍,會騰雲駕霧,飛擊萬物嗎?」 岳雲龍聽得神奇不上,忍不住發聲問 「呼延伯伯・這話怎麼說,難道盤龍

名 性,比飛還要來得凶猛。」 之得名,也就是牠之天性,盤龍潛居而得 ,怎能會飛呢?但其有幾種極厲害的特 蒼髮神君呼延慶輕笑道:「盤龍星蜍

「呼延老弟,你不要再賣那悶葫蘆中的藥 趕緊說出來如何-賽孔明諸葛妙機催促蒼髮神君,道

鐵,刀劍不能傷其分毫, **蜍發出香氣的時間,大部份都是怪嘯發完** 之物。第二就是那奇異的劇毒香氣,無論 里的毒獸,一旦聽聞其嘯聲,便自動尋聲 人或暴戾無比的毒禽猛獸,一聞到其香氣 · 爭先恐後 · 電掣飛馳 · 而前來做牠口腹 便仰空發出一陣陣如兒有啼般的悽厲怪嘯 種使那些飛禽走獸,不可抗拒的魔力,其笑,又繼續設道:「盤龍星蜍 本身有二 ,嘯聲有種懾人心魂的魔力,凡是周圍幾 一,就是牠有種怪音一每當牠潛出水中, 羣獸奔馳至牠四周之時, 方才發散出來 便會迷失原本之性、昏昏沉沉。盤龍星 。盤龍星蜍的軀體每一處 蒼髮神君呼延慶.哈哈一陣清越的朗 力大無窮 無不堅硬如無不堅硬如

之間,循如山崩地裂,天地震動。」

取到牠體內那顆毒龍火丹呢?」 全身皮堅似鐵,又是那麼厲害,我們怎樣

說,便知道取毒龍火丹之方法。 蒼髮神君笑道:「龍兒,你暫時聽我

剩的羣獸 吐出那顆『毒龍火丹』,一一擊斃那被吃 休想一隻得到生還。那時盤龍星蜍,立刻 之後,凡是聞聲而來,被吃剩餘的毒獸, 全是那盤龍星蜍口中香氣所致。盤龍星蜍 樣憐惜其性命的,但爲何甘願慘死,這完 如何出乎意外的神奇,禽獸也是和人類同 出一股香氣,擊中牠要吃的毒獸頭上,那的一物、牠要飽食毒獸之時,是由口中噴 ,可說是萬物中極其凶殘的動物,牠飽食 蜍面前 任其食噬,至死也不抵抗。這是 麼這毒獸,說馴順異常,自己走至盤龍星 續就道: **蒼髮神君呼延慶連吸了幾口氣,又繼** 「盤龍星蜍可說萬物中 ,最懶惰

道世間眞有此種神奇怪異的毒獸嗎?

其中虚實。」 於盤龍星蜍的記事,都是由古經上設出的 上露出訝異的神情,當下笑道:「這些關 ,事實眞相,仍待中秋之夜來求證

神奇之物若是數目一多,便無足神奇了 ,古經上說:「此物生長不易,數萬年也

岳雲龍又出聲問道:「盤龍星蜍既然

岳雲龍與諸葛妙機聽了嗟嘆不日 難

蒼髮神君目見岳雲龍與諸葛妙機, ,便知

之飛禽走獸,豈不被它完全消滅了 蜍如此厲害·那麼世上產出幾隻,天地間 岳雲龍道: 「呼延伯伯,照說盤龍星 L.,

蒼髮神君笑 說道: 「盤龍星蜍,乃是

難尋覓一隻。」

然後手刃仇人,你現在安靜的休息吧!」 取得那顆『毒龍火丹』,醫好你的殘疾 ,柔磬道:「凌兄,兄弟與伯伯們,定能 岳雲龍站起身來,奔到凌秀風的楊前

出一絲無比激動的神色,他嘴角一陣掀動 但却說不出話來。 凌秀風虎目淚光,晶瑩閃耀,臉上泛

的語言,但苦於有口 唉!他是多麼希望盡量傾吐心內感激 難言

日 道你有許多話要向我說,但請你再忍耐幾 ,我們二人便談上幾日夜如何。 岳雲龍又輕聲安慰道: 「凌兄,我知

,以及岳雲龍對待他這種奇厚的友誼熱情感到胸中有千言萬語,定要向岳雲龍吐路 不相信自己有希望,再恢復原有的形狀 ,支持着他繼續生存下去。 本來,他希望現在即刻死去,只因他

盼恢復武功呢! 呆留塵世幾日,還不能有所自信,怎敢企但他的心,已如枯木死灰、自己能夠

這也難怪凌秀風心內如此的 想法。

心總是已經粉碎了 此種慘况,任是多麼堅毅倔强的 一個雀躍武林的英雄俠士,一旦落至 人,他的

造化萬物之機能。縱然你四肢筋脈被挑斷 靈氣、凝練而成的內丹,其神效有奪天地 境。毒龍火丹,乃是盤龍星蜍吸收天地之 傷疾,而且,武功有種使人意想不到的進 「凌賢姪,三日後,你不但可以完全醫好 蒼髮神君呼延慶也緩步走了過來道:

,進入一道幽谷 側身而入,諸葛妙機殿後 之間,岳雲龍揹着凌秀風,也極爲細心的 蒼髮神君一側身,閃入那巨岩和削壁

文後,耳邊突覺山風呼嘯

傳來蒼髮神君的語音,道:「注意!小道。」

面這條小道,緊嘟着千仞峭壁,一邊却是面,不禁從心底倒抽了一口凉氣,原來前 陰暗沉沉的崖底。 ,星目疾速瞥掃到前

如泣如訴,凄凉哀怨的磬音。 空間的勁風,都呼嘯着吹向山壁,激蕩起 這座削壁,恰好迎擋着西北風,周遭

愈增此奇險小道的恐怖、陰森 三人俱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輕功都

產餐神君發出一聲朗朗的笑聲,道: 夫,脊背上微微泛透出一些冷汗。 丈長的崎嶇小道,也花費了一盞熱茶的工 是已臻奧妙之境,但他們走完這條二十幾

、險要‧若有高手來襲,我們祇要擋住諸葛兄,你看這秘洞的所在,是多麼隱 對方就休想越雷池

原來,此秘洞位處一塊突出的平坦巨

撲鼻而入。 其邊緣四週,長滿奇花異草,陣陣幽香 這塊平坦巨岩,大約是四五丈寬闊

諸葛妙機長吁了一口氣,嘆道:「萬

縮張大之性能,只要再施手術療治,便可 但一吃下毒龍火丹,全身經脈,有種伸

落 側都是插天高峯,壁立如削,寸草不生 縱有絕頂的輕功,也不容易由那削壁間上 前面是一道一丈左右狹窄的谷口

肌肉微微的顫動着,他現在是如何被岳雲

凌秀風虎目淚水,滾滾而下,臉上的

龍等三人,這種對待自己的深仁惠澤所激

的一天,縱是挫骨揚灰,也要圖報浩海深

他暗中立下重誓,自己如有重復生還

,對於慘害自己的仇人,却要食其肉

寢其皮,粉其身,碎其骨。

完全恢復原狀。」

道,寬約一丈左右,只要一個武功蓋世的所以,這一谷口,也就是此山谷的咽喉要 眞有一人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經過那絕谷,有條急瀑險流,不易越渡, 由此谷的盡頭,却另一座山巒卿接之處, 山 高手,守住這谷口,就可拒擋外人入內 那便是盤龍星蜍藏身之處一 是處奇險無比的絕谷,谷底有一個湖沼 兩邊峭壁,直矗雲霄,高達千丈以上 蒼髮神君停住身形 ,一直深進裏面 ,大約有五百丈長短 ,笑說道: 毒龍潭。要 「這道

飄忽一

時光

,有若空中的浮雲,是那樣輕快

的繆聲,是一個晴朗的天氣。

茅屋中的岳雲龍等人,準備好了應用

掣奔馳向毒龍潭的那處秘密絕谷。 之物,展開絕頂的輕身功夫。翻山越嶺電

岳雲龍身上背着凌秀風,以他蓋世無

力,飛馳的速度,絲毫不受影響。匹的功力,背上一個人奔馳,並不感到吃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盡量把自己的輕

碧,山風輕拂,松濤微微發出「嘩,嘩」

這又是一個中午,麗日中天,藍天一

常險惡的地方。」 周形勢,暗暗叫道:「的確是一處形勢異

你所說的那個秘洞,是處於這谷中的哪一諸葛妙機輕聲的問道:「呼延老弟,

那座懸崖之腰際 身秘洞裏。」 方 可一目瞭然,端的是處形勢非常有利的地 凝神察視這谷口一里方圓,人跡動向,均 ,中秋是後天之夜,我們現在就暫時棲 蒼髮神君笑道: ,我們人只要站在洞外, 「那處秘洞,是左方

機等

人後,已緩步至削壁邊緣。

是通往秘洞的入口。」

岳雲龍星目轉動,果見三丈多高的灰

諸葛妙機一提眞氣,隨後縱躍而去。

下 ,此座懸崖奇險異常,四週蒼松翠柏林 臣瞬間, 蒼髮神君等人, 比奔馳至崖

四個時辰的風馳電學,翻過幾十座山嶺

岳雲龍與蒼髮神君及諸葛妙機經過三

金鳥西墜,殘霞滿天,又是接近暮靄

到了一處形勢異常險惡的地方

立,創崖長滿苔龗,滑濕異常。

蒼髮神君知道秘徑

身在崖腰上

的千仞創壁。

,心內不禁各自一驚,暗忖道:

那處秘洞。」

蒼髮神君停住脚步

一回頭說道

岳雲龍與諸葛妙機眸光疾速的督操四

方?

左方那座懸崖,電掣飛馳而去,岳雲龍與 語音甫歇,蒼髮神君一人當先,直往

君是否在開玩笑,那邊明明是道陡削的岩 們再沿着削壁,深入二三十丈,便可見到 左騰右轉,片刻工夫,蒼髮神君等人上處 繞過一個山角,再經過一道狹長的山谷 下面便是五六十丈深的崖底,怎會有 岳雲龍與諸葛妙機眸光隨着掃視過去 蒼髮神君說着,右手指在離這裏不遠 「蒼髮神 岳雲龍隨着話音 一閃身沿着這一尺多寬的空隙走入一

洞隱秘異常是否一你們現在根本不能發覺

蒼髮神君輕輕一笑:「我最先說那秘

夕陽西墜,隨即夜幕四合一

路通到那口秘洞。」

的星星,深秋之夜風,寒凉如冰,處身在穹蒼已經羅佈了千萬顆的閃耀着霜輝 那邊是條奇小的山徑,來!隨我來吧!」 人跡罕至的深山中,真有幽寂蒼凉的感

的巨岩,道:「這塊突立的巨岩後面,便 蒼髮神君呼延慶手指着前面一塊突立 岳雲龍揹着凌秀風緊隨賽孔明諸葛妙 秘 道徑的任何一處, 「諸葛兄

岩與削壁緊啣之處。

物造化,無奇不有,若不是呼延老弟,帶

星光的黑夜,就是大白天,不留心也很難

削壁之間,相距約一尺寬,別設只有微弱 黑色岩石,矗立在一道削壁前面,巨岩和

看得出來,巨岩與削壁間這尺許空隙

這位武林奇才的兒子,縱然是在九泉,也

心內也無比的欣喜,拜弟岳天鵬,有

躍一縱,他們內心更是無比欽佩他武功之 功提到極限,但仍然趕不上岳雲龍輕輕

一處 我們來至此地 人間佳境。」 韜光養晦 誰知道這座懸崖,有這樣 深山靜志 古洞明心的

之血仇 武林大刦的責任 賽孔明諸葛妙機有感的、蒼凉的浩嘆 蒼髮神君仰首發出一聲清越已極的朗 ,了斷之後 我的確想在此地隱居 說道: 道: 「呼延老弟 「諸葛兄 永居此地馬一哈哈!」 待我們把龍兒 你是否想逃避

兩 個清靜晚年 個老頑固 我的確也厭倦江湖武林了,以後我們 蒼髮神君呼延慶也正色 道: 便永居此洞 明心養性 落 「諸葛兄 這

事了,心無懸掛,也只有死…… 若是不死在武林人物手中 想到自己滿身血仇 敵人學目皆是 岳雲龍揹着凌秀風 也暗暗爲此隱秘仙境所惑 但他 星目警掃此洞形 自己一待血仇 以後

定

尋苦惱傷壞了身體,

還會影響我們原定的計劃!來-我們苦惱傷壞了身體,不但於事無補 說不

們

這幾日

倭凉的輕嘆了一聲,道:「龍兒

我

還有極其慘烈的搏鬥

,不要自

先進洞中、休息一會吧

光閃閃 想至悲傷、慘痛之處,岳雲龍出經淚

之色, 諸葛妙機轉頭警視到岳雲龍滿臉悽愴 不禁微微發出一聲輕嘆。

事 倔强的青年消磨英雄大志 念 而這件事像似永不能使他忘記似的。但心中好像都抑藏着一些極其慘痛之 這幾日來 !這是什麼事情 岳雲龍雖然拋棄自殺之學 值得這位冷傲、

> 淡光輝,並不像別的石洞昏暗黝黑,而且 着髮神君回頭笑道:「此洞四壁乃是

的複雜曲折 致使他柔腸寸斷,以死也絕不會那麽簡單!那麽其中又是 其中

木矮樹:岳雲龍知道這石洞,蒼髮神君常又經過一番人工雕飾,裏邊也放着一張松

這是一座兩間房子大小的天然石洞

岳雲龍揹着凌秀風,微一低頭進了石

來此小住,

觀察盤龍星蜍

有那段蓋見世人的孽緣呢?若是知道內情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怎會知道岳雲龍 他們定會深表同情的

風,輕放於榻上

岳雲龍緩步至榻前,解下背上的凌秀

的預兆可能岳雲龍報了大仇之後 賽孔明諸萬妙機本是極端機智的 大仇之後,便 以 現在仍然昏沉的睡着。 凌秀風事先是被岳雲龍點上睡穴,所 洞中一片光亮

能不即刻去做,凌兄,你……」

,喉嚨仍舊發出急促的啞啞之聲一

凌秀風虎目滾出幾滴眼淚,頭部連搖

岳雲龍急聲問道:「凌兄,你是不是

,我們這件一勞永逸勢在必行的事,又不 孤單一人留在此地,太寂寞了是嗎?但是

岳雲龍忙問道:「夜兄,你是否害怕

火燭的石案,位於石室的一角,是以,燭火燭,燭光照亮了石室中的景物,那放置 形石案,案上已被蒼髮神君點了一支松油 ,右面壁角,有一張圓

託,現在體內不舒服的很?」

凌秀風又連連搖頭,表示不是,但他

光很難透射到石室的外面。 岳雲龍看得暗暗欽佩 自己這兩位伯

抑鬱之色,他也和諸萬妙機有同樣的看法

蒼髮神君呼延慶目見岳雲龍滿臉憂傷

以免發生意外危險

同樣的心思。

賽孔明諸葛妙機

緩步走到岳雲龍身

範着岳雲龍

他心中暗暗盤算着

·自己定要處處防

會自絕了斷。

祥

目見岳雲龍幾日來的表情

經世故的人 伯都是機智蓋代,江湖經驗極其豐富, 飽

,感到迷糊起來

岳雲龍眞也被凌秀風這種奇異的學動

凌秀風此刻一顆心

,傷痛已極,

輕 岳雲龍右手輕向凌秀風「華蓋穴」 解了他的睡穴。 輕

感激的微笑 切友誼熱情的溫柔眸光,他臉上露出一絲睁了開來,一眼看到岳雲龍,那雙充滿關 凌秀風喉嚨一陣咕咕響動,虎目緩緩

毒龍火丹』治療你的殘疾了 懸崖秘洞中,後天夜裏,就可取得那顆 響 了盤龍星蜍潛居地 使凌秀風傷勢突起變化 ,遂輕聲笑道:「凌兄,我們現在已到 岳雲龍生怕半日來,奔跑波動中,會 -毒龍潭,附近的 ,此刻見他並無影

了點頭

過幾日再盡情的發洩一下

凌秀風臉上露出一絲悽苦的苦笑,點

慰他道:

岳雲龍這時也無可如何,只好柔聲安

「凌兄,你有話,暫時保留着

内心的痛苦

自己又苦於難言。

唉!世上有殘疾之人,才真正知道其

表露出自己的心意,給岳雲龍知道,但是

凌秀風虎目顯出一絲難以表達其意之

急急的轉入洞中

諸葛妙機道:

「呼延老弟

剛才那插

出去外面,

諸葛妙機自入洞以後,轉了一會,便

眺望崖下的四周,此時他已經

不會有外人侵入此洞。 與形勢,你就委曲一點,靜躺於此,大概 險異常,最近二日夜裏,我們要探察敵除 岳雲龍又說道:「這處秘洞, 隱密奇

緊皺起眉頭。

速,定是武林高手無疑。

蒼髮神君呼延慶,聽得臉色微變,緊

速,定是武林高手無疑。」 天創壁的谷口,已隱約出現敵踪,輕功捷

的響聲… 凌秀風嘴角微掀,喉嚨迸出一陣啞啞

星蜍,潛居於此嗎?照這樣說,事情就有

,難追除了我之外,還另外有人知追盤龍

他像似自語的說道:「怎麼會這樣快

石洞

洞中此刻却發出一絲淡淡的清輝。

旁·立刻現出一個六尺高低、兩尺寬窄的的響聲,那塊八九寸厚的石板已被推到一

勁輕推一道石板,一陣「隆!隆!」輕微 蒼髮神君搶先一步,躍至洞口前 運

怎樣的複雜曲折 龍兒絶一是那種溺於兒女情長之人 自己雖然知道那是兒女私情之事 但

些棘手了。」

到有人秘密談及,而且也探聽到許多武林潛居於龍潭之消息,早在一月前,我已聽 人知道,絕對不可如此斷定。」 趕回來報訊,若說只有天龍帮與陰陽教中 高手,要來圍攻你。所以,那夜我急速的 諸萬妙機道:「呼延老弟, 盤龍星蜍

要,若是一旦被那些邪惡之徒得手,那更 造成魔焰陡長 蒼髮神君呼延慶,輕輕嘆息一聲,說 「那顆『毒龍火丹』 ,我們無論如何要把它取 ,對我們極爲重

黑道巨擘魔頭,恐怕還有號稱武林九大門 派中的高人不少!」 人概前來毒龍潭的人物,並非單是邪派, 賽孔明諸葛妙機,險色凝重,道:

話怎講? 蒼髮神君呼延慶,不解地問道:「此

十年,無論任何門派之人,一聽此消息,世奇珍,人一服下此丹,功力無形增長六 是决無疑義的。」 那有不爲之動容,不惜任何代價,千方百 火丹,本是武林中人,視爲異寶的天下絕 ,拚着身敗名裂,也要爭奪此火丹,這 諸葛妙機正色道:「盤龍星蜍之毒龍

蒼髮神君點點頭,道:「諸葛兄的高

龍兒的事,聽來實使人痛心已極!」 ,說道:「我還聽到一個消息,這是關於 賽孔明諸葛妙機突然悽凉的長嘆一聲

講的那一個消息是什麼回事,但他知道自 己命運,已註定如此多舛,所以,他並不 岳雲龍聞言,已概略知道諸葛妙機要

F128

爲之動容

事情 急聲問道: 蒼髮神君極痛愛岳雲龍 ,牽連着龍兒。」 「諸葛兄, ,你快說清楚是什麼 伍雲龍,一聽此話,

沸騰。 霜短劍,又在龍兒之手,武林人一時羣情 神魔雷去惡之徒,再者那柄瘋狂人心的青 湖以來,武功蓋世,一時已震驚天下武林 而且是昔年武林中人 賽孔明諸葛妙機道: ,視若蛇蠍的九天 「龍兒自出道江

在山陽嶺郊道上,由少林三老中之玄清大 第一撥圍剿龍兒 師率領的那些高手。 「那些自鳴正派俠義中人,率先推出 ,也就是二十日前,龍兒

部高手, 通 部高手,武林中順時引起羣憤,發出一道得落花流水,擊斃了崆峒掌門,連傷了全 霜劍而後 :……」 知,不擇任何手段,誓殺龍兒,搶奪青 「二十日前那場圍攻戰,却被龍兒打

湖武林還有什麼道義存在! 氣得顫抖不口,憤聲道:「這樣說來,江

存。 之輩。屢見不鮮,武林道義,早已蕩然無 烟瘴氣,魔焰陡長,沽名釣譽,盗世欺名 聲的說道:「最近江湖武林道風日衰,烏 諸葛妙機臉容泛出一股悲忿之色 悽

極過度,一時語言頓塞。 氣得面色鐵青,鋼牙緊咬得格格作響 蒼髮神君本是嫉世憤俗之人 作響,憤

到世態之炎凉, 虚偽的名詞而已 岳雲龍流浪江湖之時, 日,人心之動向,實爲「利,「道義」二字,只不過是很江湖之時,早已深深體驗

動天下武林人心,永垂不朽的事情 ,自己如何能夠在臨死以前,做出一件轟 他的决定是要以果敢的雙手,流盡天 他現在臉容冷漠異常,腦際疾速盤算

的景象 他口意識到不久的將來,哀鴻遍野,慘酷 ,那副冷若冰霜的臉容,心中不禁一震 諸葛妙機那冷電雙眸,瞥掃到岳雲龍 ,便要呈現眼前

下武林人物的血。

到一些<u>蒼</u>生。 現一位<u>處</u>星,格殺那些卑賤惡徒,以及歷 ,凡是這危機到了成熟的階段,總是要出古以來,江湖武林,時時隱伏着重重危機 「上蒼早已註定如此,人力豈可挽回。自 他暗中蒼凉的輕嘆一聲,心中叫 道

九大門派中人,也會參予毒龍火丹之爭奪 下去,一直到武林末日嗎了 唉!難道武林中,就這樣無休無止的爭奪 天神魔雷去惡,當今州閻羅魔者岳雲龍 「諸萬兄,以你的意思,是否認爲那武林 ,如二百年前的青霜老人,六十年前的九 蒼髮神君呼延慶、突然發聲, 「這似乎是一種流傳性,千遍一律的 問道: 0

之功力 丹,有如此珍貴功用、絕對不會放棄。是鄙齷齪的心理、他們一旦聽到那顆毒龍火中原九大門派中人,已對龍兒存下如此卑 請出邪派黑道的高手,如昔年與九天神魔高手,也不是其敵手。倘若他要明目張胆 何原因呢,只爲九大門派中人,深知龍兒 賽孔明諸葛妙機道: 武林九大門派中,任何一位絕頂 「以我之推斷

鳳等人來對付岳雲龍,那無異是向邪派之

年之事情,所以呢,他們就採取了捷徑。就出一位出衆的奇世高手,絕非是一年兩功能與龍兒相頡頏的高手來。但是,要造青霜短劍,當然他們只有培育出一位,武 寶,中原武林九六門派中人,那會放過如 己的實力來對付龍兒一剛才已說過一龍兒 會這樣去做,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是嗎 此六好機會呢?」 功力學世無匹,手中又有那柄厲害無比的 1.所以,武林九大門派中人,絕對安靠自 『海龍火丹』乃是武林中人增長功力的異 「他們愛好臉面的正派人士,絕對不 · 所以呢,他們就採取了捷徑

論·眞是欽服不已,他「賽孔明」的外號 · 眞是受之無愧。

高手ニー 你是否知道誰是被武林九大門派推出來的 蒼髮神君呼延慶 問道:「諸葛兄

火丹 子 聽說是少林派掌門慧空禪師的關門俗家弟 ,金環劍楊元秀,若是此人的話 毒龍 諸葛妙機道: 真被其得去……」 「這點我也不次清楚,

以,不敢再說下去。 長短,但他却怕傷了岳雲龍的自尊心,所 諸葛妙機本想說,足能和岳雲龍一爭

培養,岳雲龍確實已非其敵手。 被金環劍楊元秀得去,再經過一年的高手 其實,那顆天下奇寶毒龍火丹

「那厮當今之功力,如儘力火拚起來,自 蒼髮神君聽得心中一驚 暗自付道:

悠」

人服輸。 齊名的、掌轉乾坤震西天,冷雲仙子姬白

倒眞是後果不堪設想。 己已非其敵,若那顆毒龍火丹被他所得,

楊元秀,遲早都會喪命在我劍下! 風之外,任何一個人也不能得去, 的語晉,道:「哼!賽龍火丹,除非凌秀 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冷入骨髓 岳雲龍星目噴出一道駭人的眸煞,鼻 金環劍

之不由心底冒起一股凉氣。 ,加之他那煞氣騰騰的凜人面孔,使人聽 蒼髮神君與諸萬妙機聞言,心中不禁 岳雲龍語音酷寒冰冷,說得非常緩慢

惡煞魔星 各自一震,齊聲暗暗叫道:「好個駭人的

都全被凝結起來了 洞室一時沉默起來,好像周遭的空氣

害關係,而且,對當今武林的命運,更有 詳的計劃,免得爲人所乘 在動手取得毒龍火丹之前,必需要有很週 周,大概早已雲集了很多武林高手,我們 沉寂,道:「照這樣看來,毒龍潭附近四 諸葛妙機咳嗽了一聲,打破這駭人的 「此學成敗,和我們有着極切實的利

之交,他深知這位拜兄,有着超人的機智 着極厲害的關連,所以,我們必須慎重策 照目前形勢看來,要順利得到那顆毒龍 蒼髮神君呼延慶和諸葛妙機乃是生死

蒼髮神君腦際盤旋着,回頭向岳雲龍 「龍兒,我們圍攏,大家策劃一下好

內心是如何的沉重,如毒龍火丹不能順利 岳雲龍雖然臉上表示冷漠異常,但他

得到,凌秀風的生命,也就跟着断送!

强敵,使那顆毒龍火丹,順利吃下凌秀風 的肚中,然後安全退出此是非之地。」 得毒龍火丹之後,如何拒擋雲集毒龍潭的 旦,毒龍火丹落入我們之手裏,勢必引起 就是如何消滅敵人的勢力,再者,就是取 要你一出現,便是衆武林人物的目標, 大家從長計議一下,才不會有失,現在只 不要如此恭維伯伯,此事非同小可,我們 一羣高手的追殺,現下我們所要商量的 「諸葛伯伯,這次全要靠你的妙計了! 諸葛妙機哈哈一笑,道:「龍兒,你

的劣處形勢之下。」 何况當今我們已處在人不傷虎,虎要傷人 對於那些卑賤邪惡之徒,是無須留情的 高手,這手段雖稍爲殘酷、毒辣一點,但 ,我們不妨先下去爲强,慘殺一些零星的 岳雲龍朗聲說道:「消滅敵人之勢力

奇才,確有敢作敢爲的英雄氣魄 岳雲龍眞是位心思縝密,機智超人的絕世 諸葛妙機與蒼髮神君聽得暗自點頭,

們這個秘洞,凌秀風無人照顧,一旦被奸 畏,我們現在唯一可慮的,就是怕他們分岳雲龍又說道:「强敵雖多,倒不足 人所縛控制要挾,便要前功盡棄。」 身拒擋,還有就是在最近,怕他們察出我 成幾個方向,一齊出手干擾,使人無法分

不必担心。 絕對沒有人能夠察覺到的,這事龍兒大可 非常險要,若我們稍歛行跡,三四日內, 事先亦已想到,這座石洞隱秘異常,而且 蒼髮神君笑道:「龍兒所慮之事,我 (未完・十五)

岳雲龍聞言,輕快的走過來,笑道:

無聲。

總統報告。

準備,協助它降落。」 有希望回到地球來,應該替它作出好好的 惡劣變化,三雄就很難說了,旣然大白鯊 太過吃力,仍然一飛冲天,似乎沒有甚麼 我無法知道大白鯊升空之際的情况,也不已經震毀,需要頗長的時間修理它,故此 身在升空的一瞬,必須從泥土中拔出來, 知道太空三雄的命運,我只能說大白鯊本 一種準備,它降落的設備時,他毅然說: 「我的無綫電通話器在大白鯊升空那一瞬

何飛行物體不能使用它,包括升空的火箭 迪機塲作一切準備,下令在二十天之內任 照原定計劃去做,趕快在佛羅里達州甘乃 列根總統認爲這個意見相當正確,依

三個人,最爲緊張,他們希望大白鯊安然 卡奇這

抱着痛苦的心情,守候了十多天,然後在 這個希望當然是根渺茫的, 他們一直

灰!

太空大白鯊

•本文承自第66頁。

辦不到了,他每次打電話,對方仍是杳然 理的工作,可是,他想跟太空三雄交談却 修理官,差不多花掉兩小時之久才完成修 時也急切地想知道太空三雄的命運,盡快 他急於獲悉大白鯊是否能夠升空,同

他認爲凶多吉少,逼於把實情向列根

總統間他究竟要不要替大白鯊作任何

或者穿梭機在內。

巴東博士以及金光博士加上了

過,奔向地球 知道有一件飛行物體以高速在月球附近掠 月球上面的雷達網獲得一些微弱的訊號, 巴東博士盡快通知列根總統,總統下

體在甘乃迪機塲的跑道降落,它就是大白 的照明燈。 的電磁吸力器,到了黑夜,啓用所有探空 令,不分晝夜,啓用廿乃迪機塲跑道兩邊 三天之後,果然有一件長條型飛行物

覺它透着難以接近的高溫。 在機場工作的人,趕快走近去看,發

,他們設法弄開了外殼的金屬門,還沒有 金光博士以及卡奇都走到大白鯊前面

肉一樣。 石棉發揮它的保護作用 保護之外,全部焚燬,太空三雄早已燒焦 見的東西,除了自動操縱的機件被石棉罩 他們手握的四柄强光電筒照射之下,所看 走進去,只是看了一眼,嚇呆了半截,在 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有如燒焦牛 奇怪的是它的外殼沒有燒毁, 可能是

樣子。 倉庫只有冷氣,沒有石棉,故此燒到不成 外層都有石棉保護,太空艙以及食品貯藏 事後估計,大白鯊剛剛離地升空, ,外殼的內層以及

此巴東博士沒法跟太空三雄通話。 部已經燃燒,無綫電通話器早已焚燬,故

彩色照片,全部焚燬,幾千呎的菲林變了 在途中所拍的照片及在太空孤島上所拍的 太空三雄沒有一塊隕石檢回來,他們

(全文完)





道域。

坐 将 将 際 腕 房 有 售